##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說集共收阿尔巴尼亚当代十二位作家的十三篇作品，是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納伊姆·弗拉舍里"国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現代散文选》(英文本)中譯出的。《作者簡介》也是根据該书所載的材料編譯的。

# 目　次

# 罗柴堡怀古

农达·布尔卡

阿尔巴尼亚的儿女那么勇猛!
他們比国土上的堡垒更为坚牢,
在祖国面临危亡的生死关头:
他們的愤怒多么可怕! 他們的友情最为可靠……

——拜伦

死者的骨灰建設了祖国

——拉馬丁

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在温煦的秋阳照耀下的罗柴堡古堡,仿佛听到英吉利海峽隔岸两个詩人① 那优美歌声的遙远回响, 在近一个世紀以前,他們就对阿尔巴尼亚山鷹② 傾注了滿怀热爱。

在想像中, 我看到两串晶瑩的泪珠, 像两行冰柱一样, 挂在永恒的岩壁下。我想起不幸的斯庫台母亲,像传說的那样,她被

① 指英国詩人拜伦(1788—1824)和法国詩人拉馬丁(1791—1869)。

② 阿尔巴尼亚原名叫"什奇普利亚", 意即"山鷹之国"。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像山鷹一样勇猛。

活埋在城堡的高墙里。这两串晶瑩的泪珠必是那不幸的母亲洒下的。她献身的时候，把一只眼睛留在城墙外面，为的是别人把她的孩子抱給她喂奶时，她能看到亲生的孩子。[1] 莫非我的眼睛使我产生了幻觉？一个人在遐思幻想中看到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

那个传說中的母亲的泪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母亲。

在高峻的群山、碧綠的草地、深深的沟壑、傾泻的溪流构成的庄严景色的衬托下，我看到另一个母亲。她勇敢地面对着时代的盛衰，无論是在她头戴荣誉的桂枝花环，还是在她戴着受难的荆冠的时候，永远是目光炯炯，高昂着头，从来不曾有过沮丧。她举着劍，抵擋住命运之潮的冲击，儼如古代的亚馬孙族[2] 女英雄。

古色古香的斯庫台，带着时間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記；在这样的城市，传說和历史是如此錯綜地交織在一起，你几乎难以分清二者的界限，也无法想像冲击着母亲受磨难的胸怀的那泡沫

① 阿尔巴尼亚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传說：当年，阿尔巴尼亚人为了抵抗罗馬、土耳其的侵略，在斯庫台修建罗柴堡城堡，因地势险峻，无法建起。有人說，必須埋进一个年輕的妇女，城堡才能建成。一天，有个年輕、美丽而善良的母亲，来給建城的人送飯。大家为了修好城堡，便要活埋她。年輕的母亲哭了，但她懂得，只有建起城堡，才能抵擋外国侵略軍。为了祖国，她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她有个心愿，希望能継續哺养她唯一的孩子。人們答应了她的要求，她便自动躺在城基上，让人們在她身上建起城堡，外边只留下她的一只眼睛、一只手、一个乳房，以便継續給孩子喂奶。据說，从此以后，不管晴雨，城墙仍在滴水，这就是那位母亲的乳汁。她的乳汁，不只哺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哺育了創造这个传說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忠于祖国的堅貞精神。

② 希腊古代传說中巴尔干半島北部西徐亚一带的一个强悍善战的女人族。

飞溅的浪潮。

一个人时常会沉入沉思默想中。我站在那里，瞻仰着写过《欢乐和忧伤》的我們的詩人的墓地上那一百多只花圈，不禁想起了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射进母亲的花圈的毒箭。米吉安尼①的詩句“什么时候时代才会給我們光明？”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

飓风常常給这一带造成巨大灾害，母亲的眼泪仿佛永远干涸了；在战爭中，战刀的利刃往往会变鈍，而母亲的心却从来沒有过平靜；有时候母亲的心或許被迫而跳动得緩慢些，但是从来沒有停止跳动。

潮来潮去，潮落潮涨，人們在一生的岁月中，有时候悲伤，有时候欢笑；他們的房屋被烧毁，又重新建起，被夷为平地，又盖起新的，然而流动在母亲血管里和心臟里的血，却从来沒有停止过跳动。

“她的心是多么坚强啊！”外面的世界悄声說。

“他們为什么不屈服？为什么这样頑强？”别人問道。

飓风中传来山鹰的怒鳴：

“光荣属于勇士的頑强精神！”

在罗柴堡古堡无言的城墙前，緬怀往古，我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展現在眼前。当你深深钻进历史世紀的云雾中，你会沉浸到神話的世界，自然地想起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話中，奥林匹斯的众神早已湮沒无聞，普罗米修斯却还活着。他不只活在人們的記忆里，而且活在著名詩人的文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被

① 米吉安尼(1911—1938)，阿尔巴尼亚的革命詩人。

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兀鷹向他扑来，啄他的眼睛，但他永不屈服于暴力的威压或謊言。宙斯[①]已湮沒无聞，普罗米修斯却活着。母亲的心就像普罗米修斯的心，她抵擋住一切暴力的威压，不向謊言屈服。

因此，母亲是永生的。

我一直凝望着罗柴墿古堡，我的幻想馳向凤凰——埃及人民古代神話中的鳥。凤凰长大之后，立刻化做火焰，从它的灰烬中得到再生。

因此，凤凰是永生的。

我把母亲比做凤凰。她有多少次变为灰烬，而又从废墟中得到新生啊！

我回想起斯巴达。当时，有人告訴里昂尼达斯和他率領的駐守在溫泉关的三百个斯巴达勇士說，波斯人来得这样多，他們的箭簇遮天蔽日，里昂尼达斯却答道：

“他們来得越多越好，我們就在他們箭簇的蔭凉下战斗！”

多少世紀以来，母亲的儿子們不是也曾在敌人枪弹的阴影下战斗嗎！

这是一件史实：我的情思飞往克魯雅[②]。我看到一頂头盔、一双鋒利的眼睛，从城堡里投射出霹靂般的反击。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紀，土耳其紅色的新月徽旗悬挂着，并把它的阴影投向欧洲海岸。欧洲人吓得心惊胆顫，而克魯雅的山鷹，却向亚細亚的首領发出挑战：

---

① 古希腊神話中奥林匹斯山的主神。

② 十五世紀，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領导人民，反抗土耳其的侵略达二十五年之久。克魯雅城堡便是斯坎德培当时駐守的地方。城堡遺址至今尙存，阿尔巴尼亚人驕傲地把它叫做“鷹之巢”。

“这里不許你通过！”

土耳其苏丹发誓要把阿尔巴尼亚变为荒原，結果，却使他的雇佣兵落得尸骨遍野。

然而，这幷不是传說。

我想起伊利里亚族。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貢献是无限的！

它給予世界以士兵、艺术家……。我看到母亲紧鎖眉头，目光里流露着忧郁。或許她想起了多少世紀以来流亡在外的儿女們。世界上沒有几个国家可以宣称，它有一半人口在国境外受着磨难。他們像无巢之鷹，离乡背井，居住在国外。然而他們与祖国的血肉联系却是如此坚强有力！下面便是一个出色的例子：一百多年以前，拿破侖通令在欧洲大陆封鎖英国。英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在海上封鎖法国。你看，封鎖也幷非我們这个世紀的发明。

英国舰队警戒着，不許任何船只穿过地中海。

但是，就在英国水兵的鼻子下，一只快船冲破封鎖，駛进大西洋。海軍上将納尔逊大怒，命令部下严加监視，在那只船的回程上截击它，幷把船长逮住带給他。結果，几天之后，那只船果然回来了，恰恰落到封鎖者的手里。他們生俘了船长，把他带到納尔逊面前。

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蓝眼睛、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走进納尔逊的房里。

納尔逊用一只眼（在战爭中他丢了一只眼）默默盯着他。那个青年也直直地盯着納尔逊的独眼。

于是納尔逊問道：

“你不知道女皇陛下的命令嗎？”

青年："知道的。"

納尔逊："那么你为什么冲破封鎖？"

青年："为了我能活着！"

納尔逊："你怎么竟敢这样干？难道你不怕嗎？"

青年："我根本不知道'怕'字。"

納尔逊的独眼迸发着火花。

納尔逊："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我处在你的地位，你会怎么办？"

青年："我早就把你絞死了。"

納尔逊被青年的回答弄得目瞪口呆，沉吟了半晌，又問道："你是从哪里像耗子一样崩出来的？"

青年："我是从爱奥尼亚群島来的阿尔巴尼亚人。"

这个在当时是最大舰队的海軍上将，拍了拍青年的肩膀，說道：

"現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如果我再逮住你，我一定把你絞死！"

当那个青年微微弯了弯身然后离去的时候，只听到納尔逊喃喃自語道：

"他們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啊！"

希腊的历史学家、作家斯匹罗斯·米拉斯在他的《米奥里斯》一书中，对上面这段插話作了这样的評論，我把他的原句摘录如下：

"納尔逊的独眼，沒能吓唬住这个勇敢地冲破封鎖的阿尔巴尼亚青年那一双无畏的眼睛，这还是头一次。"这个青年就是米奥里斯，在一八二一年希腊革命期間，他擢升为希腊总舰队的海軍上将，有不少的书記叙了他。

在山天相接、山鷹和烏鴉格斗的地方，籠罩着染血的阴云，透过阴云，我讀到一部未写出的书，一部传說式的书，却并非传說，而是一部記載历史事件的书。我不知道这部书将来能否写成，把这个国家几百年来对世界的貢献告訴全世界。

这是一部記載阿尔巴尼亚人民功績的金色的书。

我不是在幻想中看到了母亲，而是亲眼看到了她。我又听到詩人弗拉舍里① 的詩行，它像当格里亚透明而純淨的泉水一样流暢：

我亲爱的母亲，阿尔巴尼亚！
你欢欢喜喜把我們养大，
我們一个个来到你的面前，
遵从你的命令，你的召唤！

你头上四周环繞的群山，像装飾过古代少女的花环。

你那青青的牧場，碧綠的山谷，密林遍布的群山，富有传說色彩的溪水、河川的清流，为我們制成了节日的盛装。永远无畏的正直人民，在你的土地上劳动、流汗、唱歌。你的每个乡村都有了电力，盲人得到了光明，每个牧人的袋子里都装着初級讀本。

母亲的心跳得多么快啊！

于是我矚望着那面旗帜。啊！那永远飄揚、不會屈服的旗帜。它受过火的洗礼，沾过炮灰的污尘，經过冰雹的打击，为火

① 納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尔巴尼亚伟大的爱国詩人，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人。

焰燃烧过，被子弹打穿过，它拍击着翅膀，飄揚在孕育着雷鳴的阴云深处，从风暴中辟开前进的大道。它那呼啦啦的拍击声和母亲心臟的跳动声，是和諧一致的。因此，这面旗子是永生的。

我看到了坟墓。那不是在床上死去的人們的坟墓，而是烈士們的坟墓。人們把他們的骨骸从山間收集攏来，埋葬在这里，用鲜花装飾着。这是两万八千多烈士的坟墓。他們用荣誉的染血的花圈，装飾着历史。在每座坟墓上，我都看到閃閃的螢火虫，不，那不是螢火虫，而是母亲的心被分做千千万万閃耀的火花，撫爱着她每个在战斗中陣亡的儿子。母亲的心为之跳动的人，是永垂不朽的。

十一月二十八① ——十一月二十九。②

这是阿尔巴尼亚母亲的一双不可分开的美丽姊妹，她們不能分离而生存。

张 奇譯

①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伊斯馬依尔·基馬的領导下，进行了民族解放斗爭，在发罗拉升起第一面独立自由的旗帜，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从此，結束了土耳其在阿尔巴尼亚四百五十年的殘暴統治。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領导下，对德国法西斯匪徒进行了英勇的斗爭，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了全国。

# 倔強的丫头

斯泰利奥·斯巴塞

我現在要給你們讲的是一件我們这一带从来沒見过、从来沒听过的事。卡拉馬斯村农业合作社的人，都管斯杰方·吉納伊的孙女儿列娜叫倔强的丫头。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她的故事。你們大概还沒听說过吧，那末就請大家听一听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吧。这是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列娜也跟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姑娘一样，在群山环抱的湖岸边生长，在丛林中，在湖畔度过童年。很小的时候，她鎮日在岸边玩耍，采摘白睡蓮，往重重迭迭的花瓣里洒水；她用白粘土和湿沙子作面包，用小枝条和泥土盖房子，搭牛栏和羊圈。爷爷交給她看管一头牛犢和三只小羊，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她在林中空地上放牧或寻找牲口。有时牲口跑近丛林边緣，等到她找到了它們，往往又忘了当牧人的职責，自己钻进灌木丛里去了。傍晚时分，她才拿着一根小树条，把牛犢和羊羔赶回家来，这时她头上戴着花冠，脖子上挂着花环，腰带上插着花束，手里还捧着花球——簡直成了新嫁娘啦。村里一大群快活的男女孩子团团围住她，喊喊喳喳地叫着嚷着，向她要花儿。列娜得意地微笑着，从花环上或花球中抽出花儿，扔給这个一朵，扔給那个一朵，最后让每个人都分到一朵花。

跟着列娜走的孩子越来越多，她就像一个眞正的新娘，在送亲的行列中庄严地走着。

“天雷劈了你，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又不是蜂王，干嗎让这么多孩子围着你轉！”媽媽大声叫罵着。不过，說句老实話，有这么一个伶俐可爱、活泼淘气的好女儿，媽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不知不觉，列娜·吉納伊已經长成一个討人喜欢的大姑娘了：緋紅的脸蛋像奥赫里德的苹果，修长的身材像挺立在岸边的柏树。她长得美丽极了，簡直跟森林里溪流中的仙女一样。

无論誰見到列娜挽起袖子在岸边洗衣服，或者大热天往自己脸上泼湖水，都会把她看作仙女。誰要是見到她在丛林中放牧牛犢和山羊，或者撿拾槲树枝和枯枝，也准会把她看成仙女。因此，在秋天的那些节日里，列娜和她的女友們跳起环舞，或在春天和夏天，她們在田里鋤草或收割时，村中的小伙子們都叫她仙女。

“斯杰方的孙女把我們的儿子給迷住了。”农妇們嘟嘟囔囔地埋怨着。

村子里的小伙子們在街上碰見了列娜，目光跟她相遇时，他們的心就急剧地跳动起来。如果她对誰打个招呼，这个人就会高兴得无法形容。“列娜要是做了我的妻子，跟她一道干活，一同下地，一起跳舞，一块儿待在家里，成家立业，該是多么幸福啊！她将成为四个、五个，甚至八个孩子的母亲！他們都像列娜一样漂亮，像列娜一样伶俐，像列娜一样勤勤悬悬，多好啊！”

多少小伙子在浪花拍击的湖畔，在橄欖树和槲树的林蔭下，就这样想入非非，度过了許多个无眠的春夕和夏夜。

但是大家觉得列娜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平日去干活，她总

是眼睛望着前面，一本正經地走着，只听得見她那身朴素的印花布連衣裙窸窣作响。每逢星期日，她往头上扎一条白头巾，脖子上戴一串黃紅两色珠子串的項鏈，腰間系上自己用白、黑、綠和天蓝色的小玻璃珠子編的腰带，再配上奶奶送給她的那个銀裙带扣子，这一切使她出落得益发动人了。小伙子們只好深深地叹着气。她难得往他們那边望一眼，他們觉得列娜眞是太驕傲了。

大家都感到，自从六年前村里組織了合作社以来，列娜·吉納伊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勤恳了。她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当时，村里很混乱。老一輩的人和青年們为合作社的事爭論不休，有些人贊成，有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則搖摆不定；但是，合作社終于成立了，开始了新生活。农民簡直变得认不出来了。

列娜成了合作社的骨干，每天早晨，三、四十个姑娘和年輕媳妇，带着鐮刀或铁鍬在村头集合。她們一块儿下地劳动。庄稼地上，从早到晚蕩漾着她們的歌声和笑声。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时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晚上，她們彼此互道晚安，每人心里都这么想：“唉，要是这一天再长一点，要是我們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唱几支歌，該有多好啊！”可不是么，早先姑娘們分别关在每人的家里，根本沒有机会待在一起。而現在，村庄、田野和周围的群山，都显得生气勃勃，到处是歌声和笑声，活儿干得又快又协調。

在姑娘們当中，列娜的精力最旺盛，心情最愉快。她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但她不喜欢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总願意自己多干些工作，因此，博得了大伙儿的敬爱。列娜，这个穷姑娘沒有念过多少书，只在初級小学毕了业，因为那时村里还沒有七年制学校，現在这所七年制学校是解放后新办的。她要作許多家务事，

因而她早先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如今她应該讀书，应該参加合唱队，当然也应該参加戏剧組。村里的这些事，如果小伙子們和姑娘們不去作，那末又有誰来作呢？难道就让他們这个合作社落在别的社后面不成？要知道，生活已經起了变化！青年人都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工作。无論在什么場合，列娜总是走在前面，处处带头。过去，太阳一落山，村子里就寂靜无声，沉沉睡去。可是現在一到晚上，村里的街道簡直就像沸騰起来：从閱覽室和俱乐部传来的喧笑声响彻了整个村庄。眞不知道这些年輕人什么时候才去睡觉、休息和帮家里作事！

列娜热爱新生活，成为这些朝气勃勃的活动的中心。当列娜在台上扮演合作社某一懶汉的时候，老头子和老太婆們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当列娜上台演唱古老民歌的时候，老人們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而当列娜和姑娘們一起跳起民間舞蹈的时候，老头子和老太婆們簡直在位子上坐不住了。年輕人的欢乐也感染了他們。

但是，有一天，列娜的父母决定按当地的风俗給她訂婚，出乎大家意外的是給她找的未婚夫不是本村人，也不是合作社的社員，而是相邻的什帕尔村的一个年青人。虽然，什帕尔村要比卡拉馬斯村大一些，但是那儿还沒有成立合作社。这件事使得小伙子們心里很难过，老头子們也不滿意。而其中最伤心的莫过于拉普·托卡拉利的孙子乔治了。

乔治·托卡拉利比哪个小伙子都更爱列娜，列娜也傾心于他。否則，說眞的，在圣乔治节的夜晚，列娜跳环舞时，乔治揪去她脖子上的項鏈，她一定不会答应的。再說，在庆祝合作社成立三周年的舞会上，如果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小伙子拉去她的头巾，列娜会同意嗎？否則，他送給列娜这块現在她这样用劲地揮

动着領跳环舞的鑲紅边白头巾，她也一定不会接受的。关于他們相爱的事，人們已經开始紛紛談論了。

一个星期日，村里的人們看見一个媒人騎着白馬进了村子，馬背上披着鮮紅的、松軟的羊毛馬衣，馬鞍上系着装滿送給女方礼物的五顏六色的綉花褡褳。媒人是替什帕尔村的納西·茹尔科家来求婚的。斯杰方·吉納伊看見媒人带来这么多財礼，高兴得唱了起来，他的歌声把地板和天花板震得直发顫。

这时，村里的姑娘們和媳妇們中間传說着合作社会計乔治的帳目不清。也許他并沒有舞弊，但是帳目不清总有点不老实的嫌疑。現在列娜大概不会再理睬他了。也許列娜想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看到拴在吉納伊院子里的白馬，小伙子們都設想自己成了列娜的未婚夫，老头子和老太婆們都幻想着把列娜迎娶到自己家来作儿媳妇。

不料这一天晚上，吉納伊家出了一件大事，全家为之惊慌失措：这位林中仙女般的姑娘失踪了！一个星期沒有回家，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她还是沒有回家！是不是她投湖或跳河自尽了？是不是她气瘋了，跑到山里去了？我們的仙女跑到哪里去了呢？看来，合作社无异丢了一件无法弥补的珍宝。沒有列娜，村里的青年人特别感到不安。到了晚上，俱乐部里再沒有从前那样的欢乐气氛，小伙子們也失去了每天向她問候的乐趣。吉納伊全家陷入了悲痛。

我們的仙女远离了！无影无踪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突然一个消息传遍了全村，飞向田野，飞向群山，飞向湖岸。合作社的社員、牧人、漁人、老人和青年，都听說列娜还活着，并已經回到父母身

边，大家眞是惊喜交集。

这可眞是这一带从未听說、从未見过的事！全村都轰动了，紛紛議論。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呢？

我們都知道，列娜对乔治感到非常失望，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媒人到吉納伊家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斯杰方爷爷决定把自己的孙女許配給什帕尔村納西·茹尔科的儿子努恩。茹尔科是什帕尔村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一家。全村人都很敬重茹尔科夫妇。虽然他們的儿子努恩还很年輕和稚气，由于他是茹尔科家里的人，因此不能說是个坏姑爷。但列娜却說"不行！"后来她还是說"不行！"第三次她还是說"不行！"当媒人騎着白馬来到她家，列娜看見男方按照当地风俗盛在籮筐里送来的礼物时，才明白家里人当眞要把她嫁出去，于是决定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不願意就是不願意！"她大声嚷道，把那个装礼品的籮筐扔到聚在一起开始唱歌的女人們脚边，就从屋里冲出去，砰地一声带上了籬笆門。

但是，誰也沒有理会她。

"現在的姑娘都爱要点脾气，"一位大嬸說，"沒关系，她会明白过来的。"

唱歌作乐一直延續到深夜。爷爷自以为已經給自己心爱的孙女安排好了終身大事。

媒人走后，列娜家里才着了慌。太阳落山了，可是列娜沒有回家。滿天星斗了，列娜还是沒有回家。启明星已經出現了，列娜还是沒有回家！她跑到哪儿去了呢？

家里人找了她整整一夜，第二天又在山里、地里、湖边找了她一整天。哪儿都找遍了！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

这事发生后，过了許多天，斯杰方爷爷的妹妹从什帕尔村来告訴他說，列娜平安无事地在她家里，但是，如果不解除她和努恩·茹尔科的婚約，她就不回卡拉馬斯。老吉納伊毫无办法，只好解除了孙女的婚約。婚約解除后第二个月的月初，列娜才回到家里。

“他們强迫我和一个不相識的人訂婚，想把我嫁到那个我根本不喜欢的村子里去，”列娜对自己的女伴說。“我在什帕尔村躲了整整一个月，把那边的情况全了解清楚了。那里的生活还跟一百年前一样，劳动、吃飯、上山下地全是各顾各的。簡直不是生活！什帕尔村沒有合作社。人們在地里干活，既听不到笑声歌声，也沒人打趣逗乐。”

“她說得对！她作得好！”青年人談到列娜时都这么說。

但是老头子們却攥紧拳头，板起面孔說：

“我們村里出了件多么不体面的事啊！姑娘逃走了，只因为給她訂了婚！婚約解除了，只因为姑娘不願意！眞是稀罕事！丢人，眞丢人！倔强的丫头！丢尽了人！沒見过这样的事！”

老太婆們划着十字，怜惜地說：

“主啊！原諒她吧！她不知道自己作的什么事啊！我們过去可不是这样，如今这个时代眞把人鬧胡塗了。”

当美丽的列娜，比以前益发美丽的列娜又領头跳环舞、領导生产队时，老头子們和年輕小伙子們都說：

“說实話，她那么作很不好，逃跑了，像个瘋子一样，解除了婚約，敗坏了风俗。从来沒有一个姑娘敢这么任性。可是現在她既然回来了，我們决不能再让这么个美人儿从我們村子里跑掉了！”

眞不知道会有多少小伙子向她求婚，也不知道誰会被她看

中。当然，不会是乔治了，絕不会是他，因为他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交代他那些帳目哩！

这就是那个倔强的丫头。可能你們也像我起初一样，不相信这个故事。那末我建議你們亲自到卡拉馬斯村合作社去一趟，亲自认識认識这个倔强的丫头。也許你能像我一样幸运，打她手里接过一杯从新打的井里汲上来的冰凉的水，看到她跳环舞，听到她唱古老的民歌。

和　子譯

# 那就是我，乔博·拉布西

舍夫克特·穆薩拉伊

## 一

您也許还記得，五年以前看見过那么一个人，他年岁不太大，戴着一頂沒有边的白色的高頂帽，穿着毛料褲子、短上衣和一件汗衫，甚至在七月中旬，当年輕的姑娘們都穿着日本式的无袖单衣的时候，他也从不肯脫下他那一身穿戴。黃昏时候，他常常挤在一群群青年男女中在林蔭大道上来回蹓躂。

那个人就是我，哈德里斯村的乔博·拉布西。

那会儿也不知为什么，我总一心貪图着安逸快活，而且认为除了地拉那，任何其他城市都不能給我这么好的机会。再說，我在那儿也的确过得很舒服，因为我有一个侄子薪金很高，他住在拉納河边的一所灰色的公寓房子里。他不仅当我住在地拉那的时候对我殷勤招待，而且每当我想回到村子里去看看的时候，也总要給我許多礼物带走。

最初，那也就是說，在解放了四年以后，我只是偶尔到地拉那去走走，在侄子家住上个把星期，馬上又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可是每次当我从那里回到农村的时候，总越来越感到对这个地方非常膩煩，干活儿的兴致和热情也越来越低了。我的老婆哈尼福、儿子毕洛和儿媳妇仿佛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可是他

們从来也沒有当着我的面提过这件事。

說实在話，在战爭沒有开始以前，在干农活儿上，我眞可以說是从沒遇到过对手。和我在一起的别的农民，看到我有时为了一点工錢給賽費定阿加[1]或者拉卡图迪巴夏[2]干活，流尽血汗，而所得到的收成却全都放进了他們的仓庫，都为我感到难过。那会儿我不过三十岁上下，正是一个年輕力壮的小伙子，几乎沒有什么我干不了的事，可您也别以为我这会儿的精力已經不如从前了，别看有人常常叫我老叔。要是您想知道实情，我現在还不到五十岁。

在战爭期間，我也毫不含糊地让大家看到，我也无愧是拉貝里亚的高尙的儿子。我英勇杀敌，受了伤，我也根本不理睬什么大夫或医疗站，身上带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我馬上又上山了。

只是到了战后，我才变得完全不像从前的乔博了。从那时起我不是叫着肚子疼，就是嚷嚷着肩膀痛，干活儿也完全沒有兴趣了。我在发罗拉医院住了几天，医院里的大夫对我說，“那是因为过于劳累了。”他这种診断我可不怎么爱听，也不願意相信它。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单是我得了这种病呢？不論是打仗还是干活儿，他們不也都和我一样吃过苦嗎？“不，不！决不是那么回事！”我心中暗想，“根本的原因不在这儿，打开我的心看看，您就可以知道毛病究竟在哪儿了。”

簡簡单单的一句話，在打仗的时候，我一心想着，只要有一天赢得了自由，我們就可以整天吃喝玩乐，再也不必干什么活儿了。

---

① 阿加是土耳其的官員或老爷。

② 巴夏是土耳其的軍事或行政长官。

可是事情結果并不是那样，这一来，我就整天嚷嚷起肩膀痛来了。

我就那么湊合着混了下去，在解放后的四年以后，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我往地拉那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刚才也說过，我越是过慣了那种安逸生活，就越不乐意干活儿。再說，那会儿有好些农民，甚至我們村里也有一些人，都跑进城去当了机关工作人員或者手艺人。

别人干得的事我当然也能干，也算湊巧，我老婆得到了他父亲留給她的一块地，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买主。我把那块地卖掉，口袋里装着卖地的錢，就去对哈尼福說：

“听我說，老婆子！咱們在村子里日子实在过得不怎么样。我現在想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她惊奇地問。

“咱們离开农村吧，”我說，“咱們总能把这几間破房子卖掉，用那笔錢在地拉那买下一間小屋，让咱們也出去瞧瞧世面吧。你說怎么样？”

哈尼福在所有的老婆中，可眞算得是少有的，她从来都不曾违拗过丈夫的意思，可是这一回她却对我不讲情面了。

“你把我們全弄到河里去淹死，也比你想干的那一套强，”这可眞是她当时的原話。

儿子和儿媳妇晚上下工回来，也表示了和我老婆一样的反对意見。

“現在沒有别的办法，你把你卖地的錢拿去，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儿子看到我坚持要照我原来的主意行事，只好让步，“可是你不能把我們住的房子卖掉，因为我們是决不会离开这里的，爸爸！到将来，我們所希望的一切，这里全都会有的。”

儿媳妇低着头坐在那里，什么話也沒說。

我怀着一肚子怨气走出村子，一路上我独自咕咕叨叨地說：“只希望万事順利，我能在地拉那郊区的什么地方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哪怕就为了要哈尼福和毕洛好看，我也得过一种让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房子仍然沒有着落。口袋里的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很快就剩下不多了。我已經看出事情有些不太妙，可是一个沒有自制力的人，好像不管怎么样都能勉强凑合着混下去。我的侄子想尽一切办法給我找个工作，可是我喜欢干的事都需要有文化，而在那一方面我恰巧完全不行。至于体力劳动的工作，宁願让人把我給剁了，我也不願意干。至少，我也得气气哈尼福和毕洛。

沒有法子，我的侄子只好养着我。一开始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慢慢慣了，我甚至还邀請我的一些熟人到我侄子家来喝杯咖啡。我跟家乡差不多断絕了一切联系。我从来也不打听打听家里人过得怎么样，他們好像也完全不关心我在地拉那是怎么过日子的。有时候在地拉那街上碰上一个从村里来的人，我急忙轉身躲开，唯恐他們看見我。

这就是四年半以前我的情况。后来我到底是怎么离开了地拉那，总也不再去了，您願意知道嗎？行啊，我可以詳細地告訴您，可您千万别再告訴别人。

在地拉那我一气儿住了差不多两年。虽然我已經和家乡断絕了一切联系，从来也懶得过問家里的人怎么在过活，可是我心里仍对那个村子有些惦念。我老記得村子里那清清的泉水，那小河流过的平原和多岩的山坡。可是我侄子在地拉那住的那皇宫一般的房子仿佛是特别为我修建的。房子的东边，是一片开

闊的草地和起伏的小山丘，站在那些小山上眞和站在我們村里的家門口一样，可以一直看到达依奇山①。靠右手，在拉納河的那边，是一片大平原，平原上到处是和 的家乡一样的农舍。一条很大的棕色的狗，那是一条眞正的牧 ，长相非常像我家的巴兰，它一直守望着这片田野。

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农民，熟练地耕着地。他在八月里翻地下种，到了四五月，那麦子长得可眞让人爱。到五月底，麦子完全熟了，变成了一片金黃。麦子收割以后，那农民馬上把地翻了，种上玉米，用不着多久，那田野又变成一片青綠了。

"他可眞是一个好样的农人！"我常对我的侄子說。

"人家知道該怎么干活儿，"他总回答說，"他們不像我們有些人那样把时間都白白浪費了。"

有一天，我不知怎么找了个机会和那个农民交談起来，当时他正在地里干活儿。我們一起坐到一棵榲桲树下，掏出烟来彼此相让，随便聊着天。从那以后，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这事儿不是太妙了嗎？住在城里，可同时你又能感到完全跟住在农村一样，每天早晨来一杯很好的咖啡，每天晚上来上一壶白兰地，午飯、晚飯吃的都是最好的菜——哪儿去找比这更美的生活呢？

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我遇上了几个熟朋友，他們虽然不是和我同一个村儿的，可也是在同一个区。他們看到我非常高兴。我馬上和他們一起在一家酒店里坐了下来。酒这玩艺儿，您也知道，眞能勾引人，您只要喝下了第一杯，那您肯定就得喝第二杯，然后就会一杯接一杯，总也沒个够。要

---

① 地拉那北面的山名。

不是酒店里的服务員轰我們走，我們眞是越談越起劲儿，很可能会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的。那天晚上，我和他們在一起談話的时候，听到了許多关于我們村儿的情况。我听說他們都已經参加了合作社，可是也沒有搞出个什么名堂来。

当我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朝侄子家走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只是等着我去睡觉的那张鋪着厚墊子的弹簧床和暖和的絨毯。我也想到了一頓非常丰盛的晚飯：那一天正是我侄子的孩子三周岁生日，我早注意到他們已經宰了一只很肥的火鸡。我断定他們一定会把最好的一块給我留下的。

我在門上敲了两三遍，可是沒有人来开門。我一次再一次地敲，并且越敲越响，終于听到有人来开門的脚步声。門一打开，我就一边朝里走，一边大声嚷嚷着，責备他們。

“輕一点，大叔，他們都睡了！”跑来給我开門的侄媳妇怯生生地望着我說。

“去你的！”我說，“这儿就跟我自己的家一样，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当然！”她回答說，“可今天晚上我們有几个客人。”

“什么客人？”

“海佐大叔的侄女儿和她的三个孩子。她到这儿来要找个大夫检查一下。”

“眞的嗎？是誰陪她来的？”

“海佐大叔自己。他把大嬸也带来了，反正車子里还能坐得下，她为什么不也上地拉那来看看哩！”

“哦，还有别人嗎？”

“是的，还有一个人，他是你侄儿媽媽那边的亲戚。可他只在这儿吃了晚飯就走了，因为他看到咱們这儿沒法匀出地方

来給他睡，我也不知道他住到哪儿去了……今天晚上您恐怕还得受点儿委屈。吃的問題倒不大，不管怎么，我可以給您煎个鸡蛋，那还好办，可我眞不知道怎么給您找睡觉的地方。”

您可以想像这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尽管我很高兴海佐来了，因为他是我們村里我唯一喜欢的人。可是海佐却一个劲地睡不醒；我打开房間的門，在微弱的灯光下，只看到滿屋子都睡着人。海佐同志在我的床上睡得正香。我眞想把他拉下床来，一直拖到房間外边去，可我又怕惊醒了孩子們和他們的媽媽，所以只好忍住了。我脫下呢大衣来往头上一盖，就在房間角落里冰凉的洋灰地上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我給冻醒了，仿佛这还叫人不够受，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大衣。我轉头一看，可不是，海佐正含笑站在我的面前。

“你喜欢在这儿过城市生活，对不对？你这个二流子……”

他把各种各样难听的名称和形容詞都加在我的头上。我听到他一連两三次叫我“沒出息的二流子”。当然我也不甘示弱，免不了回敬他几句。

孩子們和那两个妇女都醒了。我的侄子虽然只睡了不到两小时，現在也起来了。他因为明天要去参加一次考試，昨天准备功課一直到深夜才睡。

虽然这是五年前的事，可是直到今天我只要一想起来就禁不住脸紅。我們那一天发生的爭吵眞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

“这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了？”我的侄子非常惊愕地从他的臥房里跑出来，一連声問道。

“誰請你啦，你带了这么大一帮人往这儿跑？”我挖空心思想出各种侮辱的話来向海佐报复。接着我更挖苦地說：“可当然，

你想带你的老婆子，出来作一次蜜月旅行哩！”

我的侄媳妇紅着脸直求我們別再吵了，因为她觉得要是让邻居們听見，那可太丢人了。

可是我們仍然不停地对駡着，要不是我的侄子插手干涉，我們最后眞会动起武来的。

我的侄子虽然也气忿万分，可是他勉强忍住了。他开始和我們讲道理。他的話眞像箭一样刺穿了我的心。

我还注意到海佐听了侄子的話也多少有类似的感觉。在这次談話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我侄儿为我已經欠下了两千里克[①]的債，可他从来也沒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这件事。

当我的侄媳妇給我們送上咖啡来的时候，我侄儿已經該去上班了。他不能再耽悞了，只匆匆忙忙弄了点水擦了擦脸和手，穿上上衣，夹着一个大布袋就走了。

海佐和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你瞧見了嗎？”他瞟了我一眼說，“你侄儿因为怕上班迟到，連早点也沒吃就走了。”

我完全明白他这話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簡直沒有勇气回答。我現在头脑已經清醒了，已經变得像一头羔羊一样溫和，我对自己的一切問題完全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我打定主意明天就回农村去，跟海佐一块儿走，他显然也是为了叫我回去才到地拉那来的。

## 二

我們出发了，但是并沒有跟別人一样坐上火車，而是直接坐

① 阿尔巴尼亚币制单位。

上了紀洛卡斯特① 的公共汽車。这車子将把我們一直送到离我們村儿不远的地方。海佐家其他的人还仍然留在地拉那。

在車站售票处，我們买到了第一排座位的車票；海佐这家伙可眞鬼，他把他所有的勛章都拿出来佩在胸前，让售票处的人觉得我們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任务。

車子开出地拉那以后，我看到綠色的田野和公路两旁的小山眞有說不出的高兴。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那一天所看到的情景直到現在我也还淸楚地記得。也許因为車子出了点毛病，司机把車子在拉普腊克附近停了几分钟。那一天那里非常热鬧，大路上来来往往，又是人又是馬，还有許多大車。在那人群中我們看到一些戴着白头巾的农村妇女，头上都頂着筐子。其中有一个妇女一只手倒提着一只火鸡，一只手拿着一些鸡蛋。那火鸡一直掙扎着想跑，弄得那女人簡直沒法对付，特別因为她另外那只手里又拿着鸡蛋。司机是从紀洛卡斯特来的一个調皮搗蛋的青年，他在拐弯的时候也总要开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他把头伸出去对那个女人說：

"把你的鸡蛋卖給我好嗎，大嬸？"

"行呀，二十里克一个！"她回答說。

"得了，在地拉那只要九里克一个！"

那女人认为价錢太低不肯卖。

"那么就十里克一个卖給我吧，至少也省得你两手都不閑啊！"他一边說一边开动了发动机。

"不成，不成！你騙不了我！"那女人坚持說。

她朝前还沒走两步，那只火鸡掙脫了她的手朝田里跑去，她

---

① 阿尔巴尼亚南部古城。

忙着追赶那只火鸡，只好把鸡蛋都扔在地上。

那司机究竟是个年輕人，止不住大笑起来，可是海佐却皺着眉头喃喃地說："我們庄稼人正是这样走向破产和毁灭的！"

我对海佐自言自語的話完全沒有理睬，因为他話还沒說完，就馬上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出烟荷包来，卷了一支烟，这正是很多人心里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常有的举动。

"你沒有瞧見嗎？車里不許抽烟。"我低声对他說，并指給他看挂在擋风玻璃上的一块小牌子。

海佐念了念牌子上的字："請勿抽烟"，就把烟荷包装回口袋里去了。我們又換了一个話題，坐在我們后面的一群青年人唱起了他們喜爱的拉貝里亚地区的歌，关于那个农妇的事我們馬上也就忘記了。

車里的許多人都开始打起盹来。在磨面厂前面排队等着磨面的人也常常会打盹的。車子开过都拉斯[1]以后，許多人都睡着了，坐在后排的年輕人們仍不停地唱着。海佐和我可絲毫也沒有睡意。我們不停地談着，談着，談的大部分是关于别人家里的事，对我們自己的事却談得很少。海佐始終沒有提到我家的人在村子里生活的情况，他显然是有意如此。他既然那样，我也就絕口不提起他們。

沿着都拉斯海岸建起了一大排宫殿式的楼房。更远些在卡瓦亚那边，我們看到成百人在挖一条很深的河渠。在公路旁边田野里工作的拖拉机发出的隆隆声盖过了我們的汽車的馬达声。罗戈日伊納的人也在热火朝天地干着活。他們正忙着修建

① 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港口。

一座很高的烟囱和烟囱四周的許多看来像玩具似的房子。再过去，土地在一些大机器的震动下不停地抖动着，那些机器一个小时挖的土方比一百个工人一天挖的还要多。这类工程在留士尼亚，在这条笔直的公路的两旁，在費里城、里芬和发罗拉[①]也都在进行。

“人們都在忙着干活儿！”海佐带着沉思的神情說，又伸手去摸烟荷包，但想想又止住了，他禁不住生气地叨叨着說，他曾經三次打算戒烟，可始終也沒戒掉。

“是呀，他們都在忙着干活儿，”我也附和着說。可是您要是能够看透我的心，您就会明白，“干活”这两个字我可眞不願說出口。因为，說实在話，像他們那样办事儿，我眞不相信会弄出什么名堂来。在地拉那，我也看到人們挖坑种树、开河渠、为新建筑物打地基，甚至在达依奇山开始了更大的工程，为了給地拉那居民供应电力和食用水。“算了吧！”我一路上心里盘算着，“我非得再活一辈子才能欣賞到那些年輕人預言的东西。”

甚至我的侄子有一天也談到要在伊茲別利什修建一座新的紡織工人城的事。他給我看了几张图紙，詳細地对我解释說：这儿是工厂，这儿是工人住宅区，这儿是百貨商店，那边是电影院，这边是公园等等，等等。有一张图上甚至还把我侄子不厌其煩地向我解說的那些东西画成了彩色画。那看来可眞像一个新城，連地拉那都会比不上了。

“完全是作梦，”我对他說，“你知道伊茲別利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嗎？那是一片滿是乱树柯子的沼泽地，那里除了成群的野猪，再沒有别的了。”

---

① 阿尔巴尼亚第二大港，重要工业中心，在都拉斯以南。

“我知道，”我侄子微笑着說，“因为我在那儿工作。我說的不是这会儿的伊兹别利什，而是在四、五年以后它会变成的样子。”

“沒那回事，孩子，沒那回事！”我坚持說，“你不用想騙你的老叔。咱們还是談点儿别的吧。”

我侄子听到我的話可眞有些不高兴。他絕望地搖搖头，轉过身来对着他的妻子。

“我們的大叔眞是一个怀疑派，”他苦笑着說。

我不懂那个詞儿是什么意思，可是我猜想反正不会是什么恭維話。我侄子接着又說：“我們的大叔曾經站在最前綫为这个政权进行过战斗，他还这么說，可以想像，敌人对我們目前进行的工作更会讲些什么了！”

他一提到“敌人”这两个字，我簡直觉得我头上的屋頂整个儿塌了下来。我眞想破口大罵一通，把我每到生气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想到的那些恶毒的罵街話全都說出来，可是我終于耐住性子，换了一个方式来和他爭論：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略为提高嗓子說，“你說的完全对，当我和我的伙伴們在战場上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們是这个政权的朋友，这会儿目的已經达到了。你們念过书、上过学，現在你們当然是政府的朋友，可我們就变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了。”

我侄子一再为我这种誤解表示歉意，可是我根本不願意再听他說下去了。我的侄媳妇只好出来安撫我，因为，要不然我就会打定主意馬上离开我侄子的家和地拉那的。

海佐仿佛猜出了我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伸过胳膊来，在我肩

上拍了拍說：

“你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想得出神了。打起精神来吧，伙計，趁現在还不太晚，应該赶快振作起来，要不然有一天你会气得自己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的……”

海佐不停地說着，并且一直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到他在說些什么。我第一次仔細地听他說的每一个字。他像一个竭力寻找劝导的詞儿的人那样，脸上露着为难的神色，我心里不禁想：“眞見鬼，这家伙說話的意思，好像是說我的情况要是不好，就会成为他的負担似的！”

“你听我說，乔博老哥，”海佐接着說，“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的弟兄还要亲。我对自己的儿子都沒有像对你那么关心。我自然很爱我儿子，可是他有他的一帮年輕朋友，不能像你那样做我的伙伴。咱們俩可是从孩子时候起，就一直一同經历了多少欢乐和悲痛的日子。那些經历咱們能够完全忘掉嗎？在拉卡图迪那里，咱俩在一块儿为了两斗玉米流尽了血汗，后来又在一起为了三里克一天的工資砸过石头。謝謝上帝，党打开了我們的眼睛，让我們清楚地看到应該为什么去进行斗爭。如果我們現在不好好地照顾自己，那眞是对不起我們曾經为它战斗过的那个崇高的事业。你說不是嗎？”

“是这样！”我直看着他說。他眼睛里閃爍着滿意的光芒，在这二十四小时里，他第一次伸出他的双手来紧握着我的手。根本的問題是，他現在也看到他已經使我开始思想了。

“那就好了！”他大声叫着，叫得連司机也不禁回过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聪明人說，只要你肯动脑筋，啥事都办得了，因为……相信我的話，”他忽然放低声音耳語似地說，“村里流行着关于你的一些閑言閑語，我可实在听够了。”

"什么？村里的人还常談論我嗎？"我像一头忽然挨了一鞭的野馬一样朝他跳了过去。

"是的，人們常談論你……不过这事儿咱們回头再談吧，現在車子到站了。"

我們来到了发罗拉。司机把車子停在一座了望塔旁边，他告訴我們可以下車去走走，但千万不要走得太远，因为半个钟头以后就要开車了。

那一天也正赶上发罗拉的集日。我坐在車里眞不想下去，可是海佐硬拉着我下車了。我急于想知道，村子里的人对我讲了些什么，可是海佐却对我說：

"咱們先到集市上去逛逛，那些話回头再談吧。"

我打算到集市上去走一趟，可完全不是像海佐所說的那样去观光，而是看看能不能遇見从我們村儿来的人。我想要是能够这样和村里的人先接近接近，从他們嘴里听到一些海佐不肯对我讲的情况，那也許比就这么胡里八塗地回到村子里去要好一些。

我們不停地走着，走着，走过卖肉的地方，走过粮食市場和卖奶制品的地方，可是哪儿我也沒有找到熟人。海佐不停地問着这东西什么价錢、那东西什么价錢，可我总抬起头到处张望，看看在人群中能不能找到一两个同村人。赶集的人有的来自托帕尔蒂，有的来自杜卡蒂和庫德斯，甚至还有些是从老远的費里来的，可就是沒有我們村里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問海佐，"怎么可能咱們村儿就沒有一个人到这里来赶集呢？为什么連經常跑发罗拉的謝姆和西哈特都沒有来呢？你想是不是我們村儿遭到什么不幸了？"

海佐一声不响听我說完，然后笑了一笑。他捻捻胡子，仿佛要責备我为什么长时間离开村子，对村里的事完全漠不关心。

从海佐的神情看来，我知道我們村里是决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尽管这样，我心里仍然有些疑惑和不安。

“别那么什么話也不告訴我，”我坚决地說，“你干嘛要存心这样折磨我？难道为了今天早晨在地拉那发生的事，你要向我报复嗎？”

“可你沒听說我們已經加入了合作社嗎？”他說話的調子仿佛表示，我們村儿既然已加入了合作社，什么問題都已經解决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說，“加入合作社跟他們在集日到这儿来赶集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沒有关系？你想合作社能够让我們，像今天早晨我們在地拉那附近看到的那个农村妇女一样，一手提着一只火鸡，一手拿着两三个鸡蛋，什么时候願意赶集就去赶集嗎？不能，乔博，决不能。再說，即使合作社容許我們去，誰又会那么傻，願意丢下一天的工分，靠卖一只火鸡去賺上那么十来个里克哩。难道他們跑到发罗拉来买的东西会比在村子里合作商店买的东西更好一些嗎？沒那回事。你知道不知道，伙計，有时候发罗拉的人会老远跑到咱們村儿去买他們在发罗拉买不到的东西？我就亲眼看見过一位工程师太太到咱們村儿去买过一个橡筋网兜和两三盘灭蚊香……”

我簡直記不清海佐就这么滔滔不絕地說了多久才完，因为我早已想着从前的一些事想得出神了。我听他說合作社禁止大家赶集，心里就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說句老实話，住在村子里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事就是我能够完全有自由想干什么就干

什么。要是你願意通夜唱歌、喝酒，誰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煩。在地拉那可就不能这样，比方說，你在酒店里喝酒，甚至还沒到半夜，服务員就会把你攆出来。哪怕在你自己家里，你也不能爱怎么就怎么，警察会跑到你的窗口来敲着窗門对你說："市民同志！时間不早了！不要吵得让街坊們不安宁！"住在村子里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方便。如果你願意在該干活儿的时候，拿一张席子鋪在桑树下面，喝一杯眞正的土耳其咖啡，让你的女儿到水井边去打来一罐清凉的水，和几个朋友沒完沒了地談讲着过去打仗时候的故事，誰也不会跑来干涉你。如果你在村子里感到膩煩，你完全可以到发罗拉，到"沙沙丽"咖啡店，或者跑得更远一些，到海边上去舒舒服服地待一陣。可是現在合作社却会处处限制你，对你說："站住！你想上哪儿去，同志？"

"你听我說，合作社眞是咱們一个最好的領路人！"海佐接着說，"要是我們还照老一套办法活下去，各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知道我們会鬧出什么結局来……"

海佐不停地說着，我也就悶声不响地听着，虽然我心里对他所讲的話早感到膩煩了。这时正好有一个年輕人跑来打断了我們的談話，他身材不高，穿着一件短上衣，戴着一頂嶄新的帽子，背着一个战争时期軍队里政委背的帆布包。看他的上身，很像一个政府职員，可他又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羊毛褲，脚下也不是一般政府职員常穿的那种普通鞋，而是一双羊毛短袜和草鞋，小腿边还像拉貝里亚的青年一样吊着一个玫瑰色的长穗。他这身打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禁呆呆地望着他。他那张脸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見过，可就是記不起来他是誰了。

"欢迎，队长！"他向海佐打招呼，随即跑过来拥抱他，好像至少有三年沒見面了。"有人对你說过你們队上的事嗎？"

“沒有呀！出了什么事啦？”海佐頗为不安地問道。

“你們的队被評为全社最先进的生产队了。昨天他們把先进队的旗帜发給了你們队的队員。还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那年輕人解释說，“为了庆賀他們的胜利，我們昨天晚上还举行了一个舞会。”

海佐抬起头来好像要說点什么，可是由于过分激动，簡直不知說什么好了：“那太好了！他們的确够得上这种光荣……我知道我的队里有多少男女英雄。”

接着他指着我对他說：

“你怎么沒向乔博問好？难道你不认識他了嗎？”

“哦，是的……我眞差点儿忘了他是誰了！”那年輕人勉强回答說，“可眞有一些日子沒見到他了。”

可是他仍然冷冷地向我伸出手来。

他这种态度当然使我有些生气，我暗暗对自己說，“他究竟还年輕，”因而也就很有礼貌地和他談起話来。

“你是海洛的儿子吧，我的孩子？”

“对，我就是。”

“你父亲年岁可眞不小了！”我点点头說。“你的名字叫阿西姆吧？”

“是啊！”

“阿西姆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眞的青年，”海佐說，“目前他担任合作社里的通信員，給他的任务他都能及时完成。甚至大雨大雪天他也能按时把信件和报紙送到我們家里去。”

我們三个人一起朝公共汽車走去。我們两人走在阿西姆的两边，不停地問他一些問題，海佐問的話更多，因为那年輕人对海佐的問題总是更詳細地回答。当我們走到离車子不远的时

候，海佐停下来讀貼在一根电綫杆上的农业部的宣传品，它告訴大家如何消灭損害庄稼的害虫。阿西姆和我站在一边等着他讀那张招貼。

“你父亲近来怎么样？”我問他，“他現在能起来干点什么嗎？”

“他还和从前一样强健！”那年輕人驕傲地說，“在任何集会上，他比誰都更能讲話。他还参加我們的舞会，跟我們讲一些他孩子时候的故事，常常引得我們全都开心地笑个不止。”

“有这种事！”我惊奇地說，“看来他一点儿也沒有变，还完全是打仗时候，特别是在我們采取軍事行动的时候的那个海洛。那会儿，甚至在我們都感到要哭的时候，他也会逗得我們大笑起来……我家的人現在怎么样？你有机会見到他們嗎？”

“那是不用說的。我差不多每天都和你儿子和儿媳妇見面。上星期六晚上，我在舞会上还見到了你的儿媳妇……她参加了合唱队。”

“参加合唱队！”我自己叨咕着說，“我的儿媳妇参加了合唱队！白天干活，夜里在合唱队唱歌。我还想她会在家里侍候我呢。看来这日子够你受的，老乔博！”

“他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是說在經济方面？”我問那个年輕人，不想让他看出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平平常常，和所有的人一样，总也感到有些不够花的，”那年輕人回答說，“可是这当然完全用不着耽心，因为不管怎么說，我們的合作社不过刚刚成立了一年。我們一定得偿还买牲畜欠下的債款，一开头我們只有很少一点牲畜，可是这会儿光是羊就有五百多头了。羊身上的出息絕对让咱們吃不了亏。光是今年夏天生产的羊奶，就够咱們还掉一半欠款了。”

我一再追問关于我的儿子、儿媳妇和我的老婆子的情况，可是阿西姆总談着全体合作社員的生活，至于我家里的人，他簡直沒有特別讲。

“你听我說，对于村子里所有的人的生活我当然很感兴趣，可是我总想更多知道一些我家里人的情况。你对我讲一讲吧，小伙子。他們今年收的粮食够不够，是不是秋天沒过完就得买粮食吃了？”

“粮食？沒有！他們一顆粮食也沒有种，因为他們在自留地上种了蔬菜。可是他們已經挣了不少工分。你要問，他們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讲的話我压根儿一句也听不懂。

“你把話說得更明白一点！”我对阿西姆說，“我儿子在小河边的那一大块地上沒有种上粮食？靠近特尔卡的那些地他也沒有种上粮食？那一帶的地你眞是只要在地面上撒下几把种子就会长出庄稼来的。”

阿西姆只是看看我又看看海佐，海佐还沒有讀完那张农业部的招貼。

“你干嘛不回答我的問題，老那么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簡直像我謀杀了你父亲似的？”他对我的那种冷漠态度实在叫我受不了，我終于要向他报复了。

“你让我回答你什么呢？你仿佛住在另一个星球上。这会儿在咱們村子里已經沒有什么‘小河边的那一大块地’和什么‘靠近特尔卡的那些地’了。現在那里只有合作社的土地，和属于每家的宅边的有限的一点自留地。乔博大叔，你懂了嗎？”

我完全想得出神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阿西姆的变了色的脸，看他那样子，簡直像是在审判一个在战爭期間对我們

干过許多坏事的敌人。

汽車司机按了一下喇叭，我們三个人立刻都爬上了車子，准备朝最后目的地进发。我始終一声不响出神地朝玻璃窗外望着；海佐不停地讲着笑話，可是任何笑話也沒有能够打断我的沉思。

## 三

最近五年来我在村子里的經历，要让我全部告訴您，至少得围着火炉，在冬天漫长的夜里讲上两三夜才能讲完。我回到村子里第一天的事眞是既有趣，又让人伤心。我听到的那些情况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这种心情一直延續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在地拉那住了两年，整天接触的人我完全不认識，他們对我更是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从来也沒有感到我在那里是个陌生人，相反的，我已經对您說过，我觉得住在侄子家跟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現在我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来，这里的人都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們一起共过欢乐、共过患难，可我倒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外人了。

我不否认，我这时的处境一部分应該由我自己負責，我要是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对自己缺乏公正的判断。我責怪自己不应該离开村子。在那么长一段时間里对他們的生活情况連問都懶得問一句。可是另一方面我自己家里的人也作得不对，他們的責任甚至还更大一些，因为他們从来沒有給我写过信告訴我村里的情况。他們这样做，也許怕我别扭，可是与其現在别扭还不如那时。我侄子和侄媳妇也有一部分責任，他們不应該让我待在地拉那一直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甚至为我欠下了債。他們

干嘛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說："听呵，大叔！难道你准备永远就这样晃蕩下去嗎？"

我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同村儿的人对我的冷漠的态度，使我很久都对他們怀着不滿的情緒。他們既不对我表示信任，也不批評我，却当众給我难堪或者尽量躲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危险的富农分子似的。

村子里的一个女队长，瑪丽，就一直对我非常鄙视，她当众指責我不該离开村子。"他滿可以从地拉那另外带一个老婆回来哩！""他要敢那么作，哈尼福就会馬上把他撵走的！"另一个女人接碴說。

听到这些侮辱的話，我表面上虽然完全不理睬，可心里的确感到非常苦恼。

我家里的人对我的接待也完全不像我原来想像的样子。在經过一段长途旅行以及跟海佐和阿西姆相处的那段經历以后，我心里一心想着的是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对于一个人的神經和肌肉都会有安撫的作用。"等我一到家，"我一路上一直不停地想，"我就会和我老婆一起在火炉边坐下来，命令儿媳妇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煮起来。她一定会像过去因什么事不能让我高兴的时候那样紅着脸对我說：'眞对不起，爸爸，我們很久不喝咖啡了，因为合作商店里一直就沒有咖啡卖！'那我就会煞有介事地說：'你只管把壶放在火炉上，其余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接着我就会拿出一包我侄媳妇送我的咖啡来。"

这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的事，我根本不相信儿媳妇会完全改变了过去的习慣。

还不等进村儿，我就和海佐跟阿西姆分手了。我走进村子的时候，天已經黑了下来。当我认为自己已經走到家門口的栅

栏門附近的时候，我整了整帽子。可是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我离家期間，栅栏門已經变成了一扇对开的塗着蓝漆的大門，原来拦在場院四周的带刺的铁絲网現在也变成了一道漂亮的矮墙。

我从矮墙上面望过去，看見的却不是当年我父亲种在院子里的大桑树和通到屋子里去的石板路，而是一排矮树和一条两边都种着花草的甬道。房子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它变成了装着較大窗子的两层楼房，正前面也安上了两扇很大的門。“眞了不起，我的好儿子！”我自言自語地說，“你干得可眞不坏。可是那一棵夏天可以歇凉的桑树干嘛要砍掉呢？不过也沒有关系！我能够住在这样一所新式的房子里，沒有地方歇凉也就算了！”

我一时滿心欢喜，一切煩恼似乎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我敲門，可是沒有人理。我又敲了一遍，还是听不見有人来开門的声音。我敲到第三遍，才听到有人打开里面的大門朝这边走来。“这准是毕洛！”我对自己說，同时馬上躲到一边去，打算跟他开个玩笑。

“外面是誰？”我听到有人問，那声音可完全不像是毕洛。

“开門吧！”我故意装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說，“一个赶夜路的人。难道你們合作社的农民不肯招待客人嗎？”

“什么客人呀，伙計？”里面的那个声音回答說。这一次我才注意到那是一个老人的声音，“現在不像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学校是不能留客人住宿的。你連这个都不知道嗎，伙計？”

那老人打开外面的大門，举起了手里的馬灯，以致我們彼此都能看清对方的脸。实在奇怪，刚才他說話的时候我竟沒有听出来他是誰。他就是海洛，阿西姆的父亲。他几乎沒有任何改

变，只是把过去常戴的那頂白色的无边高頂帽，換成了一頂便帽。

他也馬上认出了我，可是他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样馬上和我拥抱，却只皺着眉头冷冷地說：

“你是从哪儿来的？”

“地拉那！”

“难道沒有人告訴过你，三个月以前你們家已經变成一所学校了嗎？”

“沒有，誰也沒有告訴过我这些事。我家的人給你們塞到哪儿去了？”

海洛的脸色显得更阴沉了。

“干嘛把話說得那么难听？你想我們給他們修的新房子会比你从前的那个草棚子更坏嗎？”

“可你告訴我在哪儿？在哪儿？”

我憋着一肚子气叫喊着說，差点儿要哭出来了。

“在这一片地那边的一所新房子里！”那老人又是得意又是生气地說。

我甚至沒有再問他这新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也沒有对他說一声“再見”，就匆匆跑开了。我跑了差不多一百步以后才听到海洛在身后叫喊着說：

“在靠近水泉的那棵白楊树附近，左面第一个門，听見了嗎？”

## 四

白楊树离得并不远。它正好在走到野地里去的路边。可是

那天晚上我却觉得远得不得了，現在朝那儿走一趟簡直像比我从地拉那跑回来还要累得多。我沒有再向任何人打听就毫不費力地找到了我儿子的住处，要不然，我倒宁願在野地里随便找个草堆睡上一夜，也决不願意再去找人打听了。

我走近白楊树边那四五所新房子的时候，月亮已經升了起来。左面第一家是我儿子的房子。我記得海洛是这么对我說的，即使他沒有說，我一听到我家那条老狗巴兰的熟悉的汪汪声，我也会猜得出来的。要不是我很快对它讲了几句話，它准会把我当作一个賊向我扑过来，一听到我的声音，它馬上就停住吠叫，用后腿站起来对我看了一陣，馬上就搖起尾巴来。这个場面眞使我非常感动。

"我的老巴兰！你让我想起了过去許許多多的事情，即使在和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逃出了村子，不論我們走到哪儿，你也总跟到哪儿。你跟我們上过山，还为我們守卫过安頓在山洞里的孩子們。有时候到了吃飯的时候，沒有东西給你吃，你也从来沒有叫鬧过……那时你，你走进山洞里去，对所有的人看看，看到他們也都沒东西吃，就搖搖尾巴又走了出去，仿佛你自己有沒有吃的全都不在乎。我們想你一定在說：'沒有关系！沒吃的咱們也照样能够挺下去。'現在你已經老了。你一定有你自己心煩的事，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免不了有心煩的事，可是你照样守卫着这座房子和住在房子里的人……"

我走进院子里，拿下背包来，和巴兰一起坐在門廊上。我对那所房子看了一眼；它并不是像学校建筑那样的两层楼房，但也够好的了。这房子一共有两个房間，一个門厅和一溜門廊。房子的四周是花园和果园，不过果园里的树还都只是一些刚种上

不久的树苗。这房子真沒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可是我心里仍然十分不舒服。家里一个人也沒有。我原想着即使年輕人都参加舞会去了，我至少总可以見到我的老婆子呀。难道他們是有意捉弄我嗎？是不是海佐或者阿西姆有意安排的呢？海佐和我同路走了一整天，可是对我家的变化一个字也沒有提。他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弄得我現在只好陪着巴兰在門廊上坐着。

我也說不出我这种不安的心境究竟延續了多久。月亮快当頂的时候，我冷得发起抖来。我的巴兰好像看着我很可怜，可是它也只能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关于什么坐在火炉旁边喝咖啡或者吃晚飯等等，我这会儿算全忘了。我只是憋着一肚子的气，等着有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发泄一通。

我看到的第一个朝我跑过来的人是哈尼福，我的老婆哈尼福，我非常生气地站起来，滿嘴叨叨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話。我还有好些話要說，可是哈尼福却不让我有机会跟她找碴，她馬上就对我說：

“我們压根儿沒想到你这会儿会回来。我們应邀参加婚礼去了。西納納伊家娶儿媳妇，要不是海佐跑去告訴我們說你回来了，我們可能会在那儿待上一夜哩。”

哈尼福向我伸过手来，問我是不是因为看到家里沒有人生气了。

这的确等于是在我的火头上泼了一桶清凉的水。

“誰都免不了会遇上这种事的。”我說着，跟她拉拉手，又跟其他的人拉拉手，然后就一起走进屋子里去了。

我的儿媳妇馬上点上了一根蜡烛，接着又点着了炉台上的那盞大灯。看到屋子里点上一盞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离开家的时候点的还是油灯，那玩艺儿发出的亮光还沒有冒出的

烟多。

我們坐了下来，他們向我介紹了一对跟他們一起参加了婚礼回来的夫妻。他們原来住在离村子較远的地方，可是現在变成了我們的街坊，他們住在我儿子住房旁边的一所新房子里。

我們一人喝了一杯带糖的热羊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喝土耳其咖啡。

“冬天有奶喝？在咱們这儿，这可是过去少有的事，难道今年母羊下羊羔特别早嗎？”我故意跟我老婆开玩笑，因为过去甚至在夏天我們也常常喝不上奶。她解开了頚子上系的头巾，正打算回答几句，但是海佐却搶在她前面了：

“原来你是怕在家里沒东西吃，才跑到外边去的？”

他是跟我开玩笑，可他忘了那会儿还有客人在場，使我听了很生气。

“我們靠国家貸款买了好些母牛！”我老婆連忙說，一边对海佐使眼色，让他不要在生人面前再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咱們且別开玩笑，說句正經的吧！”海佐改变了說話的声調，轉头对哈尼福說，“我应当祝賀你，因为現在給合作社增添一个劳动力就是一件大事，更不用說像你丈夫这样的干活儿的好手了。他要真干起来，一个人能頂四个普通的劳动力。”

“那可眞是这样！”哈尼福說，“当初劳动受到輕視，劳动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的时候，他干活儿的那个勤劳劲儿眞是人人都看得見的。这会儿劳动受到了人們尊敬，他怎么会不干呢？在今天肯干活儿的人眞是旣为大家看重，又能得到合理的报酬。”

其他的人也参加了談話。毕洛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还沒有干完而发愁，那个街坊抱怨合作社的会計，說他把他們的工分記錯了。

"那可是决不会有的事！我們的会計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員，对工作非常认眞負責。根据我自己的經驗，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海佐說。

哈尼福也抱着和他相同的意見。

"你們的抱怨是沒有什么根据的！"毕洛的妻子端着两只碟子走进屋里来接碴說，"你們沒有听說群众大会上发生的事嗎？哪些人对我們的会計不滿意？只有那四五个不肯好好干活儿的二流子，可是那几个人在会上也眞沒有占到便宜。"

那两个街坊彼此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我很佩服我儿媳妇的勇气，她竟敢这样当着他們的面毫无保留地讲这些話，仿佛他們是和她年岁差不多的伙伴似的。

"世界眞是变了，"我心中暗想，"这哪里还是过去那个靦腆的年輕妇女呢？那会儿她对任何人說一声'早安'都禁不住要脸紅的。"

"对一个眞正肯干的人来說，"我的儿媳妇接着說，"要是有人侵犯了他的权利，他可以大声提出抗議，一直提到地拉那去都可以。这一点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哈尼福注意到我对儿媳妇的話感到很高兴，于是就走到我跟前来对我說：

"你不要觉得奇怪。两个月以前她已經入党了……"

談話的主題大部分是关于工作的問題，我心里不免感到很别扭，因为我想他們只要一談到工作，就是冲着我来的。那天晚上我終于体会到两年来我对一切問題的想法是多么错誤。簡单地說，我原想着我离开村子越久他們就越会欢迎我回来。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儿媳妇的話让我睜开了眼睛。大家尊敬的是努力干活儿的人，对于二流子誰也瞧不起。这里不容許任

何人什么事也不干整天数着念珠消磨时間。

村子里唯一对我表示欢迎的只有被我儿媳妇称作“落后分子”的那四五个人。只有跟他們这些人，我可以随时坐下来閑聊一陣。我和他們在一块仿佛还混得很不錯。至于其他的人，除了始終向着我的海佐以外，全都拿眼角瞧我。我老婆哈尼福自然还是向着我的，可是她的目的是想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行啦！”她每次看到我不高兴就对我叫着說，“别人讲些什么你何必去管它呢？下地去一干活儿，你就会看到他們都会对你改变态度的。”

“可是我干不了活儿啦。我的胳膊腿儿全都发硬了。你不知道嗎？”我抱怨地說。

“哦，沒那回事，你能干的，”她劝导我說，“你想着你干不了活儿啦，是因为你閑得太久了。你先勉强自己干干，不要多久，你就会发現自己照样能干得很好。”

## 五

有一天，民主陣綫的成員要重新登記，我就拿出我的会員证来要求給我换发新证。

“关于这个問題，我們还要再等着瞧瞧！”村子里民主陣綫組織的主席冷淡地說。

“等着瞧瞧？为什么，难道我沒有为組織的事业尽过足够的力量嗎？”

“一点儿不錯，为了組織的事业你进行过战斗。这一点誰也不能否认。可是作为我們組織的一个成員，現在还需要完成别的任务。”

“算了吧！你說的是什么任务，伙計？”我輕蔑地問道。

“許多任务，而且是严重的任务！現在你身边所有的人全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进行着艰巨的工作，你看到有哪一个我們組織的成員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的？你应該拿那些比你大十岁、二十岁的人們作个榜样，他們不但不逃避劳动，而且干的活儿还比一般人原来想像的要多。不管怎么說，現在的这种爱国主义决不是賽費定阿加的爱国主义，賽費定阿加是靠着我們的血汗，你的和我的血汗发家致富的。”

过去自然也有人給我提过意見，可是像这样毫不留情的批評，我的确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当时感到非常不安，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等我轉身朝外走的时候，我几乎連門都找不到了。

可是尽管主席那样严厉地批評了我，他同时仍然掏出一包“游击队牌”香烟来，請我抽烟。他看到我听到他的話頗为震动，立即走过来摟着我的肩膀，换了一个声調对我說：

“我看得出来我的話使你非常震惊，可是这些話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就想对你說，現在我实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知道我这是在对一个眞正的爱国主义者讲話。你去問問海佐和哈尼福，他們对这些情况是完全了解的。听到外边对你的一些閑言閑語，我心里难受得决不比你差。你相信我的話嗎？要是你現在馬上下地去干活儿，那你不仅将为自己贏得荣誉，而且也为整个村子取得荣誉。我們組織的书記也是这个意見，那样你就可以，”說到这里，他仿佛怕人听見似的放低了声音，“你就可以对哈尼福，对你儿子和儿媳妇做出很大的帮助，他們現在整天劳累还感到有些入不敷出。像你这样一个出身农家的干活儿的人，怎么可以靠别人的收入过活呢？当然，即使他們必須养活你一

輩子，他們也决不会説什么，可是你也明白这样作是不对的，你說不是嗎？”

您曾經生过气、发过火嗎？您有沒有注意到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見到什么就咬什么，或甚至会一低头跳到悬崖下面去。可是有时候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他尽管心里气得要发瘋，脸色由蜡黃变得铁青，額头上青筋直暴，咬牙切齿，渾身发抖，您以为他馬上就要爆炸了，可是忽然之間，就因为很小一点儿事情，他又会低下头来，有气无力地垂下双手，勉强笑一笑，立即变得像一只几乎可以任您摆布的羔羊。

我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当主席对我讲話的时候，我一直瞪着眼看着窗外迅速飄过天空的一团团的云彩。那些云彩一团追着一团，各有各的顏色。它們慢慢散开来，显得很亮，可接着聚在一起又变作一团烏黑。这时候各种各样的思想涌上了我的心头：有愉快的思想也有不愉快的思想。不一会儿，我看到天空忽然变得一片晴朗，因而感到我的心境也忽然开朗了。在一片薄云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哈尼福、毕洛和我儿媳妇的脸。他們三个人全瞪着我望着，高兴地对我点点头，仿佛对我說：“主席說得对！你听从他的劝告吧。”

主席看到我的脸色忽然緩和下来了，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料我一定会拿出某种粗暴的态度来的。他本来想讲点什么，可是我却搶先开口了，于是他滿怀希望地望着我。

“我馬上就下地干活儿去，”我終于对他保证說，“不过要我完全遵守你們的那些規章制度，看来是有些困难的。我耽心我永远习惯不了那些东西。”

“你慢慢就会习惯的，”主席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說，“我們

大家都很习惯，你自然也会跟我們一样完全习惯的。你将看到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同时也会看到你将作出的貢献对你自己和整个村子会有多大的好处。时間会让你看到……”

就这样，經过了我自己多方面的努力，主席的預測很快就变成了事实。从干活儿到不干活儿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从不干活儿再变成习惯于干活儿，那就需要鼓起勇气来作一番挣扎了。那年秋天进行翻地和播种工作的时候，我簡直是勉强拖了一双脚在地里干着。我完全强迫着我的四肢，强迫着自己在进行劳动，因为那耕地的犁虽然是几头牛在拖着，却像压在我肩上的一堆铁一样。我常常把牛的名字全給叫錯了，以致它們总轉过头来不高兴地望着我。

我抽紧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神經，把全部力量都放在工作上。村子里的人开始改变对我的态度。他們常常找一些好听的話讲給我听，可是我根本不理睬他們，因为对他們过去讲的那些坏話我仍然怀恨在心。我非常感激我們的队长，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輕小伙子，不管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錯，他从来也沒有当众批評过我，而只是走过来在我耳边低声提醒我几句。我从来沒有因为出了差錯被叫到办公室去受指責。这当然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只想着尽全力完成任务，把懶散和舒适完全置之脑后。最后我发現，不論从脑力或体力方面来說，我都决不是完全沒有用的。我的脑力和体力并不像我过去所想的那样已經完全衰老，不过是进入了沉睡状态。閑散使它們越来越低落，而踏踏实实的工作却使它們又浮現出来了。

就这样我又开始了我的劳动生活。

## 六

到了收割期，我已經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对干活儿已經完全习慣，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大家也开始注意到这种情况。我逐漸去参加合作社的集会，有时甚至也参加討論，别人对我的意見仿佛还很重視。

那年年底，合作社公布工分表的时候，我們家在表上名列第一。合作社主席在年終总結报告上說："这主要应归功于乔博同志的努力。"后来，他們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登在简报和报紙上。給我送报紙来的阿西姆本来也准备向我祝賀一番，可是在他正打算开口讲話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年前的旧事，不禁感到很难为情。"你用不着不好意思，"我說，"而应該驕傲，因为在我所得到的这份荣誉里也有你的份儿。"看到哈尼福和我儿媳妇全都兴奋得不得了，我当然也很高兴。她們从报紙上把我的照片剪下来，貼在炉台架上，和恩維尔同志[①]的照片并列在一起。我一次再次地劝她們拿开，她們最后才把它挂在另外一个地方了。过了不久，阿西姆又上我們家来，給我送来了我侄子从地拉那打来的电报。我讀过侄子和侄媳妇在电报里讲的話之后，感到良心上的不安終于完全消除了。"这表明，"我暗自說，"对我过去給他們招来的許多麻煩，侄子已經完全原諒我了。"

从那时起，我的情况似乎有了一个新的改变。生活好比一辆車子，只要一开动起来就会凭着物体的慣性向前行进。不論我去干什么事，都能使它面貌一新。村子里的共产党員們，特别

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記恩維尔·霍査同志。

是海佐和民主陣綫的主席一直都对我大加贊揚。在每次合作社的会議上，他們总把我当做一个模范劳动者提出来，做大家的榜样。哪个小队在工作上落后了，社里的領导总把我派到那个小队去。不容否认，我看到自己胜利地完成了一項工作，心里的确感到說不出地高兴。为了把分派給我的工作順利完成，我不吝惜时間，也不怕劳累。一想到过去过了两年閑散生活的那个人，我自己都禁不住好笑。現在我感到跟大家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再不像从前那样对他們怀着恶意了。过去对村儿里的任何事情我全都漠不关心，可是現在合作社修建起来的那一所干淨整齐的小房子，在我看来，簡直好像是两三层的富丽堂皇的宮殿。整个村子的面貌一直不停地在改变。过去环繞村庄的那些荒山，現在通过我們自己双手的劳动，都变成了綠色的葡萄园和橄欖园。在村边的小河上建起了小磨，河里的水也被引进了通往地里去的极深的水渠。我們还为牲畜修建了最新式的厩棚，修建了一个晾烟叶的棚子和仓庫等等。所有这些建筑都給过路的人一种印象，仿佛这里是一座小小的花园城。在远处的丛林中，我們还可以看到不多几年前人們住过的破烂棚屋的遺迹。在离开村子不远的地方，是达辛·哈卜卡的住房，房子四周是几棵半死不活的老橄欖树。他还沒有加入合作社，所以还和他家里的人住在那里。我看看这两种景象，簡直觉得就是我的过去和現在。

## 七

到今年七月为止，我已經在我自己的村子里毫不間断地干了四年半活儿了。七月，您也知道，是农村最忙的一个月，一面

要收割、打場，一面又要翻地、灌溉，眞是忙得我們暈头轉向。我們还向本区最先进的合作社，佩什开皮亚合作社提出挑战，要和他們举行竞赛。除了这些之外，我們还在开辟一条公路，准备把一台打麦机运到村里来。我的責任很重，因为除了一般工作外，我还和其他很少几个人荣幸地担任了总管某一工作的責任。党組織提出建議，要他們派我負責两种工作，他們也就同意了。我得从这个地段跑到那个地段，連坐下来吃飯的时間都沒有，可是人眞仿佛是用极坚硬的材料作成的，我几乎从来也不感到疲倦。我滿脑子里想的只是"收割"、"打場"、"翻地"，至于其他的一切我全不放在意下。甚至很长一段时間我連报紙也顾不得看了。我只記得，我儿媳妇每天干完活儿回来，总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煮起来，然后找到我在什么地方干活儿，就把咖啡給我送去。我責备她不应該为我耽誤了自己的时間，可是她保证說她为我耽誤的这半小时，她一定会設法补上，而且她的确也这样作了。我要是說在社里只有我一个人辛勤工作，那是完全不公平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地劳动着，整个社里的工作像一架钟一样有条不紊地前进着。

可是有一天，正赶上是天气又悶又热的时候，社里某些地方的工作好像被打断了。打麦机停止了轉动，参加翻地的人有三四个不知上哪儿去了。

"出了什么事了？"我問海洛，他是因为夏季农活儿忙到地里来临时帮忙的。我回到村里来的头一天晚上虽然在学校門口和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經历，可我們很快就和好了。

"他們都去参加党組織和合作社召开的会議去了，"他說，"我儿子也在那儿。可是我想这会議大概很快就会完的。"

"可現在是开会的时間嗎？"我抗議說，但因为忽然听到开会

的人都已經回来，也就沒有再說下去。他們中有两个人朝我走过来。头一个穿着卡嘰衬衫，戴着一頂牧童戴的大帽子，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平时甚至在蔭凉的地方，也总戴着那頂帽子。他是民主陣綫的书記。另外那个人是合作社的主席。他們一向我打招呼，我就猜想到他們准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訴我。

“我們今天可把你撂在一边了，乔博大叔，”书記掏出一包烟向我递过来說。“先点上一支烟！”

“那是为了让他别过于兴奋了！”海洛玩笑地說。

书記也給了海洛一支烟，然后走近我的身边低下头半閉着眼睛看着我。

“你真的生气了嗎？”他装着不高兴的样子問我，但我看出来他其实是忍不住要笑了。

“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书記同志？在工作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却要一些人去开会。这能算是讲究效率嗎？不过这一回也就算了！”我接着带笑地說，“我可以原諒你，因为你还是第一次犯这种錯誤！”

“你說这話像在开玩笑，可是这的确是一种正当的批評，”他說，“不过刚才真是为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問題。我們必須馬上作出决定……”

我咬咬嘴唇，同时注意到海洛也使劲抽了一口烟，那烟已經差不多要烧到他的指头了。我們俩都目不轉睛地望着书記。

“……可你知道不知道我們决定的是什么事呢？”书記接着說，“我們决定派你作为社的代表到地拉那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农业会議。今天夜晚你就得跟海佐和合作社主席一起出发了。”

我花了两个小时作好了出門的准备。哈尼福和我儿媳妇竭力劝我换掉纏在头上的头巾，戴上了一頂帽子，并且让我穿上了

毕洛的用紡織厂生产的料子縫制的新外衣。

## 八

过了四年半之后，我走上了我上次回村儿来的那条路。海佐仍然坐在我的身边，合作社主席在第一排座位上坐下了。这辆公共汽車几乎和我四年半以前回村时坐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更新一些，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設备。坐在車里的人也仿佛改样了。他們是改样了。穿戴得更考究了些，脸上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同时也显得更高兴了。車上有許多人在唱着、說着，一些妇女也参加了他們的歌唱和談話。車上的人可眞不少，他們中間大多数肯定也都是跟我和海佐一样的代表。我看到了一个佩什开皮亚合作社的社員。我认識他，就問他关于竞賽的事他們进行得怎么样了。他立即攥紧拳头，表示他們决不含糊。我对他作了个鬼脸，正准备伸出舌头来奚落他一番，不料他却站起身来向我叫喊着說："你等着瞧吧！"海佐不让我再說，那場爭論也就結束了。

我一路上观賞着車外的景色。我看到了水澆地里茁壮的玉米，我看到雪白的棉桃，看到一直伸向天边的新开辟的葡萄园和橄欖园、新修的比我們村还要漂亮的农村住宅，看到工厂和冒着濃烟的大烟囱，看到許多干活儿的人，还看到許多我过去从沒見过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有时候我閉上眼睛，眞感到自己正走在一块綉滿各种顏色的花朵的寬大无边的地毯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海佐忽然轉过头来低声对我說：

"所有的人都在辛勤地劳动，你說是不是？"

"求你不要提起我那一段阴暗的过去吧。你是不是觉得我

已經有些改变了呢，你說說？”

“当然有改变，而且改变很大。生活变了，人也变了。报紙上也常常談到这个問題。”

海佐改变了話題，可是我仍然在想我的过去。“我現在怎么好去和我的侄儿見面呢？”我心中暗想，“現在才过了不到五年时間，我原来說是梦想的許多事情現在都已經变成了事实。可是你总会原諒你的老叔的怀疑主义的。不久以前，你和侄媳妇打給我的电报就已經說明了这一点。因为你們这些共产党員們总是对了解眞理的人寛宏大量的，只有对那些坚持走錯誤道路、不肯回头的人才抱着不妥协的态度。”

車子快开进地拉那的时候，太阳已經落山了。一片淡紅色的薄雾籠罩着大路两旁的白楊树，籠罩着那些装着大窗子的好几层高的楼房、市区的钟楼和清眞寺的尖頂。

車子漸漸放慢速度，終于停了下来。

“这就是那个汽車修理厂。你还記得那个卖火鸡的农家妇女嗎？”

“我簡直觉得那就像昨天的事！”我說。

海佐完全无意識地又談起了过去的事。

“我眞不知道我侄子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为了改变話題我想出了这么几句話。

“一定还住在那儿，不成問題！”海佐略有些惊异地說。

当我們走进斯坎德培广場的时候，天已經黑下来了，可是广場四周明亮的灯光让你簡直看不出黑夜和白天有什么差别，晚上到地拉那的大街和林蔭大道上来散步的人簡直如流水一般，汽車司机开着車子从他們中間穿过可眞是費劲了。

下車以后，我們被安置在第一流的旅館里。海佐和我請了

一会儿假去看看我的侄子。很幸运我們在旅館里遇到一个人认識我侄子，他肯定地告訴我們，他現在还住在他从前住的那个地方。

“你跟着我走吧！我閉上眼睛也能找到我侄子的住处，”于是我們打算从达依奇旅館那边走过去，因为从那儿到我侄子家的路我是很熟的。可是我們还沒走到达依奇旅館，大路两旁一直通到地拉那大学那边去的两排望不到头的电灯馬上就使我惊呆了。这条路上原来是沒有电灯的。“这肯定是水电站已經开始供电了！”我心中暗想，完全沒有让海佐看出来我正在想些什么。我向右边轉过头用手指点我侄子从前住的那所灰色的公寓房子，我們离那房子应該只不过四五百米了。可是那边什么楼房也看不見，在我們眼前只是一片密密地栽种着各种树木的公园。公园里面有一所白色的小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水泥的平台。許多人坐在平台附近的桌子边，有一个乐队正在演奏。孩子、妇女、年老的人和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梭一般在两旁的小道上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长凳上欢暢地談笑。

在公园那边是一大排宏伟的建筑，从正对着公园的一排排的大窗子里射出一道道的亮光。

“咱們好像是走錯路了，”我对海佐說，“找个人問問吧！”

我們向一个戴眼鏡的老人走过去，他正站在电灯下讀一本什么书。

“这里就是达依奇旅館，”那老人回答說。“公园那边的那些房子人們叫它謝尔法尔宫，是新近刚修起来的，你們要找的那几幢房子还在那边一些。”

“我們要找的是那个四幢連在一块儿的灰色的楼房，”我向他解释說。

“那地方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老人不大乐意地点点头說。“我过去就在那儿住过。”

我們要找的那地方肯定离我們很近，可是怎么走到那里去却仍然是个問題，我們只得又找另外一个人打听。

“就在那边！”一个忙着上戏院的年輕人回答說，“你們到了拉納河边一直朝右走就到了！”

“可是拉納河在哪儿呀，我的孩子？”

“它就在前面不远的那一排树中間流着。”

一点儿不錯，那条我本来很熟习的弯弯曲曲的拉納河，現在迷失在那一排树林中了。我告訴海佐，从前人們在地上挖坑种树苗的时候，我曾經如何取笑他們，我认为那些树是絕对长不起来的。我們按照那个年輕人的指示，沿着河岸一直向前走去，可是那条路还沒有鋪到头。許多开沟和挖土的大机器还在那里工作着。靠我們右边的那一排高大的房子仿佛长得沒有边。最后我們来到最末了的一幢楼房前边，可是我們要找的那四幢相連的灰色的公寓房子却仍然連影子也看不見。我想找我在这里偶然认識的那个地拉那农民的住房。他的房子是正对着我侄子的住宅的，可是我朝那边望去，也只看到許多新建的房屋。在那边树后面也是許多高大的建筑。我那位朋友的田地和他的住房根本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你說怎么办？”海佐看到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不禁問我。

“我还有什么可說呢，”我聳了聳肩膀。

“得了，那咱們再去找人打听打听吧！”

正說着，我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喊孩子回家的声音，因为这会儿天已經很晚了。远处还有一些孩子在那里玩着，說笑着。

“哈哈！我总算找到了！”我对海佐大声叫喊起来。

“怎么样？在哪儿？”

“你还沒瞧見嗎？公园里的那些白楊树正好擋住了那几幢房子，让咱們看不見了。”

我的侄媳妇比过去更热情地欢迎了我們。她显然也有些变了：似乎比过去胖了些，也更活泼一些。她的穿著跟过去完全不同了。她穿着一件过去我們打游击时候穿的上衣，只是顏色比較浅一些，下身是一条条紋的裙子，她已經不穿高跟鞋，換上了一双和男人穿的一样的平底鞋。

“欢迎二位到我們家来！”她一边把我們領进我过去住过的那个房間，一边說。“你們二位来得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們看我也刚刚下班回来。”

“你也参加工作了！在哪儿？”我問她。

“在紡織厂，”她微笑着說，仿佛要告訴我，“就在你曾經怀疑过的那个紡織厂。你还記得嗎？”

“看样子你們下班很晚，”海佐插嘴說。

“晚？不。我們也跟别人一样，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过下班之后我們还得上学……”

她道歉了一声，就走到别的屋子里去了。我拉开窗帘朝外望去。現在在窗子外边已經再也看不見田地，看不見达依奇旅館和达依奇山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对面新建的楼房的窗口里射出来的灯光。

我的侄媳妇又回到房間里来。她已經換了一套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咖啡壺。

“我猜想你們是来参加农业会議的吧，”她一边往杯子里倒咖啡一边說，“你們的合作社干得很不錯。我們在报上已經看到

了。向你們二位道賀！

过道里传来一个孩子的走路声。一个大約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从門口朝屋里探望，她的梳得很整齐的头发上系着一根紅色的緞带。

"进来，齐卡，你上哪儿去了？"她母亲問她。"你认識这两位爷爷嗎？来，"她指着我說，"这就是我們常常談起的乔博爷爷，这是海佐爷爷。"

那女孩子先跳到我怀里，接着又跳到海佐的怀里。

"我們今天晚上能見到我的侄儿嗎？"我說着，掏出了哈尼福让我带来送給她的一包干果和一双綉花袜子。

我的侄媳妇笑了。

"眞抱歉，你們恐怕見不到他了，"她說，"他三天以前就因为工作到莫斯科去了。他在那里大概至少要待一个月。"

太阳刚出我就起来了。从阳台往下望，整个地拉那的景色历历在目。可是您以为这还是原来的那个地拉那嗎？这城市和我四五年前离开的那个城市，簡直沒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海佐，那边眞是有些房子，还是我的眼睛看花了？"

"当然是房子！"海佐傲然地說，"地拉那已經扩大，变成了一个紡織工人城了。那边的那些两层的楼房是紡織工人住家的地方。瞧那边！那遮住半边天的濃烟！那就是从紡織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眞了不起！在那边，現在簡直是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市鎭。他們准会让咱們去参观一回吧。"

我朝左望望，又朝右望望，到处是新的建筑、工厂烟囱、公园和果园，至于多得像夏天的螞蟻一样来来去去的各种車辆，那就更不用說了。

“咱們准备走吧！”屋子里传来合作社主席的声音，他是和我們住在一个房間里的。“开会的时間快到了！”

## 九

在会議厅里，我和海佐并肩坐在一起。我不停地忽而看看装飾着許多鮮花的讲台，忽而又看看正面和两边墙上的許多标語。

“你仔細多看一看吧，我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給村子里搞讀书室的同志們带回去一些新的主意才对，”海佐說。

我当时沒有时間問他究竟是在說眞話呢，还是在开玩笑。因为那时主席团的成員們已經走进了会場。全体代表都站了起来。大家长时間地鼓掌。

主席宣布开会，会議馬上就开始了。会上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发言。他們讲的一些事情我并不十分理解。接着农业部长讲話了。他列举了我們的許多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我們的一些缺点，仿佛他自己一直就待在每一个合作社里似的。在談到缺点的时候，他提出了几个逃避劳动的人的名字。我当时感到非常不安，眞怕他会把我的名字也提出来。我由于心緒不宁，禁不住用胳膊推了海佐一下。海佐轉过头来低声对我說：“你不用耽心，他已經讀过报紙了，对你的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你已經糾正了錯誤。对这个你就放心吧。快好好听他讲。”

直到部长讲完話，我才安下心来。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我也跟着鼓掌，一直到手都拍疼了才停下来。

略为停了一会儿之后，輪到我們社的主席发言了。他的讲話受到了普遍的贊揚，因为他接触到了合作社工作的某些新的

方面。他把我作为合作社的突击手提出来，可是由于他提到了我的过去，差点儿把我这个突击手的招牌給砸了。謝謝上帝，幸亏他只讲了几句就打住了。他拿我作例子，指出在我們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这几句話引起了全場热烈的掌声。我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虽說我是应該表現得更謙虛一些的。我看到从佩什开皮亚来的我的那个熟人以及和他一起的那几个人也在鼓掌，他們甚至还轉过头来朝我望。

对于其他那些发言人讲的話我并沒怎么注意，可是后来我听到有个女人讲起話来，于是我又提起精神来听着。那女人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她身材比較矮小，臉上有不少皺紋。也許是因为她身边的一盞电灯光綫太强，她老是眨巴着眼睛。她的声音很低，可是她讲的話却让听众时而止不住大笑，时而又感动得哭了。她讲着一口地拉那話，地拉那話我当然是很熟悉的。

"这女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見过，"我对海佐說。

海佐一句話也沒讲，可是他也呆呆地盯住了她。

她讲了許多关于她过去的事，讲到卓古[①]和法西斯分子統治我們国家时候的情况，讲到她給托卜塔尼和赛尔曼阿加地主們干活的时候如何劳累不堪，如何流干了眼泪，而結果却只能得到一点她每每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黑面包……

"我們的党，但願她万古长青！"她接着說，"給了我們土地。可是土地需要劳动力，靠着分散的个体劳动是不可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的。我們合作社的妇女們……"說到这里那女人忽然提高了嗓門，"对我們过去的許多作法，自己都禁不住好笑。我們那会儿丢下地里的活儿不干，却弄上一只小鸡和两三个鸡蛋

① 阿尔巴尼亚反动政客，1922—1924年任总理，奉行亲意大利的卖国政策，后为阿尔巴尼亚国王。

跑到地拉那市場上去卖。而現在我們每一个劳动日赚到的比三只鸡的价錢还要多。”

海佐和我不禁彼此对望了一眼。

“你記得她嗎?”他說。

“当然記得,”我吃惊地說,“她就是四年半以前提着一只火鸡上市場的那个女人。是的,一点不錯! 瞧瞧我們的过去,再瞧瞧我們的現在吧!”

“还得瞧瞧我們的将来!”海佐說。

在我們离开会場准备去吃午飯的时候,一个年輕人,手里拿着笔記本和鉛笔,走到我們的身边来对我說:

“您就是乔博·拉布西嗎?”

“是呀,孩子,我就是!”

“您能不能对我讲一点您过去的生活以及您現在的情况?我需要这方面的材料,給《团結报》① 写一篇报道。”

我回过头去想問問海佐关于这事的意見,可是他那时已經混在成百的代表中看不見了。

“我得請你原諒,这会儿可不行,因为我实在有点太激动了。”我向那个記者請求說。

但是他仍然不肯罢休。

“請您就讲几句吧。这不会花費您很多时間的。”

“就讲几句?我的經历是一大篇完整的故事。四五年来发生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用几句話讲完呢?”

可是要把一个記者打发掉可不是那么容易,他跟着我一

① 阿尔巴尼亚民主陣綫机关报。

直跑到飯厅里去，海佐正在飯厅里等着我。經过反复的爭辯之后，海佐終于給我解了围。

“让他給你三四天的时間，”海佐說，“坐下来写一份詳細的材料。我也可以帮助你写。”

“那太好了！”那个記者高兴地跳了起来。“那准会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小說。”

“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我想讲的也就是这些了。”

黃雨石譯

# 乔治·戈莱米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亲爱的朋友們，我在这里又和你們見面了，我在写出《丹娜的木笛》①之后，曾經发誓說从此以后不再动笔了。可是在你們讀完这个故事以后，你們就会看到我的确是不能不写，因而对我这种食言的行为也一定会加以原諒的。

我先得告訴大家，今年冬天，在烏利施塔斯村一共举行了四次婚礼，我每次都以儐相的身份参加了。在参加这几次婚礼的时候，有一次我意外地遇見了从爱尔巴桑来的一位朋友。这眞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見，虽然爱尔巴桑人，并不像，比方說，拉貝里亚人一样，两个人就可以組成一个合唱队，可是我們俩，也仍旧像一对夜鶯似的一起唱了許多古老的婚礼歌曲！

那位爱尔巴桑人对我的短篇小說《丹娜的木笛》似乎很感兴趣，我当时发表那篇故事，也是用的我現在这个笔名。他和我在这之前和以后見到的許多人一样都有这种感觉，他当时对我說，"《丹娜的木笛》不应該写得那么离奇，因为現在人們对于神話故事已經不感兴趣了。"当我們的話題轉到那个著名的木笛上来的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人全都对我大笑起来了，他們笑我这个爱尔

① 这篇小說的中譯，收在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說集》里。

巴桑博物館的館长，一直还在想寻找那支木笛的下落，却不料那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已經找到它了！当时沒有跟我开玩笑的只有沙西尼大叔，因为事情的眞相我早已对他讲过了。

我們的談話很快就轉入了对过去的某些事物，或者某些古物的討論，因为，旣然有一位博物館的館长在場，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我的那位朋友这时也参加了談話，他說：

"你也許知道……我父亲对于古物也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們这些作銀匠活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說，也都可以算得是考古家。他对考古发生兴趣是受到了他的一位叔叔罗西·伊·巴奇的影响。罗西是康斯坦丁·克里斯托弗里奇[1]的亲密朋友，他不仅經常陪着古里昂·康斯坦丁飲酒、下棋，同时还常常跟他一起出去旅行。克里斯托弗里奇就是跟他一起到阿尔任河边的普隆巴斯岩洞去的，他們跑到那里去尽力发掘，希望找到一些有价値的历史遺物。可是这种发掘工作需要花錢，而克里斯托弗里奇和罗西两人一向都是花錢的能手，他們的一点积蓄早叫他們花光了。我父亲告訴我，他常常听到古里昂·康斯坦丁說：

"'要是我們能够弄到足够的錢，我的朋友罗西，那我們馬上就可以跑到波揚去，开始发掘古物，你說是不是？'

"有一天，那是在克里斯托弗里奇去世很久以后了，出乎罗西的意想之外，他从前的一个熟人，布拉西姆·巴柳，忽然从索波蒂跑来看他。他扛着一袋很重的东西走进来，把袋子放在地上，跟罗西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坐下来抽烟。两杯土耳其咖啡端上来后，他們就开始談起正經事来：

"'我拿来了我祖輩遺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希望你能給我好

[1] 康斯坦丁·克里斯托弗里奇(1830—1895)，著名作家，被称为阿尔巴尼亚文学語言之父。

好保存着，我的朋友。你也看得出来，我現在年岁越来越大了，可我又沒有一儿半女，能够替我保存这些遺物。我也有些远房亲戚，可他們幷不知道我有这些东西，我也不敢把这些东西交托給他們。所以我現在把它拿到你这儿来了。这些东西是从索波蒂的人还沒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时期保存下来的，我們村子里的最后的一个基督教牧师把这东西交給了我的一位祖先。等到阿尔巴尼亚，像人們說的，再次获得自由的时候，这些东西也許还会很有用的。你来看看我拿来的这些东西。'布拉西姆說着就拿出了他的袋子里的东西。

"許多发霉的书和被烟熏黑的手稿摊满了一地。罗西戴上眼鏡拿起一本书来看看。这是一本几百年前印刷的希腊文的《圣經》。他又拿起另外一本。这是一些用金粉写在羊皮上的手稿，誰也不知道这手稿写成的日期比那《圣經》还要早多少年。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領唱詩班的，他对希腊文非常熟悉，他告訴我布拉西姆当时拿来了許多这样的书籍和手稿。罗西拿起了一部尺寸很小的手稿来，接着又拿起了另一部尺寸更小的手稿，一部是羊皮的，一部是普通紙的，可是上面写的字却完全沒有人认得。那些字和巴斯卡尔·托奇里的古文沒有任何相似之处，那种文字当时虽然别人不认識，我父亲却能很順利地閱讀。罗西尽了一切努力想弄清楚那些手稿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可是完全沒有用。

"总之，两个月之后布拉西姆·巴柳就去世了，罗西比他多活了两年。罗西是害肺炎死的。在他死之前，他派人去叫我父亲来，把巴柳的遺物交托給了他，要他一直保存到阿尔巴尼亚再次获得自由的时候。那一天来到了，可是我父亲却不願把那东西交給政府当局，惟恐它会落到不相干的人的手里。他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机会才把它交出去。

“可是，誰家也免不了会有倒楣的日子。有一天，我們家也赶上倒楣的事了。有一个整天念书的人，名字叫莱弗特尔·魯卡，他忽然到我們家来拜訪，我們一向认为他是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所以对他热情招待。我父亲看到他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談，因此就叫我們年輕的孩子們全都出去。莱弗特尔·魯卡上我們家来的目的似乎就是要同我父亲談談关于那些书的事，他要我父亲借几本給他拿回家去看。我父亲情面难却，馬上让他拿去了全部书中的一大半，連那两本用古怪的文字写成的尺寸很小的书和手稿也让他拿走了，料想他不久就会归还的。可是我父亲从此就再也沒有見到那些书了，而且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从来沒有跟莱弗特尔·魯卡提起过这件事。那些书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一部分，我已經在六年以前交給地拉那公共图书館了……”

我的朋友不停地談着，我也就一直靜靜地听着。我忽然想起我在爱尔巴桑公共图书館里，也看到过四本用金粉写在羊皮紙上的《圣經》。我还看到另外两本十七世紀在威尼斯印刷的《福音书》。我还記得在一本书的封面背后有一个什帕蒂的格里葛利神甫用希腊文写的几句話。那大概是几句咒語，意思是說，誰要敢随便动那本圣书，他就会受到四十个圣徒的詛咒。这些书显然是爱尔巴桑公共图书館在战后从莱弗特尔·魯卡家里拿来的，可是我幷沒有看到那两本用古怪的文字写成的小书。

“啊！我还忘了告訴你，那些书是从乔治·戈莱米时代流传下来的，”我的朋友补充說。

他的这几句話似乎使我原来的設想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些話让我想起一本古老的用奇怪的文字写成的阿尔巴尼亚手稿，尽管书上写明是某一位托塔西神甫所著，一般人总认为

它是无名氏的作品。

“那小书是不是像香烟盒这么大，封面上还画着这么一个十字架的？”我一边說一边在我的香烟盒上勾画着。

“对了，一点不錯！”我的朋友高兴地大叫起来，“你在什么地方看見过它？”

“它是在七年前被人发現的，現在已經譯成現代文字在地拉那出版了。”

“另外那本稍大一点的书，有人在什么地方見到过嗎？”我的朋友滿怀好奇心地問。

我聳了聳肩膀。

“别着急！那一本也会和第一本一样最后总要出来的。政府現在不是已經接管了萊弗特尔·魯卡的全部图书了嗎？”

“是这样！”我說。

“那么好了，你再去仔細找一找，肯定会找到它的！”我的朋友微笑着說，我当时也忽然增强了信心。

后来我們发現那位托塔西神甫，原来我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他是帕尔米西約納斯或者是克拉巴的人，实际上却一直住在索波蒂。

我不敢說，托塔西神甫的手稿是属于乔治·戈萊米时代的文物，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語言学专家，同时在我看来，似乎也沒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至于另外那一部手稿，不可否认，肯定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早在十五世紀以前阿尔巴尼亚就有了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这眞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

你也許会想到我为要找到那部手稿一定費了很大的力气。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在我們城的公共图书館的地下室里，在

一堆破烂不堪的旧书和乱紙中間很容易就找到了它。

不过，为了辨认上面的文字我倒的确費了不少工夫，因为那手稿上满是油烟和污漬，同时还有許多蜡泪和烧坏的窟窿。它的大小和一般的书差不多，一共大概有二百頁，其中有好几頁上面的字完全不可辨认了。那里面有很多是用希腊文抄下来的圣訓和查士丁尼法典[1] 的片断，另外有五十頁上的字，則和托塔西神甫在他的阿尔巴尼亚手稿上所用的文字完全一样。在这五十頁的最后一部分，我終于认出了这样的一段話：

"上面这些都是已故的加里加德圣瑪利(願上帝保佑她！)寺院的方丈尼柯德馬斯写下的。这些手稿由我，修道士賽拉菲姆，他在基督面前的弟兄保存着。今天，尼柯德馬斯死在土耳其人手中，今天，在世界誕生后的六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波罗恰尼山中被箭射死。上面的最后的一頁，是他在复活节，在今年八月十五日写下的。請为他的英灵和为我祈禱吧！"

六九九〇年！那就是一四八二年！一讀到这个日期，我馬上就十分兴奋起来。

这段話是用一种奇怪的古文写成的，那文字和手稿中的阿尔巴尼亚文部分完全一样，将来等我把那部手稿影印出来，你們就可以看到了。我打算很快就把它影印出来。可是为了让你們大致了解这部手稿中所談的乔治·戈莱米去世前的眞正的历史，我打算尽我的努力把尼柯德馬斯所写的东西翻譯成現代阿尔巴尼亚文。

我所以說眞正的历史，是因为你們也許已經在别的一些书籍和作品中讀到过。那是根据波利斯、什帕蒂、貝尔泽西特和别

[1] 查士丁尼(483—565)，拜占庭大帝，曾下令編纂罗馬民法法典，在他統治时期文艺美术极为发达。

的地方的一些传說，以及那些地方流传的古歌，記載下来的关于乔治·戈莱米的一些传說。可是你們将看到，传說和眞实的历史虽然很相近，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至于这段历史所說的，你要知道，就是人們所說的、尼柯德馬斯方丈在一四八二年也这样称他的乔治·戈莱米，实际上就是什帕蒂和賽尔曼尼卡以及穆泽契和卡尼納的威风凜凜的王爷，伟大的斯坎德培的岳父乔治·阿拉尼特·戈莱姆·柯姆南·托皮亚。

那么現在，亲爱的朋友們，我要問問你們的意見，看我是不是值得违背我过去的誓言，从新拿起笔来写下这样一部历史呢？……現在就让我开始吧。

这里的这些东西，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是我，尼柯德馬斯亲手写下来的，我和所有什帕蒂的人們一样，出生于謝尔塔和杰罗尼西蒂的远近聞名的兰克賽依部族，这个部族像老一輩的人們常說的，起源于那个天眞活泼的丹娜和善良的米里，关于他們的歌曲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唱着。我，我主的圣母（願她的圣灵不朽！）圣瑪利亚寺院的方丈尼柯德馬斯开始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正是世界誕生后六九九〇年八月复活节的斋日。

我写这些东西，呵，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用的不是墨水，而是从我伤痛的心里流出的鮮血和我眼中的泪水，全能的上帝賜我一双眼睛，看来完全是为了让我給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作个見证。

可是我們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召走了我們最尊貴的乔治·戈莱米王爷，却偏偏把我这个衰老的罪人留了下来？他为什么偏

偏要召走伟大的斯坎德培，那首領中的首領，那阿尔巴尼亚的神龙，而不召走我这个卑微的罪人，或者其他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罪人？他們遨游在森林和山洞中，根本无法知道，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怎么样才能有幸福的日子过。

可是，如果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总有一天会过幸福的日子，我現在就要写下我們的已故的乔治和这时受尽蹂躪的人民的历史，让他們的后代知道，我們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曾經进行过战斗，抵抗过外来的侵略。那么后代的人也就不仅会怜憫我們，为我們的命运感到悲哀，还会清楚地知道并且永远不会忘記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曾經遭受过的苦难，我們曾經如何英勇地保卫了我們的每一寸土地，从而他們就会更坚强地保卫自己的祖国，决不让我們的国家，像在現在这种黑暗的悲慘的日子里那样，遭到外来的敌人的破坏。

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我們一起来禱告吧，为了已故的两位乔治：克魯雅和馬蒂[①]的，而且也是全阿尔巴尼亚的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約翰和伏依沙伐的儿子、多尼卡的丈夫乔治·卡斯特里奥蒂，和什帕蒂和賽尔曼尼卡、穆泽契和卡尼納的乔治·戈萊米，那阿拉尼特和索非亚的儿子、多尼卡的父亲、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的岳父禱告吧，也請为我，尼柯德馬斯方丈，禱告吧！

可是，我們的人民为什么会遭受到这么多的苦难、折磨和灾禍呢？有些人說他們遭受的苦难比耶穌在各各他所受到的苦难还要深重！寬恕他們吧，呵，上帝！也寬恕我用我心里的鲜血和眼中的泪水重复了和写下了他們的那些話吧！

---

① 阿尔巴尼亚城市名。

我現在已經九十五岁了，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我是我已故的首領乔治·戈萊米的同年伙伴。虽然我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可是我們像孿生弟兄一样，在同一天出生，吃着同一个媽媽的奶汁。我們是由我的母亲，伐尔西的普罗金·潘克西的女儿达菲娜撫养大的。因为我的父亲也叫普罗金，整个我們兰克賽依部族和他們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跟我們酋长阿拉尼特家也是亲戚。阿拉尼特的名声早在大卫（願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时期就已經远近皆知了。大卫，正如我們在某些书里讀到的以及某些老人告訴我們的，曾經和王中之王拜占庭的巴西尔二世[1]进行过战斗。我們的已故的乔治的父亲阿拉尼特把我們孤儿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因此，乔治和我就完全像两弟兄一样在一起长大，我們一同学着禱告，也一同学着舞刀弄劍。

可是，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現在再去談已經过去的那些光輝的日子，再去談那些在战場上光荣牺牲的英勇的人們，再去談当年像燦烂的旭日而現在已变成一片黑暗的阿尔巴尼亚，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們和土耳其人第一次交手是在一四三四年。土耳其人一三八九年在科索沃一战沉重地击敗我們之后，就把乔治·戈萊米捉去，向我們国家勒索了很大一笔贖金。这次失敗完全不能怪我們，而是因为塞尔維亚的統帅們拒絕接受約翰的父亲、乔治的祖父巴尔·卡斯特里奥蒂的主张，不肯深夜襲击苏丹的軍队。乔治被捉去以后，一直在阿德里安諾波尔待了五年，可是这五年在他說来是精心筹划和安排計謀的五年，他想尽方法要回到祖国，制止已經占領了他的祖国塞尔維亚和保加利亚的土地的土

[1] 巴西尔二世(957—1025)，在他統治期間，东罗馬帝国版图扩大到最高峰。

耳其人的屠杀。乔治带領着五十个同胞終于实現了他的計划：他們逃出土耳其的监獄，跑回到祖国来。他第一次停脚的地方是索波蒂，那会儿他父亲阿拉尼特（他是戈依卡的侄子，塔努什的儿子）还住在那里。我們的年輕的首領到那里后着手进行的第一件工作，是在特尔佛尔、貝拉尼克和格拉西丹修建和加固原有的工事，防御南来的土耳其人的进攻，在波利斯、居拉和奎克斯修建工事以阻擋从北面和东面来的土耳其人。我們和管領沙罗伐、托莫里察和奥巴里的穆扎卡依族結成联盟，在全国四周的每一条河岸和每一个山口都筑起了防御工事。一四三四年当我們一百来个游击小队沿着什庫姆毕河从阿尔巴納斯到里布拉日迪，从里布拉日迪到奎克斯扑向土耳其人的时候，那一帮不信神的家伙就只顾逃命了。

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僧人，既不是乔治的长輩，也不是他的上司，可是由于我和我們領袖的亲密的关系，我們曾經吃过同一个媽媽的奶，因此就由我来主持他和培拉特的穆扎卡依家的柯姆尼娜，在我們加里加德大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上帝恩賜給他的十三个孩子都是由我施行洗礼的，这十三个孩子有五个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所生，另外八个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累切① 的奥里費里奥·弗兰西翁的女儿，一个意大利的西尔維亚女人生的。乔治的四个儿子的教父都是当时著名人物，他們是托皮亚族的恩德列、基翁·穆扎卡、基恩·巴尔沙和基翁·馬特兰加。每次在索波蒂城堡举行拜认教父的仪式也都是由我主持的。我受托带着乔治的第二个儿子，年輕的康斯坦丁到罗馬去会見教皇，并且根据我的首領給我的指示，我要和他一起待在罗馬，直到教皇废除

① 意大利城鎮。

神圣基督会的各种規章。从那以后，我們正教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一直处于不和睦的状态，而这对我們并沒有好处，因为土耳其人既然蹂躪正教国家，他們肯定也会攻打天主教国家的。

可是，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們又怎么能够跟他們和好呢？梵蒂岡的那些人不是一直都在出卖我們，而且将来还会出卖我們嗎？在我們需要武器和弹药的时候，教皇的祝福对我們有什么用呢？可是，我对我的善良的首領說，梵蒂岡的那些人比土耳其人还要恶毒，我对他說教皇們一直都在出卖耶穌，他却不肯相信我的話。在这种情况下，我們除了单独作战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們能够向誰去求援？难道我們能去請求塞尔維亚的居心叵測的勃朗科維奇①，或者君士坦丁堡已經失去王位的皇帝来援助我們嗎？我們必須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战斗。我們僧人和教士們也都不得不拿起了武器，但願上帝原諒我們用不信神的人們的血漬污染了我們的双手！

呵，想一想过去那些光輝的日子吧！我和都拉斯的同时也是全阿尔巴尼亚的主教保尔·安格斯一起主持了像鴿子一样純良的多尼卡和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婚礼，地点是在克魯雅，那个土耳其人称它作阿克希沙尔（白堡）的城堡，因为它的确白凈純洁得像我們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心一样，可是四年前它被土耳其人占領以后，已經变成一团漆黑了。

一想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的头止不住要发暈，我問自己：我現在整天在树林中漫游，在山洞中睡觉，用我心里的鮮血和眼中的热泪記載下这些事情，我这个現在已經九十一岁的人，是眞的跟我的首領乔治·戈莱米共吃过

---

① 十五世紀初、中叶塞尔維亚統治者，曾投靠土耳其和匈牙利。

一个媽媽的奶嗎？我是眞的参加过卡馬拉桥的一次战斗，而且亲手打死过一百个土耳其人嗎？我是眞的参加过像鴿子一样純良的多尼卡和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的婚礼嗎？我是眞的亲眼看到过乔治·戈萊米离开人世，看到阿尔巴尼亚面临末日嗎？我是眞的看到过加里加德的我們圣母的寺院变成一片火場嗎？

我仿佛觉得全能的上帝所以让我活得这么长久，是为了让我給这苦难的年月作个見证，并把它記載下来，留传給你們。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那么，正像我經过这么多的苦难却也还能活过来一样，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在苦难中长期存在下去，一直到在我們阿尔巴尼亚这个充满苦难和遭到蹂躪的国土上，重新看到美好的日子。

請原諒我吧，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因为我知道在你們讀到我为你們写下的这些悲慘事件的时候，你們一定会感到非常悲痛。可是，我又为什么不应該把它記載下来，让你們和我一起痛哭呢？因为，所有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会止不住为我們祖国所遭到的苦难哭泣和悲伤。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孩子們，在一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里，所有的人和活着的东西都跑到自己的火炉边、窩巢和山洞里去寻找溫暖，野地里看不到一点活动的东西，江河里的水也都結成了冰，我們的尊貴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却带着他的一对孿生儿子，那两个像雄鷹一样的青年艾定和米罗西以及另外一群像雄鷹一样的青年，来到了我們的加里加德寺院。我們鳴钟欢迎，所有的高山和低谷也和每个人的心一样充满了欢乐。因为乔治虽然已年迈，他那会儿已經七十七岁，可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出現在人們面前，他总能在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心里燃起新的希望。人們会更加努力，防止祖国的国土受到土耳其人的侵占。可是这

一次，我們寺院的钟却是最后一次为我們光荣的首領发出洪亮的响声。

听呵！正在我們作弥撒的时候，扎伐里納和什太潘、伐尔西和涅扎里、茲布萊西和什特尔米尼的教堂里的钟都发出哀音，宣告不幸事件的来临。我們很长时間全都像大理石雕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满眼、满脸以及我們的胡子上全都洒满了悲伤的眼泪，彼此誰也不敢对看一眼。

我們停止了弥撒，我这个有罪的人，从圣坛上走了下来，我們一起走出門外，去看看究竟是什么灾禍降临到我們的国土上。我們听到在德伏利河两岸，从东面和北面传来教堂里敲丧钟的声音。到处是一片宁靜，西南边的天空漆黑一片，德伏利河和霍尔塔河那边的高山也都显得愁容满面，人們全带着不安的心情，靜听着从远处我們的教堂和寺院里传来的宣告死亡的丧钟。

乔治·戈萊米，那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老人用使我感到非常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要是我不立刻扶住他，他一定会像一棵遭到雷击的松树那样立即倒下了。我也立即扶住了我身边的人，他又扶住了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人，我們就这样彼此搀扶着，才沒有倒下去。这时，我們寺院里最年輕的修道士賽拉菲姆，一个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人，也爬上了钟楼，敲起了丧钟。我們周围的高山和低岭全都响起了丧钟的回声。自那一天以后，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整个阿尔巴尼亚人民全都陷入了哀悼和悲伤中。

接着，有一个人騎着一匹快馬尘土飞揚地跑到我們寺院来，給我們带来了最大的噩耗。

首領中的首領，基翁和伏依沙伐的儿子，多尼卡的珍貴的丈夫，克魯雅和馬蒂以及整个阿尔巴尼亚的乔治·卡斯特里奥

蒂·斯坎德培，在一天前已經在累日阿去世了，那是不幸的一四六八年的一个不幸的日子，一月十七日的清晨。

就这样，我的孩子們，阴暗的一四六八年开始了。当你們想起那一年，想起那一年的一月十七日的时候，我的孩子們，你們就为了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为了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痛哭吧，为他的英灵禱告，也想到我这个有罪的人吧；那一天上帝竟不肯把我召去，却还让我活下来，在树林中漫游，在山洞里睡觉，让我在这里用我心中的鮮血和眼中的热泪写下这些可怕的事件！让你們了解这些事情，永远也不要忘記！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我的首領和弟兄，乔治·戈萊米不禁失声痛哭了，他的雄鷹一般的双生子艾定和米罗西，以及組成他的卫队的五百名騎士也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僧人和教士們呼天搶地，整个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那不幸的一天也都穿上了丧服。高山和平原全都跟着露出了悲哀的面孔，他們說，連海里的水也涌起了滔天的波浪，一連三十个昼夜都沒有停止。

“难道世界的末日已經来到了嗎，我的孩子們和弟兄們？”我們年老的首領抬起他花白的头来問道，“我們現在遭到了多么可怕的灾难呵？現在靠誰来領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御土耳其人的屠杀？”

这时候，那双生子中的一个，米罗西，过去不論是在战場上，或者在宴会上他总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的，忽然咽下眼泪抬起头来說：

“我的父亲！我們的最尊貴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也是靠着你的智慧和你的英勇，才終于如此声威远揚的，因而人們都称他是阿尔巴尼亚的神龙。我們首領中的首領，我們的姐夫和你的女婿現在已閉上眼睛，丢下了不幸的阿尔巴尼亚，这完全

是天上的上帝的意志，可是阿尔巴尼亚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力量。我們現在还有你，我們的父亲和首領。請你赶快举起阿尔巴尼亚的旗帜，紧紧抓住五十年来杀过无数土耳其人的无敌的长劍，率領着我們前进吧，土耳其人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我們的旗帜，也永远不可能到我們的火炉边来坐下。願上帝賜你长寿，我們的父亲和首領，当全能的上帝一旦把你召喚到他身边去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人高高举起阿尔巴尼亚的旗帜！”

說得好，我的善良的米罗西，說得好！我曾經給你施过洗，我不仅教会了你如何禱告，而且也教会了你如何使用刀劍！可是現在你却到哪儿去了，我的善良的米罗西？在这布满英雄們的坟墓的高山上怎么也会有了你的坟墓？你的目光閃爍的眼睛現在到哪儿去了？你的鋒利的长劍現在哪里去了？不要再流泪了吧，我的滿含泪水的眼睛，因为即使你泪水流成河，也决不可能喚起坟墓中的英雄！那只握劍的手将永不再給敌人带来死亡，使敌人归于灭亡了！而那一对眼睛，呵，那对眼睛也永远不可能再放光芒了！

我觉着你仿佛就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米罗西，我的孩子，像一棵任何风暴都不能使它低头的青松，笔直地挺立在这里。同时，我現在还可以看到你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抬起他那蒼老的头，倚在劍鞘上对你說：

“过来，米罗西，我的儿子！让我吻吻你，把你拥抱在我的怀中！”

而当你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吻了吻你的前額和你那已被泪水浸湿的眼睛，我們的伤痛的心在胸膛中急剧地跳动，我們怀着巨大的希望。

可是你的双生弟兄艾定却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不停地哭

泣，完全沒有注意你和你父亲在讲些什么。当乔治回过头去看他的时候，他立即像四周的群山一样皺起了眉头。

“你怎么啦，艾定？你有什么話要說嗎？”那个可怜的老人問道。

艾定沒有完全站直身子，就弯着身子倒下去，趴在他父亲的脚下，像躺在媽媽怀里的孩子一样，伤心地哭着，哭着。可怜的乔治拉着他的可怜的儿子的肩膀，让他站起来，用手扶着他那刚长出一点胡須的下巴，抬起他的头来，用衣袖擦干了他脸上和眼里的泪水。

“不要哭了，艾定！”他說，“眼泪是解救不了阿尔巴尼亚的，我的孩子！阿尔巴尼亚只能靠刀劍来保卫。别再哭了，我的孩子，在这可悲的日子里，不要再去想那些已經发生的事，而要想一想我們应該做的事。”

那时的情景我現在还記得多么清楚呵，艾定，你那时抬起头来勉强笑了一笑，可是馬上又止不住伏在你父亲的胸前痛哭起来，你一边哭一边說：

“可是我們的姐姐，你的女儿多尼卡·卡斯特里奥蒂和她的儿子約翰怎么办呢？約翰現在还不到二尺高哩，爸爸。他們失去了首領，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怎么活下去呢？你还一直沒有談到他們呢，我的父亲和首領！”

乔治·戈萊米像一棵被巨雷震击的蒼松一样，渾身上下抖个不停，他伸出一只胳膊来扶在我的身上。

“多尼卡是我的女儿，”首領急切地說，“她必須和这个战争造成的許多別的寡妇一样活下去。她应該像男人一样站起来，为了向土耳其人报仇，把自己的儿子撫养成人。从我的騎士中挑选出一百名精悍的人，带領着他們去見你的姐姐，告訴她爸爸在

索波蒂等着見她，告訴她不要像女人那样只知道哭泣，要像男人那样站起来，因为上帝一定会照顾她的儿子，也会照顾整个阿尔巴尼亚的。現在馬上就出发吧！”

呵，艾定，我們都把你看得那样尊貴，对你那样热爱，可你怎么竟敢說出了那样的話来？你血管里流着的戈萊米家、阿拉尼特家和托皮亚家的热血，怎么竟会变成了水？你怎么敢那样让我們感到伤心？我們簡直毫不怀疑地想到，柯姆尼娜和弗兰西翁的血跟我們家的血在你心中掺合起来以后，会使我們的血受到了玷污，正像我們的許多領导者和首領們心中的血由于和外国人的血混合在一起受到玷污一样，这是对于我們許多家族和对于整个阿尔巴尼亚莫大的不幸。你怎么能够对你的父亲，我們的首領，讲出那些話来呢？眞不幸，那些話为什么沒有堵着你的嗓子，把你給憋死！

“可难道你不知道現在到处都是土耳其人嗎，爸爸？你难道不知道今天土耳其人正在等着我們嗎？你难道不知道，土耳其人已經占領了所有平原地带，在每一个大路口和河流的渡口都安上了崗哨，而且昨天在査德里馬进行过一場大战嗎？你难道不知道我們所有的队伍都退到了工事里，沒有再进行任何活动嗎？再加上这个艰苦的冬天，已經使得我們的牛群和羊群所剩无几了。在天气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爸爸，我怎么能够冲破敌人的封鎖綫，經过那么长的一段路去接来我的伤心的姐姐和她的幼小的孩子呢？这件事让我們再想一想吧！爸爸。”

我的領袖呵，我对你眞是五体投地地欽佩，你当时抬起你花白的头来，閉上眼睛以免看到你的那个沒出息的儿子，轉身說：

“米罗西，我的儿子，你听我說吧！你去从我的騎士中挑选

一百名精悍的人，馬上就出发吧！千万不要让罪恶的土耳其人或者这恶劣的天气阻擋住你，使你不能安全地到达累日阿，从那里把你的姐姐，我的女儿多尼卡和我的外孙約翰接回索波蒂来！我祝福你，你現在馬上就出发吧！”

米罗西，你像一只雄鷹一样，馬上就出发了。我們像大旱之望云霓，盼望着你归来，像漆黑的夜晚盼望天明，等待着你回来。最后你回来了，可是你并沒有接来你的姐姐多尼卡，也沒有接来你的幼小的外甥，他們終于沒能跟你一起来見他們的父亲和外祖父，却越过国境到意大利去了。

我們有很多領导者和首領也都跑到意大利去了，他們将远离自己的家园，在国外忧伤而无助地生活下去，他們会从那里看到自己的被奴役的祖国，将感到无比地伤痛。呵，上帝！求你照看你的那些像幼小的烏鴉一样流落在国外的人民吧，让他們永远也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国，帮着把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儿子約翰撫养成人，让他回到苦难中的祖国，从新高举起他父亲的旗帜，拯救我們阿尔巴尼亚人民吧！求你賜給穆扎卡依、馬特兰加、托皮亚族的人和其他一些跑到意大利去的領导人們足够的勇气，让他們跟着約翰·卡斯特里奥蒂一起回来，把我們从敌人的枷鎖之下解放出来吧！

在那悲惨的一天，也就是在教堂和寺院为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鳴丧钟以后，我的首領和弟兄乔治·戈萊米召集起他的卫士，离开加里加德走下山去，他跨过德伏利河去会見恩德列·穆扎卡依的侄子，他的城堡就在离托莫里山不远的沙罗伐的厄尔梅附近，他到那里去是要和穆扎卡依族的人商議，在全能的上帝已經把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召喚去了以后，我們下一步应該怎么办。乔治·戈萊米到厄尔梅去的时候，

沒有带走他的儿子艾定。

“至于你，艾定，”他說，“你不必跟我們一起去，你应該解下你根本不配佩带的长劍，在这个神圣的寺院里找一間最黑暗的禪房，躺在那里向上帝禱告，求他寬恕你的一切罪行，寬恕你这十分可耻的行为。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为我們祈禱，使你这种不忠不义的行为不致破坏了我們的团結，使我們能像过去一样团結起来，一致对外。”

从那以后，艾定就变成了我們这个寺院的修道士，他放弃了尘世生活，为他死后的灵魂修行。

可是艾定并不属于我們的血統，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他既不是戈萊米家的人，也不是阿拉尼特或者托皮亚家的人，他只能算是柯姆尼娜家的血統，而且是柯姆尼娜家最坏的一个支派的血統，那一支派的祖先曾經为了爭夺王位，毒害和杀死过自己的弟兄。

在进入禪房的那一天，艾定向我作了懺悔，他像个孩子似的哭着說：

“我必須告訴你，我的神甫和基督面前的弟兄，尊貴的方丈尼柯德馬斯，最近三年来我的灵魂一直在受着无比的折磨。我們家弟兄四个，康斯坦丁在年紀还很輕的时候就去了意大利，躲过了我們所經受的苦难，我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舞刀弄劍，我們沒有在家过着受母亲撫爱的生活，而是随着父亲，我們的英勇的首領，終年出入战場。在很长的时間里，你也知道，呵，尼柯德馬斯，康斯坦丁只有一次想到过我們，虽然母亲由于想念他終于憔悴死去，父亲也因为很久得不到他的信息而肝腸痛断。我們的长兄，襲用我們祖父的名字的阿拉尼特，不幸死于战場，这更使得我們的父亲感到无比伤痛。現在唯一活着的就是我們这

一胎生下的两弟兄了……可是請你告訴我，你能不能告訴我，呵，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不是一向在战場上英勇作战的嗎？在每一次战役中，我不都是我父亲的一只得力的右臂嗎？我对我父亲不是一个忠順的儿子，对我的首領不是一个忠心的战士嗎？我难道辱沒了我們家的荣誉？对于我父亲的朋友和弟兄，我难道不是一直非常尊敬和友善的嗎？我究竟是不是米罗西的孿生弟兄？我要問一問，他究竟在哪一方面比我更强？他不是比我更为殘暴，而我却比他更为心地善良嗎？一个人既勇敢而又心地善良难道反而不好嗎，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难道殘暴的性情就能表明一个人勇敢？难道在智力方面我不及米罗西嗎？难道米罗西比我更能言善語嗎？在管理家务、主持家事方面，难道他比我能力更高嗎？究竟为什么我的父亲和首領爱他甚于爱我，对他比对我更为信任，并打算把我們家族的領导权交托給他呢？为什么我父亲挑选出身于高貴家庭的托皮亚家的扎拉作为他的配偶，而让我和霍尔塔河上的柯托拉依家的瑪拉訂婚？我本来想和扎拉結婚的，他为什么这样让我难堪？为什么他要这样引起家庭的不和，使我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兄弟的面前、在瑪拉以及全家人的面前犯了錯誤，作出了一桩犯罪的行为？所有这些事情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呵，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这些事只有生活在我們的索波蒂城堡里的很少人才知道……你現在明白，自从我們訂婚后这三年以来，特别是自从我們結婚后的两年以来，我的心是如何地伤痛。現在我能够进这个寺院来，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我已經錯誤地犯下了罪行，因为我一心只想追求尘世的欢乐，完全忘記了我們所有的人最后終于不免一死，而死后就将面临最后的审判。”

这就是我当时所听到的話，呵，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我听到这些話以后就止不住問我自己：

“这个向我懺悔的人眞能算是阿拉尼特族、戈莱米族或者托皮亚族的后裔嗎？这个人这样一心只想得到家族的領导权，他恐怕眞是那个为了爭夺王位而毒死自己的弟兄的柯姆尼娜的后代啊！我这个瞎眼的有罪的人为什么沒有在我的首領的家里更早发現这条毒蛇？戈莱米家已經出过一个叛徒，那就是出卖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莫伊西·戈莱米，这还不够令人伤心嗎？难道就在索波蒂这地方，戈莱米家还会养出第二个莫伊西来嗎？”

我詛咒了你，邪恶的罪人，而你，由于你自己的罪行，由于你对不起你的父亲，我們的首領，对不起你的孿生弟兄，对不起你的善良的妻子，对不起所有的人，也对不起全能的上帝，就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起来！我命令你穿上麻布衣服，每天早晚自己鞭打自己，在四十个昼夜里就吃一点面包、喝一点清水，除了在漆黑的夜晚，永远也别走出你所在的黑暗的禪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的灵魂，此外再沒有其他的办法了。

四十天以后，艾定已变得像羔羊一样馴服，像乞丐一样瘦弱了，他再一次向我懺悔时是那样严厉地詛咒自己，那样虔誠地为死后的生活祈禱，我不禁对他感到十分怜憫。可是，求上帝寬恕我的罪行吧，我不該受他的騙，认为我对他怜憫、对他感到同情，完全是出于你，全能的上帝的意旨！从那一天起，我就让他脫下了麻布衣服，不要再鞭打自己，也不要只靠面包度日了。可是他其实应該仍住在最黑暗的禪房里，仍穿着麻布衣服，继續鞭打自己，只靠一点面包和水过活，再过上一年或两年，一直到他眞正悔罪，眞正为自己的可耻的行为感到悔恨时为止。可是呵！我当时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錯誤！

我的首領和一心向主的弟兄乔治·戈萊米到了苏洛瓦之后拌沒有馬上回来，却从那里到奥巴里去和穆扎卡依的首領基翁結成了同盟。从奥巴里，他又先后跑到莫克尔和奎克斯，跑到里布拉日迪和斯通尼，跑到杰尔曼尼卡和狄布拉，在那些地方他拜訪了他的近亲，穆扎卡依、弗拉丹尼和阿拉尼特族的儿子們，和他們一起制訂計划，以便最有效地防止土耳其人的屠杀。一四六八年的那个可怕的严冬拌不能阻撓这个七十七岁老人跑到更远的北部的高地去和杜卡基尼、巴尔沙、賽尔諾維克以及他的五个女婿，商議抗击土耳其人的計划，接着他又跑到克魯雅、都拉斯和沿海地带去和托皮亚、馬特兰加以及其他一些家族的人进行商談，以便把阿尔巴尼亚各地的首領进一步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土耳其人。

乔治·戈萊米到了月底才回到索波蒂来，那正是燕子回到平原上，羔羊开始在山脚边咩咩叫的时候。那时人們正忙着結束春耕和播种的工作，喂养牛馬牲畜，用它們来耕种，同时整修弓箭、磨洗染滿土耳其人血迹的刀劍、擦亮他們的盾牌，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突然襲击。

当乔治·戈萊米回到索波蒂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疲倦而且精神不振。我們想这大概是因为长途跋涉过于劳累所致，完全沒有想到使他精神不振的拌不是两个月来爬过高山平原和土耳其人輾轉接战而造成的劳累，这里却还有更可怕的原因。他只是向我和他最亲近的人，比如像弗拉丁·波西、基恩·潘克西、佩特罗西队长和他的儿子米罗西，述說过他感到苦恼的眞正原因。

可怜的老人拌沒有能够把各地的領导者和首領完全团結起来，过去的联盟，在一月十七号那个不幸的日子以后，几乎完全

被破坏了。我們的首領曾經尽一切力量要让列克·杜卡基尼担任总指揮一职，可是托皮亚、穆扎卡依和其他一些家族坚决反对。杜卡基尼和穆扎卡依家族又不同意让年輕的塔努什·托皮亚作为他們的首領。杜卡基尼、托皮亚和其他一些家族又反对让基翁·穆扎卡依担任領导职务。这些家族的人也不同意把領导的責任交托給我們的首領。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这眞是我們的国土遭受到的最大的苦难：在这种充滿不和、彼此不信任、互相嫉妒、互相猜忌、各自为政的局面下，正像我主曾經說过的，"誰也不可能站起来！"

我深信阿尔巴尼亚总有一天会过幸福的日子，你們那些生活在幸福中的人，我的子孙們，千万不要为了爭夺个人的地位，忘記了属于你們全体的你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因为我們人数很少，处境又非常困难。呵，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和土耳其人的战爭已經消耗尽了我們的財富，幷使我們的人口大大减少了。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是因为能够把整个国家团結在他的領导之下，才能够抵抗住土耳其人的屠杀，而土耳其人所以能够在一年的时間內，輕而易举就把穆扎卡依、托皮亚、杜卡基尼等家族一个个消灭，只是由于他們拒絕继續执行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的政策，由于他們拒絕接受乔治·戈萊米的建議。

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坏消息往往比好消息传播得更快。在很短的时間內，我們的人民全都知道了，乔治·戈萊米在拜訪了全国各地的許多城堡之后，幷沒有能够完成他原来的計划，沒有能够像乔治·卡斯特里奥蒂那样把国內的領袖們都团結起来。人民对于这个失敗感到无比伤心，由于全国的首領們不肯再团結起来，他們止不住伤心地哭了。可是我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却幷沒有完全失去希望。他想威尼斯也許会助我們一臂之力，我

实在不願意再去告訴他威尼斯比土耳其人还要恶毒。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教皇身上，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便再告訴他，教皇連耶穌都給出卖了。他又希望那不勒斯的腓迪南能够帮他的忙，因为腓迪南已經接納了他的可怜的多尼卡和她的幼小的孩子了，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便告訴他，腓迪南是个毫无决断的废物。我們的首領于是派遣使者到威尼斯、到教皇和腓迪南那里去，結果他們带回了許多珍貴的礼物，絲綢的衣服、銀质的刀叉以及无数好听的祝願和不負責任的諾言，可是武器和弹药却始終連影子也沒有見到。呵，我的首領和一心向主的弟兄！在你临終之前，你曾把我們全叫到你的身边，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遺訓，而对于他們的諾言，你却一个字也沒有提起！

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坏消息往往比好消息传播得更快。苦难像拔倒巨树、摧毁城堡的风暴一样降落到我們这些罪人的头上。那一年首先被土耳其的风暴摧毁的是我們的邻居穆扎卡依家族。这个家族居住在德伏利河对岸，一直到沙罗伐、奥巴里和普列斯巴这一带地区。我們看到村庄和城堡、教堂和寺院全都被放火烧掉。住在那里的人們，带着滿身血迹徒劳地想渡过由于四月的雨水和高山的融雪而涨水的德伏利河。他們中間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渡过河来，保住了性命。

呵，神圣的龕堂，我們的寺院，你亲眼看到了多么可怕的景象！有些人曾經說：

“我們的圣母从来也沒有看到过像这所寺院这次所看到的悲惨景象！”

无数的母亲、妇女、女儿、姊妹，她們的儿子、丈夫、父亲、弟兄、祖父母、女儿、姊妹和母亲被土耳其人杀死或者烧死！有多少男孩儿和女孩儿被土耳其人抓去像奴隶一样地带走，让他們

死在枷鎖下，或者强迫他們給那些不信神的人們服劳役，或者把他們逐入他們的那些所多瑪和蛾摩拉①；而更坏的，是像我这样的罪人，死神不肯把我带走，却让我留下来記載这种种可怕的苦难！

还有你，艾定，你也看到了这些情景。你的罪恶的眼泪从来也沒有干过。你继續吃斋，每星期还穿一次麻布衣服，可是那麻布衣服上的芒刺幷沒有能够洗去你身上的污点。而我們却受了你的騙，认为你已經放弃魔鬼的道路，开始走上了上帝的道路。因为我們以为你已經悔悟，而不禁可怜你。我們剪去你的长发，让你正式作了僧侣——而我們实际是把魔鬼当作弟兄引进了我們的加里加德大寺院！呵，我們寺院中的神圣的龕堂，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情形，而沒有忽然倒塌？我們寺院里的梁柱，你們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情况，而沒有从中折断，让整个寺院塌下来，把我們活活地埋葬？圣母呵，你怎么也能容忍这种情形？神圣的天使长呵，你怎么也能容忍这种情况，而沒有把你的长劍拔出来，砍掉我們的头顱？……可是原諒我吧，上帝，原諒我这个伤心过度的老人，我已經神志不清，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每天晚上当你从树林中或者从牧場上回来的时候，你常常对我懺悔說：

“最尊貴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們的方丈尼柯德馬斯！由于我的可耻的罪恶，我的心在永远不停地哭泣，但願等着我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可是你知道，呵，我的父亲和弟兄，当我一看到我父亲的士兵們在每一个山口和每一个渡口站崗放哨，以防止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襲击的时候，我的卑賤的心馬上

① 《圣經》中的罪恶之城，在死海边，后被上帝降天火烧掉。

就在我的胸腔里急剧地跳动，化作了一团烈火。我的由于长期斋戒和每天吃下的醋而变硬的軀体急于变成一张弓，我的瘦弱的四肢中的骨头急于变成一支支的箭！我用来牧放溫馴的羊群的牧杖急于想变成砍杀土耳其人的长刀，我用来砍柴的鐮刀也极想被用去砍杀大队的敌人，他們已經攻破里布拉日迪和斯通尼的守軍的防綫，把他們的铁蹄踏上了德伏利河对岸的我們的土地，現在正力图从各个方面把我們包围起来，如果他們攻破了我們的北方的弟兄們的抗击，那情况将不堪設想……我已經作了僧人，我的父亲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我已經背起了十字架，可是全能的上帝并沒有让我心中的烈火完全熄灭，就是这种火曾經激励我和我的父亲和首領一起并肩作战，用我的一点无比微薄的力量保卫着他并給他带来荣誉。你觉得怎么样？我胸中燃烧的这团烈火有一天会熄灭嗎？难道我在这小小的年紀就必須永远在悔恨中生活下去？”

遇到这种时候，我总对那个可怜的人說：

“你且继續斋戒，继續让自己受苦和祈禱吧，我的儿子和弟兄，因为作出可耻的行为是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正是因为这样，你的父亲，我們的首領，才让你跟我們这些有罪的人一样，作了僧人。”

于是你就哭泣，折磨着自己的肉体。可是对你的肉体的折磨，不管多么严重，也不能挽救你的灵魂！

从那个不幸的一四六八年的不幸的一月以来，整整过了二十个月，继之而来的是不幸的一四七〇年。安静一些吧，不要再呻吟了，我的心！不要顫抖了，呵，我的手，因为按照上帝的意旨，我必須用我自己的血写下这一切。

威尼斯、教皇或腓迪南的援助始終也沒有来到。我們各地

的首領們的城堡一个接着一个坍塌下来。杰尔曼尼卡和狄布拉的城堡完全被夷为平地，住在那里的我們的亲人們全都被杀害了。只有很少几个人勉强逃出来，渡过什庫姆毕河跑到河这边我們的城堡里来。但是克魯雅的城堡，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說的阿克希沙尔，却仍然能够巋然不动。在那个城堡还能够打退敌人的每次进攻，我們四周的防綫还沒有被打开任何缺口的时候，我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仍始終滿怀信心，不时在什庫姆毕和德伏利河的两岸以及在奥赫里德湖畔給土耳其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个詩人曾經把这史实写在一支歌里：

苏丹說起来不禁泪漣漣：
“我已經横冲直撞了三十年！
在索波蒂却又出現了另一个乔治，
带領着鋼铁一般的战士，
命令他們鼓起百倍的勇气，
坚守索波蒂，誓死不屈。
他們眞是对他服从到底，
因而在現在也一如在过去，
他們尊敬他的名字，
而使我的人感到可耻！”

魔鬼这时幷沒有入睡，他愈是沉默，愈說明他怀着更大的鬼胎。在一四七〇年五月的一天，那个罪恶的艾定对住在他附近的、現在已經故去的賽拉菲姆讲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的意志坚强的弟兄賽拉菲姆！請你看看我和我这瘦弱的身体。看来不久上帝就会怜憫我，把我召回到他身边去了，因为我每天吃的醋和穿的这件麻布衣服已經严重地損害了我的肺和

我的身体。可是我現在已开始对我这幼小的年紀产生了怜憫之情，我的兄弟！因为我的灵魂一直沒有放弃希望。它像一只雄鷹一样在天空翱翔，用它的銳利的眼光俯視大地，要寻找它可以捕获的猎物。我的灵魂急切地盼望着走上战場，我的手盼望能握住刀劍，我的腿盼望着能跨上战馬。每天我到树林里去砍柴或者去放羊的时候，我一看到我父亲的英勇的士兵們就止不住热血沸騰起来。尽管我让自己躺在带刺的乱树丛上，对自己百般折磨，我仍然不能制服我的那种急于想参加战爭的欲望。我看到我的孿生弟兄米罗西，英俊地騎着像箭一样飞馳的快馬，从我面前經过，我只得躲进带刺的乱树丛中去，不让他看見我。这一个月，我一共見过他三次。前几天我又見到他，当时止不住向他請求說，‘寬恕我吧，我的弟兄，因为上帝还一直沒有寬恕我！’他却回答說：‘只要上帝寬恕了你，我們大家也就会寬恕你了！’他說完，就像雄鷹那样英俊，像箭那样快捷，騎着馬走了，而我的火辣辣的心却一直不停地羡慕他的鎧甲、他的战馬、他的英勇的姿态和他那敏捷的行动，同时我的有罪的灵魂却并不认为自己缺乏他那样的勇气……請告訴我吧，我的弟兄，我該怎么办？我已經斋戒了这么久，使自己受了这么多折磨，一直住在最黑的屋子里，作了那么多禱告，难道我就永远沒有得救的日子了嗎？我应該怎么样才能够解除我这青春的苦悶，呵，我的弟兄？”

为什么我們，你，受到上帝祝福的賽拉菲姆，和我这个有罪的人，当时竟会怜憫他，我接着你，也对他說了这样一些話：

“不要悔恨你糟蹋了你的青春，我們的孩子和在基督面前的弟兄，因为你的罪是一切罪过中最大的罪过，一切可耻行为中最可耻的行为。不要悔恨让我們剪去了你的长发，让你在这个寺院里，在上帝和圣徒的眼中，和我們一样作了出家人，現在你已

經永远和尘世的生活无緣了。你的父亲已經命令你解下刀劍，你千万不要违反你父亲的意願，因为他决不会再让你佩带上你的刀劍了。不要再想这些事情吧，因为你的哥哥米罗西說得很对，必須全能的上帝先寬恕了你，然后我們才能寬恕你。你現在最好进一步減少每天的食量，延长斋戒的日期，穿上更厚的麻布衣服，日夜禱告来为你的罪行和可耻的行为懺悔吧，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和寬恕。”

我怎么会想到，你不仅曾經要求你的哥哥寬恕你，而且还要求你的妻子，你在基督面前的姊妹，向你的父亲，我們的首領請求寬恕。我怎么会想到你只不过是假装懺悔，而你心里却一直还在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尽管你的那一段生活已經給你的父亲和首領，已經給所有我們这些人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我原諒你，善良的瑪拉，你是一切女人中最英勇的一个，虽然你自己沒有来对我說明这些事，可是你已經派女僕把全部情况都告訴了我。

那天夜晚我听到这些話的时候，几乎犯下了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我眞想馬上砍下修士乔奇姆的头来（乔奇姆就是我們給艾定剃度的时候取的法名）。我已經伸出手去抓起了我的宝劍，可是这时善良的賽拉菲姆，脸色蒼白，神情张惶，匆匆跑到我的禪房里来，趴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以头叩地，交給了我这么一张紙条。呵，上帝，請賜給你悔罪的僕人足够的力量，让他能够把那些話抄录下来吧！

“阿尔巴尼亚的国土为什么五十年来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呵，賢明的方丈尼柯德馬斯？使我們的国家受尽屈辱的，并不是土耳其人，而是我們的首領和領导者自己。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为什么会死去呀，呵，智慧的方丈尼柯德

馬斯？因为上帝已經不再喜爱我們这处于屈辱中的人民了！为什么我的父亲乔治·戈莱米会变得那样孤立无援，各地的首領都不肯和他結成联盟，呵，我的父亲的弟兄尼柯德馬斯？因为他对待他們的态度，也和他对待我，他的儿子的态度一样，所以他們之間彼此的关系也全都充满了仇恨！为什么我的哥哥不能原諒我，却要等着我先得到上帝的寬恕，呵，沒有心肝的尼柯德馬斯？因为他害怕我会同他爭夺在我們家族中的地位！为什么我的妻子瑪拉不肯寬恕我的罪行而要等我首先得到上帝的寬恕，呵，胡塗的尼柯德馬斯？难道她打算和米罗西的妻子爭高下，而且希望在家里的地位高过她嗎？为什么我能够忍受你們加于我的种种折磨，不管你們所有的人多么厌恶我，我却还仍然活着？因为上帝的意旨还要让我活下去，呵，毫无惻隐之心的尼柯德馬斯！阿尔巴尼亚注定要遭受土耳其人的蹂躪，这是上帝早已安排定的。可是上帝并不认識你是誰，所以他也就沒有对你說明这件事，呵，铁石心腸的生性恶毒的僧人！可是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所以我現在准备离开你这阴森森的寺院，去作一个土耳其人了！你們当心别落在我的手中吧！阿門！”

一切罪恶的事情你都干尽了，呵，魔鬼！什么恶毒的話你都可以說，可是你怎么竟敢毁謗你的哥哥米罗西，这天下无双的男子汉？你怎么竟敢辱罵你的妻子，你的姊妹瑪拉，这天下最賢良的妇女？怎么可能你竟和你的哥哥米罗西同出自一个娘胎，同吃着一个媽媽的奶？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同时孕育着圣徒和魔鬼！她怎么可能把魔鬼和圣徒放在一起喂养！毒蛇呵，在你还沒有能够噴出毒液以前我們早就应該扭断你的脖子！……呵，上帝，寬恕我吧，因为我不应該說这些亵瀆神明的話！可怜我們，可怜你的这些子孙吧，因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么！也寬

恕他，那罪人中的罪人吧，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

我五体投地地敬佩你，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因为你在那不幸的五月的一天，手执长劍，領导着我們，在德伏利河和什庫姆毕河畔，以及在奥赫里德湖畔又一次給了土耳其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你用尽一切力量希望把那个背叛祖国的修士活捉回来，让我們用唾沫和石块好好教訓他一番，可是沒有成功，因为土耳其人已經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让我的手不要发抖吧，因为这也是我命中注定，不能不用我的血写下这一切！

那一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們永远不能忘記的复活节开始了，当乔治·卡斯特里奥蒂还住在那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阿尔巴尼亚各个地方的人都会跑到我們加里加德寺院里来。各族的族长都騎着他們的华丽的駿馬，带着丰盛的礼物到加里加德来奉献給我們寺院里的圣母。人們带着作牺牲的羊群，带着油和蜜，从老远的各处跑来，听着我們寺院里的陣陣钟声給他們指引道路，像博士到伯利恒去参拜圣母的嬰儿的时候靠着晨星領路一样。

不幸的一四七〇年八月中旬的复活节可完全沒有那种宏伟庄严的景象了。但是当我們的首領乔治·戈莱米，在各个山口和渡口安上崗哨以后，像平常一样带領着他的五百卫士和他的雄鹰一般的儿子米罗西来临的时候，到处馬上就有了节日的气氛。所有教堂里的钟全都响起来宣告他的来临，他的五百卫士全带着在阳光下金光閃閃的刀劍，簇拥着他走下山来了……让我的心坚定起来吧，因为我必須用鲜血写完这个故事！

当寺院的大門完全敞开来欢迎你、你的儿子和你的英勇的士兵进来的时候，眞仿佛是天堂的門为你打开了，我的首領！看到你紧握着阿尔巴尼亚的旗帜，我們馬上都信心百倍，完全相信

直到死神来临以前决沒有人能够从你，我們的尊貴的首領的手中，或者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它夺走！可是呵，正在我們唱着贊美詩，請求上帝对阿尔巴尼亚降福的时候，群山中炮声震蕩，大地撼动，簡直像世界的末日已經来临了！

一百門炮发出的一百发炮弹，从德伏利河对面一起朝我們这里的山边飞了过来。馬匹掙断繮绳，不由人控制。所有来欢迎你，我們的首領的人，都被一排排打过来的炮弹赶得东奔西逃。教堂里的钟不时鳴响一陣，那声音簡直像宣告死亡的丧钟。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中，你的号手，我的首領，吹出了告警的号角。馬上另外一百发如雷霆一般响的炮弹应和着告警的号声飞了过来，那时在寺院的庭院中两千把长劍全都拔出了鞘，而从我們的胸膛中爆发出来的呼喊完全压倒了罪恶的敌人的炮声。我們的战士們，在各自队长的指揮下，排成作战的陣势，开拔了出去。

我仍和平常一样站在你的右边，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你那时像一棵蒼松一样挺立着，完全不理会周围的炮弹，你站在一座小山頂上，观望着德伏利河沿岸和下面各个山口正在进行着的激烈的战斗，一边傾听着你的信使带来的消息，一边指揮战斗。

"你觉得怎么样，尼柯德馬斯老弟？"他問我，"你认为这一次我們也照样能够坚守住我們的陣地嗎？"

我回答說：

"土耳其人还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向我們进攻，我的弟兄和首領！可是我們一定仍然能够打退他們！"

你把右手搭在我的肩上，喊杀声越来越近，我們就那样面对

面站着。微风吹来刀劍相接和盾牌相撞的声音，它把我們两人的灰白的胡須吹到一起，正和我們心中的兄弟般的情誼一直紧紧相連一样。

你沒有抬起眼来看我，我也沒有感到你身上有半点发抖的意思，可是我听到你在問我：

“那条毒蛇眞可能是我生出来的嗎，尼柯德馬斯老弟？”

听到你提起这件事，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回答說：“不要說出有罪的話来，我的弟兄和首領！他是你的儿子，但他同时也是柯姆尼娜的后代。”

我正想說他是弗兰西翁的外孙，可是西尔維亚才死了不过三年。

就在那时，一百門敌人的炮发出了像雷霆一样的巨响，两个騎馬的人，一个騎着白馬，一个騎着黑馬，在我們的眼前进行着一場殊死的战斗。我忽然感到你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叫喊着說：

“这是米罗西！”

他們的刀劍閃着光，馬匹嘶叫着，像电光一样来回跳跃。他們的刀互相碰击了一下，只見那匹黑馬向上一跳就在十碼以外的地方倒下了，它的已毙命的主人也被甩下了馬鞍，而那匹白馬只在地上仆了一下，馬上又跳起来长嘶一声，像閃电一般冲下山去不見了。我們的心又开始跳动起来。

接着我們看到大队土耳其人馬从布罗达尼山那边走下来了。各个战綫的战斗都愈来愈激烈。信使送来消息說，土耳其人昨天夜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埋伏在布罗达尼的森林中，現在他們从我們背后向我們进攻了。德伏利河对岸的一百門炮仍一直不停地放着。而你，我的首領仍然神色自若地坐在加里

加德山頂上。只有在微风中飄动的你的灰白的胡須表明你不安的心正在急剧地跳动。

头上纏着紅色和白色的包头，手执长矛短劍的土耳其人像狼群一样，从布罗达尼森林中冲了出来。簡直像一排戈矛林立的树丛在向前移动。在布卡尼克山那边的小道上，他們发出像狼一样的嗥叫，应和着德伏利河对岸打来的炮声。此外还有报警的钟声和我們的健儿的喊杀声，光是这些已經可以让你想像到当时战場上的混乱情况了。

敲钟吧，呵，賽拉菲姆，用你能干的手大声敲吧！

呵，那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我們的二十个小队围住了那巨大的狼群！那用长矛短劍組成的壁垒一时东倒西歪，已經不能抵抗了。敌人的炮像在为他們自己鳴丧钟，不停地吼叫，而我們的钟也不停地响着，仿佛那就是我們的炮火。最后那长矛短劍組成的壁垒，終于像被洪水冲决的堤岸一样，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草原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我們的英勇的健儿們驅赶着逃跑的敌人，一直把他們追到望不見的天边，而这时，一匹白馬仿佛要飞入云层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向山上跑来。

“米罗西！”我亲爱的弟兄乔治，你大声叫喊着，并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們的心馬上又迅速地跳动起来。

“給我拿酒来！”你命令身边的一个人說，他拿过来一壶酒，你馬上就喝了一杯。尽管那是个酷热的夏天，你似乎无意用酒解渴，而是要用它向你的儿子致賀。

那一天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我們的战士像兀鷹扑向尸体一样砍杀着大队的土耳其人。可是在他們已被杀得所剩无几的时候，土耳其的增援人馬来了。他們的炮兵也离开原来的陣地，随着援兵过河来了。

我們当初有多少人？几乎还不到两千。可是現在还剩多少呢？我实在沒有勇气說出来！……每一个报捷的信使同时总带来噩耗。在战場上首先倒下的負責的将領是我表兄，潘克西家的兰庫，伐尔西地方的首領。他是在苏西察河边中了敌人的炮弹倒下的。第二个陣亡的将領是佩特罗西家的扎庫，他是佩特罗西队长的弟弟。他死在霍尔塔河和德伏利河汇合的地方，那里一直不断地受到敌人炮弹的攻击。这两位英雄中的第一个在倒下之前杀死了二十个敌人，第二个杀死了三十个之多。第三个倒下的是兰克賽依家的普兰迪，他是我的一个侄孙，新婚还不到一个星期。他牺牲在柯托尔下边的德里扎依，那地方因为受到土耳其人的密集的炮火的轰击，許多房子都着了火。我們英勇的年輕战士大批地陣亡，我們寺院里的十来个修士也同他們一起牺牲了，可是战争却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激烈。

到天黑的时候，敌人的一顆炮弹打中了我們寺院的建筑。看到这情景，我止不住发抖了，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木制的钟楼像遇到大地震一样摇晃着倒了下去，楼里的钟不規則地乱响着，仿彿在宣告死神的来临。接着你派人到索波蒂和波利斯外围的防御綫上去，命令我們駐在那里的守軍向这边增援。土耳其人已經把他們的全部兵力集中在我們的首領和总指揮的总部所在地加里加德了，这时索波蒂和波利斯前沿的陣地倒沒有受到攻击。

正当你准备下这个命令的时候，一个信使給你带来了一切消息中最坏的消息。只有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如何悲惨，也只有我知道你当时是如何悲痛，因为这时我正站在你的身边，亲眼看到你腿一軟就倒了下去，一直到那天夜里最大的灾难降临到我們头上的时候你才又一次站了起来。

你的英勇的米罗西，这个沒有第二个母亲能够生养出来的儿子，在寺院下面的大路上，被敌人的箭射穿心房，已經死在战場上。土耳其人集中了一千人的兵力要想冲破一个缺口，进占这个神圣的龕堂。米罗西倒下以后，他手下的战士們仍然以一当十进行着战斗，那边的大路上早已血流成河了。有人說直到今天在那条路上还可以聞到血腥的气味。我請求你們，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到加里加德去看看那条道路，我为了让你們了解这些情况，才用那一片血迹中的血写下了这篇东西！

那个夜晚是我們接連遭受挫折的一个夜晚！我們开始朝布罗达尼山上撤退，我們全部步行，用手牵着馬匹。寺院四周的战斗幷沒有完全停止，敌人的炮弹不停地朝寺院的屋頂飞来，教堂里的钟不时鳴响，宣告那些不信神的人的罪恶行为。呵，圣母，除了你的儿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外，恐怕你从来也沒有見到过比这更可怕的灾难！

当我們爬上布罗达尼山的时候，我們听到一陣喊叫声划破了那看不見星光的黑夜。你立即后退了一步，一动不动地挨紧你的馬站着，呵，乔治，我的弟兄！

“出来吧，你們这些和尙！出来吧，你們这些上帝手下的魔鬼！出来吧，乔治·戈莱米！你的被你抛弃的儿子，土耳其的扎甘，在叫你。上帝已經抛弃了你，因为你早已抛弃了上帝！快出来看看你們的着了火的寺院吧！”

呵！我們眼睛看見的是什么！我們耳朵听見的是什么！

你的父亲和任何别人，都沒有提到一声你那可詛咒的名字，我們全都只在胸前画着十字，求上帝让我們免脫灾禍。我們看到你亲手放火烧掉寺院，还听到你洋洋得意地說：

“呵哈！听着吧，你們这些和尙，你們这些上帝手下的魔鬼！

听着吧，尼柯德馬斯方丈！你也听着吧，我的父亲乔治！还有你米罗西，如果你还活着，你也听着吧！听着吧，漂亮的瑪拉，你不是也想爭夺霸权嗎！你們全都听着！哈哈！听着我艾定，土耳其的扎甘，为你們的死亡敲起的丧钟！”

我万分地敬佩你，賽拉菲姆，我的儿子和我在基督面前的弟兄，因为正是你射出的那一支箭，使得他，如你所告訴我的，一声不响地悬在那敲出他的丧钟的钟绳上了。

可是他手里拿着的火把随着他一起倒下，立即把钟楼烧着了。那个用松木搭成的钟楼上的火苗，从一間房传到另一間房，从一个禪堂传到另一个禪堂，从一个大厅传到了另一个大厅。我当时眞感到，在那漆黑的夜晚，那可怕的火完全是从我的灵魂中，从我的肉体中冒出来的！……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沒有任何东西比人更能忍受苦难。因为我現在还仍然活着，我的手还要用我剩下的几滴血和泪一直写下去，写完这整个故事，以便让你們，我的善良的受上帝祝福的同胞們，和你們的后代了解这些事情，并且永远把它記在心里。

土耳其人是在和叛徒扎甘商議之后，制定他們罪恶的进攻計划的。他們并沒有用大部分兵力来攻打加里加德。他們在这里只配备了炮兵和一万名步兵。他們用两倍于此的兵力襲击着阿尔巴納斯的另一边，从德伏利河的苏西察到什庫姆毕河的苏西察那一个狹长的地带。当他們的人在加里加德作战的时候，他們只在靠北的战綫上和我們的人周旋，目的是把我們的力量牵制住。在我們的东綫，在波利斯和巴比耶、在居拉和奎克斯、在馬納斯蒂里克和戈里克，敌人旣沒有放一炮，也沒有派步兵进扰。只是在我們的人离开自己的守地，从索波蒂跨过德伏利河，

在不幸的八月十六日那一天和我們会合的时候，苏丹秘密埋伏在波利斯和居拉后面的四万土耳其軍队才乘夜渡过什庫姆毕河，在所有的村庄进行烧杀擄掠，把它們全部夷为平地。等到不幸的八月十七日黎明，索波蒂已陷入重重的包围中，这里的战斗也就馬上开始了。駐在那里的守軍，只有由弗拉丁·波西和基恩·潘克西带領的大約二百人。

我在下面要讲的事情，我自己并沒有亲眼見到，我是听原来駐守在那里的人对我讲的。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一切事都亲眼看到或亲身經历过！我們以二百名士兵抗击着两万敵軍。索波蒂的主要的城堡里挤满了避难的儿童和妇女。

当时有謠言說，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人謠传說，波西和潘克西都投降了敌人，波西是由于自己缺乏勇气，潘克西則是由于苏丹拿一匹馬馱的金子收买他，他竟毫不抵抗地放进了土耳其軍队。当时到处都流传着这种謠言，事实也可能眞是这样，因为在其他一些家族中当然也可能出現像扎甘、莫伊西和汉姆扎伊那类的叛徒。可是最使我感到羞耻的，是他們之中有一个是出生于我的母亲的家庭。但是我从思想和感情来說都很难相信这些传說。波西和潘克西准是在战場上陣亡了，因为有了一个艾定实在已經够了，我眞不願再听到关于别人叛变的謠传！

当两万个土耳其人围困住索波蒂的时候，托皮亚家的扎拉，米罗西的妻子，抱着她的初生的嬰儿馬克，跑到戈斯蒂馬河边，过了河，繞小道越过敌人的陣綫，在一小时內走了本来需要走半天的路程。一路上她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到天亮的时候，她到达了扎伐里納的牧場。可是她的孩子已經在母亲的怀里死去了。她一边叫喊着一直跑上了扎伐里納的山頂，最后她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三声：

“乔治，呵，乔治！土耳其人已經包围了索波蒂，包围了索波蒂！”

这是她一生中最后的三声喊叫，因为她馬上就倒在她孩子的尸体旁边死去了。

你那样以最大的速度跑上山去，丢掉了你的孩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目的是要让我們听到你的喊声，赶快去解救索波蒂的城堡，可是当时能听到你的喊声的却只有空山和你头頂上的天空！而当我們在三天后接到索波蒂被围的消息的时候，一切都已經完了！城堡、人民都已經不复存在，从敌我两方面来讲，战斗都已經完全結束了。

那几天发生的事件已經有人在一支歌里把它眞实地記录下来了，那支歌当时到处流传，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有人在唱。当波西和潘克西被敌人抓住，他手下的在城堡里和城堡外边担任守卫的士兵全部陣亡以后，留下性命的就只有躲在城堡里的妇女和她們的孩子了。而那时，柯托拉依家的瑪拉，这无比英勇的妇女，却跑到城堡的庭院中向所有的妇女呼吁說：

——起来吧，索波蒂的妇女！
我們决不能抛弃我們的荣誉！
我們应該战斗，还是一味哭泣？
或者甘心像羊群一样让敌人擄去？
——听着呀，索波蒂的妇女！
拿起你們的刀劍或任何武器！
站起来捍卫我們自己的荣誉，
我們决不能无耻地向敌人屈膝！

瑪拉喊一声杀，其他的妇女全都跟着她向外冲去。战斗开

始了。一批接着一批的土耳其士兵正沿着城堡的围墙爬上来，她們于是就拿起无数的石块、燃燒着的木头和棍棒朝他們的头上扔去。

苏丹那个老狗，在伏斯亚尼平原的那边看到了这种情景，气得滿嘴冒着白沫，不停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和胡須发誓說，他要让妇女的血沒过馬蹄。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作了！

索波蒂这受到上帝祝福的城堡，据我們的史书記載和老年人所記得的传說，自从四百多年前，大卫（願上帝祝福他的灵魂！）把它修建起来以后，还从沒有被敌人攻陷过。我請求你們，我的善良的同胞們，也像我和我的領袖和虔誠的弟兄乔治·戈萊米一样，也为它流出眼泪吧。也求你們永远不要忘了我这里所写下的一切。你們应該到現在已化作一片瓦礫場的索波蒂去，吻一吻带着那次战爭痕迹的石块、树木或从那时留存下来的任何古物。别忘了在那次战爭中有一千个阿尔巴尼亚妇女，在英勇的柯托拉依家的瑪拉的領导下，全部牺牲了她們坚貞的生命。

是呵！这城堡中的城堡，这从未被敌人攻陷过的堡垒終于陷落在敌人手中了，无数的土耳其軍队爬上了它的围墻。苏丹那个老狗的誓言差不多就要实現了。他手下的嘍囉們毫无顾忌地砍杀着儿童和妇女，他們的血流下去染紅了戈斯蒂馬河的河水，可是并沒有沒过馬蹄。

接着，狂怒的苏丹騎上馬来到那古老的高山脚下，那里有一大批被挑出的最年輕最漂亮的姑娘，他要把她們送到他自己的后宫和他手下的重要官員們的內室去。柯托拉依家的瑪拉，这举世无双的英勇的女人，也在她們之中；她走在最后，随时准备搀扶那些跟不上大队的姑娘，因为有一群阿拉伯的宦官手执长

鞭一直在后面催赶着。

“把我們都杀掉吧，你这老狗，首先把我，柯托拉依家的女儿杀掉吧，这样来实現你的誓言！”

苏丹后退一步举起劍来，可是他的胳膊仿佛被瑪拉的眼神給定住，不能活动了。

“我願饒恕你的生命，”苏丹說，“因为你看来眞是一个英勇的女人，柯托拉依家的瑪拉。你曾号召所有的女人起来战斗，像你这样一个女人，只应該死在战場上，不应該死在劊子手的手中。可是我一定要执行我的誓言，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苏丹的誓言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我要你亲眼看到这一点，然后让你去告訴乔治·戈萊米，如果他还活着的話，告訴他你所看到的情景，让他知道，如果有人敢于反抗苏丹，反抗穆拉特的儿子和奥斯曼的后代，征服者默罕穆德，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場！”

苏丹命令他的手下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像一匹馬一样大小的土坑，土坑的深度刚到一匹馬的屁股边，于是他就杀害了我們的許多姊妹，让她們的血流在土坑里，淹沒了那匹馬的四条腿。

永远不要忘掉这些事情呵，我的善良的忠誠的同胞們！不然，你們的姊妹們的血也会泛过馬蹄的。你們永远也不要相信威尼斯人、教皇或腓迪南，希望他們給你們什么帮助，因为他們全都是一帮奸贼。你們应該永远記住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卡斯特里奥蒂，由于他能够把阿尔巴尼亚各地的首領都团結起来，所以才能够在二十五年的时間內一直抗击着土耳其人的侵略。如果我們把力量分散开来，那我們对敌人的抵抗是連十年也不能維持的。你們都应該亲自到那古老的山边去，在那里你們能看到那个現在被称作“紅湖”的土坑；和我們这些当时倖存的少数人一样，你們也去吻一吻曾被我們的姊妹們的鮮血

浸染过的那湖里的泥土吧，因为只有那样，上帝才会与你們同在……

可是，让我的手不要发抖吧，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让我的心继續跳动吧，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

整整三天三夜，战斗一直在进行着。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一連三天三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斗！每一条大道都变成了鮮血的河流，每一座小山都变成了坟地，每一所房屋都变成了一堆灰烬。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教堂和寺院全都被夷为平地。每一个沒有在战場上陣亡的人都被屠杀或者活活地烧死，或者戴上鐐銬被运到可詛咒的土耳其的土地上去——年輕的男人服苦役，年輕的女人則被关进土耳其人的內室。

卡佩丹·佩特罗西和他手下的十个人被土耳其人捉住，带去見他們的苏丹。卡佩丹·佩特罗西曾經在普格里亚和斯坎德培一起作过战，由于他屡建战功，获得了队长的称号。呵，队长，我的队长！你那像鷹隼一样銳利的眼睛是多么不幸呵！馬上就会有不止一支，而是两三支箭把它們扎瞎！你的心是多么不幸呵！馬上就会有不止十支，而是二十支、三十支箭把它射穿！苏丹那个老狗要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任何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沒有說过，也永远不会說出口的話：

"跟着我說，所謂的队长！"苏丹对你命令說，他們在謝尔坎已經把你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跟着我說：'Fet Oldi！'（它[①]已經被征服了！）"

你摇摇头冷笑着說：

"Fet Ollmadi！"（它沒有被征服！）

---

① 指阿尔巴尼亚。

馬上，六十支箭，朝你飞过来，射进你的头、你的鼻子、你的心臟、你的被綁在謝尔坎山前一棵大松树上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我們那年冬天来到你遇害的地方，正赶上雪花飄舞，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場雪，天上的烏云似乎要把宏伟的布卡尼克山整个儿吞沒下去，我們的首領和我的虔誠的弟兄乔治·戈萊米，由于一連几昼夜的战斗，也由于他年岁已老，那时感到疲憊不堪。他跨下馬来亲吻着曾遭受六十支箭射击，現在还可以聞到你的血味的那棵松树，然后又在你的坟墓旁边的那棵树旁坐下。他沒有哭，沒有喊叫，也沒有战栗，只是冷靜地說：

"一个人的青春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呵，尼柯德馬斯老弟！但既然死神沒有让我这衰老的、由于长期战斗已經极为衰弱的身子倒下，既然我的这顆心，不肯遂土耳其人的心願，还在这里跳动，既然布卡尼克山并沒有被烏云吞沒，它反而驅散烏云昂然屹立，那就表明，我的尼柯德馬斯老弟，阿尔巴尼亚决不是注定要灭亡的。只要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活着，阿尔巴尼亚就决不会被敌人征服！……可是請給我一杯酒吧！"

手下的人給你拿来一瓶酒，你喝了一点，向你的英勇的队长的英灵致敬，然后你拿起一杯酒洒在他的坟上說：

"Fet Ollmadi！"

这話一点不假！你和我們这些現在还活着的人在一起已經十二年了，阿尔巴尼亚人虽然历尽了艰险，但他們仍然挺立着在进行斗爭。土耳其人的确是在我們的华丽的火炉边坐了下来，可是他們实际是坐在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炭火上。阿尔巴尼亚并沒有被消灭，战斗还在进行，而且将永远进行下去。

"Fet Ollmadi！"这話一点不假！

我們这些人，我的首領乔治·戈萊米、后来找到了我們的英勇的瑪拉、我自己、仅存的五名将領以及永远追随着我們的首領的二十五名卫士，在那一年的凄凉的秋季里从来也沒有在一个地方一連待过三天。我們看到大片大片的地区都变成了一片荒凉，什帕蒂、維尔察、莫克尔、波利斯和索波蒂全都变成了一堆废墟。那年冬天我們回到什帕蒂的謝尔塔，那个地区倖存的人，全都集中在謝尔塔上边的杰罗尼西蒂高原，在那里住下了。

現在我得告訴你們，我的后代的善良的同胞們，我們的可尊敬的首領，我的虔誠的弟兄乔治·戈萊米最后是怎么离开人世的。坚强起来吧，我的心，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能够忍受一切苦难的！听我說吧，呵，你們，我的后代的男女同胞們，而且希望你們永远也不要忘記我讲的話！

在圣尼古拉节以后大約一个星期，我們的首領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对我說，他觉得他的身体不很好。

"我的最后的时辰也已經来到了，尼柯德馬斯老弟！"

在一个星期之前，当我看到你的眼睛像临近黄昏的白昼那样越来越失去光彩，我就已經料想到这一点了。那是你的生命的黃昏，它表明黑夜馬上就要来临。我怀着伤痛的心，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禱。英勇的瑪拉有一天很晚的时候哭哭啼啼地跑来对我說，她很为你的健康耽心，我当时什么也沒有說，只是把头低了下去，她就馬上咽下了眼泪，像一个男人一样坚强起来。

在圣尼古拉节过去一个星期之后，呵，我的首領和我虔誠的弟兄，你对我們說：

"今天的天气多么晴朗，我的孩子們和弟兄們！你們看看天上的明朗的太阳！看看远处的那光彩四射的群山！你是多么庄严宏伟呀，呵，托莫里山！上帝也沒有办法能让你比現在更漂亮

了！……可是我的馬在哪儿，弟兄們？瑪拉，你去告訴他們把我的馬牵来！”

瑪拉亲自去备好馬，給你把馬牵来，我們扶着你上了馬。然后我們也各自上馬，跟随在你身后。

你笔直地坐在你的那匹比山巅积雪还白的馬上。刺骨的寒风吹拂着你花白的胡須，让你的脸上透出了奇异的紅暈，我的虔誠的弟兄。你坐在你的白馬上的那种英俊的姿态，仍和你过去率領我們走上战場或者去拜訪你的朋友时完全一模一样。

那一天，你又一次問到了你的那些已經死去的忠心的战士們，我們根据我們所看到或者听到的，把他們的情况一一告訴了你。你也問到扎拉和米罗西，以及他們的幼弱的孩子馬克。你問到各个地方的每一个人。你还問起了你的那些牧人、农民和士兵們的情况，当你想着你已經問到了所有的人的时候，我們已經穿过丛林，爬过高山，走了两三个小时，由你的馬带領着来到了卡巴西山岩。你年輕的时候，常常到这里来，观看和傾听在这悬崖下面几百丈远的霍尔塔河的澎湃的水流。卡巴西山岩和特尔佛尔山岩之間大約距离两丈远。你年輕的时候，就常常騎着馬，从这个悬崖跃到那个悬崖上去。

今天你的馬又把我們領到卡巴西悬崖上来了，呵，乔治，我的弟兄：你今天还打算飞跃过这两座悬崖之間的深谷嗎？可是一个人的青春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呵，我的首領。你勒住繮绳，用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阳光，四面眺望，傾听着悬崖下霍尔塔河水的澎湃声，你的馬仿佛已准备好最后一次再跳到对面的悬崖上去。

“我要下馬！”你說，于是瑪拉和我扶着你跨下了馬。

你坐在阳光下的一块大石头上，不停地贊賞着四周白雪复

頂的高山。寒冷的风吹拂着你的花白的胡須，我們全轉过眼来，在你的生命即将結束的这个时刻凝望着你。

“过来，我的亲爱的女儿！”你对瑪拉說，同时伸出一只手来让她亲吻。“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天，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亲爱的女儿！今天，当我閉上眼睛以后，你要馬上騎上我的馬，带領着我的全部馬队出发。夜里行进，白天潜伏起来。当你到达都拉斯海边，到达穆泽尔或者累日阿的时候，你就坐上帆船渡海到意大利去，到那里找到我的儿子康斯坦丁，告訴他是我派你去的。告訴他，阿尔巴尼亚正等待着他和其他領导人回来拯救它的命运。同时也告訴我的女儿多尼卡和我的儿子康斯坦丁把我的外孙，我們的首領中的首領乔治的儿子約翰·卡斯特里奥蒂撫养成人，教育他仇恨土耳其人，让他也跟他們一起回来，解放自己的祖国。告訴他們阿尔巴尼亚幷沒有被消灭，告訴他們阿尔巴尼亚人現在仍然怀着希望，因为失去希望的人同时就失去了生命。让我吻一吻你的前額，亲爱的孩子，願上帝保佑你！”

正当我热泪盈眶望着你的时候，我的首領和虔誠的弟兄，你却轉过头来非常吃惊地望着我。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啊，尼柯德馬斯老弟？是因为你想起了过去的許多事嗎，老弟？我也想起了过去的許多事情。我的一生的經历，現在似乎都呈現在我的眼前。願上帝让我們死后也和今生一样永远紧紧地拉着手吧！可是請你不要用那种神态看着我！”

在你說話的时候，我的虔誠的弟兄，在你的生命即将結束的时候，我却想到了你的背叛祖国的儿子艾定。如果你仍像过去一样，始終不肯寬恕他，那他就将墮入最深的充滿烈火的地獄中

去。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又一次向你請求說：

“你也知道，我的弟兄，我究竟为什么煩恼！求你寬恕他吧，上帝要我們寬恕那些犯罪的人！”

你轉过头来冷冷地望着我，我的弟兄，然后又望望瑪拉。瑪拉眼中的眼泪已經凝住，她自己也好像完全凝結成冰一样僵立着，她紧閉着嘴唇，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說，“不行！”

你的英勇的战士們都低下了头，不願让你看到他們的脸，可是你却微笑着伸出手去让他們一个接着一个亲吻，然后你又吻了他們每一个人的前額，为他們祝福。接着，我又一次向你請求：

“呵，我的首領和弟兄，寬恕他吧，要不然这就是你的罪过！”

于是你又一次冷冷地望着瑪拉，她仍然紧閉着嘴唇，可是她的眼睛却在說，“不行！”

接着，你含笑望着我，你的老弟，并伸出胳膊来和我热烈地拥抱……天啊！我是多么坚强呵，当时在你的拥抱中，我竟沒有咽下最后的一口气！

我仍然滿眼含着泪向你請求，請求你怜惘他，同时以祈求的眼神看着瑪拉，可是瑪拉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用她的眼睛說，“不行！”

“呵，我的首領和弟兄！請你听我再讲一讲吧。如果我們对他更寬大一些，他也許就不会犯下那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不会作出那种卑鄙无耻的事情来了。我們能說在这件事情上竟毫无过失嗎？在这件事情上我們不是也有过錯嗎？寬恕他吧，我的弟兄！”

于是你把我紧紧地摟在怀里說：

“安靜一些，謙恭的僧人，听我說吧！我当初命令我的儿子

上哪儿去？我要他把他的姐姐接到我們家来。那一天不是我們遭到巨大灾难的日子嗎？如果他和那一百名騎兵在和土耳其人作战时全部陣亡，那又怎么样？其他的許多人不是都在跟土耳其人作战的时候犧牲了嗎？我們的善良的米罗西現在在哪儿？扎拉現在在哪儿？队长現在在哪儿？……我是一个武将，尼柯德馬斯，而你是一个僧人，你的心腸軟，我的心腸硬。可是你是一个僧人，我的老弟，而我是一个父亲。所以我的心腸很軟，而你的心却像铁石一样。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呀？你并不知道他干下了什么事情。現在在这里，在你的面前，在托莫里山的这圣地前面，在天上的上帝前面，我明白表示甘願让我的灵魂承担他的一切罪恶。可是他为什么不死在他的禪房中，却要跑到土耳其人那里去？这种罪恶是人可以寬恕的嗎？这种罪恶是上帝能够寬恕的嗎？”

你大声吼叫着，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虔誠的弟兄乔治。我不敢再抬起眼睛来看你，只是带着祈求的眼光看着瑪拉，同时最后一次向你請求說：

“尽管这样，还是求你寬恕他吧，我的弟兄！”

你低声讲了几句話，我完全听不清你在讲什么，瑪拉拿过一瓶酒来递給你。我沒有注意到酒瓶有沒有接触到你的嘴唇，却只看到你的胳膊忽然垂了下去，酒瓶落在石头上砸得粉碎，瓶里的酒仿佛是你流出的血一样把你身边的土地全給染紅了。我低下头去吻你的手，可是……够了，我的笔已經写够了！

1957年2月

黃雨石譯

# 兵 役 证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薩柯·班都那天下午很迟才卸下牛軛来。大紅牛的皮毛被汗湿透，有些发黑了，滿嘴冒着白沫。薩柯用手撫摸它的脊梁，拍拍它的肩胛，而且跟它讲起話来，仿佛它懂得人話似的。

“大紅牛，現在你可以自由自在了；我們总算把地都耕完了。”

公路正好貼近薩柯的田边蜿蜒而过。一个騎着馬、赶着一群牛的老乡打这儿路过，說道：

“薩柯干得眞叫棒！祝你今年收成好！”

“謝謝你！祝你也事事順心。”薩柯回答。

“一道回家去吧？”

“不忙。我有点儿乏了。等抽口烟就往家走！”

“晚安！”

“晚安！”

他們道过别，他便卷了一根紙烟，点着烟，然后轉过身来对他的儿子說：

“照看着牛，塞菲尔。在它們沒有消汗以前，不要給它們飲水。让它們在布林峽吃两个钟头草，再給水喝，飲过水就让它們待在那儿好了，夜里我来照料。”

耕牛精疲力尽，勉强蹒跚地回到牧場去。

“喂，薩柯，”老乡从远处回过头来喊道，“从索罗沃达来的郵递員到这边来过了嗎？”

“沒有，怎么的？”

“有你一封信。”

“你問过他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嗎？”

“沒有！”

“一定是爱克林来的信，”薩柯想道。爱克林是他的大儿子，正在服兵役，快有一个月沒有收到他的信了。老乡的話使他满心高兴。

虽然他还是那么疲倦，可是再也顾不得休息了。他嘴里叼着紙烟，把耕犁和其他什物馱在馬背上，就动身回家去。

五月清新的微风，洋溢着花儿和嫩叶的芬芳，吹拂着他袒露的胸膛。他深深地呼吸着，肺腑里充满了清爽的新鲜空气。今天，他耕完了地，其他农活也干得很称心，又能接到儿子的来信，的确觉得心情快活得很。

他策馬疾馳，尽快赶回家去。

他刚进門就問他的妻子：

“今天郵递員送来的信在哪儿？”

“在厨房的壁炉台上，”他的妻子哈綺霞回答。

他拿了信，端着灯出来，到阴凉的門廊里去看信。

“但願今年收成好！希望我們的儿子平安回家来！”他的妻子在馬棚里卸了馬，把鞍轡放妥貼后，从那里一出来，就傾訴了她这个心願。

薩柯一声不响。

“誰知道他在想什么，”哈綺霞自己思忖着。但是因为得不

到他的回答，她又問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嗎？”

“不，沒有，”薩柯一边回答，一边又拿起信来，展开，把灯端近些，紧皺着眉头，又讀了一遍。

“我的天哪，說呀！那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哈綺霞焦灼不安地問。

“这是从索罗沃达寄来的信，”薩柯終于对她說道。

軍部召薩柯·班都在十天內到索罗沃达去，交回兵役证。因为他年滿六十，已經到了从兵役簿上取消名字的年龄了。

“这么說，难道这里有什么値得发愁的事情嗎？”

三小时后，他的儿子塞菲尔回家来了。

“把那封信讀一讀！”父亲吩咐道，“好好讀一遍。把打字的那几行字也讀出来！”

塞菲尔細心地讀下去，連一个字母也沒有放过。

“从这里起再讀一遍！”父亲用手指头指着要他重念的地方。

哈綺霞看出这封信使她的丈夫心緒煩乱，便問他：

“当家的，因为你六十岁了，他們要把你的名字从兵役簿上取消，这难道是什么大事嗎？”

薩柯苦笑了一下。

“当然是大事！”

滿头黑色鬈发的、十四五岁的小儿子塞菲尔哈哈大笑起来。

“媽媽，还有什么能比年紀大了，应該取消軍籍更大的事呢？”

薩柯凝視着他的儿子，仿佛怜憫他似的。

“这一点你是不会懂得的，我的儿子。这是你理解不了的。”

看到丈夫笑了，哈綺霞稍微寬了些心，可是对那封使丈夫心

神不宁的信，她仍然觉得怔忡不安。她想作点什么事和說句什么話，但又都枉費心机，只好解开围巾，抖了一下，又系起来，呵斥儿子說：

"住嘴！沒有人問你的意見！"

她的头脑里翻騰着各种各样的念头："要是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兵役簿上勾銷，会出什么不吉利的事儿，那可怎么好呢？"接着又轉起別的念头："为什么要这样呢？战争时期，敌人把我們的房子燒成灰烬。虽然我們有个儿女成行的家庭，但我丈夫早就参加了游击队，落得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来照顾他們。那年冬天，敌人又燒了我們的房子，我領着孩子們被撵到外面去露宿，我們的罪受得还不够嗎？一直到全国解放才拯救了我們，并且給我們安排了住处。解放后，我們的党和政府給我們分了土地，帮我們盖了房子，政府按照我們的要求，貸給了我們那么多現款。我們所需要的东西都应有尽有了，这全得感謝我們这个政府的慷慨帮助。我們报答不完政府的恩典，我們一向努力完成各种計划和納稅的义务。我們的儿子，在入伍以前，就响应了各种志願工作的号召。我的丈夫也是如此。我也尽力工作，絕不落后……这封信又是从哪儿招来的呢？……"

最初她有些躊躇，不敢向她丈夫吐露她的疑竇，唯恐惹他生气，但是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

"亲爱的，你眞是个笨女人！哪儿来的这么些糊塗思想？"于是她的丈夫笑起来，好像安下心来了。

賽菲尔又笑了，还开他母亲的玩笑。薩柯也哈哈地笑了。方才一直压抑在屋里的沉悶气氛被打破了。

哈綺霞又笑又气。她叱責她的丈夫：

"你眞是为了上了年紀难过嗎？不要为这个睡不着觉——

你毕竟不能把时钟的針倒撥呀。不要担心我会撇下你。我年輕时候沒有撇了你，如今孩子一大群，我怎么能撇下你呢？”

“你答应过耕完地杀的那只鸡，杀了沒有？”

“我已經杀了。你答应要宰的那只羊羔什么时候宰？”

他們吃晚飯时鸡已經煮好端上了桌子。

飯后，哈綺霞、两个年紀小点的孩子和塞菲尔到他們的夏天臥房里睡觉去了。薩柯跨上馬，馳往布林峽牧場去照看牛群。

临近五月底，黑夜越来越短了，但是对薩柯說来，一夜却像一个月那么漫长。黎明姗姗来迟。有什么东西仿佛压抑在他心上。他仰身躺着，盖着呢大衣，一边凝神望着天空，一边沉思默想：“如果他們不坚持要我交回兵役证，那該多好啊。我还有力气。如果法律規定只有不能扛枪的人，而不是满了兵役年龄的人，才要退伍，那不是更好嗎？”

正在这时，从远处山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他們也許在打什么禍害牲畜的野兽，”薩柯·班都暗自思量着，一边眺望着布林峽牧場那边的树林。他拴住了馬和牛，免得它們在他睡着的时候窜进左近的耕地，蹧蹋庄稼。

那片森林使他想起了三年前他們包围一批特务的情形。“一个人不該自己夸口，让别人来夸奖才对，”薩柯·班都自言自語着。但是这时他有一点夸口，倒也完全情有可原：假如当时不是他守在最难防守的地点，那个特务头子一定会脫逃的——但是薩柯·班都看到了他，就举枪瞄准——不是瞄准头部，因为那样会把他打死，而瞄准他的腿部。薩柯瞄准什么地方，就能命中什么地方。这回打中了他的脚踝，让他待在原地动弹不了。“猎兵”队长亲吻了薩柯，因为捉住了特务头子，而且还是活的。

薩柯·班都回想起三年前的这件事，就牢牢攥紧身边的步枪，笑着說："他們要我退伍不大妥当吧。我是不打算交出兵役证的。"

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我說这样不妥当，誰知法律是怎样規定的呢？不，薩柯·班都，不行啊；并不是我說了算数；要看法律怎样說才行呀！"

薩柯·班都在蒙矓入睡以前，一直在思索这个迫切的問題：怎样才能保住兵役证。

接到軍部通知以后大約三四天，一天傍晚，薩柯·班都在蒲哥伐耕耘玉蜀黍地，他向附近一个也在耕地的邻居沙布里打听：

"沙布里，你服兵役比我时間长，对軍队的事儿更熟悉些，告訴我，虽然一个人的年龄已满六十岁，如果他願意的話，是不是还能保留住他的兵役证呢？"

"不！"沙布里回答。"不可能！"

薩柯失望地搖了搖头。

"喂，有什么事情使你伤脑筋的？你为什么要問这个？"

"我問問，因为他們命令我在十天以內……"

"唔，去吧，把兵役证交了吧，你为什么不想交呢，难道你是为了年紀老而伤心了嗎？"

"我老婆和有些人也老在我耳朵边嘀咕：'你伤心你年紀老了，才不想交兵役证嗎？'但归根到底这不是眞正的原因，沙布里。"他用手背拂了拂胡須，接着說："你是个党員，理解力比我强……但是我主张我們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还活着，就得为祖国战斗。在我国被皇帝和地主統轄的时代，我們也曾为祖国而战，如今我們旣然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翁，我們怎么能反而少干事情呢。难道你父亲当年当游击队員，打过多年仗的时候，他年

紀輕嗎？他那时候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从来不向任何人低头，簡直跟年輕人不相上下。他在夜里比白天还机警。我心里总这样想：我們不要战争。但願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永远看不見、也听不見任何地方有武裝冲突！但是倘若那边有人作非份之想，要来侵犯、焚毁或者蹂躪我們的国土，我們上了年紀的人能袖手旁观嗎？这就是我的主意，我的好朋友！”

薩柯說話时，沙布里直勾勾地盯住他的眼睛傾听着。他从薩柯的脸上看出了这位朴实的老头儿的言語和思想是多么眞誠。

“但願战爭永远不会发生，薩柯，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我們大伙儿毫无例外地都会起来从軍。不仅你和我，就連搖籃里我們的嬰儿，也要拿起刀枪来自卫，保卫我們亲爱的祖国的疆土。”

“那么，他們为什么坚持要收回我的兵役证呢？”

“因为法律規定了年龄的限制。我們的党和政府对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周到，解决問題比你和我都好得多。”

薩柯一点儿也不心悅誠服地搖了搖头，并且思忖着：

“法律！法律也該跟我商量商量。虽然我也許有些傻气，但我还有我的意見。让那些願意退伍的人撤銷軍籍吧，可是我的心沒有这个願望，为什么要勾銷我的名字呢？”

他本想拖延到最后一天去軍部，那他就可以有更充分时間来想不交兵役证的办法了，但是在跟沙布里·庫拉商量了这桩事以后，他改变了原来的打算。沙布里旣沒有給他鼓舞，也沒有給他希望。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到索罗沃达去，同时順便把国家規定作为所得税征收的羊毛繳納上去。他剩下最后一綫希望了。也許那位熟悉軍法条文的队长会在法律范围內想出别人不

知道的好办法来，好让薩柯·班都的名字不至于从兵役簿上划掉。

第二天刚朦朦亮，薩柯便騎上馬，动身上索罗沃达去。

"老薩柯同志，你看来像是有点儿不太結实，有点儿見老了，"队长說。"在我們当游击队員的时候，你簡直像庫克罗普斯[①]呢！"

"难道有人告訴他說，我不願意交兵役证？不然，也許法律沒有規定一个人必須受年龄限制，而可以随便继續保留軍籍！再不然，他們已經跟他說过我老了，因此他說我显得老了吧？以前見面的时候，他为什么沒有跟我提过这个呢？"

他用銳利的小眼睛盯着他，仿佛想設法猜出这位队长心中盘算的是什么主意，他回答說：

"从那时到現在，十二年已經过去了，少校同志，"他仿佛为自己辯白似的接着說，"喂，你怎么样？你认为你自己还年輕嗎？你也見老了，甚至比我还要老些。"

"我們的确是有点儿見老，可是我們的心还年輕。我們瞄准什么东西还能命中。"少校含笑說着。

"既然我們还能命中目标，那么你为什么要撤銷我的軍籍呢？"薩柯煞有介事地說。

从这里开始了他拜訪队长的中心內容，少校仔仔細細地跟他解释法律規定的条文。接着他們开始談起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其他話題：談起他們当游击战士时在一起过的日子，談到农事，談到麦子，又談到玉蜀黍。

薩柯忽然想起他耽擱时間太久了，于是站起来，拿了烟荷

① 希腊神話中的独眼巨人，这里有壮士之意。

包，揣进口袋里，就要走出去。他想，少校也許已經把兵役证的事忘在脑后了，不会再向他要啦。但是少校可沒有忘掉。他微笑着，仿佛看穿了薩柯心中的把戏。他让他一直走到門口才說：

“薩柯同志，你好像忘記交兵役证了。”

“不，我沒有忘記那回事，不过我实在舍不得交。”薩柯回答，又回到写字枱那儿去，勉强把手插进衣袋里。接着他从证件夹里把兵役证取出来，用他那粗糙的手撫着心口，仿佛恳求原諒他太麻煩少校了。他說：“少校同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我內心所感觉到的說明白了，我是不是能够让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希望只要我有一口气，还活着，党和政府就正式把我当作他們的士兵。这就是我的心願。我如果根本沒有了軍籍，我就会觉得自己对党、对祖国无足輕重了。让我留在兵役簿里吧，要是其中有一百名，就增加一名，算作一百零一名吧。那样会使我感到心情舒暢，而且……”

少校接过薩柯的兵役证，放进了写字枱的抽屜里，接着又設法让薩柯放心，說一切都会安排妥善，他无須担忧。

在他回家的途中，少校的話仍然迴响在他的耳边。

“薩柯同志，一旦有事，党和政府不会阻擋任何人来保卫我們流血牺牲所贏得的事业的。我們将像过去一样进行战斗，軍法和兵役证一定会成为永远銘刻在每个阿尔巴尼亚爱国志士心上的东西。”

蔚 青譯

# 多尔多列克*

索瑪·卡乔里

如果你是偶然到村子里来，走过塔尔别伊①的田地的时候，那你决不会想到旱季給普通农民的田地造成的那种灾害。这里的玉米地一片碧綠，玉米秆就像塔尔别伊本人的身子一样粗壮。每根秆子上搭拉着的两三个肥鵝似的玉米棒子。蒂薩河奔騰的河水只流到塔尔别伊的領地，就不再向前奔流了，好像有一条恶龙阻住了它的去路。这并不是因为水流不足，尽管在旱季，尽管烈日当空，蒂薩河的水却总是滿滿的，这是因为老爷要把河水引到一个养滿青蛙的池塘去。咯咯的蛙声使他賞心悅耳，而且这蛙声还能鼓舞他那半由于哀悼在一場血腥的党爭中被杀的儿子、半由于年老和酗酒而萎靡不振的精神。在这里只有当头的烈日和空气里的热浪才能使你觉得盛暑酷热，难以忍受。

但农民田地里的作物却都干枯了。四月、五月、六月，三个月沒有下过一滴雨了。农民們种下的玉米，有些連种子都沒有发芽，其余的都晒干了。熬过酷热殘存下来的玉米秆上的穗都干

---

* 多尔多列克的原意是稻草人，这里說的是一种求雨的仪式，主持这种仪式的須是年輕姑娘。她不穿衣服，周身用羊齒草和接骨木叶子密密地裹起来。

① 土耳其封建主的称号。

了，零零落落，像农民身上穿的衣服。麦穗沒有結粒，无精打彩地垂了下来，像孤儿一样。

他們能上哪儿求助呢？他們去恳求老爷让他們弄点水澆澆地，可是老爷放出狗来咬他們。

每天都要上教堂去的村里的老婆婆們，虔誠地祈禱着，在每座圣像前点起蜡烛，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村里的牧师对年老的妇女們說：

"圣密那不肯帮助农民了！显然他們惹他生了气。你們务必要到別的礼拜堂去禱告禱告，到普伦賈斯的教堂去或者到克里斯托弗里察的废墟上去！"

牧师自然是对农民有所企图，不管他們多么穷苦，他們仍然会把手伸进錢袋，掏出一两个里克来給他，妇女們呢，也不会不弄到足够的面粉，給牧师先生烤一个面包。

农民們相信了牧师的話，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們动身到普伦賈斯的教堂去了。队伍很长，像举行婚礼的行列，只是缺少后者常有的歌声和欢呼声罢了。騾子和馬倒是漂漂亮亮地打扮起来，披着紅毯子，挂着常綠植物扎成的花环。

于是他們在狂热的期待中过了一个星期。他們日夜翹望天空，切盼能降下一場甘霖。天空如能出現一絲云影，这对我們所說的这座村子里的每一家，每一家的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福音。如果沒有降下他們渴望的雨水，云也消散，他們就会伤心悲哀。在这样的場合誰又能不口吐怨言呢？

他們的牲口一天天瘦下去，只剩下一张皮。村里每天总有一只綿羊或是一只山羊死去。田地休閑起来，因为好些地方干得龟裂了，坚硬的泥土連犁都犁不动了。水池的噴口上一滴一滴地滴着水，一长队妇女排在那儿等着灌滿她們的水壶。

全村显得一片凄凉，就跟土耳其軍队經过把村子洗劫一空后的时候一个样。今年的干旱比往年都厉害。人們想尽一切办法去討好憤怒的鬼神。他們到克里斯托弗里察的废墟上去祈禱，可是天上还是沒有掉下一滴雨水。

一天傍晚，在村子的水池旁，教堂看守薩瓦煞有介事地对聚在那里的妇女們說：

“姊妹們！他們男人已經尽了力量。現在該我們齐齐心尽我們一份力量了。我們来举行一次‘多尔多列克’吧！”她毕恭毕敬地划了一个十字。

簇拥在那儿像虔誠的修女般的妇女也都划了个十字，她們立刻选中了納斯泰的沒爹的女儿契拉当她們的“多尔多列克”。她是举行这种仪式最合适的姑娘了。

契拉才十六岁，可是她长得身段匀称，毫无瑕疵。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两只蓝蓝的眼睛，像在做梦似的。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村里的妇女們叫醒契拉，陪着她去教堂。在那儿她們把她打扮起来：用常春藤叶子和花朵編成一个花冠戴在她的头上，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树叶和青草。只在眼睛那儿露出两个窟窿，好让她在村里的石子路上走动时能看得見。她們列队出发了。契拉像一棵活动的树。两只手里提着水罐、肩上扛着背包的少女走在她的旁边。其他的妇女跟在后面唱着：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瓢泼大雨落在我們的平原！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傾盆大雨落在我們的山巔！

她們在村里的噴泉旁边停下。

噴水的两根銅管子一滴一滴地滴着水，好像在流泪一般。四周的花园都围着籬笆，里面已經沒有花草。籬笆上有几根盖满尘土的葛藤，上面結着像南瓜似的小小的橡子，样子像干癟的无花果，伸在外面的枯黄的卷須，却似绳子一般。晨风平日总像溺爱的母亲輕輕拍打似的溫柔地爱撫着人們，現在却显得十分討厌。

两个“女儐相”挤出人圈，向干涸的小池塘走去。几只伸着头的青蛙吓得把头縮了回去。

“小心！瑪拉！”当瑪拉走近池塘的时候，另一个姑娘大声喊着。

瑪拉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当她踩着烂泥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她看看四周，寻找着什么。接着伸出手去，捉住一只青蛙。别的姑娘們甚至在泥地里陷得更深。那只被捉的青蛙从眼窩里鼓出眼睛，看看四周，宛如一个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孩子，随即它拚命用后脚踢着，想从捉它的人手里掙脫。

“納克，把口袋打开！”瑪拉大声对她的伙伴說。

納克打开背包，駡着那只青蛙：

“你这个恶魔把水都喝干了！”

于是姑娘們又重新上路，笑着唱着。

走到村子里第一家房子門口的时候，她們唱得更响更有劲了。她們敲敲門。主妇立刻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玉米面包走出来。姑娘們继續唱着：

罗那，罗那，罗那，下雨了……

歌一唱完，主妇走到“多尔多列克”的身边，把那壶水澆在她的头上。虽然那天很热，可是契拉却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姑娘們又唱起来，“多尔多列克”在她們中間跳舞，跳到发狂的时候，大

家兴高彩烈地哄笑起来，站在“多尔多列克”四周的姑娘們，淋到了从她身上裹着的树叶子里飞溅出来的水珠。契拉像树精一样狂舞着。

埋伏在高空里的太阳朝她們和湿漉漉的鵝卵石的街道射出它的火箭，馬上又把街道烤干了。

村里的孩子們一群群地围着契拉，想从叶盖的隙縫里窺看里面的姑娘是誰，可是契拉又跳又蹦的，把他們吓跑了。

每当偶尔路过的男人，不以为然地說：“上帝怎么会受这种荒唐把戏的欺騙！”說完又走了的时候，村子里上了年紀的妇女們，就紧紧关起自己家里的窗戶，面向着东方，抽抽噎噎地做着禱告，划着十字。

求雨的行列挨家挨戶地走去，整天不停地唱着跳着，嘻嘻哈哈地笑着。背包里已經装满了从每家收集来的供品。

要是有个年輕人路过村子，看見这支喧鬧、歌唱、欢天喜地的队伍，准会以为这是一支举行婚礼的队伍，而且又是一次多么美满的婚礼啊！村里的姑娘們还从来沒有像这次唱得那么热情。只有契拉一个人感到这种殘酷仪式的不幸后果。她已經渾身发冷，精疲力竭了。从她头上澆下去的每一桶水，都使她冷得发抖。她发烧了，几乎站立不住，可是她使出最后的力气拚命挺着，为了不至于丢脸。

在拐弯的地方，契拉畏葸地对納克小声說：

“納克，我不舒服了。”

“請你坚持一下吧，亲爱的契拉！只留下两家沒去了！”納克恳求着。

契拉咬紧牙关，继續装扮下去。納克紧紧地扶着她的胳膊。她害怕从她头上澆下去的每一桶水，但她勇敢地忍受着。她明

白，如果她不能坚持到最后，她就会丢脸。从此，村里的妇女們便会說她的坏話，而小伙子們也不会向她求婚。所以她一家一家爬着走去，活像一条受伤的蛇。

队伍走过村子里的最后一家之后，就向教堂走去了。

路过噴水池的时候，姑娘們停了下来。瑪拉从口袋里取出青蛙，又把它扔进池塘。青蛙已經半死不活了。它跳了几跳，然后就把前腿举起来，鼓出碧綠的眼珠困惑地瞪着姑娘們。

瑪拉觉得它很可怜，自言自語地說："可怜的东西！"

别的姑娘們朝它扔石头，一面說：

"把水喝完的就是这个罪犯！"

鵝卵石紛紛落进池塘，青蛙想跳开去，可是它跟契拉一样，太累了，只好在地上爬。一个石块打中了它的头，它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了。姑娘們笑着走开了。她們已經杀死了仇人啦。

在教堂的天井里，姑娘們匆匆忙忙点起一堆火，取来了水，解开裹在"多尔多列克"身上的树叶。可是当她們从契拉头上取下花冠和已經干癟的花朵时，她們看見这个姑娘脸色惨白、双目无神、几乎站立不住了。

"天哪！"她們叫喊起来。"契拉累垮了！"

可怜的姑娘！她差不多連話都說不出来了！她們让她躺在火旁的一张毯子上，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給她穿上干衣服，契拉昏迷了过去。女伴們吓慌了，欢唱变成了慟哭。有几个姑娘跑去找契拉的母亲。

納斯泰飞快赶来，当她看見她的宝貝女儿的情景，便惨叫一声，扑在女儿身上，哭喊着說：

"契拉，我的心肝，你怎么啦？"她动手按摩她的太阳穴，想使她苏醒。契拉沒有睜开眼睛，只有她胸口一起一伏，說明她还

活着。

她的母亲又說：

"契拉，宝貝！我的心肝，你說話啊！告訴你娘，你哪儿不舒服？"

姑娘們都放下手头的工作，簇拥在契拉身边。有一个姑娘大声說：

"别光是站着看她！往她脸上洒点水，让她清醒过来！"

另一个姑娘抓起水罐，往她脸上洒了些水。

凉水使她清醒过来，她开始动弹了，接着便睁开了眼睛。当她恢复知觉的时候，她还以为她是从睡梦中醒过来呢，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认不清十分焦急地站在四围的女伴們惊慌的脸龐，她眼前一片模糊。她母亲不停地哭着，輕輕拍着她的湿淋淋的前額。

"契拉，契拉！"

契拉抬起头来，望着母亲，想要說什么，像是要叫她寬心似的。可是話梗在喉头吐不出来。她們只是从她的表情明白她想說什么。

"說啊，說啊，我的宝貝！"她的母亲哀求她說，一面使出全身的力气紧握着她的手。契拉吃力地把头倒在母亲的手里。

于是她們就用她身下的那条毯子把她裹好，四个姑娘，其中有瑪拉和納克，像抬一个孩子似的把她送回家去。别的姑娘們便各自回去了。

歌声与欢乐声都已不知去向了！它們已經伴随着契拉走了，它們已經像被烈日的火箭蒸发的水份一般消失了。

傍晚，姑娘們又聚在噴水池旁边，大家都同样焦急地想知道契拉的情况。

“瑪拉，契拉怎么样！”一个姑娘問道。

“还是那样！她还沒有清醒过来呢！”瑪拉悲哀地回答。

“可怜的納斯泰大娘！”另一个姑娘眼泪汪汪地說。

当薩瓦出現的时候，每个姑娘仿佛接到命令一般，全都閉起嘴巴，不再多說一句話。

薩瓦很快就明白，她們談話之所以中断，正是因为她来了的緣故。

“你們干嗎不談了？你們，当我是主教嗎？”

誰都沒有作声。姑娘們各自提起自己的水壶，輪流到噴水池边灌水，然后連头也不回，便走掉了。

契拉的第一夜，是在忽冷忽热中度过的。她母亲用盐水替她擦身，把她裹在一张新羊皮里。第二天，契拉稍微好了点儿，可是她不吃不喝。这一天她有半天是在昏睡中。第二夜，她的热度升高了，可是沒有出汗，也沒有睜开眼睛。她开始說起胡話来。

接連一个星期，村里上了年紀的妇女天天都上納斯泰家去，她們显得阴郁而沮丧。

她們院里的葡萄藤今年也显得干枯，毫无生气。枯萎的叶子搭拉在枝椏上，或者像受伤的鳥儿似的飄落到地上，在更早飄落下来的伴侣中，沙沙响着为自己覓一个地方，好宁靜地躺着死去。

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契拉离开了人世。村子里每个人都悲悼她的死亡，全村都为她服丧。

村里四个最結实的人在坚硬的土地上替她掘墓，他們在干涸的地皮上挖到半公尺深的时候就再也挖不动了。土地已經干得掘不动了。

那天天气闷热。可是男女老少，沒有一个不参加送葬的行列。

头頂上的太阳好像沒有移动过，全区各处都在灼人的阳光下低垂着头，仿佛在哀悼可怜的无辜的契拉。

馮金辛譯

# 生命的春潮

法特米尔·吉亚泰

我們村里的姑娘十几岁就得出嫁。一个姑娘一到十六岁生日，就无論如何要到丈夫家里去了。到了十七岁生日的时候，她多半已經做了母亲。

里斯多·奥巴里决意也要她的女儿早早出嫁。可是他的列娜还只是一个孩子。她还不到十四岁。她玩布娃娃，还有不少稚气的想法。她那纖細的身材就像小櫻桃树的嫩枝。清秀的脸上两只烏黑的大眼睛还留着孩子的好奇的痕迹。它們很容易流泪，也很容易閃出欢乐的光輝。微厚的血紅的嘴唇也表明她还沒有成年。

可是，按照里斯多·奥巴里的意見，纵使女儿只有十四岁，他也願意把她嫁出去，只要有人来向她求婚。

幸而还沒有人来向她求婚，于是她就继續在家里一天天地成长，一面帮助料理日常家务。

列娜每天一大早便起床，用一块头巾把乱蓬蓬的头发一包，就动手干起家务事来。她生火，洗碟子，在茅屋的地上洒水，还把四只羊赶到山里的牧場去。

列娜的父母是别伊的佃农，他們在地里从早晨干到黑夜。他們歇工回来的时候，已經是疲憊不堪，只想睡觉了，所以他們

总是草草吃点儿东西，就躺下睡了。他們除了吩咐列娜做这做那、駡她打她以外，很少跟她說話。

列娜觉得在山里十分自在。那里沒有人打扰她。她把羊放牧在橡树林里，自己就坐在青草地上。她在这儿看到了多么美妙的东西啊！每当她躺在碧綠的草毯上的时候，一个神奇的小生物的世界就出現在她的眼前。螞蟻忙碌地爬来爬去，它們怡然自得，沒有一点儿声响。紅紅的背上黑点斑斑的甲虫，攀登到草叶上，接着就飞走了。它們常常落在列娜的手上。这使她很高兴，因为她听說过，甲虫会給人带来幸福。有时候她看見鹿角虫，它們像水牛似的慢吞吞地爬动着，她常会抓起一把碎土末儿，盖在鹿角虫上面，兴致勃勃地看它如何掙扎着从碎土中钻出来。她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小虫，有紅的，有綠的，有漆黑的，有带斑紋的；有的极小，小得几乎看不見，有的却很大；有的在地上蠕动，有的鼓翼而飞，发出一种像飞机似的声音。

但列娜最中意的休息地方却是一块峭壁的頂上。她每天总要到那儿去，坐在那块峭壁上。起先她感到头暈，不敢往下看。后来她就习惯了，常在那儿一坐几个钟点。在她眼前伸展着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河流溪澗纵横交錯，沼泽水洼星罗棋布，有峰巔藏在云雾之中的馬利·塔特山和伊凡山，屋舍像盒子似的一座座村落，和罩着騰騰烟雾的城市。列娜常常伸出胳膊，提高嗓子大声叫喊起来：

“哦，哦，哦哦！哈罗！”

微风輕拍着她的胸脯，吹拂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裙裾撩到膝盖上。她仿佛要跳到空中，像那只高高地冲上云霄的鷹似的飞走。

列娜每天看見在那儿翱翔的大黑鷹一定有巢筑在这块峭壁

上。它往往搧动着有力的翅膀，在这儿一連盘旋好几个钟头。列娜看見过它落在峭壁的頂上，用嘴啄着被它的利爪抓住的兎子。列娜向它走过去，想看得清楚些。可是老鷹抓起兎子又飞走了。

“力气眞大啊！”她十分惊駭，眞怕它有一天也会把自己攫走。

列娜在傍晚爬下峭壁的时候，背上总要背一捆叶子。她領着羊回家，晚上就用这些叶子喂羊。有时候她背的是木柴。这使她脆弱的身体累得精疲力竭，她一挤完羊奶，就馬上躺下睡觉，有时甚至連晚飯都不吃。

一个晚上，列娜已經躺下睡了，里斯多·奥巴里对妻子說：

“列娜大了。我們該留意給她找个丈夫了。这件事，你是不是可以探探基乔的口气，他儿子是个十分勤奋的小伙子啊。”

他的妻子是个瘦弱的女人，她爱怜地看了看女儿，叹息一声說：

“她太小了，列娜她爹。到今年秋天她才滿十四岁啊。”

“太小了！太小了！你只知道說这句話！可要是那只老鷹把她弄走了，你又怎么办呢？”

列娜的眼睛已經閉上，可是还沒有睡着。他們說到她的每一句話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她的父亲提到老鷹的时候，她的心怦动起来。她曾經亲眼目睹一只老鷹高高地落在峭壁上。不过老鷹不会攫人啊。它們什么都抓，可就是害怕人。这一点列娜知道得很清楚，她还从来沒有听說过，甚至在童話里也沒有，老鷹会把人弄走的事，不管是孩子，还是像她这样的年輕姑娘。父亲一定是另有所指。

列娜让他們相信她已經睡熟了。她甚至发出了輕輕的鼾声。可是她的耳朵又尖又灵。她急于想知道，那只会把她攫走

的老鹰是什么东西，那个要跟她結婚的男人到底是誰。

“他又能把列娜怎样呢？她还只是个小孩呢！”她母亲說，一面拍拍女儿的头。

“小孩！小孩！可是納伊姆大叔的女儿也是个小孩啊，他还不是去了，让她有了孩子！”

“别大声嚷嚷了，你会把她吵醒的！”

接着是一陣沉默，在靜寂中，列娜听見蛾子繞着灯拍动翅膀的声音，以及門外的狗叫声和她父亲的咳嗽声。

她母亲細弱的声音打破了寂靜：

“納伊姆大叔的女儿已經成人了。她已經滿了十八岁。列娜还沒有一点女人的样子。等她成了年，我們再把她嫁出去吧。”

“让她到丈夫家去成年好了。这完全一样。”

“可是她太小了，列娜她爹！”

“你們女人都是蠢貨，”她父亲憤怒地說，一面朝着火炉吐了口唾沫。“如果有人在山上把她糟蹋了，我看你这个媽媽怎么办？你去告状嗎？法官对这种事毫无办法！你只好忍受耻辱。你連口都不敢开，因为他会揪住你的耳朵，把你一脚从屋子里踢出去，把你从他的地里赶走。那时候我們怎么挣飯吃啊？”

列娜感到母亲的手拍着她的头。母亲的手在顫抖。这使列娜知道母亲在哭。一滴眼泪落在她的脸上，又从脸上滚到她的脖子上。列娜眞想起来，可是她抑制着自己。她的心里十分难受，两只眼睛噙滿了泪水。列娜紧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們等到秋天吧，”她母亲含着眼泪悬求着，“那时候，我們的儿子就会服完兵役回来了。让我們跟他商量商量再行动吧！”

"干嗎你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我怎么能不哭呢？"

"去睡吧！告訴女儿，上山的时候，叫她睜着眼睛留点神。"

不一会儿，他俩用灰盖住炉火，吹灭了灯，就躺下睡了。

列娜却久久不能入睡。从她今晚听到的話看来，有一件事她是清楚的：打現在起，她得不断提心吊胆地过活了。一个魔鬼似的人会随时跟踪着她，他会像强奸納伊姆大叔的女儿似的强奸她。一种絕望和惶惶不安的感觉揪住了她的心。她蜷縮着身子挨向母亲，大声哭了起来。母亲担心地問道：

"怎么啦，列娜？你为什么哭啊？"

列娜沒有回答。

"她大概是做梦吧！"她母亲自言自語地悄悄說，伸出胳膊去摟着列娜。

从那一天以后，列娜失去了欢乐。她那两只烏黑的大眼睛显出一种惊慌、恐怖、提心吊胆的神情。瘦弱的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色。連走路的样子都变了；她以前走路的时候，总是笔直地向前走，从从容容，无忧无虑。可是現在她却老是东张西望地时时提防，或者急遽地踏着步子，把肩膀抬得高高的。她总是担心有人跟着她，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片落叶的窸窣，远处的一声狗叫，或是門的叭嘎一响，都会吓得她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

青青的草地，草地上的小生物和山鷹的盘旋飞翔，都不再使她激动了。現在她坐在峭壁頂上的时候，总在綉一方薄薄的头巾。她已經开始准备自己的嫁妆了。头巾是她当新娘的第一件服飾。头巾綉好以后，她就要动手綉枕头套和新娘的睡衣了。她哥哥来信，說回来的时候，要带一件衣服和一方有色彩艳丽的花

边的头巾送給她。可是列娜的嫁妆却不和成年的姑娘一样。她喜欢自己綉头巾，在节日把它披上，好向她的年龄相仿的女友夸耀說这是她自己綉的。对那件即将动手綉的睡衣也一样，她一綉完，也就要把它穿在身上。如果她哥哥說話算数的話（而他以前回家的时候往往总是守信的），她指望衣服和头巾一到手就立刻穿戴起来。列娜只有一件衣服，还是两年前复活节的时候給她买的。这件白花紅地的衣服已經打了好多处补釘，而且也太小了，因为它洗縮了，列娜自己也长高了。母亲催她准备嫁衣，可是可怜的列娜眼前就沒有穿的。在这种情况下，嫁衣对她有什么用呢？

列娜的母亲也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列娜現在更加胆怯、更加爱沉思默想了。有时候她一句話不說，默默地做着家务事，百依百順，也不像先前那样老爱跟母亲頂嘴了。

一天，母亲干完了活回家，看見列娜在抽抽噎噎地哭，两只烏黑的大眼睛已經哭得通紅通紅了。

“怎么了，列娜？”她担心地問道。

“我害怕！”列娜回答。

“害怕？怕什么？”她母亲慌了起来，“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她母亲以为她是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打碎了才哭的。她看看四周，看到什么都好好的在原来的地方。

“你怕誰啊？”

列娜起先不作声，随即直視着母亲的脸回答道：

“怕別伊！”

“你为什么这样說，列娜？”母亲說着在她身旁坐下，竭力控

制着自己不发脾气。“怎么，别伊对你做了什么？”

“什么也沒有。”

“那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是你們叫我害怕的，你和爸爸，在那天晚上。你們当我睡着了，可是你們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听見了。”接着列娜就把那天晚上听到的話逐字逐句說了一遍。

“别傻了。哼，还好意思哭呢。”

“那天晚上你也哭了。我心里害怕，就跟你們那天晚上怕的一样。現在我总觉得他一直在纏扰着我。”列娜說着說着又哭了起来。

母亲想尽办法使她平靜下来。她抱着女儿的头，替她擦去眼里的泪水，然后又把她摟在怀里結結巴巴地說：

“别哭了，列娜！你是个大姑娘了。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你为什么要害怕呢。再說，你可以用你的手啊。你要一双手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用它們来保护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用石头砸他，然后拚命逃跑。他追不上你的。把他推开，逃跑！如果你是在山上，你就藏在树林里，如果你是在村子里，就跑回家来。你听見了沒有，列娜？你不是一个孩子了。你自己应該保护你的荣誉。很快你就要出嫁了。……”

母亲的这些話使列娜高兴了一点儿。多傻啊，她竟然会害怕！她要这双手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用它們来保护自己！

几个月过去了，小列娜的忧虑苦恼也随之消失。虽然一种恐怖的感觉依然集积在她的心里，可是它已經潜伏起来而不是浮露在外面了。枯叶的窸窣，鳥雀的飞起，已經不再使她惊惧。她現在怕的只是陌生人和样子像别伊那样的人了。

她又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嘻嘻哈哈，爱鬧爱玩了。

在山上时，她又愉快地和她心爱的螞蟻、甲虫作起伴来。鷹的疾飞猛冲，峭壁頂上的和风，翻飞的蝴蝶，雛菊和水仙花，这一切又都会使她感到激动。她坐在峭壁頂上，一会儿看看平原和山脉，一会儿又看看自己在头巾上綉的那只紅翅膀的小鴿子。

一个晴朗的夏天的下午，列娜正坐在草地上做女紅，忽然她听到一声馬嘶，和像四把铁錘打在石硬的地上似的嗟嗟嗟嗟的馬蹄声。列娜恐怖地环顾，可是她沒有看見什么人。一只喜鵲在那棵被雷电烧焦的老橡树上喳喳地叫着，晃动着尾巴。那边就是馬利·塔特山，雾靄像帳幕似的籠罩着它。山里飞起一群小鳥，向圣乔治山谷的方向飞去。

"一場虛惊！"她悄悄地对自己說，又做起女紅来。

可是她听見嗟嗟的蹄声愈来愈近。列娜一骨碌站了起来，伸长脖子去看。不錯，是有一匹馬从森林中跑来。她并沒有看見那馬，只看見馬尾巴像把扫帚似的左右揮动着。

风撩起她的裙子，使她的腿裸露在外面。当风停了的时候，列娜听見身后有人从草地上走来，脚步輕得像猫爪子似的。她太害怕了，不敢回过头去看。她把两臂交叉在胸口，像是要祈禱的样子，聳起肩膀，靜靜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她听見一个男人溫柔而又令人作嘔的声音：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的小列娜？"

列娜回过头去，不禁大惊失色。

"是别伊！"她看見出現在她面前的正是他們地主那皺起的小眼睛和紅鼻子，不禁惊叫起来。"我糟了！"她叫了一声，开始逃跑。可是别伊的笨重的身子擋住了她的去路。

"别害怕，我的小鴿子！你不认識我嗎？我是你們的东家啊！"

他把她紧紧抱住。

“滚开！該死的混蛋！”列娜一面惊叫，一面拚命挣扎，想逃脫他的魔掌。

“别嚷！”

别伊的血紅的脸上燃着欲火，而列娜的眼里却流着泪水，她的嘴唇吓得直哆嗦。

“让我走！你碰伤了我！請你放开我，别伊！”

列娜想起了母亲的告誡。母亲叫她保护自己的荣誉，因为她已經是大人了。可是她目前能做些什么呢？她的脆弱的身子怎么能抗拒一个男人的力气呢？

“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該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荣誉！”当列娜竭尽全力抗拒的时候，母亲的話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她紧握双手，使大劲推开别伊。她用指甲抓别伊的脖子，拚命想把他的紅脸从自己的脸上推开。

可是她到底只是个孩子，力气不大。她覺得自己的胳膊、拳头、手指，都漸漸沒有力气了。她累了，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像一块烏云遮住明净的天空一样，一层烟雾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看不見那老橡树，看不見馬利·塔特山，也看不見别伊的脸。她仰臥在草地上，看見的只是天空和向着天空飄去的一块烏云。

她用出全身的力气作最后的搏斗。她看到别伊张大的嘴巴，歪斜的眼睛，以及像一匹疲乏的馬那样的骯髒的鼻孔，这时她猛地用双手和双脚蹬开别伊，一骨碌爬了起来。别伊又伸手去拖住她，用种种甜言蜜語勾引她，誘惑她。

列娜两手紧握住她的女紅，尽力飞快地逃跑。她一个劲地奔跑着，不知道朝哪儿去。奔跑着的好像不是列娜自己，而是她脚下的道路。山林里的树木、岩石、草地、云彩都仿佛从她身边

往后飞馳。

"媽媽！媽媽！媽媽！"她大声叫喊，风猛烈地吹拂着她的头发和她那撕成碎片的裙子。

"媽媽！救救我啊！"

她回头一望，看見别伊撣掉褲腿上的灰尘，开始朝她追来了。

列娜不停地跑着。她跑到了峭壁的頂上，那有老鷹做巢的她心爱的休息的地方。她再也不能向前跑了。于是她閉起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口气，朝着险阻的山澗跳了下去。她像老鷹似的飞走了，只不过老鷹是向着高空翱翔，而列娜却是一头掉进了深淵，跌得粉身碎骨。她再也看不見什么，感觉不到什么了。不論是战栗地向下张望着的别伊，在她身子上面盘旋的老鷹，还是像一面旗子似的在她手里晃动的綉花头巾，她都看不見了。

馮金辛譯

# 突　围

法特米尔·吉亚泰

“我的天，好难爬呀！”卢安·德拉戈蒂惊訝地回头望，一面輕声地咕噥着。积满了雪的、林木稀疏的山坡像刀子的鋒刃一样。从高处看，它仿佛沒有实际那么险峻。可是上面的山峰却像屋頂似的悬临在你头上，簡直无法越过。一条人迹罕到的小道蜿蜒曲折地沿着陡削的山坡伸展开去，有时隐在崖石背后，有时通过小小的台地，或是順着矮矮的树丛和山沟，有时它又消失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和复满冰雪的大块圓石后面，然后又在那边的山坡上出現。

气喘吁吁的卢安·德拉戈蒂坐在一棵小杜松树下休息，燃起一支紙烟，用眼睛琢磨着对面山坡上的一条小路。

他步行了三天，寻找他被派去的那个大队。他在深雪里跋涉，累得要命，在参加游击队以来的整整三个月里，他从来沒有像这三天这样累过。但是这苦难总算到了头。听說大队部就駐扎在这奧巴里区的拉甫达尔村，不用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了。瞧！村梢头的房屋已經遙遙在望。一到那里，他就可以烘干脚，刮掉胡子，他的胡子已經长得有一巴掌长，看起来簡直不像个大学生，却像个从集中营回来的人了。不用說，到村里，他还可以吃到热的食物，塡飽餓癟了的肚子。

他在杜松树下歇了一会，舒服得像躺在鹅絨垫上一样。虽然在这干硬的荆棘上稍微动一下也会使他感到刺痛，他却不願起身赶路。他仰头瞧着天空，脫下佩有五星章的便帽，习惯地用手指将栗色的鬈发梳理了两下。他的头脑里什么思想也沒有，唯一想到的就是休息和睡觉。他的困倦的眼皮直往下垂，开始打起瞌睡，可是一陣哆嗦，他馬上又醒了。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現在他身上起了一层疹子。

"起来吧，这样会着凉的！"他自言自語地說，一跳便站起身来，俯身拾起刚才随便扔在杜松树下的意大利式步枪。一枚干枯的杜松刺刺着了他手上柔嫩的皮肤，可是沒有刺进肉里去。卢安张开孩子般的厚嘴唇，用牙齿拔出那根刺，吐掉。他感到口渴，可是附近沒有水，他便抓了一把雪，塞在嘴里，漫不經心地背着步枪，向着村庄走去。……

他在一座房子前面停住，那是从前的区公所。彻骨的寒风已使这里泥濘的雪結成了滑溜溜的冰。他那釘了铁釘的皮靴在冰上滑来滑去，但他扶着冰冷的墻壁走上了台阶。台阶也像鏡子一般又光又硬，为了防人滑倒，上面已經洒了一层炉灰。

"想得眞好！"他咕噥着。这时他已小心地走进一条寬大的、光綫幽暗的、阴冷而又弥漫着烟雾的走廊。

五六个游击队員在走廊中央升了一堆火，大家围火坐着。火上放着一只盛滿老玉米的鍋子，他們正在等着把它們煮熟。他們默默地、閑散地坐在火旁，偶尔交談几句。

"布雷大队的队部是在这里嗎？"

"是啊！"游击队員回答，对这新来的人看也不看一眼。

"你是刚到的嗎？"

"刚到的。"

“冷嗎？坐下来暖和暖和吧！”他們給他让了个位子。

“这火真可怜！哪里能暖和？”卢安坐下，把手掌向火堆伸过去烤。

“木柴还是青的，烧不着，所以我們在烧紙哩。这有什么关系，火小总比沒有火强。”一个游击队員說，他把一本撕了一半的本子的封皮扔进火里。

卢安从火里搶出那张封皮，认出上面用打字机打的字：“上繳物資登記簿，一九四一年第五号”。

“干嘛把这些东西烧掉？将来还有用处的。”他責备那几个游击队員。

“咱們可不懂！真奇怪，法西斯的上繳物資登記簿对咱們还有用处！”有一位用嘲笑的口气說，并且向他的同伴挤挤眼睛。

“也許有用处，可是，不用这些紙，咱們就煮不熟老玉米，你明白嗎！”另一个人說。

这时，一扇門打开了，有一个人站在門口，揉着眼睛，問道：

“瓦尼在嗎？瓦尼·高戈拉里在这儿嗎？”

“在，他在这儿。”

“来，政委叫你！”那个游击队員用命令口气說，然后走进房里，猛一下把門关上。

“起来，你这瞌睡虫！瓦尼，他們叫你哩。”一个游击队員向背着火堆睡在他身旁的同伴說。

“听見了，听見了，”瓦尼說，很不情願地站起来。

卢安也站了起来。当他一听到跟他同班三年的同学瓦尼的名字时，他看了看每个游击队員的脸，可是看不出有什么人像他的老同学。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老同学，他想起了瓦尼当学生时候的样子：穿一身便服，褲子因为洗的勤已經褪了色，

上衣的肘部打着补釘，身上还揹着一个旧的黑皮书包。瓦尼是班上的优秀生。他常常把抄好的考卷副本給卢安，特别是在考算术和地理的时候，虽然卢安也是个优等生。現在，瓦尼穿着过分寬大的、补过的、有几处烧破了的意大利軍大衣，滿嘴胡髭，完全不像从前那个溫和的、不摆架子的同学了。只有他的眼睛，那对大大的、梦一般的眼睛沒有变。它們还像从前一样微笑着，羞羞答答盯着人看。

“卢安！卢安·德拉戈蒂！是你嗎？还是我眼花了？”

“哎喲，瓦尼！看你变成什么样儿啦！”

这两个老同学紧紧地拥抱着，别人都惊奇地瞧着他們。

“多美的会面呀！”旁边有一个人說，他从鍋子里捞起来一个滚热的老玉米，放在手心里拚命地吹气。

“你身体好嗎？过得怎么样？想家嗎？”卢安笑着問他的朋友，怀着深深的友情瞧着他的眼睛。

“很好，当然很好！”瓦尼回答。“你呢？这些时候你在哪儿待着？什么时候来的？那边有什么新聞？”瓦尼不住地問，紧紧地握着卢安的手。

“我被派到了布雷大队，所以到这里来了。”

“好啊，我也在这个大队里。我們要在一块儿了。你留这胡子干嘛？想当牧师嗎？”

“能当牧师倒好了，那就有很多热饅头吃了！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很可怕。我赶了好几天路。肚子餓癟了，脚也湿透了。”

那扇門突然又打开了，先前的那个声音比第一次更响亮地喊道：

“瓦尼！”

“来啦！”瓦尼忽然想起什么事，对他的朋友說，“跟我一起去

見政委！他眞是个可爱的家伙。你一定会喜欢他的。你知道他是誰？最好还是你自己去瞧吧！”他拉着卢安的胳膊，走进那个游击队員沒关上的門。

房間很狹小，烟雾弥漫，叫人无法呼吸。一团团的白烟像濃雾一样从那摇摇摆摆的破烟囱里漏出来，使房子里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了。一个游击队員守着火，不住地把区公所的本子和文件当柴火往炉子里投，炉子上烤着土豆和南瓜。炉火发出呼呼的声音，火焰从炉縫里冒出来。

卢安的眼睛漸漸习慣了烟雾，他現在看得清房間里的一切了。墙角上放着一堆紙和书，墙上挂着大衣、子弹带和步枪，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放在房間的另一边，它只剩下木框，上面的板条大概都在火炉里烧光了。一个浅色头发、蓝眼睛的年輕人，用半躺的姿势坐在沒有玻璃的窗子前面，他的胡須濃密，头发稍微稀一些。門推开的时候，他已把本子和笔放在一边，扣好咔嘰上衣，紧了紧挂着手枪的褲带，預备說話了。但是一見不是瓦尼一人站在那里，他又把話忍住。他向他們瞧了一眼，仿佛在想一件他記不起来的事情。

“他也是新来的游击队員嗎？”政委站起来問，接着說，“把他派到第二分队去！让他跟同伴們住在一起。同志，坐下来暖和暖和吧！你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

“我是从科尔察①来的。我在后卫队工作过三个月，現在从那儿調来了。”

“他們总是把新兵派給我們，好像布雷是一件輕松的工作！”政委不等卢安說完，就不指定对什么人地插嘴說。

---

① 阿尔巴尼亚南部政治、經济中心，反抗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摇籃。

“我是从科尔察来的……”

“知道，知道，我听見了。”

“我叫卢安·德拉戈蒂。”

“什么？你說你叫什么？”

“卢安·德拉戈蒂。”

政委向他走去，想瞧一瞧他的面孔，可是卢安正在揉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眼睛，手掌遮住了脸的一部分。瓦尼·高戈拉里脫下了外衣，瞧着这个情景，笑起来說：

“怎么，不认識我們的老朋友卢安了嗎？”

“当然认識！卢安，你好嗎？”他的老同学叫了起来。卢安还在那里揉眼睛，政委却一把抱住了他，把他紧紧地压在胸前，像孩子似的举了起来。

“彼尔拉特！”卢安困惑地眨眨他那双小小的、烏黑的、被烟熏得潤湿发紅的眼睛。

“对，我就是彼尔拉特·哈依达里。我一点也沒有变。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是的，你沒有变。只是头上少了些头发，胡子也长出来了。我們分开好久了，是嗎？”

“我們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分开的。整整两年了！”

“恰好两年！”

“脫掉大衣，在这里坐一会。让我們暢談一下！”政委說，他帮卢安脫下大衣，把它挂在墙上自己的衣服上面；瓦尼帮他解下步枪、子弹带和手枪，把它們放在一个角落里。

“把鞋脫下来，烘烘脚，脚都湿了吧？”

“湿透了！”

“你吃过东西嗎？一定沒有。这儿有点烤土豆，吃吧！又热

又好吃。亲爱的卢安，現在你来談談，这两年你干了些什么？科尔察有什么新聞？平原上的情况怎样？”

“眞不知道該从哪儿說起！好的歹的都混成一团了，”卢安坐在破沙发上說，一面出声地嚼着他們放在他面前的烤土豆。

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卢安在中間，正像从前他們坐在課桌上一样。他們連續同窗八年，同坐一张課桌，結成了牢固的友誼。他們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在一起計划未来的事业。天知道他們曾为一点点小事爭吵过多少次，而且常常彼此不相往来。但是这些瑣碎的口角却破坏不了他們的友誼，反倒使他們的友誼更加持久了。他們三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瓦尼·高戈拉里冷靜、用功、容易妥协。他是个和事佬，一切紛爭的調解人。卢安爱挑剔，厌恶一切，不满意教师的教授法，不满意同学的答問，也不满意自己，而且跟人很难相处。但是一旦跟人交上朋友，他就成为一个忠实的朋友。彼尔拉特·哈依达里恰恰相反，他心情愉快，很得人心，不大担心学习、生活或未来。他干起工作来开始非常热心，可是他的热情却像用糠皮燃出的火焰一样容易冷却。他的心地像山中泉水一般純洁；看到同学成績好，看到空中飞翔的鴿子或是野外盛开的花朵，他都满心欢喜。

他們三人过去是这样。但后来，当烏云布满祖国天空、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爭开始的时候，彼尔拉特就拿起武器，參加了战斗部队。瓦尼被关进了监獄，不久又被释放，随后也到山里去了。两年后，卢安也走上了他們的道路。現在他們三人又聚首了，同样被在战場上鍛炼出来的新的理想鼓舞着。彼尔拉特仍然像以前一样爽朗愉快，但是比較考虑生活和未来了，并且以一种不屈不撓的热情为它們奋斗。瓦尼比从前更持重些，更加自觉，而且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妥协和爱发牢騷了。至于卢安……

他当然也有变化。但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分开两年，他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所以問了他許多問題，并且非常注意地听他回答，当他吃着烤土豆，眨着美丽的眼皮，用細巧的手抹着未剃的胡須的时候，他們都关心地注視着他。他說他已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放弃了带有花园和温暖舒适的房間的两层楼房，丢下了寵爱他这个独生子的父母，甚至丢下了激烈反对他离开的爱人瑪丽艾塔，而来参加他們的队伍。他們听了这些，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他說他来亲自看看，人民怎样为他們的自由而斗爭，他自己也应該参加斗爭，这样才能結束他的身体和心灵所感到的痛苦，才能爭取到他所渴望的舒服安乐的生活。

卢安詳尽地向他們讲了城里普遍的不安，城里人所过的不能忍受的生活和提心吊胆的夜晚。他自己跟同学們失掉了一切联系。他們大多数都到山里去了，有的被捕，在獄中受苦，有的不再在街上出現。他自己則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看不清自己的道路。一方面，他的蓝眼睛的爱人瑪丽艾塔纏着他，不許他过問有关政治的事，甚至不許他談起政治，談起她的命运或是我国人民的命运。她所需要的就是他很久以来一直給她的亲吻、撫爱和无止境的爱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同志們的声音却呼喚他起来尽自己的責任。每当他在梦中，在自己的花园里听見枪声，或是每当在街上看見同胞流血的时候，他就听見了这种呼声。有一天，他自己感到了羞愧，对着鏡子向自己的影像啐了一口唾沫，就跑到山里去了。他在科尔察附近的伦貝茨村呆了两个星期。这里他和运动的領导人发生了接触，他們便派他做本区的青年工作。他的工作受到了贊許，并且因他热心于共同事业而受到表揚。后来他又被派到区指揮部所在地沃斯科皮亚，在那里的解放区工作。三天前德国鬼子和国民陣綫分子进攻沃斯科皮

亚，他这才被调到奥巴里区的拉甫达尔来当布雷大队的游击队員。現在他和亲密的同学会了面，像孩子投进母亲怀抱一样高兴。

“关于自己的事我談得太多，怕你們听得不耐煩了，”卢安吃着瓦尼給他剝开的一个滚热的土豆說。

“卢安，你的話我們听了都很滿意。你談自己，这沒有关系。問題是我国人民在受苦难，我們也在受苦难。人都在受苦，我們就应当快些結束这些苦难，”彼尔拉特一直沒有說話，現在带着点粗卤和疲乏的語調說。他伸一伸臂膀，弄得关节咯咯地响，接着卷了一支紙烟，凝視着火炉沉思：“你說得对。但是将来的生活却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舒服安乐。我們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过去几百年未完成的工作。”

“这么說，我們这一代人眞是不幸了，”卢安插进来說，一面嚼着最后一个烤土豆。

“为什么不幸呢？我不同意你这种說法。”

“怎么？正当青春年少的时候就被杀死，这不是不幸嗎？”

“这要看是为什么而牺牲。”

“反正一样。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什么时候被杀死，怎样被杀死，这都沒有什么关系。”

“死于枪弹，或是死于炮弹，这当然沒有什么区別。但是，一个人为了什么牺牲生命，这中間却有很大的不同。不錯，死就是死。但是，有的人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譬如說为人民的利益而死，这种人虽死犹荣，他是一个英雄。也有人像狗一样为一根骨头而死，这种死对人来說才是不幸。有很多人都落到了这种可耻的下場。所以，你該明白我为什么坚持說我們这一代幷不是不幸的了。”

“生总比死强得多。”

“当然生比死强，但是，那也不尽然。与其跪着生，倒不如沒有生的好。我曾亲手埋葬了好几个在战斗中倒下去的同志。要是他們能参加我們現在的談話，那就好了。可是怎么能办得到呢？一个叫做梅法依尔的同志，是波德戈里察地方的人，他在最后咽气的时候对我說：‘我死得幸福！’是啊，他的最后一句話就是幸福。你看，一个人如果知道他为什么死，他就会觉得死也是幸福的。可是你，卢安，却說我們这一代人是不幸的。恰恰相反，我們是幸福的一代。”

卢安做了个鬼脸，表示他不以他朋友的見解为然。他一边瞧瞧瓦尼，想从瓦尼那里得到支持，一边說道：

“我願意幸福地活着……”

“当我們掌握政权的时候，幸福就会来了……”

“你别打岔，我是說享受生的快乐，我願意过幸福的、而不是受苦的生活。瓦尼，你說对嗎？”

瓦尼沒有吭声。他聳一聳肩膀，沉湎在默想中。他显然想找一句两面不得罪的話来回答。这时，彼尔拉特接着說：

“苦中也有乐。你要知道，我現在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幸福。可以說我現在就比我从前向着空中的鴿子低語或是采集野玫瑰的时候更幸福。我所以幸福，正是因为我在受苦。我所以幸福，正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在完成我們前輩未曾完成的神圣任务。我觉得自己像那些終生辛勤工作而又对工作感到乐趣的人們一样。你以为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你以为生活的乐趣仅仅就是举行結婚喜筵，在波格拉节茨湖边散步，在摆滿酒菜的桌边吃吃喝喝嗎？人的最大的乐趣和幸福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爭，即使这个斗爭需要他作最大的牺牲，甚至牺牲他的生命。这

就是我的信念。瓦尼，讲讲話吧，别窩在那里像条蛇似的！”

瓦尼有点为难，靦覥地望着他的两个朋友，然后带着勉强的笑容，像个年长的圣者似的說道：

“只要我在这次战爭中不死掉，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后，我一定申請出国护照，到莫斯科去学哲学，专門为了弄清楚你們二人誰是誰非。到那时我再来回答你們的問題吧！”

他說这話的目的是想多少緩和一下双方激烈的辯論并且使他們的辯論就此結束。他自己完全同意彼尔拉特的話，但他深怕这場辯論会使他們两人更加分歧，同时他也为卢安感到难过。政委深信卢安的想法是极端錯誤的。他心里觉得卢安是个个人主义者，是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可是这些話他都沒有說出口，因为他不願让一个疲乏的朋友生气。也許这三天艰苦的行程对他有些影响，使他不得不这样看待生活。“让他休息休息吧，”他对自己說，“将来討論这些問題的时間多着哩。”为了改变話題，他便向卢安問起他們的老同学、他們的老教师，他們的生活过得怎样，对战爭有些什么看法。卢安累极了，眼皮直往下垂。他勉强支撑着回答一些关于他們的老同学和老教师的問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倒在那张空沙发上睡觉。

“你累啦，卢安！你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彼尔拉特輕輕地拍着他說，“今晚就和我們一道在这儿睡吧。房間虽小，倒还暖和。”

“我的确很累，瞌睡极了。”

“就睡在这沙发上吧。明天我就派你到分队去。忘了告訴你，我們这个大队是刚成立的，这种大队全国沒有第二个。这个大队的任务就是破坏敌人的桥梁和仓庫，在敌人使用的公路上埋地雷。工作是很艰苦的。明天我教你怎样使用地雷和手榴

弹。大队长还沒有来，听說人选已定了。队員也沒有到齐，每天陆續有人报到。眼前只有二十二个人。不过，我相信一个星期以后一切就会就緒的。晚安，好好睡吧！我要去查哨了。”

睡在火炉旁边的那个游击队員根本沒有听見这三个人的談話。他叉开手脚睡得很香。彼尔拉特喊他时，他猛然站了起来，跑过去取那挂在墙上的枪。

“咱們到哪里去？”他蒙蒙矓矓地問。

“到队員的宿营地去，”彼尔拉特說，“把衣服扣好，当心着凉。”

“它們把我的血都吸干了，媽的！”他一面搔着赤裸的胸膛，一面拿着枪走到头里去了。

卢安睡得死一般沉，連身子也沒翻动一下。忽然村里的枪声把他惊醒过来。

“怎么回事？”他半睡半醒地問。

“快起来！”瓦尼拉着他的上衣喊道。

“出了什么事？”

“德国鬼子来了！”

“德国鬼子？怎么可能呢？”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和鞋，他冷得发抖。瓦尼瞧瞧窗外，又瞧瞧卢安，他正在用顫抖的手指扣着短咔嘰上衣。

“我們也沒料到这次襲击。”

“彼尔拉特哪儿去了？”

“他在作战！”

区公所里已經沒有了人。最后离开的就是瓦尼和卢安。他們刚走出屋子，一梭子枪弹就向他們扫来，他們只得掩蔽在走廊的墙后面。

"注意！德国鬼子已經进村。我們接到了向山里撤退的命令。"

"我不明白，德国鬼子怎么来得这样快。"

"早就来了。他們在阿尔巴尼亚全境展开了大規模的攻势。跟我来！"

瓦尼走出屋子，前进了几步，又在街角上停下来，卢安跟在他后面。他們看見政委正在向着一堆碎石的方向射击，碎石后面有几个德国鬼子和陣綫分子在移动。

"从上边那条路撤退！"彼尔拉特命令走来的两个人。

"我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瓦尼說，一面打响他的机关枪。卢安也用他的意大利步枪射击。

"屋里的同志都出来了嗎？"

"村里除了我們沒有别人了。我們必須在敌人包围之前冲出去。"

"好，我們走吧！"彼尔拉特命令說，弯着腰跟在他們后面跑。

上山的路又陡又长，不容易爬上去。有的地方結了冰，很滑。他們的膝盖和臂肘吃够了苦。他們一面跑一面喘气，嘴和鼻孔里噴出一团团的白气。敌人的枪弹从头頂上嗾嗾地飞过。他們弯着腰，有时匍匐在地上向前爬行。他們伏在地上时听得見自己的心跳，看得見地上的积雪在他們吐出来的热气和滚烫的面頰下面融化。

他們必須快跑，每停一会，便站起来飞也似的奔跑，避免成为一个显眼的目标的危险。他們的衣服因为出汗而冻硬了，这使奔跑起来更加困难。瓦尼落在后面，他感到呼吸困难，有时他仿佛不能吸入足够的空气供給他的肺部。他张开嘴呼吸，身体前傾，鼓足全身的力气，两只手臂甩来甩去，好像拉着滿載的大

車似的向前跑去。他像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走着。彼尔拉特的衣服也冻硬了，变重了，但他跑得最快，头一个跑到了安全地点。卢安跟在他后面到达，但是像一棵砍倒的树干似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

"我們差点儿完蛋了！"卢安如释重負，結結巴巴地說。

彼尔拉特沒有搭腔。他用望远鏡偵察突围必經的小路。那条路先是一道傾斜的下坡，然后經过一段沒有树木的、岩石累累的山坡通上山去。在那条小路上，他发現一队武装人員正以很快的速度向着山口前进。他們不是游击队。

"我們被包围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然后把望远鏡轉向左边，左边是几条盖满了雪的、走不过去的山溪，他将望远鏡轉向右边一片密密的樅树林，大声叫道：

"我們陷在包围圈里了！我們的同志已經越过了这座山，到了安全地点。我們現在沒有別的路通往安全地点，只有穿过那个树林。向树林前进！"他一面命令，一面站了起来。

树林离他們并不远，他們拼命跑起来不到十分钟就可以跑过去。可是走那条山路不容易撤退，因为要通过一片开闊地带，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但是，彼尔拉特看来看去，只有这条路可以撤退。他們无論如何都得退到树林里去，而且必須赶快行动。树林里究竟怎样，彼尔拉特无法知道。也許有敌人埋伏在那里。他也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可是，无論如何，在树林作战总比在开闊的地方容易些。在树林里你总可以找到一个躲藏或是进行抵抗的地方。还有另一个可能，树林里也許并沒有埋伏敌人。总之，去到一个多少还有点逃脫的希望的地方，总比毫无希望地向着死亡直闖过去要好些。

彼尔拉特知道他的同伴們的顾虑。

“我来領头！”他說，“等我到了树林，再招呼你們过来。倘使敌人发現了我的行动，你們就掩护我。当心啊，同志們！”

于是他半弯着腰，飞快地向树林跑过去。

他的同伴們一面注意着进逼的敌人，一面注意着稳步撤退的彼尔拉特。瓦尼已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呼吸也舒暢些了。他注意到卢安怀着焦急的心情时而瞧瞧这边，时而瞧瞧那边，用冻紅的手端着枪。他們两人都有点忐忑不安，但卢安更容易激动。他仿佛感觉到死亡会突然临到他的头上，可是他还沒有失去最后的希望。彼尔拉特已經安然到达树林了。树林里明明沒有敌人。他們一定还能平安逃脫。……

現在輪到他們向着安全地点跃进了。卢安在前，瓦尼跟在他后边。他們跑得那样快，連自己也奇怪怎么会那么坚决。那个开闊地上复盖着厚厚的一层雪，有的地方深到膝盖。但是跑起来并不很难，因为彼尔拉特已經开了一条路，他們就順着政委的深深的脚印跑过去。

恰恰就在他們刚要进入树林的时候，他們听見敌人方面发出了一陣枪声。卢安继續飞跑。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向前跳去。他听見背后传来一声尖叫，但他沒敢掉过头来瞧瞧，因为他一回头也許就会丧命。政委开始从树林里开枪，掩护同伴們退却。敌人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这使卢安很高兴。他最后跳了几步，終于进了树林。他在一棵老樅树后边蹲了下来，查看一下他走过来的那条小路。瓦尼已經倒在雪地上，正在爬，竭力想拿起离他两三米远的他那支步枪。

“他怎么倒下来了？他負伤了嗎？”卢安惊慌地自言自語，不知道怎样才好。

“干嗎像个死人似的站在那儿？开枪！不然，他們会把我們

打死的！”他听見政委严厉的声音，政委一直不停地在用他的机关枪射击。

“你以为他負伤了嗎？”他又这样問。

“負伤了！”彼尔拉特說。他本来想命令卢安把他拖到安全地点来，可是随即就改变了主意。

开始下大雪了。敌人的射击逐漸稀疏下来，不过，現在已經不是朝着树林方向，而是对准瓦尼，瓦尼这时已經躺在雪地上不再动弹了。

“继續射击，别停下来！”政委命令說，他朝瓦尼那边飞快跑过去。他刚从树林里跑出来，背包的皮带就断了，掉在地下。背包里有日記本和其他机密文件，他不願丢掉这些东西，于是弯下腰去拾。他刚要拾起来，一梭子弹迎面打过来，击中了他前面的那个雪堆。他如果沒有停下来拾背包，就一定会中弹了。他平伏在雪地上，等枪声一停，就一跃而起，一手握着枪，一手拿着背包，向瓦尼那边奔过去。

他发現瓦尼已陷于半昏迷状态，血流不止。他面孔朝下，一只手握着枪，一只手护住头。他的帽子已經被风刮到約莫十米以外的地方去了。他那濃密的金色头发上已經落满了雪花。

“瓦尼！……瓦尼！……”彼尔拉特躺在他身边輕輕地叫着。瓦尼抬起头来。他脸色蒼白，嘴里塞满了雪。

“你用胳臂搂住我的脖子！”

“我走不动了！你快走吧，要不然他們会打中你的！”

“我要把你拖走！这样，行！忍耐住！再忍耐一会儿，树林就在附近。”

“我的两只脚一只也动弹不了！我想，子弹把两条腿的脛骨都打穿了。”

“勇敢些，我的朋友！再过一会儿就好了！”

“卢安怎么样？他受伤了嗎？”

“沒有，沒有！他平安无恙！”

大风雪正来得起劲。那边的山已經看不見了。公路也已不見了。听不見什么枪声。大风雪似乎已把一切都遮掩住了。

彼尔拉特好不容易把伤員向前拖走了两三步，就再也拖不动了。因此他决定把他背起来走。

“抓牢呀！”他說，“我們快要到树林了。我們运气好。大风雪使他們不可能向我們打枪。”他亲切地把他拉起来。

瓦尼竭力忍住伤口的疼痛。他被拉起来的时候，关节疼得要命，他支撑不住，又栽倒了。

“我不能动了。彼尔拉特，不要为我操心！让我留下来吧。”

他头昏，嘔吐了。彼尔拉特用一只冰冷的手托住他那潮湿的头。

“我們一定要到那个树林子里去。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大风雪一停，我們就危险了。用两只手抱牢我的脖子吧！就这样！”

彼尔拉特跪下，让他的朋友抓牢他，再站起来。他的两条腿摇摇晃晃。他瞧着雪上的鲜血，向前移动了第一步。

“你舒服嗎？”他問。

瓦尼沒有回答，只是把头靠在朋友的肩膀上，更紧地抱住了他的脖子。彼尔拉特感觉到負伤战友的溫暖的呼吸，感觉到牢牢抱住他的脖子的那两只手。他心里一直在担忧他們将怎样設法带着这个負伤的同志突围。在村外的这个小树林里，他們只能耽擱一夜。当天夜里，他們就得撤退到馬尔塔山隘去。但是，他們带着这个重伤員，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卢安在树林进口处等同伴們。他在放哨，老打冷顫。他的两只手已經麻木，簡直握不住枪了。他那厚嘴唇冻得发紫。

“他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伤痕，”他試着帮助彼尔拉特把同伴放下来的时候这样說，“他伤势重嗎？你觉得怎么样，瓦尼？”

“我們必須赶快护理他，他在流血，”政委說着，就动手替瓦尼解开鈕扣，把他的腰带解下来。褲子像在血里泡过似的，血向短袜里淌下来，把鞋子灌滿了。子弹打中他的脛骨，把他的两条腿都打穿了。四个小洞还在淌血，他們用棉花塞进洞口，把伤处弄干净，紧紧裹上绷带。瓦尼忍住疼痛，一声不响，他冷得直哆嗦。

“你一定要忍住，我的朋友！”彼尔拉特說着，脫下他朋友的鞋子，拉掉湿袜子，把自己的干袜子穿到他的脚上。

“当然，我一定要忍住。不过，我生怕因为照顾我，你們会有生命的危险。”

“天哪！不要說那样的話！你現在觉得暖和一些了吧？”

“你光脚怎么行呢？”瓦尼問。

“不要紧。我会用手巾把脚裹起来的。”

“当心，不要着凉！”

瓦尼觉得好一点了。他靠在一棵老樅树干上，裹着彼尔拉特的大衣，把帽子拉下来护着耳朵，他凭自己哈气取暖。不过，他已經虛弱不堪。在他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眼瞼低垂，他觉得睏得很。他想，睡一觉就会好些的。

“那么，睡吧！”彼尔拉特这样劝告他說，用大衣把他的头部盖好，就轉身走到站在几步外的卢安那儿去了。

雪还在下个不停。此刻，他們的足迹一定都被雪复盖起来了。他們焦急地等待着夜幕降临，以便从这个危险的环境里撤

退。冬季，白昼本来是很短的。可是，这一天却似乎长得沒有尽头。他們在死一般的沉默中等待着，难得交談一两句。瓦尼睡得很香。他的两个同伴却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彼尔拉特为别的同伴們担忧。他們会到哪儿去呢？大伙儿已避开这次意外的襲击了嗎？他到哪儿可以找到他們呢？他想出了当望眼欲穿的黑夜到来的时候怎样撤退的計划。卢安裹着溫暖的大衣，坐立不安。他在自己用脚步踏成的小路上踱来踱去。他的心里千头万緒，但是老是围繞着同一件事，就像铁錘老是敲在同一块铁砧上一样：他还能回到他那舒适的家里去嗎？

"我們将从这里上哪儿去啊？"他不加思索地間，他的声音透露出他內心的慌张。

"到我們的同伴們那儿去！"这就是回答。

"到我們的同伴們那儿去嗎？他們在哪里？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儿吧！"

"我們得去寻找他們！"

"瓦尼怎么办？我們把他留在哪儿呢？"

"我們带着他一道走。我們总不能把他留給敌人摆布。"他直盯住卢安的眼睛，继續說："卢安，你似乎动搖得很厉害！也許是我誤会了？你以前参加过战斗嗎？……你为什么不开口呀？"

卢安在他踏成的那条小路上踱来踱去，垂头丧气，悶声不响。一直到天黑以后，他們再沒有交談过一句話。卢安的态度使彼尔拉特感到很不安。他也許对卢安太粗暴了吧？他回想对卢安說过的話。他认为自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不曾得罪他。那末，卢安究竟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呢？每当彼尔拉特对着卢安的眼睛直瞧的时候，卢安为什么总避开他的視綫呢？今天发生的事使他心里产生了恐怖嗎？他也許已經对他失掉了信

心，认为他們为了自救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嗎？

“卢安，你怎么啦？你为什么悶声不响？随便聊聊吧！”彼尔拉特終于挽住他的一只胳臂这样說。

“你說得对。我心里惊慌得要命。不过，現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們可以出发了吧？”

“对，我們得走了！”彼尔拉特說，他的朋友的話已使他略微放心一些，他碰碰他的臂肘，想給他打打气。

天色刚刚黑下来，刺骨的寒风就开始猛烈地狂吹，簡直使雪片无法落到地面上来。大风雪在树頂上呼嘯，使树枝发出尖厉的嘯声。积雪在游击队員的靴子下面沙沙地响。在夜的黑暗中，人們有一种印象，似乎每一棵树干和每一块圓石的背后，都有敌人埋伏着。听見炸弹在远方爆炸的响声。过了一会儿，就在那树林下边，出現了一片紅里带蓝的火焰。

“他們在烧村子了，这些野兽！”政委用严厉的声音这样叫喊。

其他两个人沒有說什么，只是凝視着天空，那一片火光已把天空越映越紅。

“卢安，把你的大衣脱下来！”彼尔拉特一面把两根长棍子丢在地下，一面这样命令說。

“干什么？”卢安手足无措地問道。

“这还用問嗎？让瓦尼躺在上面。我們总不能把他背在我們肩膀上走呀，我們怎么能够呢？”

他們把长棍穿进大衣袖子，把瓦尼安頓在大衣里面，非常小心地把他抬了起来。

“你觉得舒服嗎？”

“很好！”瓦尼低声回答。

他們开始出发了。他們挑着的担子很重，两腿深深陷进雪

里，有些地方深达臀部。在树林里风吹在他們身上并不怎么难受。可是当他們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山风凛冽。风像鞭子似的抽在他們身上，使他們寸步难行，呼吸受到妨碍。他們很吃力地跋涉着，負担似乎越来越沉重，因为他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已湿透了。夜間漆黑一团，他們摸索着走，穿过树林，把瓦尼負伤的現場和那燃烧着的村庄都留在后边了。他們不停地走了整整一个钟头，沒有讲一句話。他們爬上一段陡坡，穿过一处峭壁間的小道，經过一个稀疏的树林，走上一条狭路。

"别着急呀，彼尔拉特！让我們休息一会儿吧！"卢安唉声叹气地說。彼尔拉特掉头望了望，可是沒有搭腔，他沒有停步，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前进。

"彼尔拉特，走慢点吧！我們累死了！"

但是政委仍然以原来的步伐继續走着，沒有答話。他也累了，他也渴望歇一会儿，可是，这时耽搁一下，就会使他們在天明时受到重大的損失。敌人的策略，彼尔拉特現在知道得很清楚。人們預料要发生的战斗，現在正打得起劲。差不多到处都会碰到德国鬼子和陣綫分子。即使在他們現在跋涉的这条小路上，不至于遭遇到敌人，那在他們正在走去的地方，也都有可能遇到敌人的。所以，他們脫险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馬尔塔山隘，去和别的游击队会合，要不然，就得找个岩洞，爬进去，潜伏在那儿，等战斗結束再說。正因为这样，彼尔拉特不停地走，他的朋友要求休息，他完全置之不理。

他們一再听到餓狼的嗥叫，說不定那些餓狼正在他們的路上追来吧。不时有触目惊心的五色繽紛的弹光在黑暗的天空一閃，又不見了。这就使彼尔拉特了解到，他們已經被包围。此刻，包围圈还广闊，他們不会馬上受到威胁。可是到第二天、第

三天，包围圈一縮小，危险就会更加逼近了。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停地走着。包围圈越寬，对他們的危险越小，他向前走着，而卢安却老在发牢骚。

“我不能再走啦！”他說着，就把担架棍子放了下来。

“天呀，你在干什么？”彼尔拉特握住担架棍子問。

“我完全支持不住了！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呀？我們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了，你难道看不出嗎？瞧那信号弹！我們无論走，还是留下来，难道不是一样嗎？”

“决不是一样！”彼尔拉特說，“在这儿，他們会把我們活捉的。今夜，我們一定得赶到馬里雅尼森林。明天晚上我們得通过馬尔塔山隘。如果我們不能通过，我們就得在岩洞里找个地方躲一躲。”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再也跟不上了，”卢安最后这样說，精疲力尽地倒在雪地上。

“站起来！”这是彼尔拉特严厉的命令，不过他随即控制住自己，以免使負伤的同伴感到不安。

瓦尼已經听見他們的談話。无論如何，他总比他們更痛苦。他的伤口已經冻住，他的脊梁发冷，像靠在冰上一样。他的手和脚都不能动弹。他渴望尽快赶上同志們，隐蔽在一間房子里，設法治疗、取暖。他看出，他是彼尔拉特和卢安之間发生爭执的全部起因。如果他的身体健全，他們之間压根儿就不会讲出一句不愉快的話来的。

“卢安說得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为我操心。我能够忍受得住，再苦我都能忍受。彼尔拉特，你听見了嗎？”

“对，对，我們正在休息哩。你好嗎？你觉得怎样？”政委凑近他的脸問。

“我觉得很好！”

“风厉害得很，用大衣蒙住脸吧！”他說着便用大衣替他把脸蒙好了。

这样談着話的时候，就算是休息。他們在黑夜中冒着大风雪，又上路了。黎明时分，他們不知不觉已經来到了馬里雅尼密林。

他們在一处岩洞中度过了这一天，那儿吹不着风。早晨，他們趁雾气濃重，升起了篝火取暖。可是快到中午时分，雾气散尽，他們又不得不把篝火熄灭。晚間，彼尔拉特下山，到村里想弄些吃的，因为这两天他們沒有吃一丁点儿东西。他在村口一家門上敲了两三下，但是沒有人开門。他觉得有人从鎖眼里张望，却显然沒有勇气应声来开門。

“請开門！我是游击队員！”彼尔拉特輕輕地說。

“我是游击队員！”

他很为难地前进，去敲另一家的門。有人从窗帘里发出警告：

“当心！村子里有德国鬼子和陣綫分子！他們会捉住你的。”

“給点儿吃的吧！”

“快走，他們在警戒着哩！”

“附近有游击队嗎？”彼尔拉特問，可是沒人回答。

院子里有脚步声。門嘰嘎一声打开了，他看見一个德国兵出現在門口。他們两个人相互开枪。德国兵歪了歪身子便倒下了。彼尔拉特拔脚就跑，徑直向原处退却。

他回到同伴們的所在地，已是下半夜了。他对他們叙述了发生的情况后，决定馬上离开那个地方。他肯定德国鬼子第二

天早晨就会来搜索这座森林的。如果再停留在那儿，便是愚蠢了。

他們又出发了，向树林深处越走越远。他們走得很慢，因为累得很，而且渾身湿透了。伤員保持着死一样的沉默。他不像白天那样說話，或呻吟了。那一夜，卢安和彼尔拉特也始終沒有讲一句話。他們的手脚冷得直哆嗦，头低垂着，下巴垂到胸部。他們有时松下劲来，只是凭借慣性，信步走去。只有在撞到树干或絆倒时，他們才提起精神，继續前行。但是，这并不能保持好久。他們的眼瞼垂下来，他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去，又在打盹儿了。

树林看起来像一座阴暗、寂靜的坟墓。只有他們踩着积雪的沙沙声，干树枝从老树上折断的嘎嘎声，远方偶然传来的狼嗥声，才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靜。

那天夜里，他們沒有能走出这座树林。他們走到密密的松树围繞着的一处岩石累累的地方时，天就亮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雪在太阳光下閃爍着，使人眼花繚乱。风带来了远方的枪声。一条深水的小溪弯弯曲曲，沿溪修筑的公路可以通到奥巴里区最偏僻的地方。一长列德国兵在那条路上行进。彼尔拉特觉得很幸运，那天夜里，他們沒有来得及通过这座树林。如果那天夜間他們走出了树林，他們就会迎面遭遇到这些德国兵了。不过，他又觉得懊悔，因为这么一来，道路却被切断了。現在，看来很清楚，无論白天还是黑夜，至少暫时他們不能再前进了。他們不得不就地駐扎。他們找到了一个小岩洞，爬了进去。

“睡觉吧！”彼尔拉特吩咐他們，他自己却出去放哨。

他用小望远鏡观察一长列德国兵推进，他左思右想，現在完全被包围了，該怎么办。如果今后两三天还沒有东西吃，他本人

是可以支持得住的。不过，瓦尼身上有这么多的伤，那怎么行呢？他一定要到哪个村里去替他弄些吃的来才好。但是附近沒有村子。而且，如果还像那晚的遭遇一样，可怎么办呢？如果他在路上被人打死，誰还会把負伤的同伴护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呢？他不再信賴卢安能担負那項任务。卢安是不会办到的。沒有他协助，他的两个同伴注定都会死去的。

他靠在一棵樅树的粗树干上，暫时陷入了恍惚的状态。他觉得眼睛像火烧，耳朵在嗡嗡响，脑袋像鉛一般沉重。他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被一种低語声吓了一跳，起初他还以为那是他在自言自語。他站起来，搖搖晃晃地回到岩洞。原来瓦尼咬着下嘴唇掙扎着想坐起来。卢安却在另一个角落里半坐半臥地睡熟了。

"出了什么事，瓦尼！你要干什么？"他用手放在瓦尼的脑門子上問他。

"我觉得两只脚发麻。我的脚趾头不能动，疼得好像有人在把它鋸断一样。"

"让我来把你的伤口重新包扎一下！"

"我要冻僵了！"

"盖好！盖好！"彼尔拉特說着，就把大衣蒙在瓦尼的头上，包扎他的伤口。

瓦尼的两只肿起的脚发青，冰冷。他磨擦那两只脚，从自己的衬衫上扯下一块亚麻布来把它們裹好。

这时卢安醒了，好像从一場恶梦中惊醒似的。他哆嗦着走到同伴們跟前，看到瓦尼肿起的脚，吓了一跳。

"坏疽病！"他悄悄地說，本来还要說出别的話来，如果彼尔拉特不給他一个严厉的眼色，使他明白，他不該那么說。

“到外边去放一会儿哨吧！”彼尔拉特下命令。卢安服从了，他在瓦尼面前說出那个詞儿，觉得很过意不去。

洞外雪光燦烂，刺激他的睡眼，使他兴奋起来了。为了取暖，他在岩洞四周用輕快的步子跑了一会儿。他的头脑里在轉着各种各样的念头。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下面是一条深溪，在公路上行軍的那一长列的德国兵，已看不到了。可是，他以为那是不会完的。他想像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岩石背后，都有德国兵在用步枪瞄准着他。他已完全沒有逃跑的希望。他們无論走到哪儿，都会落入敌人手里。他們已陷入了罗网。

“被包围了！被包围了！我們决不能突围，”他在低声地自言自語。他觉得心里非常煩悶，他簡直站不稳了。他的膝盖发軟，只好靠在一棵树干上，眼睛盯住地下。后来，他突然往后退了几步，好像遭到了一条蛇的襲击似的。原来在約莫五米外，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他的脸上尽是血斑，沒有脑門子和鼻子，也沒有眼睛和耳朵。只是头发还在那儿。他把一只手心向上摊开，但是两只手掌也尽是血。他脸上和手上的肉显然都被野兽吃光了。他身上穿着有补釘的絨衣。狼或狐狸沒有碰他身上衣服裹着的部分。卢安一看見被击斃的这个人，簡直吓得目瞪口呆了。他立刻設想自己也处于那种境地，他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

“为了什么呢？呵，为了什么呢？”

他用手捂住脸，轉身向岩洞走去。他走了几步，就听見負伤同伴的呻吟声。

“坏疽病！”他輕輕說着，又在岩洞四周踱来踱去。他心神很不安，和他那乱七八糟的思想一样。他想到了随时会跳出来向他襲击的德国鬼子，想到了被击斃的那个人，想到了洞里負伤的朋友。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呀？”他用冰冷的手擦着下巴和腮帮子，这样自言自語。

他的思想飞往他的家，飞往他家里那些溫暖、舒适的房間，飞往放着許多飯菜的餐桌。哎！他此刻在家有多好。如果瑪丽艾塔，那漂亮的瑪丽艾塔就在他身边，他会有多么幸福呵！这些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他实际上是在树林里的一个岩洞旁边，沒有吃喝，沒有觉睡，任德国鬼子或餓狼来摆布。而这一切不幸，由于他們已无法突围而愈益严重。可是，如果瓦尼沒有負伤，如果瓦尼根本不在，他們本来是可以突围的。

“对，对！一切都由于瓦尼！”他这样自言自語着，向洞里走来。

瓦尼睡着了，不时发出深沉的呻吟。彼尔拉特也睡熟了，就睡在卢安不久前睡过的那个地方。卢安走近病人，弯下身来听他的呼吸和呻吟。他在指望什么呢？他指望瓦尼咽气，来了結他的苦恼吧？卢安的神情、他用瞪得大大的眼睛那样的凝視和他那样急促的呼吸，使在場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种印象。但是，瓦尼活着。他虽然害了坏疽病，他还活着，而且大概会继續活下去。那么，卢安該怎么办呢？他更靠近些，弯着腰伏在他的头上。他伸出手来，仿佛要掐死他。他把蒙在瓦尼脸上的大衣掀去。瓦尼的脸色像紙一样白。透过他面部那层薄薄光光的皮肤，人們可以看到他脑門子上的圓骨和鼻梁上的軟骨。卢安把那双細长的手伸得更近，吓得发楞了。瓦尼眨眨眼睛，盯着他，有气无力地問：

“卢安，你干什么呀？”

“沒什么！沒什么！”他回答，又把瓦尼的脸盖好。

“外边有什么情况嗎？把彼尔拉特叫起来吧！”

“不必！”他低声地說着就溜了出去，他心煩意乱，焦躁不安，觉得自己是那无限空虚中一个多余的人物。

……第二天，瓦尼的病势更重了。他虛弱得完全不能动了。他已几乎不能讲話。他明白，他已成为同伴們的一个累贅。他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就对同伴們說：

“听我說！你們走吧，就把我留在这儿……不要为了我而使你們冒生命的危险！”

彼尔拉特皺起眉头。他在瓦尼身边坐下說：

“我們三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今天夜里我要下山到村子里去……”

“那儿有德国兵！”瓦尼警告說。

“不要紧！我們要弄些吃的东西来，还要請几位老乡設法把你安頓下来。德国兵不能老待在这儿。他們会离开的。何况我們的部队也不是沒用的。昨天他們打得多激烈，你听見了嗎？”

可是瓦尼仍然坚持：

“你們走吧，让我留在这儿。你們已經为我操够心了，現在关心你們自己的安全吧！”

“瓦尼，不要这样說！”

“假使我准能活下去，我就不会坚持这样做了。不过，我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后天，我将……”

“够啦，够啦！”

“彼尔拉特，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是为你和卢安着想。你們逃命吧！”

卢安始終不吭声。他蹲在岩洞的一个角落里，听着。他渾身哆嗦。他只操心一件事：要逃命，要用一切手段逃命。他踱出洞外，并且向彼尔拉特打个手势，叫他出来。彼尔拉特跟着他走

出来。他們两个人走了几步，彼此直盯住眼睛瞧。

“我們怎么办呢？”卢安用一种顫抖的、无法控制的声音問。“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他又补充了一句。彼尔拉特注意到，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让我們再走远一些，瓦尼听見我們談話就糟了。”他們沉着地向前走着，眼睛瞧着地面。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你了解我嗎？我不願意死在这儿，被餓狼啃光，”卢安指着树桩旁边的那个死尸說。

彼尔拉特沉默了一会儿，瞧着卢安的眼睛問：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让我們走开吧！”

“瓦尼怎么办呢？”

“瓦尼快要死了。让我們丢下他吧。他自己要求我們这么办的。”

“住嘴！”彼尔拉特打断他的話，皺着眉头，握紧拳头。“你心里存了这样的念头，活着还有什么用呀？一个你童年时代的朋友，正在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竟丢开他，抛弃他，让他听天由命！你該为自己害羞！你这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

“彼尔拉特，現在不是进行这类談話的时候。我們必須逃命。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走！我要离开！这就是我最后一次通知你。”

彼尔拉特簡直不能控制自己。他臭罵他，又粗声粗气地問他：

“你要到哪儿去？他們会捉住你的，你在他們手中会像一条狗那样死去，你明白嗎？路都被封鎖住了。你哪儿都去不成。要不然，你是想去投降嗎？”

他簡直气得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他的同伴竟墮落到这个地步，他很难过。他要帮助他，挽救他，要使他认清自己的錯誤。正因为这样，他曾竭力搜索妥当的、有說服力的、亲切的字眼来同他讲話。可是，他实在控制不住了，就使用了粗魯的、伤感情的、刻薄的話。

“你像兎子一样胆怯！你只关心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你应該为自己害臊！你这家伙，再想想呀！今天夜里，我就要下山到村子里去。我将打听我們的同志們在哪里。我要找一个可以收留瓦尼的地方。我要弄些吃的来。我們又将回到同志們那儿去，回到我們的大队去。你明白嗎？你听見我对你說的話嗎？”

卢安似乎毫不注意彼尔拉特說的那些話。他老在发抖，他用那一对睜得大大的眼睛注視着他，继續說：

“我要走！我不能支持了。我簡直受不了！如果必要，我就投降。”

“站住！你到哪儿去？”

“我的武器都在这里。拿去吧！我已不需要它們了。步枪、手枪、子弹带。把它們都拿去吧！”他說着就把那些东西扔給彼尔拉特。

“站住！卢安，你要到哪儿去？你瘋了嗎？”

彼尔拉特拦住他的去路，紧紧抱住他。他本来已經很恼火，但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憤怒。他认为，卢安目前的心情是最近这几天来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困难所引起的，他希望，他說些溫和的話，就会帮助他恢复理性。他責备自己，以前沒有用比較溫和的态度对待他。但是，現在已經太晚啦。卢安已不听他的話。他已下定决心要走，要丢开同伴們去逃命了。

“困难会使人更加不屈不撓，而对你說来，适得其反，困难已

使你变得脆弱，已使你变节，使你去向敌人投降。卢安，想想你要干的事儿吧！你正在背叛人民的事业。想想你的将来吧！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見你的同伴們，来見瓦尼和我呢？你在听嗎？……你背叛人民的事业！你成了叛徒了！”

卢安把他一推，从他的双臂中摆脫出来，一句話也沒回答，就搖搖晃晃地尽快往山下跑去了。

“卢安！站住，卢安！”彼尔拉特向他叫喚，还希望他会回来。但是卢安飞快逃跑。他又大声叫喊：

“卢安！”

他去追他。但是只追了几步，因为他追不上他。他就站定下来，确信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他便掏出左輪手枪，靠在一棵老樅树上，瞄准目标。他的手在哆嗦。

“卢安！……卢安！”他又叫喊起来，停了一下。握紧手枪，瞄准，放了一枪。卢安举起两臂，跪倒，栽进雪里，就不再动了。

彼尔拉特垂着胳膊，回到岩洞。他沒有走进去，却无力地倚在入口处。他听見瓦尼問：

“誰开枪？”

“我！”

“你向誰开枪？”

“向……一只狼。”

“你把它打死了嗎？”

彼尔拉特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問，你是不是把它打死了！”

彼尔拉特叹了一口气，然后回答說：

“是呀，我把它打死了！”

吕永泰譯

# 英勇奖章

齐尼·薩科

当年人們在村子附近打鬼子，泰里老爹是头一个加入那个地区的游击队的。其实，早在他年輕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了。有一次他打死了一条狼，另外一次，他同一帮土匪足足搏斗了半小时。他的事迹都被編成了歌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作村里的守卫。当年他爹撇下他，移居到国外，寻找那从来也沒有找到过的好运时，他还很年輕。因此，每逢有人談起移民的事儿，泰里老爹总要插嘴說：

"去他媽的！多少年輕小伙子都葬身在国外了，移民这种事伤透了多少人的心呵！"

但是泰里老爹最痛恨的还要算那些收什一税①的人員了。他同他們的关系最坏。你如果到克薩蒂派出所查一查老档案，就会查到泰里老爹的名字，他同那帮家伙发生过多少

① 一种封建剝削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农民要向教会或封建地主繳納全年收成的十分之一。

次冲突，上面都有記載。有一次，一个收什一稅的家伙淹死在維奧薩河里了，泰里老爹說：

“他算贖了他的罪恶了！那小子經常惹恼我，我眞希望他这次淹死的时候，我也插上一手！”

在一个天气很坏的冬天的日子，泰里老爹从尼米卡河救了两个失足落水的人的性命，于是村里人为此經常談到他，后来选举时，大家一致选他出来給村子里办事。

战爭爆发时，泰里老爹已經上了年紀，但是每当村子里的游击队抗击敌人时，他总是积极投入熾烈的战斗，而且还說：

“这是咱們这个阶級的人出头的机会啦。咱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呀！”

乡亲們常常談起他在战爭中的英勇事迹，他自己也常常夸耀这些事。

晚上，男人們經常在圣尼古拉教堂旁那几棵大榛树蔭下聚会，主要是談論战爭中的事迹。泰里老爹最爱讲的是当年第二兵团第二旅在爱林迪和吉雅蒂两村間抗击德寇和国民陣綫分子① 的那个克賽罗拉克战役。

“我也参加过别的战役，但哪一次也比不上这个战役。”說完之后，他就撫摩一下佩在胸前的战斗紀念章。接着他又讲到德寇怎样通过圣托德里来到克賽罗拉克，就再也出不去了！

① 阿尔巴尼亚的亲德法西斯組織。

"他們本来想乘我們不备襲击我們……我把伙伴們召集到一起，想让他們跟我一块到洛巴达去，但是他們都不理睬我……这一天喲！……我坚持說自己熟悉这种战术……可是他們压根儿不理睬我的劝告……'让路！'于是我大喊一声，就向德国鬼子扑去了。我結果了他們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想要溜走，可是我沒让他們的詭計得逞。我們要是听了拉柯的建議，准会陷入困境……"

可是，有一次，村人民会議书記里佛打断了他的話：

"别夸大啦，泰里！别人也沒閑着啊。"

这句話刺痛了泰里的心，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吭声了。

里佛在爱林迪村的老家被国民陣綫分子烧毁后，就搬到泰里老爹邻近的一所房子里来住了。村里的人很喜爱他，选他作村人民会議的书記。里佛也全心全意地为村里办事。

在战爭結束后，一年半的时間内，諾考瓦村重新修建起来了，盖了不少新房子，学校也修复了。老乡們在地里勤劳地干活。他們还开了一条水渠，从而解决了多年来同爱林迪村为了利用圣賽奧多里河水灌溉而引起的糾紛。每天晚上，小伙子們都聚在学校的院子里欢乐地歌唱，歌頌在战場上为国捐軀的战士約戈·杜里和那位牺牲在光荣崗位上的突击手謝沃·賴弗泰里。

街道上洋溢着孩子們吵吵鬧鬧的欢乐声。妇女們忙着挖水沟，把水引进自己的花园和果园；男人們兴高采烈地收工回来，聚集在村人民会議的会議室里开会。

泰里老爹是头一个来参加村人民会議的。由于他年紀

大，大伙儿一致选他当村里的顾問。

“如今咱們还有什么用啊？”他时常說。“当年在克賽罗拉克打仗的时候，那才是干什么都行……”

村里謠传泰里老爹同他过去很看重的村人民会議书記里佛相处得不大好。里佛作事勤劳，对人十分和藹可亲。但是自从他那次对泰里老爹說了使他受窘的話以后，泰里老爹就对他冷淡了。就为了这个緣故，泰里老爹近来很久沒有在圣尼古拉教堂庭院里或是村子广場上的任何集会上露面了。在村人民会議开会时，他的发言总集中在一个問題上……

“干嗎当选为执行委員会委員的人一定得会讀书写字啊？”

因为有件事伤过他的自尊心，那就是有位老乡对他說过：

“泰里老爹，你可不会写字呀！”他当然也以牙还牙地頂了那人几句，然后才气冲冲地走开。

泰里老爹不学讀书写字，主要还是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

人們劝他参加扫盲学习，他回答說：

“胡說八道！……难道咱們都得作有学問的人嗎？当年我在克賽罗拉克打仗的时候，是个有学問的人嗎？……”接着他又气咻咻地說：“謝天謝地，幸好还有别人会写字！”說完就走开了，由于自己发泄了一通，也感到輕松了。

里佛了解泰里老爹的脾气，对老头儿所說的話和暗諷，根本沒有往心上放。

有一天，泰里老爹被請到学校去会見一位从紀洛卡斯特[①]市委会来的代表。这使他非常高兴。他装滿烟荷包，戴上战斗紀念章，問他的老婆：

“老婆子，瞧一瞧我把它戴正了嗎？”

老婆走攏来，仔細瞧了一下說：

“挺好！”

“嗳呀，老婆子！站远点看看我戴正了沒有？”

随后，他便拿起茱萸木拐杖，急急忙忙向学校走去。

学校門口站着一个老乡，对他說：

“稍等一下，泰里老爹，他們現在正有事吶。”

“叫我等着？……是他們叫我来的……！”

“是啊，是啊！可是咱們得按規矩办事！他們也許在談論一些不希望让你听到的事呢！”

“我？难道他們还有什么事要瞞着我嗎？……嗯，这不怪你，小伙子，他們叫你这么办的，你得听指示！”他的脑子又轉到里佛身上了。“我知道这是誰出的主意。叫他等着瞧吧，早晚我得回敬他一下。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哩！”

他就坐在楼梯上等着，掏出荷包，卷了支烟，一边抽着，一边透过窗戶凝視着克賽罗拉克村，过去他曾經在那里包围过不少德寇，而且很快就把他們全部消灭掉了。

“那一次要沒有我，那个村子早就被烧成灰烬了。可是有誰会看重我所作的事呢？……里佛嗎？……”他神經质地猛

---

① 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个城市。

吸了几口烟。

“您現在可以进去了，泰里老爹！”守門人說。

泰里老爹站起来，扶正胸前佩戴的那枚紀念章，刚要往里走。

“先敲一下門您再进去，泰里老爹！”站在門口的那个人說。

“你这是給我們上課嗎？”泰里老爹問看門人。“在前綫打仗，可沒有这一套！”他敲了一下門，又回头問看門人：“我还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礼节可是一窍不通。要是扣枪上的扳机嘛……”

“你进去以后，应当說：‘打倒法西斯主义！’”

“这个嘛，用不着你管！懂嗎？当年我說‘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你还不过是个在村里到处轉悠、爱掏鳥窠的毛孩子呐，懂嗎？我是老一輩的人，”他朝自己的战斗紀念章瞟了一眼。

走进屋子的时候，他心里老大不痛快，連招呼都忘記打了。那位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离开了坐位，走向前去欢迎泰里老爹，跟他握手，并且指着一把椅子对他說：

“請坐，泰里老爹！”

他掏出一包紙烟，敬泰里一支，給他点上了火，然后問道：

“泰里老爹，身体好嗎？家里人都好嗎？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泰里老爹对这些問候，一时感到惊惶失措，方才由于在

外面等待而起的怒火全都消失了，想对他們說的許多話也一古脑儿忘掉了。但是当紀洛卡斯特市委会的人問起他同村人民会議的干部相处得怎么样的时候，泰里老爹感到有点不自在，朝里佛看了一眼，里佛这时正坐在墙角的一张板凳上忙着写东西。

“还不坏……我們的村子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們可能还有缺点，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能設法解决……因为归根結底这里沒有什么可争吵的……这都是咱們共同关心的事业嘛……咱們的目的应該是让事业順利地进行……像党教导我們的那样。”

“我們沒有什么秘密，泰里老爹……我們过去打仗就是为了使我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和睦地生活，尽全力为祖国的富强而工作……”

“也是为了我們的党，”泰里老爹补充道，又瞧了一眼自己的紀念章。

“当然，泰里老爹，”那人回答道。

这当儿，男男女女的老乡們坐滿了大厅中的长板凳，校园里又是歌又是舞，热鬧非凡。

泰里老爹和那位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交談着。

当大厅里坐滿了人的时候，里佛朝那位同志走来，說了几句話。

“这里嘀嘀咕咕的事太多啦！”泰里老爹說。

接着三人都大笑起来。里佛請到会的人安靜下来。那位

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便站起来，开始讲話：

“同志們！根据你們村人民会議的建議，人民議会主席团决定授予你們的乡亲泰里老爹一枚英勇奖章，以表彰他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爭取祖国解放战爭中所表現的英勇行为。”

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为泰里老爹高声欢呼，热烈地向他鼓掌。

接着那位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从一个白絲絨盒里取出一枚奖章，佩在泰里老爹胸前那个战斗紀念章旁边，并且交給他一封写得很漂亮的信件。随后，里佛开始发言，他讲到克賽罗拉克战役，讲到泰里老爹，讲到全村。他一說完，大厅里就响起了一陣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到会的人都唱起歌来。

里佛走近泰里老爹，逗弄他說：

“你倒是讀这封信啊，泰里老爹，”然后就拉住他的手，領他去跳舞。

泰里老爹兴奋得不得了。他輕輕把里佛推开，說道：

“去你的，你又拿我开心了！”

“泰里老爹！泰里老爹！大声念念那封信吧！”一个老乡喊道。“是誰写給您的？”

“还会是誰呢？”他站起来，朝后排看了一眼，看到他老伴儿高兴得泪水盈眶，他轉过头来瞧瞧里佛，然后对大家說道：

“同志們！我戴上这枚奖章感到无比光荣，我要好好地保存它，它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也是属于你們这些参加过克

賽罗拉克战役的所有的人的！”他双手拥抱了里佛，吻了他，同时抱歉地說："过去我生你的气是我的不是，其实我一向是很喜欢你的！”他还想說点什么，可是他太激动，話都梗在喉嚨里說不上来了。

里佛像对待父亲那样吻了吻泰里老爹，輕輕拍拍他的肩膀。

老乡們继續站着欢呼。大厅当中的一群人开始唱歌，大家也就随着唱了起来。全村响彻着歌声。

泰里老爹走近他的老婆，在她耳边悄声說了几句話。她就很快地往門口走去，但是里佛赶上了她，說道：

“这可不行，大娘！今天晚上，你們是我們的客人，这一次該輪到村人民会議来請客啦。”

铁叉子上烤着三头肥羊。村里的孩子挨門挨戶跑去借刀叉和酒杯。

泰里老爹站在学校門口的台阶上，凝視着村子。村子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这天晚上，諾考瓦村里，人們兴高采烈地鬧騰了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那位从紀洛卡斯特来的同志要走了，里佛、泰里老爹和乡亲們一直把他送到村头。

在回来的路上，里佛和别的人簇拥着泰里老爹，还有一群小伙子和姑娘們載歌載舞地围着他轉。老头儿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撫爱着他們。

到达校舍的时候，泰里老爹拉着里佛的手，吻了他，眞誠地对他說：

“里佛，給我找一本識字課本吧，我也想学习讀书和写字了。”

屠珍　梅紹武譯

# 一报还一报

雅科夫·佐泽

一

柯齐，除了那撇当年被看作是表示男人尊严的唯一标記的胡子而外，和世界上其他穷苦农民沒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兜里沒有錢，别处也沒有。要是他跟他那沒有工夫补他褲子上的破洞的老婆吵嘴，只不过是为了发泄郁結在他心里的怨气。这种怨气就像他身上肿的地方灌的膿一样。

他一清早就从家里出去了，从旱河河岸上眼睁睁地注視着那片种着谷子的地。发育不良的谷穗貼着枯萎的谷秆，好像蒼白的孩子依偎在他母亲那沒有乳汁的胸怀里似的。气息奄奄的谷穗往下搭拉着。虽然柯齐把他的胡子尖擰得往上翹，但是那些谷穗仍然一直搭拉着脑袋。

“苦哇！种上庄稼，可是不知道将来收什么！”柯齐絕望地点点头，叹了口气。

他在日出以前就从家里出去了，希望朝露給庄稼一点生气，也让他心里高兴高兴。可是，不幸，那凝結在叶子上像小珠子似的几滴露水被阳光一晒就縮小，继而消失了。

“苦哇！种上庄稼，可是不知道将来收什么！”

他轉过身順着旱河干涸的河床走去时，感到十分灰心丧气。

“旱河呀，旱河！……你給我們带来干渴，給我們带来饥餓！……”

在回家的路上，柯齐回忆起一段古老的、早已被遺忘了的历史：旱河的历史。旱河曾經被称为幸福河，每年要在河里浸圣十字架；河水用来灌溉田地，装滿我們的水罐，給我們解渴！可是，有一天，地主把河水改了道，用它推动他修在村子上面的磨坊的磨。从此，这条河就变成了旱河。有一天晚上，柯齐的祖父带領一伙同村人，拿着鏟子和鶴嘴鋤，使河水流回旧道。可是，那天晚上，河水并沒有流到他們的地里，因为河水流过河道时，被干燥的泥土吸干了。第二天早上，幸福河岸边他們的地里，浸透了鮮血。祖父被地主手下的人杀害了。

柯齐在河床上走着，陷入沉思。泥土像渴望一滴水的病人的焦干的嘴唇一样，一踩上去就裂了。他觉得他听到了祖父的要求：

“不能让幸福河的河床干涸！用水，或者用血来滋潤它！”

柯齐快到家时，心里难过极了！他老婆走到門口，原想問問丈夫庄稼的情况，却不得不往后靠，一声不响地給他让路。他的狗跑来跟他亲热，被主人踢了一脚，嗥叫着跑开了。这时，一只青蛙在一口枯井底嘓嘓地高声鼓噪，一边把它那突出的眼睛轉向那小块发出大量热力的天空。

“地里的庄稼成什么样子啦？”他老婆有点胆怯地問他。

“干巴得就像我們这沒有孩子的家一样！”柯齐叫道，总算出了一点怀在內心深处的怨气。他老婆感到伤心，但更感到害怕。她走进屋里，就传来了啜泣声。柯齐“巴”的一声打了一个响指，仿佛說“該死！”随即拿了一把谷皮去喂牛。

那年，地里只生产了喂牲口的飼料。谷秸早在五月底就变黄了，谷穗还沒有长粒就干枯了。七月中旬，就收割来作飼料。从全部谷秸中收下来的谷穗还不到一蒲式耳。

柯齐攤开两只手，忧郁地瞧着被犁把、鋤把弄硬起茧的手掌。他把手那样攤了一会，好像让太阳和天空看看一个勤劳的农民的空空的双手。然后开始把谷草一束束地捆起来，駕轅的几条牛，一边吃着草，眼巴巴地瞧着被主人很小心地捆成一束束的谷草，一边反芻着，滿嘴泡沫。在这夏季的大热天里，只有蟬才有兴致鳴唱。

可是，地主沒有乳牛需要喂这些谷草。那天一早，他手下的人就出現在地边的灌木丛籬笆上，柯齐正在地里忙着捆谷草。他是来討地主名下那三成多租谷的。他用靴尖踢倒每一束谷草，查看里面是否藏着谷子，然后摆摆头，揮揮鞭子，叫道：

“今年你只生产了喂牲口的飼料，沒有人吃的粮食，怎么搞的？”

“老天爷生气了，我們穷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像牲口一样干活，可是，这双手怎么能平息上帝的怒气呢？”

“还要平息老爷的怒气，你这流氓！”

“咱們比老爷更該感到痛心，先生。咱們就把今年上帝留給咱們的这些东西分了吧。就是說，把今年从地里拔下的这些飼料，一家分一半。”

“你最好把那辆大車赶到老爷庄院去；我們让你种的是粮食，不是谷草。”

那人高兴的时候，还容人分辯，可是現在他执意不变，一定得照他的意思办。柯齐不停地跟他談，一边捻着胡子，想让那辆装着他从地里拾来的很少一点谷子的大車躲过他的眼睛。他一

会談这，一会談那，一会談談今年夏天从天亮叫到天黑的蟬。他設法把他領到地外边去，想送他走。可是，地主的狗腿子在大車沒有向那窗玻璃像龙眼睛似的在太阳光下閃閃发光的老爷庄院移动以前，不打算走。

那天早上，碰在柯齐火头上的，是那几条可怜的牛。

“苦哇！即使你知道将来收什么，可是不知道你得的是谷子，还是糠！”柯齐赶起装着沒有谷粒的谷秸捆的大車走时，点着头說。

他无法履行他跟地主訂的契約，他把車赶回地里又装一車沒有谷粒的谷秸，因为，要是他赶空車回去，就不吉利。

駕轅的牛迈着吃力的步子，从地主的庄院，一步一步走向村子另一头他那簡陋的茅屋。它們簡直迈不动腿了。猛拉一下，大車才动一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好像和柳树上的蟬爭鳴似的。柯齐那条棕色的狗，伸着舌头，在大車的阴影下面走着，它是唯一的生物。

柯齐停留在大車上的思想，开始到处游蕩。地主呵叱了他一通，說什么，凭他穿得那么破破烂烂和那么一双长着烂疮的手，别說維持地主庄院，連他那破茅屋都保不住。

“老爷！”柯齐悬求道。“你已經减了我的地，减少到只有小园子那么大一块地方了，你現在又要把我赶走，我就完了。至于我这双手，两只手十个指头……只要地里澆上水，你就会看到用我这双手，会做出什么奇迹来！”

“水，你想要我的溪里的水！……我让你得到阳光你就应当感謝了，流氓！滚出去，要不然我就让你屁滚尿流，坏蛋！”

柯齐及时走出了庄院。下一步該怎么办，他十分忧虑。牛

一步一步吃力地走着，主人不时用刺棒的尖头扎它們，扎一下，它們才往前跑几步，随即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

柯齐的思想也以大致相同的步子行进着。有时一个新的刺激使他受到鼓舞，使他感到高兴一些。随即又恢复常态，又感到郁悶。走到“瞎子角”的时候，他想到放弃务农，可是上帝只賜給他拿着刺棒在地里赶公牛、在大車上赶水牛的本事，当他还沒有走过“瞎子角”，大車在他后面揚起的尘土还沒落下去时，他又想到另一个主意了。他想到去做牧师，可是这不太合他的意，也不合他的本行。他习慣于靠劳动糊口，而不是靠占别人的劳动成果。走到“水牛塘”时，他又幻想着他会成为磨坊主。可是，不行！那是不行的。靠自然增殖，靠别人的施舍生活，是不合适的。

“一个人即使沒有孩子，也不能把自己和他那不管多么簡陋的家分开！”他归結說。接着，刺了下駕轅的牛，把帽子推到一边，不再助长引导他改行的思想了。

“人就像块大圆石，从山上滚下来，在平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以后，就在那儿待一輩子……”

他回到家时，思想仍然处在他动身时的状态。

## 二

柯齐沒有成为磨坊主，也沒有做牧师，也沒有留在村子里。

他也像山上的大圆石一样滚动着，动身往城里去了。人家告訴他，在都拉斯他可以掙到大錢。可怜的柯齐向村长借了盘纏，便像其他移民一样，动身到都拉斯去了。

新环境迷住了柯齐，就像新玩偶迷住嬰儿一样。尽管后来

他患思乡病，想他那在旱河岸边的村子，可是在最初的日子里，这熙来攘往，有高楼大厦，充滿汽車和机器的喧嚣声的濱海城市使他心醉神迷。他像往常一样把手使劲一揮，排除掉可能被那些偶尔出来走走的老乡勾起来的思乡之情。

"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能比……那里你种上庄稼，不知道将来收什么，可是这里不种庄稼，却有收获……"然后，他扳起指头計算开了：每桶掙那么多，搬那么多桶，掙多少；一个星期掙那么多，那么多星期掙多少；一个月掙那么多，那么多月掙多少；他算完之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布錢袋，用眼睛估量着，看看錢袋能否装得下那么多錢。

因此，柯齐·維托比对他背上揹的香檳酒箱、糖袋、皮革捆和酒桶，从不抱怨。他在这些貨物的重压下，弯着腰、吃力地走着。这些沉重的貨物也許最終会毁了他。晚上，他仰臥在床上也难以入寐。他多么希望他老婆能在这儿給他全身按摩一下！可是，他从来不抱怨。他像基督揹着十字架到骷髏地去那样揹那些沉重的貨物。当他的同行搬运工人，看見他可能揹着一桶釘子，压得弯腰屈背，这时就会对他說些难听的話。他对这些話都无动于衷。

"这活儿很乏味，不过，至少总知道干了活能得到什么！"于是他继續像一个沒有經驗的搬运夫那样干下去。

可是，尽管如此，柯齐的思想仍然飞到家乡他的乡亲們那儿去了。俗話說："刺猬总是刺猬，离不了那张有刺的皮"。他离开家乡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想念他那簡陋的茅屋了。虽然地主的責罵声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他仍然向往小条土地、一段籬笆、一枝露水閃爍的柴枝、一大块烤在炉上的粗面包。在上工去的路上，他每天早上都要走过那条用白楊树皮色的大石块鋪砌的寬

大的林蔭路，走着走着，他的心就飞向家乡那条从平原上弯弯曲曲通向沼泽地边的羊腸小道。他向往着那些打湿他粗笨地补过的凉鞋，使他渾身感到凉簌簌的三叶草上的小露珠。

“过去我对这些大自然的美，怎么就看不見呢！”

他現在所失去的农村生活，是多么美妙呵！

只是在現在，在离他的村子两天路程远的地方，他才体会到过去从未体会过的对他亲爱的妻子的深深怀念。他的鼻孔多么想聞一聞畜粪的气味，而不是这充滿碼头周围空气里的揮发油、柏油和皮革的令人恶心的恶臭。

可是柯齐全忍受过来了，他說：

“虽然这儿什么事都要錢，連上厕所也要錢，而且还必須算得快，要不然就会上当。可是，也不应該抱怨，因为，别处哪儿能够不管下雨天旱都能找碗飯吃呢。这儿不必为了收获而播种……不播种也可以收获……全是算帳記帳的事儿。”

算帳么！……唉呀！如果你跟柯齐提到算帳，他就像牧师对斋戒那么为难。他一輩子从来沒有算过帳。他的帳都是用指头算的，这对于地主、收税員和农村杂貨店老板的紙笔来說，是太慢了，他經常欠他們債。他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收获的作物，全都送进他們装粮食的大木箱里，可是，他在还債和完粮納税上却总有拖欠。

可是不管怎么样，柯齐在城里爱上算帳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用指头算，而不像别人，用一支削尖的鉛笔，在攤开的紙上算。

“在城里算帳，好像很容易，”柯齐对自己說，感到非常惊訝，“算帳不需要紙笔：多少个那么多，是那么多！咱們两清。”

这是星期一那天早上柯齐的思想状态。那个星期他帮一艘

意大利大商船卸貨。他的手因搬弄大桶、箱子、铁皮捆給弄肿了，他的背在这些貨物的重压下弯到那种程度，即使压路机压过去，也不能把它弄直。可是那艘船的船艙，終于卸空了，商人的仓庫、商店給裝滿了。

“痛苦似乎就是人的命运。”柯齐点着头自言自語說，“只有进了坟墓，人才能希望，他那把疲倦的骨头得到休息。”

可是那天早上，柯齐·維托比的兴致仍然非常高，他坐在碼头上瞧着他帮着卸貨的那艘大船十分輕松地离去。海很平靜，那艘船划出一道白鏈似的波紋，似乎把海分了开来。柯齐凝視着那平滑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輕輕拍一下海岸，又退到海的深处。柯齐的思想似乎从这輕輕拍了海岸一下，又消失在海洋深处的波浪的光滑的表面，飄向他的家乡。一陣突如其来的思乡的感情，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灵。他仿佛觉得他正坐在他家的地边，欣賞着那成熟的谷浪。他的手掌直发痒，仿佛被鐮刀把扭弯了。

他对他的苦命，絕望地长叹了一口气。他对家乡的思念，和那在他身下的碼头上輕輕拍一下又消失的白浪一样短暫。他想起他在家里不得不忍受的种种苦难，便聳聳肩，說道：

“让农村見鬼去吧！……由于要养地主、牧师以及收税員这三类人，人們連吃的都不够，……願上帝賜福城市！这儿人們像奴隶一样干活，不假，可是随后他就到他受雇干活的那个商人那儿去，說道：‘早安，先生！’

“‘进来！’

“‘我来算那笔小帳。’

“‘行！坐吧！’

“……随后他就开始用指头算，或者用紙笔算。看干活的情

况：一桶多少，那么多桶該挣多少；一桶苦艾酒多少，那么多桶是多少；一袋糖多少，那么多袋是多少，等等。咳，說那么多干嘛。我，柯齐·維托比，就要去領一大笔錢啦。”

接着，柯齐一跃而起。那平靜的海上平滑的水面引誘他留下来，可是他那就要拿到手的亮晶晶的錢币更强烈地引誘他去。

柯齐一直向都拉斯有名的批发商德麦特·哈維諾特先生的鋪子走去，一边悶头計算着他坐在碼头上就开始用指头算的那笔帳。

柯齐从未見过哈維諾特先生。柯齐以为富商都像上帝一样，是見不着的。拿他家乡的地主来說，他可曾屈駕光临过他那簡陋的茅屋，去看过他？从来沒有。即使在他到卡拉托普拉克去猎野猪、野馬，馳过他的村子时，也沒有来过。农民們只能看到他的猎犬和馬的足迹。他有一帮硬心腸的狗腿子，替他效劳。在柯齐看来，城里的商人同他家乡的地主是一类貨色。他們有僕人、店伙計、搬运夫替他們干活，而自己却像上帝那样不被人們看見，只緊緊地操纵着一切，充实着他們的保险箱。柯齐最近两星期替哈維諾特先生干活：搬运桶子、袋子、铁条、绳捆、酒桶、皮革捆、铁皮卷、奶酪块，可是他从未問过这位哈維諾特先生是什么人。

彼特里特，一个同行，有一天在碼头上告訴他，城里的商人跟农村的地主不一样。他們成天在店里工作，管着保险箱的钥匙。哈維諾特还特别在保险箱旁边的柜台上过夜，而不願在家里陪老婆，像上帝注定的那样。柯齐听了这些話，感到吃惊，然而他还是喜欢城里。

当他走到哈維諾特先生的店鋪門口时，他的心情就是这样。他进門后，有点胆怯地走了几步，那样子好像揹着重东西，不知

道往哪儿卸似的。接着，他走到显然是哈維諾特先生本人跟前。

“早安！”

老板是一个很肥胖、长着双下巴的中年人，最初沒有答理他，只是十分仔細地打量着来人，頗像馬販子检查他打算买的馬一样。看見柯齐的瘦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系着一个土里土气的錢包，在背心里不雅观地突出来，他的眼睛被那根绳子所吸引，高兴得发亮了。他原以为这人是早来的顾客，会买他的貨物，并預兆着当天的好运气。他那像两个烟荷包似的下垂着的松泡泡的腮帮子，貪婪得直发顫。

“欢迎！……欢迎……亲爱的顾客！……要买点什么？我什么貨全有，有貴重的，有价錢公道的！……”

“我是說……”柯齐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說什么和怎么說才好。

“并不是我有意要打断你的話，咱們先把話說清楚。你瞧，人家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說实話，我什么貨全有：棉織天鵝絨、絲織品、絨綫。”

“喏，是这么回事……”

“我知道，我知道。你准是要嫁閨女，要不就是要給你的儿子行割礼！”說着詭詐地向他霎霎眼。

像你所看到的那样，柯齐是一个不爱說話的人。除了偶尔跟自己說說而外，你簡直沒听到他跟别人說过話，当他发現自己处于困境，非說不可的时候，他也說得很簡短。可是，他既然面对着一个話匣子，便想告訴他别废話了，而哈維諾特老板还是沒完沒了地老談他那一套：

“他們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什么貨我全有，可以用現錢买，也可以賒购。”

“我是說……首先……！”柯齐費尽心思寻找恰当的詞。

“首先，你进城来买母牛，然后办嫁妝……我知道你們农民那一套……如果你不往你的牲口群里添一条大母牛，你就不会放走一条小母牛！”說着爆发出一陣大笑，使柯齐感到惊訝。“告訴我，办‘小母牛的嫁妝’从哪儿办起呢，先办床上鋪的，还是先办身上穿的？”

“先算帳吧，老板！”柯齐簡短地回答道，极力想摆脫这种他毫不喜欢的境况。

“要是你願意那样办，先算帳也行。我看得出，你很会持家……你要量入为出，不願乱花錢。当然，我了解我的顾客，他們也了解我。我并不逼着他們付現款。你就先付一半現款，收获时再付一半。他們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可是，我的貨多得很，什么貨全有，又好又便宜！……”

柯齐沒法使这个話匣子清醒过来，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城里这些有錢人是不是都像哈維諾特老板那样話多，要不然，是他认錯了人吧？难道他能跟不是眞正的主儿談話？在他的家乡，老爷从来不放下架子哪怕去看看他的农民——像柯齐那种人。那里的老爷除了打呵欠外，从不开口；而在这里，他却受到仁慈的接待。老板甚至像老朋友那样抓住他的胳膊，甚至还叫他“先生”……

“但願我有你那样的精力和耐心，老板。可是我认为你是白費口舌，因为，我沒有要出嫁的女儿，也沒有要行割礼的儿子。可是，我不会忘記你的善意的預言，願上帝使它实現。我是来跟你算那笔小帳的。”

“算帳？跟我？你？那你是誰？”說着把眼鏡框拿起来架到額上。

"我是柯齐·維托比，搬运夫。关于我，如果你还想知道一点，請相信我，最近这两个星期，我帮着卸那艘貨船，全心全意干了活。那艘船像它漂浮在那上面的海一样深不可測。"柯齐开始用指头算起来。"每桶多少里克，那么多桶应得多少里克；每袋多少里克，那么多袋应得多少里克；每箱多少里克，那么多箱应得多少里克……"

哈維諾特老板由于抓到"一条早来的小虫子"而感到的快乐，突然轉变为深恶痛絕的情緒，这种心情像一个硬块堵着嗓子眼，几乎憋得他气都透不过来。本来想和这位早来的顾客做一笔好生意，他那松泡泡的腮帮子都高兴得发脹了，这时，垂到他的双下巴上；他那双像离了水的魚眼睛似的眼睛呆滞地瞪着这位拘束的搬运夫。他掏出手帕擦擦出汗的脖子和下巴。

"咱們扛重活，这个人倒出汗了！"柯齐瞧着那聚集在哈維諾特老板銳利的眼睛和皺起的額头上的那股怒气，自言自語地喃喃說。

"就算是那么多……那也不是你的事……誰也沒有請你做会計……滾出去！"

"請原諒，老爷，老板！"柯齐脑子里乱成一团。

"趁早滾出去，你明白嗎？你来得太早，坏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意。"

"我也許沒有給自己带来运气，好运气，可是，我給別人带来很好的运气！"柯齐有几分溫和地喃喃說。

"我沒錢，我沒錢，我沒錢！……"老板举起右手吼叫。又像发誓，又像威胁。

柯齐用眼睛打量着店鋪，咬着嘴唇，聳聳肩，一声沒吭。

"我眞的沒有錢！……"老板猜測着搬运夫的心思，重复說，

“我沒有錢，所以他們才管我叫哈維諾特老板！”

柯齐走出店鋪，但幷未离开。他呆在橱窗旁边，等着哈維諾特老板开张。老板这种行为使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可是他仍然坚持原来对他的看法。

“沒有办法！連最好的馬有时也难免使性子！”他又开始算起帳来，看看那天到底他能收入多少，那么多的那么多，是那么多！可是他突然起了疑心，那蹙起的有皺紋的額头，說明了这一点。

“如果他对錢吝啬，只是說話慷慨，那怎么办呢？……”

可是柯齐·維托比立刻从脑子里排除了这种怀疑的阴影，又重新算起帳来。就在这时，一个乞丐向店鋪里探望了一下，伸出他那赤裸裸的瘦胳膊。

“行行好，帮帮一个可怜的乞丐吧，上帝保佑你！”

德麦特·哈維諾特从里面出来，走到門口，把眼鏡框子架到額头上，輕蔑而厌恶地把乞丐的胳膊推开：

“走开！……走开！……走吧！……老板不在这儿！”說着擦擦手，仿佛要擦掉毒虫似的。

他对乞丐这样粗暴，柯齐不禁楞住了。

“老板不在这儿！……老板不在这儿！”說着揮揮手打发乞丐走，自己退到一边。

那乞丐把胳膊往后一收，把指头拳攏来，可是仍使掌心朝上，就像不怕鍋里的热气的湯勺一样。

“我在得不到施舍的地方，照我的习慣，我倒要給他点帮助，老板！絕不要說‘我沒有錢’，因为上帝就会从此不再給你了……絕不要說‘我不是老板’，因为别人就会接替你作主人了……”他吃力地走了，把棍子在人行道上杵得托托直响，撇下发楞的柯齐

和手里拿着眼鏡的哈維諾特老板。

哈維諾特老板連啐三口唾沫，啐了又啐。仿佛要把早上发生的这些事可能給他的生意带来的晦气都啐掉似的。

“天哪！……太放肆了！……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如果不是被上帝和世人所詛咒，他就不致于落得这个下場！……他媽的！”他又啐了三口，一看到柯齐，又接着說道：

“願叫化子得不到的，让老板得到吧！”他暗自高兴地搓搓手。“免得让人家說閑話，議論我吝嗇，进去吧，让我們把那笔該死的帳算了。你可要記住，下回在我沒有論尺論碼，論斤論升，論套論打卖出去开了张以前，决不要来敲我的門！”

“好吧，老板！我可是在早飯以前，什么也沒有吃，也沒有喝，就开始替你干活了！”

“早飯以前？什么也沒有吃，也沒有喝？……”哈維諾特老板透过牙縫喃喃說。这两句話，像两袋金子，擋住了他的路，使他原地停下来。他脑子里想了个主意。他好像用一张紙把这些話包起来，塞到背心的上面口袋里，随即向柜台走去，掀起木盖子，穿过柜台，到了里边，轉向跟在他后面的柯齐說：

“好吧，現在来看看我們那笔帳怎么样……看看帳里究竟誰該付，誰該收？”

这話在柯齐听来，并不很得劲。看来那套在他脖子上、用绳子牢牢系着的錢袋，就要永远离开他了。从他进城那天到現在，那就是說，两个月以来，他沒有負任何債。这些日子他是靠面包、洋葱和大蒜，而且是那劲头冲的大蒜过日子的，这是实情，可是，他觉得辛辣的大蒜比逼人的債好些。他毕竟是因为負債才离乡背井到城里来的。

“你弄錯了，老板！……”他說得那么胆怯，給人的印象仿佛

是他弄錯了似的。“我叫柯齐·維托比，穆泽契人，原是农民，由于需要，在都拉斯做搬运夫。两星期以前开始給你干活，不管在工作日或者星期天我都干……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問那儿你那个写字的，他在星期一雇我給你工作，到現在有两个星期了！”他指着那个露在帳本和袋子堆外面、像挂在籬笆上的南瓜似的文书的秃头說。

那文书一声不响地摊开一本有許多頁的长帳簿递給哈維諾特老板，随后又消失在帳本和袋子堆后面、像窩似的角落里。那商人翻着帳本，翻到最后几頁停下来，用右手掌把它弄平，把眼鏡架到額头上，直勾勾地瞧着柯齐的眼睛：

“咱們就来瞧瞧你那笔帳是怎么写的！”

終于等到了这个快乐的时刻，柯齐感到高兴了，他又开始扳着指头，絞着脑汁算他几乎能背出来的那笔帳：

“百磅装的酒桶，每桶那么多里克，那么多桶，应得多少里克；每箱飲料那么多里克，那么多箱，应得多少里克；每块奶酪那么多里克，那么多块，应得多少里克；每卷铁皮那么多里克，那么多卷，应得多少里克；每箱咸肉那么多里克，那么多箱，应得多少里克；每捆皮革那么多里克，那么多捆，应得多少里克……总之，我算的是总共应得一百九十九里克整。”

他愉快地搓搓手，又补充說：

“我要你全心全意地給我那笔錢，老板，因为这是我全心全意掙来的……我辛辛苦苦，問得过良心地干了一場，老板，为了你給我的第一次工資，祝我走好运吧！”他开始撫弄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挂着的錢包。

“算得很好，你那指头算得好极了，让它們歇一会吧……現在咱們来看一看我的笔是怎么算的！”那商人順着他面前翻开的

那一頁移动着手指。

“干这一行你可能是个新手，可是算帳倒挺在行。一百九十九里克，对的！……”

柯齐高兴得有点失常，一边搓了搓手。套在他脖子上的那根绳子似乎搔得脖子那儿痒痒的。想用錢币装滿他的錢袋的愉快的渴望，使得他差点爆发出喜悅的大笑来……

“可是，瞧！那商人在唱什么呀！”当柯齐听到商人摊开了那大本子——他似乎觉得那个大本子跟勃列格魯馬斯的圣庫茲瑪教堂里特里丰尼神父的贊美詩一样大，甚至还要大些——念着什么的时候才回过神来。

“每瓶苦艾酒那么多里克，丢失了那么多瓶，共值多少里克；每块‘貝尔·帕埃斯’牌奶酪那么多里克，被咬了那么多块，共值多少里克；每瓶‘薩蒂’牌香檳酒那么多里克，那么多瓶少了一半，共值多少里克；这么多腊腸折了，可是价不能折，每根腊腸那么多里克，那么多腊腸值多少里克，等等，等等……总之，按現在行市折成里克是：整整两百二十四里克……你既然急于算帳，你就拿出一个金元来，走你的路！”

柯齐·維托比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惶惑地睁着眼睛：

“你說什么？……怎么回事！……丢……丢……丢失了那么多瓶苦……苦……艾酒？被咬……咬……咬了那么多块‘貝尔……貝尔……貝尔·帕埃斯’牌奶酪？”他結結巴巴，仿佛他眞的把那么多瓶酒喝了一半似的。

“嗐，就是偸窃……既然你是初次干这种事，又不喜欢那样来看这个問題，就换个說法吧，就认为是你喝了，吃了。”

“什么！……喝了？……我喝不属于我的东西！……”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話可說、可叫喊的，因为当时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只紧紧地抓住怀里的錢袋，生怕它长上翅膀飞了。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干的，而是你和你的同伙一起干的……”哈維諾特老板带着狡黠的样子說，“你自己对这件事作了证明。自然娄，当一个人沒有吃早飯，一点也沒有吃喝就开始干活，在溪边的榆树蔭下，尤其是旁边放着挺好吃的奶酪和腊腸，毫无疑問，他是希望吃一頓的。这不能怪你，該怪那噴香的奶酪和腊腸挑逗了你的味觉，那該死的酒搔痒了你的喉嚨……的确是好貨！哈維諾特老板就爱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当然，你那空肚子也得負一部分責任。你总不能两者同时兼顾：既要装滿你的肚皮，又要装滿你的錢袋……”他恶意地笑了笑，豎起指头做出吓唬人的样子。

这时柯齐完全神不守舍了。他的思想飞回他的村子，飞到他往家里赶的那辆装滿空谷皮的大車上，似乎固定在那儿了。哈維諾特老板继續发表他的长篇大論。柯齐的思想又回到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面对着柜台前面的老板。

“不过，当然，那挑起你的胃口的美味，劲头儿很冲的酒，都不能賠偿这个損失。而且……俗話說，誰請客，誰就得付錢！要是你請客，你就得給他們摆上菜，他們請你也一样。客人是巴不得来參加的。換句話說，有三四个同样饥餓的伙伴围着你，……而且，既然这是你初次干这种事，当然，他們必定会向你表示一番祝願，祝你在干活揹东西和偷盗的技巧上都走好运……”他的眼睛含着恶意眨了眨。

柯齐望着那商人，絕望地搖搖头，一边听着他的长篇大論，他的話显然会以拒絕給他任何报酬而收場。

“可是，阿尔巴尼亚人举行庆祝，不喝点白兰地，吃点什么，是算不得庆祝的。因此，你当然对自己說：‘干嗎跑那么远到市

場上去买；就在我鼻子底下就有佳肴，美酒。’于是，卡喳！箱子盖开了，崩！香檳酒的軟木塞开了。請！請！为柯兹……柯兹的健康干杯……你叫什么？呵，对了！柯齐·維托比，或者，——話說回来——柯齐·維……里克……”

“老板！……”柯齐說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样控制自己，才沒有扑到哈維諾特老板的脖子上去，“你是开玩笑呢，还是当眞的？……玩笑别开得太过火了，老板！誰也受不了，上帝也受不了……”

“关于帳目的事，我从不开玩笑！記住这一点，以后别再为这事責难我！現在，拿出你欠我的一个金元，走你的路！你明白嗎？”

“再想想，老板！”柯齐和藹地点点头，“箱子是在船身上碰坏的。我的伙伴告訴我，大头头[1]的士兵喝了酒，在船上痛痛快快喝了一頓。我相信我的光明正大和你的誠实……”

“你說什么？”商人扯起嗓子叫道，“意大利士兵！”他一会把眼鏡戴在他那双憤怒的眼睛上，一会又取下来，像野牛似的吼叫着。

柯齐手足无措，找不到話說。

“再說一遍試試看，有胆量就再說一遍，让僕人也听到！……你打算把我們牵連到政治里去，你这流氓！……你想让我們跟意大利人鬧事，坏蛋！……你的背似乎在发痒，驴子背痒想篦一篦、刷一刷，你是想挨荆条子、想挨铁蒺藜了……滾出去！……滾出去，你这布尔什維克！”

柯齐一动不动地面对着那商人站了一会。他的眼睛露出一

① 指墨索里尼。

副楞楞怔怔的样子，他的腮帮子鼓了起来，他的太阳穴由于血往头上冲，跳得很快。哈維諾特老板被这个穆泽契人的突然发作吓住了，舌头堵在嗓子眼里，眼鏡拿在手上。哈維諾特老板的三个僕人看到主人和搬运夫之間发生的事情，着了慌，連忙扑向柯齐·維托比。他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柜台那儿推开。柯齐摆摆头，好像要集中思想，接着像发狂的公牛似的向他們撞过去，把他們三个人都撞开了。可是他們又抓住他的肩膀，柯齐似乎松了劲。柯齐挣不过他們三个，便举起拳头，向那个商人恨恨地晃了晃，就走了。

当时，他眞希望他喝了，眞的喝了哈維諾特老板說的那些香檳，虽然那天早上他所喝的不过是一杯清水。

柯齐失去了工作，坐在碼头上，看着、听着那海潮，它把自己带来的坏天气的全部憤怒冲激在岩石上。柯齐似乎觉得，冲激的是像伤口里的膿一样的当天聚集在他心里的憤怒。

"城里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他坐在碼头的台阶上，咬着嘴唇，絕望地摇摇头。

"眞見鬼！……"他弹了一下指头，那响声就像把玫瑰花瓣放在大拇指和食指做的圈上打的响声一样。"难道这个世界上我就沒有希望了嗎？……在农村，你知道种的什么，可是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在这儿，一天有人雇你，另一天又失去了工作，你旣不知你种的什么，又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他的思想像沒有烟囱的茅屋里的烟似的飄来蕩去！

他的思想像眼前的海潮似的时起时落，这时柯齐想起了彼特里特，一个魁伟的年輕人，共产党員，他曾經坦率地跟他談过不止一次。

“天下烏鴉一般黑！……”当他有一次无知地提出說，商人比乡下地主的教养要好一些时，彼特里特曾經这样說过。

作为农民，柯齐比作船夫和搬运夫的彼特里特更熟悉动物一些，他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而且一个比一个黑。可是，不知怎么的，彼特里特的这些話，在他心里引起的反响，比他扔在水里消失在大海深处、无影无踪的那些小石子濺起的响声还要响一些。

仿佛那冲击了一下海岸、又退回到海洋深处的海潮带走了他的眼睛，柯齐向远处凝視着那从岸边退去、在水面上泛着泡沫的浪花。他的思想又飞向彼特里特。

“唉……人跟海浪大不相同！”有一次他們坐在碼头上摆談农民和工人的苦处的时候，彼特里特跟他說，“海潮为了要激濺，幷不一定要冲撞海岸上的岩石，它們甚至在海洋中間相撞。人却相反，除非杯子滿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否則是不会发泄他的感情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他叫着站了起来。“那些坏蛋、做官的、商人，弄得你够嗆，可是你似乎沒有发作！你还等什么呢，柯齐？你怎么还拿不定主意？你是不是等着先还清了地主的債？可是，是他們欠你的債，伙計！你什么也沒有欠他們！”說着，他又坐下来，画了一个一边是农民和工人，一边是地主和商人的結算表。这笔帳不是用紙和墨水写的，而是保存在心里，用血和汗写成的。

那时，这些話沉重地压在柯齐的心上，因为他曾經希望，也相信工人要好一些。这会儿，他眞希望彼特里特在这儿！……

“你像农民那样风里雨里拚死拚活地干，你得到了什么呢？甚至連一条新褲子也沒穿过！”現在彼特里特这些話在柯齐听来是多么新鮮！这些話，仿佛是从在那里一直沉睡到今天的海洋

深处发出来的。“你的背因扛东西压痛了，你又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你的全部家当，只有那么一条破口袋，扛活时搭在背上，鋪开来，作墊子，当毯子。……”

尽管彼特里特很气憤，气得眼睛变成了汹涌的海水的颜色，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微笑，反映在他的眼角里，淡淡地勾勒在他的嘴唇上。在气憤中，彼特里特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

当柯齐独自坐在碼头的台阶上，欣賞着那照在水面上的斜阳时，他也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于是笑了。他想起了他和彼特里特坐着一边卷烟卷，一边像老朋友似的談心的那个时候。彼特里特跟他談了他做船夫和搬运夫的經历，柯齐也把他在农村的生活和逼他离乡背井来到都拉斯的原因告訴了他。彼特里特专注地听着，点着头，仿佛說，他过去听过这种事。談話快結束时，彼特里特善意地問道：

“你有地方睡觉嗎，柯齐？你是像你在家乡时那样睡在露天地里嗎？”

“天气好，大海平靜的时候，我睡在一张柔軟的毛茸茸的床上，就是睡在海边的海草上。像今天这样天阴时，天边有烏云，海上波濤汹涌，我就收拾起东西到那边茅屋里去过夜。”他指着那边一間茅草房說。

“你睡觉的时候，是睡光地板呢，还是鋪点什么？”

“袋子！”柯齐簡短地回答說。

“那么，你用什么当被子盖？”

“袋子！”柯齐回答說。

“那么，你一定有許多袋子，柯齐。你有多少袋子？”

“总共就那么一条破袋子，兄弟。就是冬夏干活时搭在背上的那一条，晚上我就钻进袋子，躺下睡了！”他溫和地、有点淡漠

地回答說。

他們爆发出一陣大笑，一路笑到彼特里特的家。那天晚上柯齐在他家过夜，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住在那儿，一直到彼特里特上山参加游击队。

柯齐收斂了脸上愉快的表情，跳了起来。他为了坐在那儿，瞧他映在水里的影子而責备自己，他用右手打了一个响指，仿佛是排除那沉悶的忧虑，喃喃地說着那个工人的話：

"哪怕风暴再微弱，波浪总要激起泡沫，发泄它的憤怒。不仅如此，它还推动人們前进……"

可是，柯齐已經不能再忍耐了。那天早上商人气得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柯齐窩着一肚子火。他一边咒罵，一边往两旁啐唾沫，过去他从未这样干过。他气坏了，要是在家里，他总是罵他老婆，拿她出气。而今天？……今天，正如波浪不在乎岩石和沙子一样，柯齐也不在乎上帝和老板了。

大海也給这个乡下人上了一課。可是大海并不是柯齐患难中的唯一伴侣，他的伴侣还有現在在彼查当游击队員的彼特里特。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到彼查去。

"对，对……上山当游击队；我已經尝过农村和城市生活的滋味了……"他回答自己說，仿佛有人問他作何打算似的，"离太阳和天空越近，离上帝就越近，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

把地主、商人和自己大罵一通之后，柯齐离开海岸，动身进城去。他从容地迈着步子走着，更冷静地对这件事通盘考虑了一遍。可是，他决不改变他原来的打算和决心。

"喏……这当中一定有些道理。所有的人，基督徒也好，穆斯林也好，他們盖房子，或者找人給他們盖房子，总想要越高越

好，要和那些尖頂、尖塔爭个高低……是的，越高，就越接近上帝……”

于是，背包里带上几个洋葱、一把盐漬橄欖，心中滿怀痛苦，柯齐便上山了。这一次柯齐到他的目的地去，沒有負債。他去那儿实际上是为了还清欠地主和商人的債；至于怎么还，現在他还說不上来。他只认准一个道理，当他到他的同伴、游击队員那儿去，一路上，爬了一个坡又一个坡，翻过一个山又一个山，越过一个岭又一个岭，每回走累了的时候，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

“爬得越高，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

# 三

柯齐·維托比在正在解放的阿尔巴尼亚走了相同的道路：他先从农村到城市，当了游击队員，第七突击旅的游击队員，又从山上来到都拉斯城。

他走的道路的确相同，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可是，这一次，他不是穿的一双用带子系在脚脖子上，用电話綫縫起来的胡乱地补过的凉鞋，手里也沒有拿打狗棍，而穿的是一双登山靴，肩上揹着一支步枪，它是用来对付法西斯和人民的叛徒，对付封建主和資产阶級，对付那帮剝削工人和农民的剝削者的。唯有他的胡子沒有发生变化，只不过梳过了，捻得往上翹，很显眼，仿佛要和他肩上的枪筒竞爭一番似的。不过絲毫沒有发生变化的，是他的那个袋子，一条羊毛織的棕色的袋子，这是他老婆在赶集的日子在費里向一个牧羊姑娘买来送他的。这是一条破旧的袋子，可是他不肯换別的袋子，甚至不肯从游击队員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那里繳获的許多背包当中换一个，因为这是他老婆送他

的礼物。

当柯齐·維托比在他一生中第二次回到都拉斯时，都拉斯也經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伟大的十一月那一天，大海里的巨浪撞得嘩嘩响，它的回声撞击着紧閉的大門、拴牢的百叶窗和鵝卵石鋪的街道。街上长着萎頓的秋草，怯生生地探露着。那回声沒有遇到人或动物的阻碍，順着空蕩蕩的街道响过去，又发出回声返回它来的地方。这座城，像刚睡着的人，睜开了眼睛，可是只能听到远处的轰鳴声，大海巨浪的反响把那轰鳴声带得更远了。对这座城市的炮击，赶走了几个“上等人”、居民中的“精华”——这是一般对上层阶級的称呼，留在城里的是烏合之众、“渣滓”——这是哈維諾特老板通常对普通人民的叫法。可是当这些“渣滓”一听到城里响起了游击队員的头一声脚步声，便像打碎了的桶里的油似的，流到街上。

在那天早上以前，人們害怕在路上碰到随时会向他們扔手榴弹的法西斯，出門都偷偷摸摸的，走路像踩在鸡蛋上那样，溜着边走。这时，都飞奔出門来，街上充满了欢乐和欢呼声。由于所有这些人都站在街道两旁，柯齐捻了捻胡子，扭动了一下揹着枪的肩膀。可是队伍游行的时間不长，他們走着走着，就有一排战士离开了队列，走到人群中，直到整个队伍像流在太阳晒干的沙土地上的水流一样，完全沒入人群中。人民和游击队員拥抱、接吻，接着，他們像谷地里的谷秸捆似的，围成一堆一堆地談起来，时而談这，时而談那，多半是談柯齐的經历和惊险事迹。大伙一听到柯齐辛辛苦苦給哈維諾特老板干活时，用一条口袋当垫子兼毯子用，便哈哈大笑，大伙乐开了。一个拉貝里亚来的小伙子、柯齐的同伴和亲密的同志，突然插进来說：

“柯齐最有趣的事是，他头一天来到游击队队部，在指揮員

面前，指揮員問他，从哪儿来，怎么来的，他的教名叫什么，姓什么，他父亲的名字、祖父的名字叫什么。柯齐回答說：

"'人家管我叫柯齐·維托比，炮手；如果我不用大炮来反对地主和資产阶級，我的名字就一文不值！'

"指揮員爆发出大笑，正跟我們这儿笑的一样，接着就下令委派他当副炮手。从此以后，柯齐就一直带着那尊我們管它叫迫击炮的大炮……可是事实上他的确說到做到。"接着他就开始詳細地叙述柯齐的英勇事迹。每回他打中了法西斯和国民陣綫分子，他就算了一笔旧帳。

"可是如果你現在問他，他跟地主和資产阶級商人算了旧帳沒有，他总是說，'还沒有！'"另一个游击队員补充說，"他还有一笔帳要跟一个什么老板算……是哈維諾特老板吧，我想他們是这么叫那个老流氓的，他是都拉斯人……"那个游击队員轉向右边的公民，要弄清楚他有沒有弄錯那个名字。

"对，对！你干嗎不說他們当中最胖的那个，城里最有錢的商人！"在場的一个人急忙补充說。"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他把他的鋪子上了鎖。可是他本人沒有跟着那些人逃走，他是只老鼠，不輕易离开他的窩。有人說，他正在費尽心机想办法，想在共产党消灭阶級，使商人和'渣滓'、哈維諾特老板和清道夫——这种清道夫一年还拾不到他一天收刮的金子那么多的畜粪——一律平等时，他怎么对付。"

柯齐无意中听到这些談話，又听人們提到一个耳熟的名字，便走到那群老百姓和游击队員跟前，捻了捻胡子，清了清嗓子，宣告他来了，然后插嘴說：

"很遺憾，哈維諾特老板竟然也有担心的事！……"他諷刺地补充說，"我給他干过活，人总不应当忘恩負义到說他东家的

坏話，不管他干了活得到錢沒有。按規矩，我不应当在現在有需要的时候，丢开他不管……我要让他瞧一瞧正义和公道！”他的太阳穴跳得很快，仿佛勾起了旧恨。

“要是我不用武力让他感觉到山上的正义的力量，我的名字就一文不值。”他喃喃地对自己說，又一句接一句滔滔不絕地讲下去。

“你又来啦，柯齐：‘站得越高，离上帝越近’……”他的同伴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笑着說。

“我曾經傻过，不假……我总相信，站得越高，离上帝越近，离上帝越近，离正义和公道就越近……可是，甚至一顆純洁无知的心的愚蠢，也不会使人走入歧途，它引我参加游击队，引我上山。現在……这就是我的正义！……”他左肩一摆，松下步枪背带，使枪筒离嘴唇一掌那么远，用右手掌拍了它几下，又吻了它一下。

“这就是我的两位一体的上帝和正义……旱河边的穆泽契村的农民，都拉斯的搬运夫，柯齐·維托比坚信地說，离党、离同志們越近，离正义就越近。”

这些話，仿佛是对自己說的，而不是对周围的人說的。說完，他就穿过人群，也不管别人对他的話說什么，一直向他們那个旅駐扎的别墅走去。

柯齐·維托比尽管矜持而自尊，他也在动脑筋考虑，他这么一个負債的人，和金銀成堆的老板，怎样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去。他每回經过哈維諾特老板那大店鋪时，就控制不住自己，不由叫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越来越穷，倒是越来越有錢

了！……"

这时，柯齐坐在别墅的阳台上，就像在家乡坐在大車上一样，刺着他的瞳孔的落日的斜輝中，霎着眼睛，讀着第二次接到的家乡来信（他在山上学会了认字写字），他的思想飞到家乡去了。他的老婆告訴他农村最近的消息。他們如何分了卡雷曼老爷的地，他和德国人一起离开了村子；河水怎样流回原来的河床，在他們的地旁流过；她多么盼望他回家，共享这些幸福，以及許許多多使这位乡下人大为高兴的其他消息。

"对呀！……他們完全剝夺了他从来沒有耕过、也沒有播过种的土地！万岁！我們的党！你怎样把世界翻了个个儿呵！……柯齐·維托比現在睡在皇宫里，睡在皇家的床上，而他老婆，一觉醒来便成了自己的土地的主妇，河水又流回原来的河床啦……"

可是，仿佛他注定了有福不会享似的，他的思想又轉到哈維諾特老板身上，他的高兴又变成愁眉苦脸了。

"好极了！他們給了家乡的地主应得的懲罰！可是对这些城里人該怎么办呢？"他絕望地搖搖头，无法解开这个謎。如果能給他的問題找到答案，是会使他高兴的。

不过，这事并沒有让他苦恼很久。正在这时，指揮員，他的老伙伴彼特里特走下楼，来到阳台上，看見柯齐心事重重地悶着头在那儿沉思。

"喂，柯齐！……你經过你那位老板的鋪子时，跟他算了那笔老帳沒有？"

"我正費尽心思考虑这件事呢，彼特里特同志。可是我这个脑瓜，甚至还不如一个白菜头有用！"

"为什么呢，究竟你操些什么心呢？"

“是这么回事，彼特里特，我这脑瓜弄不明白，老板和我怎么才能平等……我原希望看到他完蛋，可是他呆在他的鋪子柜台后面，越来越有錢了……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即使在山上，柯齐种下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收什么嗎？”

彼特里特哈哈大笑，双手拍着大腿。

“你似乎跟你那位老板一样不自在，柯齐同志……看来，你是的的确确陷入很深的苦恼了……！”他止住笑，拍拍柯齐的肩膀。

“别把事情看得太輕松，彼特里特，可是，作为指揮員，如果你能答复我就答复我……你瞧！”他从背心上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我明白……首先，”柯齐开始扳着指头算，“他們剝夺了他的地，这是一；剝夺了河水，让他像离水的魚一样，这是二；剝夺了他的家畜和牲口，这是三，等等，等等。”

“換句話說，你是在为怎样把你那位老板也弄进袋子里操心喽。一条袋子当墊子，一条袋子当毯子，一条墊在右肋下面，一条墊在左肋下面，那么，你有多少袋子，老板？……”指揮員一陣哈哈大笑，使柯齐和偶尔过路的人都感到吃惊。

“彼特里特同志，我簡直想质問你，作为一个指揮員，你为什么不帮我弄明白，反倒嘲笑我！”

这个游击队員的天真的、然而是正当的憤怒，使彼特里特笑得更有劲了，接着他的态度变得更严肃，举起指头，申斥他說：

“显然，你对党、对你的战爭，失去了信心，柯齐！”

“为了在山上、在森林里咱們伙着吃的那块面包，别說了！”柯齐抓住他的手，怕他說出更叫人受不了的話来。

“听着，柯齐！最初說这話的人，說得很好：党和万能的上帝一样！党拖延了一下，可是沒有忘記这件事……”

这話句句說在他心坎上，柯齐很喜欢这个說法。他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話，好像要掂一掂每一个字的份量。

"好！說得好，指揮員同志！可是，习惯是第二天性。拿那哈維諾特老板来說吧，他每隔一天抬高一次物价，就在我們眼皮底下积攒財富。当人們正在被榨取、受剝削时，彼特里特同志，扣扳机那根指头，又想扣扣扳机了……"

指揮員忍住笑。

"他們管你叫炮手維托比，果然名不虛传，柯齐！……"他打算再說点什么，又止住了。他在慎重考虑之后，补充說：

"好吧，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来听听对于你費尽心思考虑的問題的解释吧！"彼特里特忍住笑，回头走了。让柯齐拿不稳，不知他是当眞，还是开玩笑。

第二天，当柯齐·維托比走进彼特里特的办公室时，他觉得很遺憾，因为他一下子看到指揮員的右嘴角上挂着淡淡的微笑。那微笑又扩大到指揮員的整个脸上，仿佛是由于他柯齐的来到所引起的。柯齐猜不到这位常常跟他开玩笑、寻开心的指揮員的微笑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柯齐发觉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不由得搔搔后脑勺。

"喏，柯齐同志！"彼特里特开始說道，"睡了一宿，把那些煩恼从你脑袋里清除了沒有，还在伤脑筋嗎？"

柯齐原以为彼特里特不会再开玩笑了，会认眞地作一些解释，过去他常常用慷慨激昂的話很威严地对游击队員和人民作过那样的解释的。可是，这时他还是那么个調調。

"睡了一宿，似乎也并沒有除掉你白天爱开玩笑的脾气，彼特里特同志！"

彼特里特很喜欢听柯齐对答迅速的尖銳而辛辣的俏皮話，

因此，他常常逗他，即使在柯齐起反感的时候。彼特里特看到柯齐今天心不在此，就不想开玩笑了。

彼特里特摆出一副认眞的样子，在他面前的文件中翻着，从中取出一张写了字的紙，放在桌上，抬起头来，直瞧着柯齐的眼睛。

"听着，柯齐同志！"指揮員把那张紙递給他，"現在你被派去参加沒收都拉斯大商人德麦特·哈維諾特的貨物的工作，并在执行过程中，編制全部貨物的清单。为了让你了解情况，我还通知你，今天，要查封、沒收都拉斯上过税的大商人的全部貨物。因此我叫你到这儿来，命令你馬上到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和仓庫去。还有別的同志担任这項工作，你到那儿就会遇見他們的。順便說一句，"指揮員笑了，"这个通知，是党写給你，解答你昨天提出的問題的……"

虽然柯齐对公文上的术語不太熟悉，可是他很快就領会了它的全部含义。他吃了一惊，就好像誰扔一顆石子打在他后脑勺上似的。他惶惑地霎着眼睛，不能集中視力，模模糊糊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很快就定过神来了。

"換句話說，我說……"他在搜索着恰当的字眼，"他也完蛋了！"他飄飄然地摸着胡子，眼睛閃着光，正如他在前綫打中了目标一样。

"去吧，柯齐，去最后瞧一瞧你那位老板！記住：党就像全能的上帝，它可能拖延了一下，可是决沒有忘記这件事！……就是这样！……工作上留点神！"指揮員向他伸出手去。

可是，手里拿着那张紙、脑袋里裝着指揮員的忠告的柯齐·維托比，听到一声去吧，就等不及再听下去，也顾不上那伸出的手，馬上飞也似的奔出門去了。彼特里特抽回伸向柯齐、而他沒

有領情的那只手，擱在卷宗上，摸着那光滑的封皮，搖搖头，仿佛要从脑子里排除什么思想：

“你完全正确，同志！……像所有在旧社会受过苦的人一样，你也迫不及待地要看到旧社会垮台……”

柯齐一口气从别墅走到德麦特·哈維諾特的店鋪里。街上的人看到他那么高兴地急匆匆地走着，还以为一定是他的老婆，或者父亲，在分离一段时間之后，从家乡、从老家来看他，以为他是为了去欢迎他們而高兴呢。人們停下来，看着他那么高兴地走过去，仿佛是在分享着这位游击队員的幸福。

“我要让你瞧瞧，我要让你瞧瞧，哈維諾特老板，用笔或者鉛笔是怎么算帳的！”柯齐·維托比，在战斗中，学会了扣扳机，也学会了拿笔杆。他想起那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到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鞠躬問好，用指头算帳的情形，而現在他意識到发生了变化。他肩上揹着枪，他的游击队員的上衣口袋里擱着传票：

“是的，当然！……今天要算算帳，我要算得一点不差，因为这关系到归还人民的财产。我得留点神，不让帳上有任何丢失和遺漏。”

柯齐到达时，两个財政部門来的同志已經开始工作了，正在封仓庫、箱子和保险柜。

正如有一回柯齐肩上扛着东西，在哈維諾特老板的店鋪里找地方卸一样，現在，他也向周围寻找他的旧老板，想把在他心里醞釀了很久的憤怒傾泻在他的身上。

哈維諾特老板的腮帮子不太紅潤，他那銳利的眼睛也不太快乐，可是他的肚子仍然像从前那样鼓鼓囊囊的，沒有縮小，沒有打折扣。哈維諾特老板站在店鋪当中，仿佛粘在那全部財富和家当中間似的，看起来像个怪物，急于要吞食那些他的肚子无

法容納的东西。他又焦急又惊慌，又沒有睡觉，又憤怒，站在那儿像根扒光了谷草的谷秸桩似的。他原来是这么多財富的所有者，他似乎感到吃惊。

“可怜可怜我吧！我过去似乎是多么有錢的人呵！全能的上帝！您为什么降我这个罪……我沒有按照您的意旨办事嗎？……我沒有朝拜您的修道院、您的教堂嗎？……我沒有給您所有的圣徒点烛，沒有吻遍您的一切圣像嗎？上帝呵，您为什么抛弃我？您为什么熄灭了我的幸运的星？您为什么注定我的厄运？”像一根經不住大风吹、光秃秃的堆谷草的柱子似的，他把头埋在手里，倒在地板上哭起来。

“全能的上帝，当我有錢的时候，您让我蒙在鼓里，今天，您为什么不打开我的眼睛？”

游击队員对于这个城里最富的商人身上的弱点的突然发作，未予理会，他們已經将全部貨物登記了，清过数，并查封完了，站在一旁。柯齐惊叹地看着所有这些財富，然后，走到那商人跟前說：

“眼泪不能給你的錢袋带来金銀，干嗎流泪？……站起来！……只有娘儿們才哭哭啼啼的！”

“身上一个錢都沒有的人比女人还坏！”商人叫道，举起拳头，仿佛威胁天空似的。

“可是，既然你过去从来沒有过錢，你还哭穷干什么？”

德麦特·哈維諾特抬起头来，瞧着这个似乎在用他的話讲話的人。

“早有人警告过你了，老板，別說‘我沒有錢’，因为上帝会不賜給你任何財富；別說‘我不是老板’，因为别人会接管你的錢財！……”

商人仿佛从恶梦中惊醒，在一捆皮革上站起来。

“你似乎熟悉我的事，我的习惯。你是誰？”

“我过去是你的搬运夫，老板……因为給你揹过重东西，到現在我的背还伸不直呢，……我干活干得滿好，又便宜……你想起来了嗎？”

德麦特·哈維諾特使劲眯起眼睛，蹙起額头，竭力回想着过去的事。接着，不知从他脑子里什么地方冒出一个念头，高兴起来。

“贊美上帝！”他轉向这位游击队員，拉着他的上衣衣袖。

“告訴他們，游击队員同志，那些意大利士兵、坏蛋，怎样欺騙我，他們怎样把我在外国买来的貨物吞了一半；我在外国买的貨物，而且是規規矩矩在海关登了記的，我怎样連四分之一都得不到，可怜！跟他們說吧，游击队員同志，跟他們說了，我就……”他狡猾地向他霎着眼睛。

“首先，我不是你的同志；至于你訴的苦，休想再愚弄人……你的搬运夫們，給你搬运了貨物，又給你負担了損失。現在，你听我，你的老搬运夫說話。”

“好吧！”

“你嚷了一輩子‘我沒有錢，我沒有錢，我沒有錢’，那么，你訴苦干什么？”

“可是，我并沒有說假話……我的貨，免不了要受到风吹雨打，火燒、水淹，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常常說‘老板不在这儿！老板不在这儿！……’那么，你干嗎像眞正的老板似的哭哭啼啼訴苦呢？”

“我也許說过这話，因为那究竟是处在战爭中最困难的时期，我的貨可能遭到任何意外……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些坏蛋

搶了我店鋪三次，德国人搶了两次。我怎么能嚷嚷我是老板，自食其果呢！”

“可是，在現在解放之后，你自己在晚上搶了店鋪，白天又来哭，你干嗎不說說你搶了多少次呢？……或者，你以为人們高兴得忘記提防了吧？”

“看在上帝份上，别說了！”他那伸向柯齐嘴唇的手，还沒有放下，跟着就跪下去，困难地喃喃說：

“可是你是誰，对我那么熟悉，又那么疏远，那么友好，又那么敌对？”

“作为商人当中最有錢的商人，你嚷了一輩子‘我沒有錢，我沒有錢’，本来就是这样嘛，因为所有这些錢財，并不属于你，而属于人民。你总是嚷嚷‘老板不在这儿’，也的确是这样嘛，因为人民才是眞正的主人。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些貨物要归还眞正的主人，这店鋪要还給眞正的老板！”柯齐象征性地摸摸他的步枪背带。

德麦特·哈維諾特，用发顫的指头支撑着，想站起来。

“你是誰……誰，有那么大的权威，能預言我的命运，是魔鬼，还是圣徒？”

“是柯齐·維托比，炮手，老板！如果你沒有忘記，当时你曾經管我叫，柯齐·維……維……里克……每瓶多少里克，丟失了那么多瓶，值多少里克，那么多的那么多，少了一半，是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么多又是那么多……，拿出一个金元来，柯齐……維……維……里克，走你的路！你还記得嗎，老板？”

哈維諾特老板縮成一团，把头埋在手里，好像身子不是撑在有力的腿上，而是撑在松軟的下巴上似的。他就这个样子一直呆到恢复知觉，才站起来，从柜台上拿起帽子，瞥了在場的人一

眼，仿佛要观察他們脸上这样或那样的表情。在拿准了口袋里确实擱着保险柜的钥匙之后，便下了楼梯，急急忙忙朝前走了。

柯齐·維托比瞧他走了，才轉向一直在吃吃地笑的同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张紙，递給其中的一个。当他的同伴在看那张通知的时候，柯齐向周围仔細察看了一下，捻捻胡子，独自由衷地笑起来，然后像是对指揮員簡明扼要地叫道：

“这才眞正是我所說的解释！”

石永礼譯

# 继 承 人

阿里·阿布迪荷沙

## 一

卡賽姆叔叔，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卡賽姆老爷，和小吉姆齐手拉着手穿过酒店胡同，一直来到列菲克咖啡店門前的阴影下。他們在凉快的三合土人行道上坐下之后，卡賽姆老爷立刻就脫下他的白色土耳其帽，用毛巾把脖子上的汗珠擦干。八月的天气热得像火。每逢烈日像面包烘炉那样在人們头頂上烘烤、天空籠罩着一片灰蒙蒙的烟雾时，总是热得人透不出气。正午时分，整个城市靜悄悄的，除了远处鞋匠区偶尔传来木鍾的敲打声之外，眞是万籟俱寂，寥无人声。

“眞热呀！下点雨多好！”卡賽姆喃喃地說，他解开了毛料褲子上的紅腰带，解开了背心上的扣子，脫下了鞋袜，把脚浸在人行道旁边的一条小水沟里。卡賽姆的脚感到凉嗖嗖的，他非常滿意地閉上了眼睛。

“呀！我的孩子，多么舒服呀！”他轉身对吉姆齐說，“今年龙王爷好像存心要把我們吸干，这一来，穷人可就苦了！”

但是当他再睜开他那半閉的眼睛时，却发現水渾起来了。

“这群混帳的鴨子！它們把咱們的水都攪渾了！”

吉姆齐把一叠报紙放在人行道上，朝上游跑去。那边，羊毛市場传来一片乱哄哄的鴨子的叫声。

卡賽姆老爷刚刚过了五十寿辰。他抽烟抽得很凶，他的灰白胡子已經被烟熏黃了。虽然他十分瘦弱，可是那有酒窩的脸頰和寬寬的前額上才刚刚出現皺紋。他的眉毛又黑又濃，一双小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黃昏的时候，他还可以把眼睛睜得大一些，看得清楚些。可是在大白天，他就不得不眯縫起眼睛，看东西也就看不大清楚了。

"卡賽姆叔叔，不要坐在太阳底下，在太阳底下您的眼睛会褪色的。"吉姆齐常常喜欢拿他的眼睛开玩笑。

卡賽姆摸着小吉姆齐的头发，像往常那样笑了起来。吉姆齐的黑色鬈发一直披到他那消瘦的脖頸上，把薄薄的耳朵遮住了半只。

"我的好日子过去了。現在輪到你啦，現在是年輕人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啦！"卡賽姆用昏花的眼睛看着小吉姆齐，溫和地对他說，"魔鬼要我的命呢！"

"什么魔鬼？"小吉姆齐朗朗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想。

"孩子，在这儿的那个魔鬼！"卡賽姆回答，用布滿青筋的、瘦骨嶙嶙的手拍着他的胸脯。

"医生不能杀死那个魔鬼嗎？"

"治病得花錢，可是打哪儿来的錢呢？"

"为什么不問大老爷要？"

"大老爷小气得很。有一个魔鬼在那儿啃他的心呢。"

小吉姆齐眨巴着眼睛，弄不清楚哪一个是眞正的魔鬼，是咬卡賽姆叔叔胸脯的这个呢，还是在啃大老爷的心的那个。

卡賽姆是被称为大老爷的那个阿奎夫·沙希尼的侄儿。人

們称他阿奎夫·沙希尼大老爷，是因为他有田有地，有房产、橄欖树、橙子园和数不清的金子。人們甚至开玩笑地說，大老爷要用鏟子来翻金子，免得它們“发霉”，每年翻两次，多雨的年头还要翻四次！他是有名的財主，也是有名的坏蛋。但是关于他的坏話实在离奇得难以置信！人們甚至传說十年之前，他亲手勒死了他的老婆，因为她发現了他在花园里藏金子的地方。然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現在的情况是，在他的晚年，大老爷仿佛变成了一个安靜的老人，旣不喜欢閑談，也不喜欢热鬧。旣不好奇，也无怪癖。大約在五年之前，他把侄儿赶出了家門，因为自从大夫告訴卡賽姆，結核菌在侵蝕他的肺部之后，卡賽姆就变得一无用处了。果园的围墙倒塌了，橙子树沒有人照料了。萊亨鸡也减少了：有些离群失散，有些变成了烧鸡、炸鸡，供卡賽姆下酒宴客。侄儿把一个好好的家弄得翻天复地，大老爷受不了，于是就把他逐出家門。他請住在城里的、他夸口說是他的唯一好友的伊苏夫·布利斯庫給他侄子找了一个切烟叶的差事。

对卡賽姆来說，他倒是願意离开家的，因为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而且他也知道，不管怎么样，他叔父都会把全部遺产捐給修道院的。如今，他别无奢望，但願死后能够到地獄里去，因为据說，那里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好地方。

大約在三年以前，当共产党开始在西班牙作战的时候，卡賽姆偶然和一个卖报的孤儿——小吉姆齐，交上了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租用的那間小茅屋里，当他儿子看待。

“吉姆齐！来，給我們讀讀报上的消息！”

“沒有报紙了，全都卖光了！”

“那边那个魔鬼呢？”他指了指大老爷的公館，“他也买

了嗎?”

“不错,他也买了!”

“哈,哈,哈! 吭—吭—吭!”卡赛姆的大笑变成了咳嗽。

“卡赛姆叔叔! 您为什么不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后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

“呀,我的孩子! 我身体里的結核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不睡觉! 連我工作的时候,它們都要来搗蛋。”

不断地让伊苏夫·布利斯庫感到煩恼的,也正是这个咳嗽。每次卡赛姆拿起鍘刀,他就咳个不停。伊苏夫·布利斯庫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从早到晚切烟叶的强壮的人。

有一天,这个矮胖老头儿伊苏夫·布利斯庫拿起手杖,吃力地走到他的老朋友大老爷那里。

“……先生,我跟您說,您侄儿的身体可是很不好。对我来說,他继續切烟叶,我倒无所謂,但别人可不会說您好話的。他已經五十岁了,活不了多少天了,让他沾沾您的光,过过好日子吧。他咳嗽得很厉害呢!”

大老爷那天正好心情舒暢。

“那么,就让他回来吧。但是我可不能让他走进我的房子。我不能让他迈过我的門檻。让他呆在花园的鸡屋里吧。”

卡赛姆在花园的鸡屋里住了三个月后,小吉姆齐在城外一家小客棧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住处。虽然他們俩分开了,可是他們的友誼却沒有受到影响,正好相反……

“好极了,年輕人! 你替我把鴨子赶跑了,可眞得謝謝你!”卡赛姆說,这时他脚下的水已經逐漸澄清了。“躲开火热的太阳,坐到这儿来,給我讲讲今天的新聞!”

“卡赛姆叔叔,西班牙內战打得多么激烈呀。全世界的共产

党都跑到那儿打仗去了。"他悄悄地咬着他的耳朵說，"我想也准有阿尔巴尼亚人到那儿去了！"

"眞的！"卡賽姆随便应了一句，只是为了說些什么。他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把所有的錢都掏了出来：一共有两个里克。他自己留下一个，把另一个扔到小吉姆齐的膝上。但是吉姆齐今天可不願意拿他的錢，卡賽姆叔叔今天显得那么蒼白，那么疲倦。

"卡賽姆叔叔，您留着自己用吧。今天的飯錢我已經有了。最近以来，报紙总是一拿出来就立刻卖光，因为西班牙那边正在打仗。"

卡賽姆叔叔沒有回答。吉姆齐继續說道：

"我不願意您把所有的錢分給我一半。"

卡賽姆叔叔在水里扑騰着两只脚。他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长长出了一口气說：

"不用多，只要我有一把里克，我就会給你买一件新衬衣、两条褲子，一条短褲，跟你現在穿的一样，一条长褲，长到你的脚背，还有夏天穿的凉鞋、冬天穿的长統靴和羊毛袜子，再加上一把雨伞。"

小报童一边幻想着这些好东西，一边把他那硬得像是打了皮掌的光脚板浸在水里，浸在卡賽姆叔叔的脚旁边。

"做得对，我的孩子！大热天就得这样做。"

他們在凉水里扑騰着双脚。

"卡賽姆叔叔，我不要您送給我东西！"吉姆齐非常誠恳地說，不仅是为了表白自己，也是为了把热情压下去，这个料想不到的快乐，紧紧地抓住了他的灵魂，掮起了他狂热的情感。"除非大老爷死了。只有到那个时候，您变成了財主，才有錢分給

我用。"

"你說什么？那个魔鬼嗎？他才不会死在我前头呢！"卡賽姆打断了他的話，他把里克塞到吉姆齐衬衣的小口袋里。"即使他比我先死，他也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給修道院的。呸！水又渾起来了！"卡賽姆大声說，他把脚縮了回来，穿上鞋袜，戴上白土耳其帽，扎上腰带，站起身来。

太阳漸漸偏西了。街上刮起了一陣陣微风，到处都可以看見到办公室或店鋪去的人們。

卡賽姆和吉姆齐手拉着手往前走。他們穿过屠夫胡同，来到大街上。到了家門口，象往常一样，卡賽姆从敞开的大門走进去，吉姆齐爬上墙，跳进果园。他爬上了一棵胡桃树，树上纏滿了葡萄藤。卡賽姆看着孩子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微微地笑着。吉姆齐探着身子极力想去够一串够不着的葡萄，卡賽姆大声喊道：

"連枝子一起拉下来，吉姆齐！連枝子一起拉下来！"

"那多可惜呀，卡賽姆叔叔！"

"我說拉下来！干嗎要爱惜老魔鬼的东西？"

他們在鸡屋前面蹲下来吃葡萄，一群烏鴉飞过来落在桑树上。

"卡賽姆叔叔，它們要把葡萄吃光了！"

"让它們吃去吧，我的孩子。你沒有看見它們多么爱吃葡萄嗎？"

"卡賽姆叔叔，去年一年，我只吃了一个橙子。"

"这里有的是。橙子熟了以后，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是要当心那儿的那个魔鬼！"他一边說，一边指着大老爷的大房子。

吉姆齐走后，卡賽姆躺在鸡屋里的一张草席上，他听見大老

爷小心翼翼地在楼上来回踱步。大老爷的肥胖的女僕哈尼菲穿着木屐匆匆走过，房梁发出嘎嘎的声音。“做的对，哈尼菲！！把他的地板給踩塌！”

“哈尼菲！我不是告訴过你，要輕輕地在地板上走嗎？”上面传来了大老爷罵女僕的声音。

“哈—哈—哈！吭—吭—吭！”卡賽姆大少爷在楼下又是笑，又是咳嗽。

## 二

許多天、許多星期来了又去了。在一个十一月的早晨，卡賽姆正要把熟橙子摘下来，忽然听到大老爷病重的消息。哈尼菲說，昨天晚上他塞下去一只烤火鸡，后来就一直觉得不大舒服。

第二天早晨大老爷派人把侄儿叫去。突然的召喚使卡賽姆有些紧张。他走到楼上，在大老爷的床前跪下。病人起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接着又笑了，交給他一把小钥匙。

“我把你从这里赶出去，是要給你一个教訓。我不願意把財产送給僧侶。”

一分钟之后，阿奎夫·沙希尼离开了人世。

那天，卡賽姆心煩意乱地縮在鸡屋里，他們費了好大劲儿才說服了他去参加葬礼。葬礼过后，他回到鸡屋里，躺在草席上，还是心煩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天快黑的时候，哈尼菲送来了一盏煤油灯，因为只有大老爷（上帝保佑他的灵魂！）的房間里才有电灯。卡賽姆一动不动地蹤縮在草席上。

“老爷，房間給您預备好了。”哈尼菲輕輕地說。

卡賽姆老爷勉强坐了起来，煤油灯照得他直眨巴眼睛，他連忙說：

“何必浪費煤油呢？天还沒有黑呢。”

哈尼菲吃惊地站在那里，卡賽姆老爷自己把灯吹熄了。

他們上楼的时候，哈尼菲，这个老管家妇，就开始一样一样地、詳詳細細地給卡賽姆介紹了他所继承的东西。卡賽姆輕輕地在楼梯上走着，跨过那些看起来經不住他体重的梯級，一边注意地听着她讲；他这才知道大老爷从河边那块地上收到的地租，占总收入三分之一；磨房的收入也不少；烟草工厂股份的紅利有五百个金币。走到楼梯頂的时候，卡賽姆觉得天旋地轉，迷迷糊糊，胸口悶得厉害。他大概替自己的命运发愁了。“上帝呀！难道我的末日也快到了嗎？”他悲哀地問道。他靠在栏杆上不知不觉大声喊道：

“輕輕地走，哈尼菲，你要把我的地板踩塌了！”

那天晚上，卡賽姆一夜沒有能合上眼睛，一連好几个钟头，他坐在大老爷經常坐的那个松軟的椅墊上沉思默想。

炉火熊熊地燃烧着，壶里的水噗噗地沸腾着，猫儿在炉旁咕噜咕噜地打呼。哈尼菲坐在对面墙角上打瞌睡。外面，风在怒吼。卡賽姆坐在那儿伤心叹息，他想起过去不得不到处为家，住在茅屋和鸡屋里，就觉得难过。他拿起他叔叔挂在壁炉架上的念珠，不知不觉地沉思起来。他的思想像狂风暴雨一样，把拦在路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接着，雨过天青，沒有留下半点痕迹。

“哈一哈一哈！”他常常一个人放声大笑，“我一下子得到这么多財产，我是多么幸运呀！一千棵橄欖树，从工厂那里可以拿到五百个金拿破侖①，还有磨房、出租的田地、橙子园！它們全都

是我的，因为我是孤伶伶的一个人，无亲无故，沒有我需要关心的人！吭—吭—吭！”卡賽姆又干咳了一陣，咳嗽一刻也不让他得到休息。他朝四面看看，仿佛在寻求帮助，帮助他摆脫苦难，摆脫那个“錨鈎”，它今天晚上不断地撕裂他的胸膛。“我不要死！”他对藏在他胸膛里面的声音說。

“吭—吭—吭！”咳嗽仿佛对他說：“今天晚上以前，你还高高兴兴地等着死呢！”

“滚开！我不要死！”卡賽姆打断它的話。

“吭—吭—吭！”咳嗽依然坚持。于是卡賽姆扯开了嗓子喊道：

“你自己去死吧！”漸漸地，他的脑子变成了一片空白。

哈尼菲被卡賽姆老爷的喊声惊醒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她端上晚餐，但是今天晚上，仿佛什么都不中卡賽姆老爷的意，煮小鸡、白米飯、布丁、燉水果，沒有一样他喜欢的。吃过晚飯，他又拿起了念珠，呆呆地看着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继續沉思默想。当他听到哈尼菲在隔壁打鼾，他立刻一跃而起，敏捷得像年輕人一样。他打开了大老爷放在床边的箱子，心滿意足地看着堆在箱子里的大大小小的錢袋。卡賽姆老爷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箱子的鋼板上，滚动着的金子照得他眼花繚乱。他把头伸了进去，把脸頰貼在閃閃发光的金子上，金子仿佛在輕輕地对他哼着一支悅耳的歌曲，誘惑他不要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到地獄里去，而是到天堂里去。

“再也不受穷啦！”里面的声音小声地說，“人类的前途是幸福的！人們不会再受穷了！老人可以到养老院去养老。墓地都

① 旧时錢币名。

围上围墙，四周还种上柏树……”

“去你媽的墓地吧！”卡賽姆又大声喊了起来。

“吭—吭—吭！”里面的声音頂了他一句，“你很快就要变老，可沒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床边，你将要像一条虫那样爬来爬去。”

“住嘴！‘錨鈎’不能再害我了……我要买一件外套、一双鞋、一把伞……”这些話使得他清醒过来，外套、鞋子、雨伞让他想起了小吉姆齐，他說过只要他能弄到錢，他就要給他买这些东西……他从錢堆里拿出三个金币，放在錢包里，当时就下定决心用它們来給吉姆齐购买衣服和鞋子……接着，他开始数箱子里的錢袋，一、二、三……数着数着忘了总数，他又把它們推回去，重新数起……

就这样，卡賽姆老爷出乎意料地突然变成了一大堆金銀財宝的继承人。

## 三

虽然已經接近仲冬天气，山上复盖着雪花，城里的大街小巷也是一片銀白。然而卡賽姆还是沒有給吉姆齐买任何东西，甚至連一双胶鞋也沒有买，虽然希姆·卡塔列商店的胶鞋卖得非常便宜。他要么就是嫌外套的料子不好（卡賽姆认定希姆·卡塔列的外套只能穿一个冬天），要么就是嫌鞋子的顏色不对，照他的說法，小孩子的鞋子应該是黃的而不是黑的。黃褲子他也反对，因为小孩子应該穿黑褲子。今年的雨伞质量太低，伞柄是木头的（去年可是金属的），而且还卖得挺貴，一把伞要五个金法郎！“仿佛雨伞在鵝卵石路上能够派什么用場似的！花五个金法郎只是为了不让几滴雨点落在身上，这可不大聰明！”于是，那三个

金路易[1]暂时还呆在原处，呆在卡赛姆的皮夹里。这时候，小吉姆齐却光着两只脚，身上穿着沒有袖子的短衬衫和一件夏天穿的短外套，那是卡赛姆三年前給他买的。他冷得直抖，边跑边喊：

“买报啦！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紙！”

卖完了报紙，小吉姆齐带着一股寒气，跑到卡赛姆老爷的楼上，走进他溫暖的房間里。卡赛姆老爷像往常一样带着微笑欢迎他，撫摸着他的头說：

“去暖和暖和吧！这个冬天魔鬼好像是把你打垮了！”說完之后，他的眼睛有些湿潤，变得模糊起来了。卡赛姆老爷拿起阿奎夫·沙希尼传給他的念珠，慢慢地数着，就像大老爷本人那样(願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他看了看吉姆齐(吉姆齐的脸是蒼白的)，又看了看炉火(火是紅的)，于是又陷入了沉思。

吉姆齐暖和过来之后說：

“卡赛姆叔叔，您好像又在想心事了！”

“不錯，沒有办法呀，我的孩子！”

“从搬到这儿来的那天开始，您脸上就再也沒有笑容了。”

“我有許許多多的麻煩事儿呀！”

“什么麻煩事儿？”吉姆齐惊訝地問。

“磨坊的屋頂該修理了。”

“那又怎么样呢？”

“我要損失三个月的租錢。”

“这值得发愁嗎？”

“还有别的呢。如果明年烟卷跌价，我的股票怎么办？我的

---

① 旧时錢币名。

橙子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今年意大利市場不要橙子。我的佃戶不肯交納額外的三蒲式耳喂牛的谷子……”

“多少？”吉姆齐問道，他不願意看見卡賽姆叔叔为这事煩恼。

“多少嗎？三蒲式耳。三蒲式耳啊！这样一年就会少收入三十里克！”卡賽姆叔叔竪起三个指头来加重語气。

小吉姆齐感到很乱，因为不只是修理屋頂，还有許多别的事情：香烟的价錢、地租、股票、橙子、公牛，諸如此类！他那单純的、沒有受过訓练的头脑不可能理解这許多东西。他把头靠在卡賽姆叔叔的胸口，心里充滿了忧伤和儿子对受难的父亲的那种深情。哈尼菲堆在壁炉里的劈柴发出熊熊的火焰，使他感到十分溫暖；卡賽姆叔叔顫抖的双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头和那长滿了雀斑的柔嫩的脖頸；吉姆齐坐着坐着就打起瞌睡来了。卡賽姆叔叔的眼睛像往常一样蒙上了一层雾。他的干咳仿佛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胸口深处发出来的。他的胸口一上一下地起伏着，还发出嘘嘘的声音。

小吉姆齐把他的笑話又說了一遍：

“卡賽姆叔叔，您为什么不像我从前說的那样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后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

“我的孩子，这个算不得什么咳嗽，”他把吉姆齐的头推到一边去，“我只是咳着玩，拿它来消磨时間罢了！”

“您忘了嗎？”

“忘了什么，我的孩子？”

“夏天的时候，您不是常常說有一个魔鬼在不停地啃您的胸口嗎？”

“我那是和你开玩笑呢！我什么事儿也沒有。我是結結实

实的。"

小吉姆齐心想，如果卡赛姆叔叔把啃他胸口的魔鬼都不当一回事儿，那他一定是遇到什么更大的灾难了。这些忧虑一定大得不得了，因为它竟迫使卡赛姆叔叔不再和他分享财富，每次見面的时候，不再像从前那样送給他一个里克。渐渐地，卡赛姆叔叔又像往常那样陷入沉思，小吉姆齐像往常一样站起身子悄悄地、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在出門之前，他照例听見哈尼菲叫他：

"吉姆齐，把这碗牛奶面包湯喝了，快一点！"

吉姆齐奇怪为什么哈尼菲总是要他快一点吃。正当哈尼菲担心地走来走去，等着吉姆齐把湯喝完，里面就传来了卡赛姆雷鳴般的声音。

"我跟你說过多少遍，叫你輕輕地走路，别把我的地板踩坏了！"

这时，哈尼菲就从吉姆齐手里把調羹拿走。

"快走吧，我的时間多么宝貴呀！"

于是吉姆齐赶快跑到大街上，心里奇怪为什么卡赛姆叔叔要用这样大的声音叱罵哈尼菲。

"买报！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紙！"

吉姆齐光着脚，穿着破烂的衣服，冷得脸色发青地站在希姆·卡塔列商店的橱窗前面，看着那些溫暖的外套，自言自語地說："无論如何，卡赛姆叔叔总是会給我买一件外套的。他不再从黑背心的上衣袋里掏出一个里克給我，他把錢存起来給我买外套、鞋子和长褲……"

他想起如果报紙卖不出去，他就沒有中飯吃，于是赶快赤着脚在冰冷的鵝卵石上跑着，像一个野孩子那样大声喊叫：

“买报！最新的消息！刚出版的报紙！”

快到仲冬的那一天，卡賽姆老爷听到这样的消息：小吉姆齐病得很厉害。应当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至少要有两个里克，才能雇車把他送到医院去。如果卡賽姆老爷願意出几个法郎，小吉姆齐就可以住在楼上的病房里，否則他就只能住在地下室，市政府送来的病人都住在那儿。他患了重感冒，看来短时間不会好，說不定还会轉成肺炎。

“他脸色蒼白，还发着高烧，”客棧老板說，他是一个中年人，長得挺和气，他听人說卡賽姆老爷很寵爱这个卖报的小孤儿。虽然从前卡賽姆老爷自己也很穷，可是他还是把最后一个里克分給吉姆齐。現在，他是一个大財主了，店老板心想他准会拿出两里克的車費，并且亲自去安排住院的事，因为孩子是他唯一心爱的人，他唯一的伙伴，如果传言可信，还是他的养子。

但卡賽姆老爷盘着腿坐在火炉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眼睛呆呆地毫无表情，他那点头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想的并不是吉姆齐的肺炎，而是别的什么事。

虽然是这样，店老板还是反复地讲：

“只要几个法郎，就能救孩子的命。今天早晨，报童吉姆齐，在昏迷的状态中提到了老爷的名字。这个可怜的孩子脸色多么蒼白呀！老爷看見过戈尔加河边的芦葦嗎？……唔，他的胳臂和腿就和那些芦葦一样。他的脖子还要細，噢，他多么瘦呀！”店老板大声說，他一边摇头，一边咬紧嘴唇，压下內心的激动。他脱下头上的白土耳其帽，用手轉动着它，同时用他那双亲切的眼睛紧盯着卡賽姆老爷。这时老爷正坐在那儿数念珠呢。

卡賽姆老爷被店老板悲哀的声音和亲切的表情感动了，他

动了动身子，抬起头来淡淡地問道：

"你說吉姆齐生病了嗎？"

"他眞的病得很厉害，他几乎不会說話了。他住在我的客棧里，再沒有比那儿更糟的地方了。您知道我的老客棧多么破烂，四面通风，屋頂又漏。吉姆齐連件保暖的外套都沒有，沒有鞋子，沒有……"

"什么？"

"劳您大駕亲自走一趟去看看吧，看看他的情况够多么可怜。"

一陣沉默。

"吭一吭一吭！"卡賽姆打了一个噴嚏，接着就干咳起来。

"我的客棧和这里只隔着两条馬路。"店老板固执地說。

"两条馬路，隔着两条馬路！可是我的咳嗽怎么办？路上我可能突然得关节炎！"說完，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膝盖。

又是一陣沉默。店老板的脸色愈来愈严峻了，他皺起了眉头。卡賽姆老爷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心神不定了，但是他的眼睛却又变得像往常一样模模糊糊的。

"眞糟糕！眞糟糕！"他喃喃地說，把手指伸到黑背心的口袋里。他掏出一把里克，把它們放在手心，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朝面前的店老板擲过去一个錢币。店老板弯下腰，皺起眉头。卡賽姆老爷擲到他脚旁的只有半个里克。

"唔，我从来沒有听說过这样的事！"店老板喃喃地对自己說，他在褲子上擦了擦手，戴上白土耳其帽，默默地走了出去，卡賽姆老爷擲給他的錢币，他連碰都沒有碰。

## 四

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卡賽姆听說吉姆齐已經病好了，就到医院去探望他，这是第一次探望。他爬上楼梯，走进一間病房。他一走进去，心里就觉得非常不安。绸窗帘、白床单、白枕头套和药的气味，这一切都使卡賽姆感到新奇和意外。客栈的穆拉特老板当然不会为这些奢侈的設备掏腰包。难道他，卡賽姆老爷得拿出錢来？但是当他看到店老板坐在一张病床旁边，他就不那么紧张了。这时，他才看見一个小脑袋、两片干裂的嘴唇、一个薄得像刀刃似的小尖鼻子和一双凹下去的快活地望着来人的小眼睛。他就是那个卖报童小吉姆齐。

卡賽姆老爷走到他跟前，朝他弯下身子，为他的境况叹息：

“多可怜，多可怜呀！你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我的孩子？”

吉姆齐的小脸放光了，他亲切地微笑着，露出一排黃黃的小牙齿。穆拉特老板站了起来，把椅子让給卡賽姆老爷，他坐下来，又一次表示同情：

“多可怜呀！……”

“我現在觉得好多了，卡賽姆叔叔！”孩子用微弱的声音說。

“这就好！……我一直很想念你，你这个調皮鬼！”他的眼睛和店老板的眼睛相遇了，老板对他亲切地微笑着，就像他們两个人之間从来沒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

“我問穆拉特叔叔，为什么卡賽姆叔叔沒有来，穆拉特叔叔說您生病了。如果您沒有生病，您一定立刻就会来了，不是嗎？”

店老板默默地垂下了眼睛，卡賽姆老爷深受感动。他輕輕地拍了拍小孩子的陷下去的脸頰。眼泪涌上了吉姆齐的眼睛。

卡赛姆老爷的手由于同情而颤抖起来了。这种同情潜藏在他內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里，只等着机会来表露。穆拉特老板也很感动，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护士默默地站在門口看着这幕情景。

“尽量早一点恢复健康吧！医院可不是像你这样的年輕人呆的地方！”

“卡赛姆叔叔，我已經完全好了。我要去卖报紙了。”

卡赛姆叔叔看見床边桌子上有一只橙子。他咬了咬嘴唇，咳嗽几声說：

“多么糟糕呀，我竟忘了給你带些吃的。我起先以为大夫不准带吃的到医院里来呢。”

“我什么都不要，卡赛姆叔叔。穆拉特叔叔每天早晨都給我带一个橙子或者一个苹果……”

卡赛姆露出牙齿笑了笑，轉过来看着穆拉特老板。老板垂下了眼睛，觉得有些难为情。

卡赛姆老爷延长了探病的时間。他跟吉姆齐和穆拉特老板談着談着，又陷入了沉思。他的眼睛变得和往常一样模模糊糊的，他咳嗽起来了。

“我已經給您說过不止一次了。您为什么不在早晨好好地咳嗽一陣，然后这一天就不再咳嗽了呢？”吉姆齐說。

“这算不得什么咳嗽！这只是一种习惯。我身体很好。”

在离开之前，卡赛姆老爷把手指头探进黑背心的口袋里。不久之前，他下定決心要送給小吉姆齐一点东西。他用手指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陣，終于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他拿出一个小圓錢币，但是当他看見穆拉特和护士站在旁边，就改变了主意。何必在别人面前交給他呢？为什么不留着以后在自己家里給他？

他又把錢放回口袋里。

"你出院的时候……"

"明天他就出院了!"护士站在門旁边說。

"明天早晨,你到我那儿去,你这个調皮鬼!"

第二天清晨，寒风呼呼地吹着。一团团烏云在天空猛烈地互相撞击。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小河里的水汹涌澎湃。街道被水淹沒了。天上沒有一只飞鳥。这是一場初春的暴雨。

卡賽姆老爷睜开了眼睛，正打算起床，却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最好再多睡一会儿。我希望吉姆齐今天早晨不来!"他把头放回枕头上,閉上眼睛,仿佛听到怒吼的狂风把烏云吹散,把橙子树叶吹得簌簌乱响,仿佛听見哈尼菲的声音在叫他:

"起来,老爷! 早点已經預备好了!"

"很显然,哈尼菲不知道今天天气多么坏!"他一边說,一边把自己裹在被窩里。

仍旧是风声、雨点和嘩嘩的河水。卡賽姆老爷坐了起来,但是他觉得头暈脑脹。他又咳嗽了!"吭—吭—吭! 如果吉姆齐今天早晨不来,那够多好!"

"起来吧,老爷! 不早了!"

"起来,卡賽姆叔叔!"

"啊! 这是吉姆齐的声音,我現在不能不起来了。"

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几乎睜都睜不开，思想也不能集中。他差一点連衣服都穿不上了。开头,他只看見一团黑影,然后才慢慢看出是吉姆齐在火炉旁边烤脚。

"我好了! 完全好了! 可是……我也沒有活儿干了!"小吉姆齐靦覥地說，仿佛这場灾难給卡賽姆叔叔的打击比給自己的

打击还要大。"現在别的孩子在卖报了。"

卡赛姆老爷像一个木乃伊那样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用困倦的眼睛望着他。

"卡賽姆叔叔，您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紅？"

沒有回答。

"卡賽姆叔叔，我現在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工作呢？"

沒有回答。

"您怎么啦？"

"誰，你嗎？！"卡賽姆叔叔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了。

吉姆齐把头靠着卡賽姆叔叔的胸膛說：

"卡賽姆叔叔，不要为我担心！我会找到一个差事，掙口飯吃的！"

卡賽姆用他那模模糊糊的眼睛望着他。

"呀！呀！"卡賽姆长叹了两声。他很想帮助这个孩子。他想起了昨天要做的事，就把手指伸进黑背心的口袋里，找到那个小圓錢币，把它放在吉姆齐的小手里。

"把这个拿去……四分之一里克……走吧，調皮鬼！"

卡賽姆老爷从布滿水汽的玻璃窗望出去，他看見一个瘦小的、光着脚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在街上走着，大雨冲打在他的纖弱的肩膀和背上，他一点也不觉得。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男孩子！如果不能卖报，他还可以干些体力活儿或者别的什么活儿。他可以当挑夫。但是像我这样一个老头儿，要是沒有这个，就很难活下去了！"他把那三个金路易放回衣袋里，这是他很早以前就决心和它們分手的。

卡賽姆老爷的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沒有清楚过来，永远是一

片模糊。至于卡賽姆和小吉姆齐后来怎么样，我們不敢說什么肯定的話，但是如果我們考虑到从那时到現在所經历的一切变化，我們也就可以猜它一个八九不离十了。

刘寿康譯

# 迷途的羔羊

索梯尔·安多尼

那年冬天降临的时候，下着大雪，刮着寒冷的北风。森林咆哮，河流冻結；监獄里充满了囚犯，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的粮食，越来越少，越来越貴；人們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是什么样。

这时，一个部族的首領，像粪堆里爬出来的蛆虫一样，从复灭了的王朝废墟上爬了出来，并且在地拉那自行戴上王冠。

这个故事中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憤怒国土上的一个偏僻的村子里。

那天早晨，柯里·斯特凡慢騰騰地向村子的公地走去，心情十分沮丧。走在他前面的旅伴們，由殘废的父亲陪伴着的、带黑头巾的母亲，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妹妹和他那新婚的年輕的妻子，大家都同样感到心情沉重。柯里在一棵榅桲树下坐下来，看着那一群群哭泣的妇人，那些唉声叹气的男人，那些被苦难岁月折磨得腰躬背駝的老头儿，那些滿面愁容的青年男女，和那些馱着籃子和斧头的騾子。

由于人們不得不远走他乡謀生，村子里最精壮的血液都被汲干了。像刚断奶的小羊一样的十几岁的少年，新婚的青年小伙子，以及不同年龄的成年男人，都收拾起行装和忧愁，到遥远

的他乡去寻找活路。两肩寬闊、歪戴着帽子的柯里·斯特凡，是村中各种集会上的第一流歌手和优秀的舞蹈家，他这次离开也給人們的眼里增加了眼泪，心里增加了悲伤。

一个月以前，柯里才娶了一个妻子，不，才拐来了一个妻子。她的名字叫瑪琳娜，是李戈尔的女儿。村里的妇女都嘲笑柯里，說他的閑話，认为李戈尔的女儿是他拐騙来的。对这些流言蜚語，柯里毫不在意。可是，蜜月还不到一周，他的父亲就把他叫到一边，說：

"柯里，我的孩子，我們的粮食吃光了，生活很困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老年人的話，可是，爱情本身是不能当飯吃的，有了面包才能活命。我年紀老了，又有殘疾，行动不方便。我已經把你养大了，現在，拿着斧头到亚陀斯山①去吧，你的同年伙伴都是到那儿去找活干的。"

"爸爸，不能在附近找到活干嗎？"

"为什么要問我？你很清楚，我們这一带都很困难，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人吃人哩。孩子，催你离开家乡，使我的心都碎了，好像我要赶你走似的，但是你自己知道：走这条路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两个月內，你的伙伴就要出发，你最好也准备动身吧……"

柯里逃脱不了这条出路。别人在爱情方面說閑話，他毫不在乎，可是，說他躲在家里不做事偷懶，他却受不了。

現在，他坐着等待同行的伙伴，从榲桲树下凝視着天空，眉头紧皺，面色蒼白，默默无言。他的母亲、父亲、妹妹和年輕的新娘都来給他送行。新娘子一直在叹气、啜泣；一家人拉着柯里的

---

① 希腊东南部的一个半島。

手，都感到悲痛，一面拭泪，一面安慰柯里和自己，希望他能够早些归来。

下面的牧場边，一群哭泣的新娘子和妇女，带着黑头巾，唱着悲哀的送行曲：

寒冷的冬季呵冰天雪地！
媽媽呀，别让你的儿子远去！
可能，我已經怀孕在身，
媽媽呀，别让你的儿子远去！
騾儿匆匆呵人儿迟迟，
媽媽呀，别让你的儿子远去！
我沒有孩子能对他說“再見”，
三天三夜我一直在哭泣。
請把我埋葬在教堂旁边吧，
好让他归来为我洒一把眼泪！

瓦娜大嬸走到柯里身边，輕輕地拍着他的肩头，請求他照顾她那又小又弱的爱子梯里。

“把他放在你身边吧，在困难的时候招呼他一下！……”

瓦娜大嬸完全被感情控制住了，沒有說出来的話，都用眼泪和哭泣表达了。柯里深深地受到感动，十七岁的梯里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痛苦。

“别担心梯里吧，瓦娜大嬸！我一定会照你說的那样去做的！我会关心他的！”

远方传来了圣乔治教堂的钟声，人們都站了起来。雪，下得越来越大，风，刮得越来越猛，河里的水开始結冰。在这离别的时刻，只听見一片痛哭和啜泣的声音。

“請圣父、圣子和圣灵保佑你吧，我的孩子！”柯里的媽媽說。

柯里先划了一个十字，接着又划了两下。

“我們很快就会見面的，爸爸！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柯里輕輕地拍着父亲的肩头說。老人难受极了，話，梗在喉嚨里說不出来。当柯里一再地說“我們很快就会見面”时，他把拐杖指向天空，用令人伤心的声音說道：

“天上見吧，孩子！”

队伍开始出发了，柯里、梯里和他們的狗走在最前面。眼見幸福的夫妇生活就这样突然中断，年輕的新郎柯里的心碎了。他今后将时时刻刻怀念瑪琳娜的溫柔的吻，母亲的撫爱，父亲的亲切关怀。他們与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們正在走向一个不熟悉的新世界，走向辛酸愁悶的新生活，在亚陀斯山上荒凉的森林中去熬受那烧炭工的奴隶般的劳动生活呵，在那里只有男人、牡兽、修道士和禁欲主义者，他們献身于古老《圣經》圣詩的研究，从清晨一直禱告到深夜。可怕的貧困迫使柯里这样不幸的人，背上包袱和忧虑，带着空虛和痛苦，成群結队地奔向异国他乡。誰知道他們不是奔向死亡呢？

送别的歌詞还在柯里的耳边震响：

可能，我已經怀孕在身，<br>媽媽呀，別让你的儿子远去！

走了三个钟头以后，到了边界。士兵走上前来检查通行证。柯里把护照递給一个軍曹。他接过去看了一看，装出念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上面写着，你自己看吧！”

“我不认識你的名字。我只认識二十块銀圓。快拿出来吧！”

軍曹說。

“从我身上，你是一个鬼錢也得不到的。”柯里說了这句話就往前走了。

軍曹显出悻悻然的样子，又去詐騙别的人。

越过国界后，他們默默地爬着山，心里很乱。偶尔轉过身来，朝着逐漸消失在濃雾中的莫拉瓦山看一眼，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划着十字說：

“保佑我們一路平安吧，主呵！保佑我們一切順利吧！”

这支到外国去的劳工队伍，日夜不停地走着，越过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穿过峽谷和山隘，經过无数的客棧和村庄，踏着一代代同样命运的人的足迹和他們踩出来的小道走着走着。

走了整整二十天才到达亚陀斯山。一群修道士和士兵对他們进行了仔細的检查，生怕有女人混杂在他們中間。年輕一些的小伙子还要脫得赤条条地接受检查。他們把柯里带去的小鸡也扣留了，因为鸡冠虽长，却是母的。一头騾子有些像牝的，也叫赶回去。修道士和士兵向他們解释了在亚陀斯山上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然后才放他們过去。

柯里的眼睛被远方的一座高塔吸引住了。他問了柯斯塔叔叔后，才知道这座高塔的来历。原来，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塞尔維亚皇后捐出了一大笔錢，在这里修了一座希朗达修道院，完工后她想亲自来看一下，别人不准她来，于是她就筑起这个高塔，从遙远的塔頂来眺望这座修道院。

当他們到达指定的大森林时，一个胡子扎煞的修道士走来，同柯斯塔叔叔签訂了劳动工資合同。大家推选柯斯塔叔叔为領队，接着就动手盖柳条棚子，用洋铁皮做屋頂。然后就开始烧炭。

从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年幼的梯里和狗就成为柯里最心

爱的被保护者了。虽然梯里年幼没有經驗，但他来寻求柯里的保护，热心地替他做事：

“給你打一杯冷水来，好嗎？”

“不，我們俩一块儿到山泉去喝吧。”

“柯里，我給你摘点橄欖来，好嗎？”

“你自己摘来自己吃吧！”

“柯里，我能賺多少錢？”

“我不知道，我的小朋友，这要看我們这一組活干得多少。”

“我需要很多錢用。媽媽十二月就要断粮了，我不寄錢去，可怜的媽媽和姐姐吃什么呢？”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修道士，穿着一件长齐踝骨的法衣，满脸皺紋，前額上暴起一根粗大的青筋，走上前来，为他們祝福。

“欢迎您，祭司！”

“我不是祭司，我只是一个修道士，我叫費洛修斯，是你們的朋友。請歇一会儿，听听上帝的話吧。”

他拿出一本沾满了蜡烛油斑的书，开始禱告起来：

“富人要穷了，要受辱了，只有信奉上帝的人才不会受辱。富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过針眼还难。兄弟們，你們是亚当的子孙，都是有原罪的人；信奉上帝吧，他与你們永远同在！人們呵，救救你們的灵魂吧，我老实告訴你們，最后审判的日子就要来临，死的人就要复活，天堂的钟声将响遍世界……”

“先生，您要我們怎么办呢？”

“做一个青年修道士吧！你們年輕，灵魂还沒有充满罪恶……”

“可是，我們到这儿不是来当修道士的。我們是来干活賺錢养家的，为了让家里的人不至受到屈辱。”

“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从阿尔巴尼亚山区到这儿来的，但是，只想到泥土做的軀体，輕視永生的灵魂，这是一种罪恶。”

“那留在家里的人怎么办呢？您把他們都忘了嗎？”

“上帝連天上的鳥儿也考虑到了……”

“先生，我认为您是在空想。上帝离我們的村子太远，几乎从沒有想到过我們。这个小孩要养活一家人，我也一样。我还有妻子……”

“呸——呸！”修道士大声說，“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不准提夏娃的名字！”

他向东方跪下，禱告起来：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願你的国降临……”①

“先生，您在說些什么？您为什么不用阿尔巴尼亚話禱告呢？”

修道士禱告完了就轉过身来对他們說：

“上帝只会說希腊話，基督徒呵，如果你們不用希腊話禱告，就永远进不了天国的大門。你不能再提到夏娃女儿的名字，因为她是魔鬼的帮凶；她把亚当赶出了天堂，她引誘男人犯罪……”

“先生，請告訴我，基督不是說过：‘要嫁娶，生儿育女’嗎？”

修道士搭拉着脸，但是这一次幷沒有任意发揮己見：

“是这样說的，小伙子，但是不要忘記，这是他在婚筵上喝了几瓶酒以后說的話。”

“那就是說，你认为即使人类絕种，人們也无权結婚，对嗎？……”

---

① 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

“这个世界有罪，天国的幸福无边。我在这里看見了天堂的牧場，天使的閃閃发光的翅膀。”

柯里对修道士斜看了一眼，往手掌里吐点口水，掄起斧头干起活来。修道士便走开了。

“柯里，为什么这个老祭司要說这些話呢？”梯里問。

“让他去吧。他已經得到过尘世的一份享受了。”

第一天，柯里就很卖力地干活，可是肚子餓得眞是难受。他們只吃一餐簡单得出奇的飯。“第一天不能开火做飯！”柯斯塔叔叔一面說，一面从背囊里拿出一瓶醋，在一个公用的碟子里倒了几匙子。大家刚下工，全身都是黑炭灰，就围坐在公用的碟子旁边。有一个人想去洗一下，但柯斯塔告誡他說：

“别洗吧，小伙子，炭灰是不会伤害身体的。而且，今后你的皮肤本該染上很厚的一层黑灰。”

每个人都拿出一把木匙子，开始吃起来。餓得要死的柯里吃得最快，吃得最馋。柯斯塔叔叔又說話了：

“别吃得太多呀，小伙子！吃多了，絡腮胡子长得快。我們赶紧点吧，不要浪費时間……”

瑪琳娜的丈夫听了直发楞。然后自言自語地說：

“这儿不仅要节省面包，还要节省时間！”

晚飯后，柯里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老头儿身上，显然，这个老头儿已經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他右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破布，左手是一个燃烧着的火把。

这个名叫米凱尔的老头儿說，他要用“神圣的方法”修面。柯里看見他用火把去燒胡子，感到非常惊奇。燃燒着的长长的胡子发出了很强烈的臭味。当火快燒到皮肤的时候，年老的米凱

尔用湿布往脸上一抹，"神圣的方法"的修面就算完成了。

"米凯尔大叔，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修面呢？"

"要修面而又不犯罪，这是唯一的办法。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用剃刀或剪刀修面都认为是有罪的。"

年老的米凯尔似乎是一个聪明的老人。有个工人告訴柯里，关于米凯尔老头儿制止年輕的柯齐穿胶鞋鏟炭的故事，因为炭堆里可能还有些未熄灭的炭渣，会把胶鞋烧坏。

"如果我光着脚鏟炭，我的脚不是有可能被烧坏嗎？"柯齐反駁說。

"脚烧坏了还可以治，鞋烧坏了要花錢！"老头儿回答。

晚上，在亚陀斯山待了一个时期的同村农民，围攏柯里坐着，詢問家乡的消息。他們問到自己家里的情况，問到村子里的磨房，問到村子里春天的情况，他們对每件事情和每个人都問到了，就是沒有問起姑娘們和媳妇們，至少是沒有公开地問。对这一点，柯里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自从早晨与修道士費洛修斯談話后，心里就有了底了。

一个青年小伙子，跑来找米凯尔大叔，因为牙痛，他用一条长毛巾把下巴包着。米凯尔大叔仔細地看了看他的牙齿，接着就用极其古怪的办法医治起来。他熔了一点鉛，把鉛水灌进小伙子的病牙窟窿里去。这当然能烫死了病牙的神經，可是，小伙子在熬受这种痛苦时所发出来的尖叫声，又是多么惨呵！

柯里吓得目瞪口呆。别人告訴他，亚陀斯山上沒有医生。生了病，就只有靠禱告和祭司的祝福来医治。抽烟也是被禁止的。有癮的人只能嚼嚼烟叶。

第二天早晨，柯里看到了一幕使他感到惊愕的情景。

他和梯里一起到一个山泉边喝水。突然听到了一片哭泣

声，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看，只見三个修道士把耶穌受难像放在面前，对着它哭个不停。柯里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就回去告訴柯斯塔叔叔，可是柯斯塔却向他解释說：

“这是修道士的习慣，他們常常讀耶穌受难的記載，同时齐声痛哭。”

对上述的种种怪事，柯里起初感到惊奇，但很快就习慣了。

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不会同这些修道士一起哭泣的。与其要哭，还不如尽情地去唱这样一支歌：

> “我年輕的新娘，你为什么煩恼生气？
> 是什么东西使你在房里焦思苦虑？”
> “我亲爱的人离我远去，
> 我怎么能够不悲叹哭泣！”

柯里沒有想到，这样的歌是禁止唱的，沒有想到，阿尔巴尼亚籍的修道士会听到他唱这支歌。晚上，他被叫到修道院办公室，院长通过翻譯告訴他，在这神圣的地方，除了唱贊美詩外，禁止唱任何歌曲。

从此以后，柯里和梯里就把他們的騾子带到森林深处去吃草，好在那里唱他們心爱的歌曲，免得别人和修道士听見。一天，他俩走上一座山峰，从这里可以看到修道院的全部轄地。这个地区是一个三面临海的半島，在每个崎嶇的山腰里都有一座修道院，寬大的圓屋頂上都有一个钟楼直聳天空，金色的十字架在上面閃閃发光。

在回家的路上，梯里发現了一群动物正向下面的草原走去。他們两个人想捉几只回去，就跟在后面追。快要追上的时

候，他們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些身披破布或兽皮、蓄着邋遢的长胡子的人，都是一些着了迷的傻子，他們在洞穴和树林里过着隐士的生活，一心想用这种办法来赢得进入天国的权利。

他們俩到这里第一天就碰上的那个修道士費洛修斯，总是跟着他們。做工的时候，他也跑来給他們俩嚕嚕嗦嗦地談上帝，談天堂和地獄，談罪恶和赦免。他經常邀請柯里到他的洞穴里吃飯。在那里，素食可以把人脹个飽，所以柯里完全被这些素食迷住了。不过，可怜的柯里得一坐几个钟头，为《圣經》上說的那个“死后三天又复活的人”禱告。

在这样的环境里，柯里觉得自己是个快要給悶死的奴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发出一种熏香的气味；他吃的面包也带有像骨粉做的圣餅的味道；树林、河流、露水，甚至草地上的花草，似乎都带上了男人的性格。他尽力把这些感觉从心头赶走，尽力不去看这些东西，只想他的家乡和家乡的歌舞，只想他父亲的忧愁的眼睛和瑪琳娜的玫瑰色的脸頰。

“我宁可回到家乡去，哪怕光靠喝水过活也行！”

有天晚上，他在一块对着大海的岩石上睡觉。梯里睡在旁边，忠实的狗睡在脚旁。海上的微风整夜吹拂着，使他的思想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幸福的岁月。他心緒很乱，不能入睡。

他早就爱上了瑪琳娜，但是不敢对她讲。有一天，当她在給一小块蚕豆地澆水的时候，他鼓着勇气向她发动了进攻。她非常惊慌，央求他松手，免得别人看見他們俩待在一起。

可是，柯里不是那种有头无尾的人。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热情地吻她。瑪琳娜的嘴唇尝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狂吻的滋味，于是她像歌唱似的說道：

“全都給你，我是你的，我爱你……”

“我也爱你，你是我的！”

于是，这一对青年情侣就設法背着人会面，有时在瑪琳娜鋤草的菜园里，有时在柯里伐木的树林里，有时，柯里爬过敞开的窗戶到她的臥室里去。在村子里的水井旁边，或者在教堂里，两个人总脉脉含情地相望，感到非常幸福。

有一天，他們倆在河边会面，躲在一片灌木后面，坐着，享受着草的香味和菩提花的芬芳。河里的水緩緩地向山下流去，似乎留恋这个山区，不願墜入深谷。岸上的田地都干了，河水多么渴望流过畦沟給它們解渴呵！两岸的灌木丛和树林織成了一片如画的美景，专供他們这一对情侣欣賞。特别使瑪琳娜入迷的是遍地落滿的黄叶。

“瞧，柯里！瞧那些水塘里漂浮着的橙黄色的树叶！”

地上和水面都鋪着黄叶織成的漂亮地毯。蒸汽从叶子底下爬上来，凝成了叶面上的滴滴水珠，它們像宝石一样在阳光下閃爍发光。

瑪琳娜拉着爱人的手向水中涉去，她一方面想更仔細地看看黄叶，另一方面想看看她那反映在水中的美丽的鬈发。他們沒有想到，这样做是会被别人看見的。果然，有人看見了，并且跑去告訴了瑪琳娜的父亲。一会儿，只見瑪琳娜的父亲、村长和神甫，向他們倆走来。

瑪琳娜惊慌极了，脸吓得像紙一样白。

“唉，柯里！糟了！我們不留神給捉住了！”

但是，柯里保持着鎮静，毫不慌乱。他对这一切并沒有放在心上。

双方对罵了一陣，接着就进行威胁。当瑪琳娜的父亲威胁

說要砍掉瑪琳娜的脑袋时，柯里就抓住瑪琳娜的手，向她求婚。

“我拒絕在教堂里主持你們的婚礼！”神甫警告說。

柯里皺了皺眉头，向神甫暗示，他并不需要他的祝福。

柯里在对着海的岩石上睡觉的那天晚上，就是这些回忆折磨着他。翻来复去，連眼皮都合不上。他啜泣、叹气、抓胸、捶地，最后放声痛哭起来。这时，梯里醒了，問道：

“你病了嗎？”

“沒有，我很好！你睡吧！”

“我留下了五个橄欖，你要吃嗎？”

“睡吧，别动了！”

有天晚上，柯里决定不干了，无論如何都要回家。

他的計划本来会实現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看見伙伴們滿头大汗地搬运一棵又大又重的树干，就叹了口气，觉得在危难的时候丟下伙伴是可耻的。那天下午他接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这是失望的妻子写的一封很动人的信。信上說，沒有他，她生活不下去。是不是要她空等一場？信的最后几行說，他們家的墙要修砌，可是沒有錢。

所以，柯里只好推迟行期，想賺点錢来修砌墻壁。

第二天，他把柯斯塔叔叔叫到一边，把心里的話告訴他：

“柯斯塔叔叔，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对你說实話，我实在討厌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不願意干活，我不是个偸懶的人。这样荒凉的地方我眞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我簡直是不能……”

柯斯塔叔叔年紀大，干这一行时間长，經驗多。年輕小伙子都願对他說心里話。他年輕的时候，也感受过同样的痛苦。他尽力安慰柯里：

“你說得对，小伙子！可是，我們怎么办呢？家里缺田少地，

日子混不下去呵。阿赫默德·索古和封建头人摆布着我們的命运。到处都是失业。除了这个被世人遺忘的角落，我們上哪儿去找糊口的地方呢？但願严冬降临到埃及，那我們烧的炭就有市場了。不然，我們将来的日子还要困难哩。小伙子呀，我年輕的时候，也有过你今天这样的感觉。你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得不忍受过同样的厄运。你的同年伙伴也和你一样受苦。你还結了婚，而我們大多数人都在这儿枉度了青春，根本不可能有你那种幸福哩……”

柯斯塔叔叔总是跟大家說，砍树的时候要砍背风的一边。柯里总是一絲不苟地照这个指示去做。那天早上，他和梯里砍伐一棵大树，也用了这个办法。当时风从西面吹来，他砍着朝东的一边。两个人砍了一个楔形的大裂口以后，感到有些疲倦，准备休息一会儿。柯里已經坐了下来，而梯里刚刚在树旁蹲下，正打算坐。这时风向变了，两个人都沒有发觉。

大树受不住东风的猛吹，嘩啦一声突然倒下来，撞着了梯里的头，把它砸得粉碎。

等柯里跳起来时，这致命的一击已經落到了可怜的年幼的梯里身上。头碎了，脑浆流在地上。整个身体連动也不会动了。柯里尖叫了一声，所有的伐木工都跑来了。大家默默地站在死去的年輕的梯里周围，手里拿着帽子。

米凱尔叔叔打破了沉默：

“拿出勇气来，兄弟們！我們靠額上的汗水活命，在劳苦的重担下死亡！苦役般的劳动总是要把我們大家送到坟墓里去的，这个孤儿的命运不过是过早地进入坟墓罢了。”

大家用担架抬着梯里的尸体。一群修道士和許多祭司，甚

至修道院院长也亲自来到埋葬的地方。灾难发生了，挖个坑把死人埋下，这倒很容易；可是，要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訴家乡的瓦娜大嬸，却是眞正困难的呵。柯里怎么敢見她的面呢？如果他可以不把梯里的死訊告訴他母亲，那么，就是整个亚陀斯山上的人的全部焦愁，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也心甘情願。他不住地痛哭，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年幼的梯里竟遭到这样的厄运，这眞使他难以相信呵。

祭司們用外国話唱着圣詩，柯里一个字也听不懂。后来，除了留下一个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来的祭司外，别的都走了，他抬起头来用阿尔巴尼亚話对着天上說：

“願你升入天国，找到永恒的平安……”

柯里深受感动，也抬起头来望着天空，他仿佛看見了梯里的和善的面孔，在白云深处由无数个天使的翅膀托着向上飞升，这时，柯里禁不住用手划起十字来。

柯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在逐漸发生变化。斧柄在他的手掌上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昔日紅潤的面頰变得蒼白了，活泼愉快的眼睛变得冷漠无情了，皺紋布滿了他的前額。

費洛修斯的反复不断的訓誡在他那疲倦的大脑上也深深地烙下了痕迹。他还沒有意識到自己精神状态的变化，除了自己現实的苦恼外，他仍然尽力不去想那些虛无縹緲的事。但是这許多年来的反复讲道毕竟使他发生了动搖。

教堂的钟时时敲响，成群的修道士和隐士不停地高声禱告，繚繞的香烟染污着四周的空气，武装士兵严格地警戒着，不让妇女、雌禽和牝兽闖进这个地区。在这样的环境里，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只是：胡子扎煞的面孔，贊美詩，蜡烛，熏香和《圣經》。再加

上过度劳累所引起的疲乏，柯里的身心两方面都每况愈下了。

他又接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我們家的墙修好了，但是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父亲在十二月五号去世了。我們按照常礼安葬了他，不得不向克里斯托·卡薩比借了十个金拿破侖，用我們的房子作为抵押。如果我們不能在复活节前償还，房子就要被沒收，我們就沒有地方安身了。"

这对可怜的柯里是一个悲慘的消息。最初，他为父亲的去世而痛哭，为自己沒有送終送葬而悔恨。然后，他又轉而为家里活着的人操心。他仿佛看見老母把房子交給克里斯托·卡薩比的情景。她揹着一床破旧的粗絨毯，弯下腰去吻别屋前台阶的石头。

柯里难受极了，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他走进一个教堂，跪下来祈禱：

"怜憫怜憫我吧，我的上帝！帮助您忠实的僕人吧，全能的上帝！"

他一心一意地埋头禱告，沒有留心費洛修斯就在他旁边，这个修道士一直观察着他，后来沒有說一句話就走开了。

当天晚上，当柯里往他那由羊齿植物做的床上一躺，准备睡觉的时候，他惊奇地在枕头下发現了十个金鎊。第二天，他把柯斯塔叫到一边，問道：

"难道是上帝亲自把这些金币送給我的？这可能嗎？"

"孩子，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沒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也許是上帝通过一个好心人的手，把它放在那儿的。"

"为什么那个好心人不当着我的面代表上帝交給我呢？"

"因为《圣經》上說，左手不应該知道右手送給别人的东西。"

柯里把錢寄回家去了。当天晚上，他梦見一群天使在他家

上空翱翔；他們长着漂亮的翅膀，手里拿着火炬，唱着：

“荣耀归于上帝！荣耀归于上帝！”

第二天，他开始学习劈木的技术。这个活比烧炭工赚的錢多，但劈木工的斧头有十五公斤重，用这样重的家伙把大树劈成木板，是很困难的。

在村子里的石屋中，瑪琳娜躺在新婚的床上，但总是睡不着。她相信，錢会很快寄来，房子会保住，但是疑虑仍然攪得她內心不安。她孜孜不倦地日夜織袜子，想掙点錢；泪水把織的袜子都湿透了。母亲和妹妹在另一間房里睡了，但她总是織到深夜。眼睛发烧了，头垂下去了，她仍然織着織着。手里的袜子变得越来越大、越寬、越长，似乎会一口吞下她，带着她越过高山深谷，向爱琴島的远方飞去，一直飞到亚陀斯山，飞到圣山。看！手里拿着劈木斧的不正是她的柯里嗎！她叫他，喊他的名字，但他仍旧继續砍着，汗如雨下，但不答应她。

这个年輕新娘的梦总是同嗚咽、眼泪以及悲痛的心情連在一起的。当她从微睡中醒来，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揮动手里的織針。她的脚很冷，禁不住打了个噴嚏，于是脸上頓时露出了愉快的神色，因为这意味着柯里在想念她……

瑪琳娜度过了許許多多这样的长夜。她的泪水打湿了粗面包的皮，面包和着泪咽下，抽抽噎噎地吃到肚里。

瑪琳娜的思想飞往那逝去了的幸福的日子。她想到了同柯里秘密相会的那些时候，想到了他俩躲在村子外面柳丛中的偏僻角落的那一天。那天，她本来反对到那儿去，可是柯里掌握着大权，她說不服他，就只好依从了。离他們不远，村上妇女們晒着玉米。年老的米凱尔躺着晒太阳，只要不打瞌睡，他总是看守

着玉米。村里的神甫在远一些的地方釣青魚，他一面耐心地等魚上鉤，一面在打盹儿。可以看得見他那长长的花白胡子，和挂在胸前的铁十字架。

她記得，柯里指着漂在微波粼粼的水面上的一朵大黃花給她看。四个靠攏花心的花瓣形成了一个花籃。花瓣新鮮光滑，似乎上了釉似的。一只寂寞的蜜蜂在它上面飞旋了一陣，然后落下来吮吸它的花蜜，一会儿又飞起来，接着又冒着生命危险飞下去，想多吸一点花蜜。它希望向前流动的水能让花儿在一个“港口”停下来。

瑪琳娜尽力不让这愉快的回忆中断，可是蛀虫咬着屋上旧梁木的声音，耗子在破墙洞隙里互相追逐的声音，晚风穿过屋頂的破烂椽木的声音，这一切又把她带到冷酷的現实中来。

門外庭院里传来了連續的狗叫声。她跳了起来，喊醒了母亲，大胆地向庭院走去。

一个月后，柯里收到了瑪琳娜的一封信。她感謝他給家里寄了“这么大”的一笔錢，他們已經收回了房屋抵押单。下面她接着写道：

“有天晚上，我們受了一場虛惊，你带走的狗巴洛突然跑回来了。自从梯里的死訊传来后，我們的心情都很紧张，一点点意外的事情就会使我們惊惶不安。为什么这个該死的狗跑回来，在門口凄凉地嗥叫呢？”

这封信眞是使人沮丧。

“連狗也受不了这里的荒凉！它也看厌了那些蓄着长胡子、穿着黑法衣、带着滿面愁容的人！天哪！全能的上帝呵！关心我保佑我吧！”

瑪琳娜接着写道：

“你的妹妹已經长大成人了。賈尼・宾卡已經向她求婚了。賈尼的父亲要我們按风俗办事，准备一套嫁妆等等，他才答应要她做儿媳妇。他說：‘我們不能像柯里那样去拐一个媳妇来！’”

类似的信件接二連三地寄来，一連許多年都是如此。

一直过了十二年，柯里才終于动身回家了。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八月十五号这一天，柯里・斯特凡回到了故乡。

那天早上，瑪琳娜一清早就起来打扫房子。她叫母亲到村子的公地去接他。按照风俗，她只能在家里迎接。她的心由于对爱的期待而欣喜若狂。她在房里踱来踱去，想把房子整理得更好些更舒适一些。她在房子周围徘徊一下，跑下楼去，可是，忘記了要做什么，又跑上楼来，就是这样一刻不停地走动着。

一个行人出現在村边，他背着一条卷起来的旧毯子。这就是柯里・斯特凡，他走起路来已經不像年輕时的柯里了，一双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神了。他不再是离家时的那个瘦瘦的、头发烏黑的、肩寬面紅的青年了。現在，这是另外一个柯里，过早地駝了背的柯里，回家来了。鐮刀似的脊骨，向前突出的两肩，变了形的胸膛，长长的脖頸，殭硬的双手，不，不是手，而是更像长滿了茧子的熊掌。柯里离家时的那种年輕可爱的地方一点也沒有了。顴骨突得很高，牙齿掉了很多，头发脫落了大半。他慢騰騰地走着，脸上沒有一絲愉快的表情。他走路时，有些发抖，呼吸困难，不断地咳嗽。他母亲的眼力差，沒有看出儿子身上的惊人变化。迎接他的青年妇女却低头叹息說：

“可怜的瑪琳娜……她多么可怜啊！”

柯里在“泪坪”上会見了同村的人。他的声音微弱，面色阴沉。人們把他围在当中，送他回村。

一路上，妇女們向他提了一連串的問題：

“你看見我的潘迪嗎？”

“他向你致意，他还健康！”

“他托你带来什么东西嗎？”

“他欠了希摩彼得修道院一笔債！”

“我的儿子柯西呢？”另一个問。

“他向你問安！他的脚給斧头砍伤了，耶稣会給他治好的！”

“我的儿子法尼·沙瓦好嗎？”

“橡树压坏了他的背，在圣沙巴什去世了。他很幸运，因为他現在和耶稣基督在一起。”

“我的尼古拉·恩德列茨好嗎？”

“他向你致敬，还給你带来了一个刻着主教衬衫的十字架①。”

“我的卓莫呢？”

柯里沒有回答，抬头望着天上。于是，妇女中响起了一片哭泣的声音。

“天哪！瑪琳娜眞可怜呀！她会认得他嗎？……”

这就是柯里·斯特凡回村时的情景。身体坏完了，走起路来搖搖晃晃。心臟非常衰弱，神經受了損伤。

回到家时，他只对瑪琳娜冷漠地看了一眼，而她却安慰自己，希望这是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的緣故。

村里的人都到他家来探望。他們进門的时候带着好奇心，

---

① 这种十字架，只頒发給最虔誠信奉上帝的人。

出門的时候却叹息地說：

“可怜的瑪琳娜！……她这一生是多么不幸呵！”

瑪琳娜接待了客人，送客人走后，她就安排吃飯。柯里說：

“媽媽，我过了一段困难的生活，但是，上帝保佑，我沒有在外面待很久。我带回来了二十个金拿破侖和五个圣像。其中有一个是耶穌受难像。”

他还想继續讲下去，但一陣猛烈的咳嗽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很困难地喘着气。他划了十字，然后抬起头来向上望着，背靠在墙上。

“你患了重伤风呀，孩子……瑪琳娜，放一块磚在火炉上！”

“不用了，媽媽！让它去吧！热磚沒有用！”

“我的天呀！”瑪琳娜心里想，“他竟落到了这样可怜的地步！”

她坐在丈夫脚边，心里充滿了忧虑。当半夜鸡叫的时候，母亲向他告别，祝他們俩晚安，就上楼到自己的臥室去了。

瑪琳娜鋪开褥子，整理了床，等丈夫先睡下，她好熄灯。但是，这个刚从亚陀斯山归来的人，还有一套仪式要做哩。

他走到摆着新圣像的堂屋，跪下来开始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瑪琳娜一面听着他禱告，一面从半掩着的門里看他的駝背：

“天哪，他变得这样老了！多么不幸呀！”

她回想起他們俩年輕时的日子。想到在菜园鋤草时柯里向她进攻的情景，想到那个总是把她摟在怀里的强壮的青年，想到过去的柯里·斯特凡。他同这个在堂屋里禱告的人，同这个为了每日三餐而抛弃了一切的人，是多么不相同呵！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人的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离凶恶。因为国度……"①

他禱告了一遍又一遍，不断地划十字，跪下去又站起来。

"天上的主人在天堂門口賜給人們永生。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只有通过懺悔才能得救；救世主呵，把我召到您的身边吧！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后来，柯里轉了一个身，看到了他的妻子，可是他錯誤地把妻子的亮晶晶的眼睛，看作是圣母瑪利亚临盆时的眼睛。他把瑪琳娜的雪白丰滿的大腿，当作是耶稣的优美的身軀；瑪琳娜的天鹅般的脖頸似乎发高烧似的悸动着，但可怜的柯里却把它当作是約瑟的圣洁的形象。总之，瑪琳娜的丰滿的身体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感受。

过度的劳动和过分的焦虑，不仅拖垮了柯里的肉体，而且也打垮了他的精神。熏香的烟雾，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的讲道，教堂的噹噹的钟声，圣餐圣礼，护符咒文，地獄里的滚沸的油鍋，这一切把他的身体熏成了一块干面包。

当柯里提高嗓子說"救我們脫离凶恶"时，瑪琳娜以为禱告要完了。但是，他又接着禱告下去：

"全能的上帝呵！把您的眼睛从天上轉到您用右手培植起来的这片神圣的葡萄园吧！……"

瑪琳娜再也忍不住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伏在枕头上哭泣起来，扯着自己的头发。

"圣母瑪利亚呵！我的丈夫怎么了呀！"

瑪琳娜哭着，而柯里却低垂着头，跪在堂屋的圣像面前睡着

---

① 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

了。虽然他靠着墙，可是在梦中却同一群六翼天使和小天使，手挽手地在美丽的天堂平原上空飞翔哩。

主呵，怜悯我們吧！主呵，怜悯我們吧！

周明瑔譯

# 金　泉

## ——綠林的爱情

納伊姆·普利夫提

从圣伊利亚山和圣普罗多姆山上俯瞰那被連年战禍所破坏的沃斯科皮亚城的废墟，使人感到抑郁。很难想像沃斯科皮亚昔日的那番繁荣昌盛的景象。当年全城划分为三个区，到处是白石块砌成的多层建筑，如今只剩下一片瓦礫，当年百花争妍的花园，現在滿目荒蕪。这座古老的城市当年繁荣的迹象之一，就是那一道道笔直的石鋪的寬闊馬路，当初馬路上車水馬龙，絡繹不絕，过往商队的騾子佩戴着銀鈴，发出悅耳的声音。如今这些街道却寂无一人，逐漸被青草所复盖，似乎有意要拭去这光輝过去的最后一点痕迹。

沃斯科皮亚当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四十座教堂都是当时最聞名的建筑大师所修建、油飾，教堂所在地如今变成一块块小小的高地，現在高地上的一丛小房与当初的教堂相比眞是何啻霄壤了。

这地方眞是几經灾禍，几經兵燹啊！最初它被土耳其人所破坏，后来又因地震墙倒屋塌，刚經修复，又遭到希腊人的洗劫。最后是意大利人的蹂躪。

不过如今每逢夏季，沃斯科皮亚就重新活跃起来。周围的

山巒一片青翠，古松参天，到处迴蕩着鳥儿的鳴囀与到这里来度暑假的少先队員們的談笑。那泉水，那茂密的树林，那些年輕人幽会的地方都是純洁的私語与偸吻的見证。夏令营里生活鼎沸，欢快的音乐在深夜仍迴旋不絕。

許多地方都有泉水，但是沒有一处的泉水能与沃斯科皮亚的噴泉相提幷論。你試試閉上眼睛想像一下自己置身于瀑布万千的梦境之中的情景吧。

沃斯科皮亚的噴泉与泉水眞是不可以数計啊！这里有小牧場泉、大牧場泉、乔莫里泉、帕夏塔泉、沙納斯泉，还有懶汉泉、貝希泉、金泉等等，等等。它們似乎乐于追怀它們所冲洒的这块土地的往事与逝去的光荣。

金泉啊！一位年輕的姑娘曾在这里舍身，为什么不把这泉水称为露絲泉呢？

金泉的泉水汇入附近的小溪的地方，是一个幽靜的角落，柳蔭如盖，泉边的两株垂柳像两名忠实的卫士。

望着淙淙的流水，水中粒粒金沙，映着阳光，仿佛雪花的晶体一般。传說这就是那位不幸的姑娘的項鏈。泉水涓涓下泻，发出潺潺的水声。入夜，泉水犹如一面明鏡，映着月光，淙淙的水声不断，仿佛在唱一支永无休止的催眠曲，仿佛在謳歌綠林的爱情。

两百来年前，沃斯科皮亚是这一带最著名的城市，是与奥斯曼帝国广闊地区交通貿易的樞紐。城里当时有許多所中学校、一所大学和一家印刷所。

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周围高山环抱，是富人避暑的胜地。他們来到这里，呼吸着山中清新的空气。到处是风姿綽約、健康

妩媚的姑娘，他們就在这里寻欢作乐，消遣散心。因此才有許多献給沃斯科皮亚少女的歌曲。

是那晶瑩的泉水还是山中清新的空气使这些少女个个出落得如此妩媚，如此标致？

若干年前，最漂亮的一位少女要算索达老爷的女儿了。她的名字也和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她叫露絲，沒有比这更适合于她的名字了。她那玫瑰色的双颊复着一层軟軟的茸毛，像六月的鲜桃。她从泉边提着一罐水回家时，她那茸毛扑扑的脸上的汗珠像玫瑰花瓣上的朝露，在阳光下閃爍。一串金項鏈装飾着她皙白的頸項，綉花头巾裹着她的辮发。她那雪白的胸脯像石榴一样飽滿。

她是独生女。父亲非常寵爱她。一想到女儿不久即将离开娘家出嫁，他就伤心。他怎么舍得离开他那掌上的明珠？

但是有朝一日桃子成熟了，它就在叶丛里窺視，盼望能有过往的人把它摘下来，藏到怀里。尽管离开母枝是痛苦的，但它却仍然急不可耐地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要是沒有人摘，那可眞不堪設想！桃子会熟透，干瘪了，落到地上。这样落下来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怜啊，我的朋友！

爱情的箭还不曾射中年輕的露絲的心房，她的枕头也不曾被别离的忧伤的泪水浸透。她怀着孩子般的純洁的感情爱着每一个人。她爱她的母亲、父亲，爱她的亲属和她那咩咩直叫的羊羔，但她从来还不曾体驗过恋人的爱情。

仅仅有一次，露絲正当荳蔻年华，一位綠林英雄来她家作客，这位客人的目光使她感到震动。

他在楼梯上遇見她，于是問索达老爷：

“这是您的女儿嗎，老爷？”

“正是我的女儿！”老爷回答說。

“她太漂亮了，請您为我保护她。要是您拒絕，我就把她带走！”他又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到露絲身上，露絲站在楼梯台上一动也不动。

她最初的反应是惊恐，继而憤怒，年輕的姑娘听到有人提亲总是这样的。她脸上泛起紅暈，双頰像田野里的罌粟花，变得緋紅。她手里拿着水壶，像凝固了似的站在那里，激动得难于自持。她心跳得要命，眞怕这位綠林英雄还会說出什么不中听的話来。

但是綠林人再也沒有說什么。当他走过她身旁的时候，他很想伸手去爱撫她，可是他克制住自己，沒有这样作，只是用手扶了扶帽子，傲慢地朝她微笑了一下，就下楼去了。他把帽子上的黑飄带往旁边一甩，每下一步楼梯，匕首的鞘就碰着他的膝盖。随后他跨上駿馬，馬儿吐着白沫，汗水淋淋，嘶叫着疾馳而去。馬蹄踏着圓石鋪砌的道路，留下閃閃的火星。露絲只看見綠林人帽子上的飄带像雄鷹的双翼，迎风招展，还看見馬蹄奔跑的地方揚起淡淡的一溜黃色的烟尘。看起来簡直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飞翔。庭院里又寂靜下来，露絲感到悵然若失。不錯，那是她的一顆心被綠林人带走了。

她盼着再見到他，可是綠林人从此再也不曾露面。索达老爷与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关系密切，他們都是索达家里的常客。很多人都到索达老爷家里来，可就是見不到“他”的影子。

露絲总是偸偸地窺視他們，总想跟他們打听“他”的消息，可是誰能告訴她这位綠林人的踪迹呢？何况她又怎么好开口向他們探問一个她連姓名都不知道的男人呢？

岁月流逝，露絲那最初的震动簡直像遙远的、模糊的回忆。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当眞体驗到这震顫的心情呢，还是仅仅一場梦？她終日操劳，干活的时候总是又笑又唱。她的愉快情緒很有感染力，每个人，每件东西都和她一起欢笑，家里的人，甚至花盆，泉水都随她一起欢笑。在她天眞愉快、精神宁靜的时刻，她偶尔也想到这个綠林人，盼望着能再看到他那敏銳的目光！

她怎么知道有朝一日他們竟会突然相逢！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它把已經到手的幸福从你手中夺走，有时却又迂迴着，出其不意地把幸福送到你的手里。

那是一个傍晚，她在泉边打水的时候发生的。她听見馬蹄声順着山谷朝泉边走来。当騎馬的人勒住韁绳在泉边停下的时候，她連头都沒有抬，继續灌水。

騎馬的人看見水中映出的姑娘的面影，不觉一楞。是姑娘当眞跟影子一样漂亮，还是这泉水把她照美了？他不想下馬，只想看看姑娘的模样：

“我的姑娘，您是誰家的女儿？”

姑娘沒有回答。她脸紅了，抬起头来，想偸看騎馬的人一眼。她觉得意外，感到心里一震。她觉得自己見过这对敏銳的黑眼睛……“天啊！”她心里想，“难道这会是‘他’？！”当她发現他脸上的那块黑斑，她的疑虑消失了，她的心簡直要跳出来。

露絲又朝騎馬的人望了一眼，輕輕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去。太阳地里放着一壶水，可露絲的双手再也沒有力气把水壶提起来拿走了。她急切地盼着他能认出她来。

騎馬的人幷沒有下馬。他把系着黑飄带的帽子推到脑后，前額上露出一綹黑发。他的黑眼睛閃閃放光。他放下繮绳，想

跟这位云雀般的少女攀談几句。他于是俯下身，要水喝。

姑娘沒有回答，正拿起水壶要走，他突然像只雄鷹，跳下馬来，拦住她的去路。

于是姑娘央求他說：

“让我走吧，我父亲等着我呢！”

騎馬的人唇边浮出微笑，回答說：

“你不让我喝口水，我就不放你走。”

“水？”姑娘困惑地說。“你想喝水，就在泉里舀吧。泉里的水更清。”

“我一輩子都是喝泉里的水，这回我可是要喝你手里的水，喝你壶里的水。”

露絲起初很犹豫，后来紅着脸把水壶递給了他。

“等他喝完水我就走……看来他根本不会认出我了。他把我忘了。”

綠林人伸手接过水壶，一边目不轉睛地盯着这位漂亮的少女。他把水壶举到唇边喝了个痛快，目光一直不曾离开少女的身上。他喝飽以后，把壶拿在手里，堕入了沉思。他在追忆什么。他在什么地方見过这对漂亮的眼睛？他在什么地方見过这位天仙一般的姑娘？他什么也記不起来了……

露絲把他从沉思中喚醒：

“把水壶还給我吧！我得赶紧走了，家里的人等着我呢！”

“我会把壶还給你的，可你送給我什么作紀念呢？”

“我沒有东西能送給你，因为我是个姑娘，姑娘家从来不送东西給别人作紀念的。”

綠林人很窘迫，他把一只手举到头上說：

“我亲爱的姑娘，原来你不仅漂亮，而且聪明！我永远不会

辜負你！……”

她叹了一口气，鼓起勇气說：

“你再好好想想吧！也許你已經对别的姑娘发过誓盟了！”

綠林人吃了一惊，皺了皺眉头。太阳漸漸隐沒在山背后，对面的松林也变黑了，給人一种肃穆之感。圣普罗德霍米教堂的钟响起来，两只被惊起的麻雀飞到柳树上，栖在柳叶丛中。綠林人觉得自己輸了，于是搖搖头說：

“走吧，我的姑娘，你走吧，不过你記住我永远不会放掉你！我要来把你拐走，把你带到我那里去！”

露絲回嘴說：

“你永远不敢碰索达老爷的女儿！”

綠林人站在那里沉吟起来，他用手指捋着胡須，回忆着他在索达老爷家里的楼梯上遇見索达老爷的小女儿的情景，然后說：

“索达老爷只有一个女儿，她現在还完全是个孩子呢！”他注視着露絲的眼睛和頸項，回忆索达的小女儿的眼睛和頸項。眼睛和頸項完全一样，只是更成熟，更充滿热情。“如果你說得不錯，那你正是我要挑选的人！”

姑娘微微一笑，伸手去拿水壶。

“你可以把水壶拿走，只是我得要一件紀念品作为你我訂婚的标記……”

“我沒有任何东西可給你！”

“把你手上的戒指給我，我发誓至死不离开它。”

露絲望着自己的手，撫摩着手指上的戒指，看样子她似乎想把戒指取下来，可是她搖了搖头，用坚决的声調对綠林人說：

“我不敢把它送給你，我的山里的勇士！要是回家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問起我的戒指到哪里去了，我用什么話来对他

們說?”

“就告訴你母亲,說你在泉边打水的时候丢了!”

“不能这样! 我不能撒謊,因为我是阿尔巴尼亚人!”

馬儿嘶叫起来,似乎因为听到这样的回答而感到高兴,騎馬的人却叹了一口气。

“那把你的手鐲送給我!……”

“不,不行。别强求吧!”

姑娘越是守規矩,他觉得越喜欢她。她不仅漂亮,而且有胆略。

“那把你的項鏈給我吧! 我要把它当作护身符挂在我的胸前!”

“不,不! 要是母亲問我,要是父亲問我,可怜我对他們怎么說呢?”

“就說在泉边被山鷹叼走了!”

“我不能撒謊,我的好人, 因为他們立刻会从我的眼神里識破。要是你当眞像你說的那样爱我,你就不会要我去撒謊了,因为我要是今天能对他們不忠实,以后就可能对你不忠实。”

再沒有比这番話使他感到更高兴的了。他伸开两臂喊道:

“你正是我一心盼望的姑娘, 我的姑娘! 不管你是否給我信物,从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了,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刻来临。我向天地起誓决不另娶!”他說完这話,朝她走过两步,抱住她的肩膀,把她摟到自己身边, 像新婚夫妻在新婚的夜晚一样,热情地吻了吻她。露絲像风中的白楊树叶一般,渾身顫抖,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哭泣起来。她由于愉快,由于感到难以言喻的深深的爱而落下泪来。她觉得她的泪水表达了她的舌头和她的心所难于說明的一切。

“你为什么哭，我的好姑娘？”綠林人問她，生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对她不逊。

“我等你等了好久啊！……”她回答說。

泪水順着她的面頰淌下来，她依偎得更紧，似乎預感到罪恶而求他庇护。她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前，聞到他身上的气息。

他用白衬衣的衣袖揩着她面頰上的泪水，百般地劝慰着她。等她平靜下来，他們就双双坐在柳蔭下，絮絮私語起来。

原来他們在索达老爷家里初次見面的时候，两人就一見傾心，别离的这一段时間，双方都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快乐的时刻。

露絲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情話，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高兴。她觉得这幸福的时刻将像山泉里的清水，永不消逝。可是当她朝綠林人的馬鞍瞟一眼，看見鞍上悬着两把匕首，他的腰里还挂着一支手枪，她感到不安起来。

“你为什么总带着这些东西？我眞怕看你佩着这些东西。”

勇敢的綠林人却自豪地回答說：

“我是綠林的豪杰。一个綠林人若是沒有武器，就像獅子沒有爪子和牙齿。你知道我們当綠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嗎？让我念一首詩給你听吧：

> 坚硬的石块为他作枕，
> 綿綿的青草作他的軟床，
> 片片雪花落在他身上，
> 在凄风苦雨中他又湿又凉，
> 使他温暖的呵，只有太阳……

“我們跟需要面包和盐一样，需要武器。現在我們人数还很

少，但是終究会有很多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每个人都会拿起武器把土耳其人赶走。不过即便現在敌人也很害怕我們，因此他們才派兵来抓我們。可为什么要抓我們呢？就因为我們要当自己命运的主人。”

对面的山谷暗了下来，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圣普罗德霍米的钟声又响起来，一天过去了。月光越来越亮，像一块絨毯一样，复盖着整个大地。白楊树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泉水像燃烧起来一般閃閃放光。当金星升上地平綫，在树叶丛中閃爍的时候，姑娘站起身来要走了。在她离去之前，他問她：

“你明天还到泉水这里来嗎？”

“我一定来，我是多么盼望見到你啊！”

那个礼拜的每天傍晚他們都在泉边会面，像一对愉快的恋人，在垂柳下接吻，爱撫。那天空的月和泉中的水成了他們純洁、眞摯的爱情的見证。

但是他們的爱情和欢乐非常短暂。持續的时間还不及盛开的紫蘿兰，还不及曇花一現。

土耳其兵对阿尔巴尼亚的“非法分子”展开了全面围剿，他們最后一次会面时，綠林人对她說：

“我的草屋当然比不上你父亲的房子那样华丽，但是我的爱会使你感到溫暖。你願意跟我走嗎？”

“你走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你，即便住山洞我也要跟你一辈子。”

綠林人于是撫摸着她的发辮，吻了吻她，对她說，一周以后新月初升的时候，他会来接她，要她在泉边等候。

他說完就到树林里去找等待着他的伙伴了。

他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来，因为土耳其人在战斗中把他打

死了。他不曾履行自己的諾言，他怀着难于弥补的遺恨死去。他倚在松树的树干上，恳求他的伙伴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給他的未婚妻，她手里拿着小包在沃斯科皮亚泉边等他。弥留的时刻，他突然看見朦朧中有两只鷹在高空飞翔，他于是嘱托它們带了下面的口信：

雄鷹啊，你这凶恶的猛禽！
你可以把我的肉体全部鯨吞，
只求你留下我的双眼！
因为它属于勇敢的人！
要是母亲問起，
就說："他已經成过亲！"
要是她問起我的新娘，
就說："两顆子弹射中了他們！"
要是她突然昏厥，
就說："他的归期已經临近！"

他望了望高高的松树，然后把目光轉向东方，朝升起的太阳投了最后的一瞥，然后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在他們約定的第七天，露絲在泉边等他，一直等到夜深。第二天她又从清早一直等到一弯新月在山頂出現，但是始終不見他的踪影。等他的时候，她不住地叹息，鳴咽，痛哭。綠林伙伴們从这里經过，但是他們什么也沒有說，他們以为别人会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給她。第二天，第三天她一直哭着，等待着自己的心上人。她的泪水使泉水汹涌起来，她的鳴咽使柳树顫动起来，伸开枝条为她揩泪。她哭了又哭，手指变瘦了，戒指从她手指上

滑下来，她的手皺縮了，手鐲也从手腕上滑脫，她的頸項憔悴了，項鏈从頸上滑下来。她那美丽的項鏈落到泉水里，像雪一般溶化了。

她不住地嗚咽，痛哭，漸漸憔悴下去。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在泉水中看到爱人微笑的面影在召喚她去，于是她就纵身跃进泉水深处不見了。不幸的露絲就在她当初体驗到爱情的喜悅的地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索达老爷为了紀念他的爱女，后来在这里建成了一座噴泉，这座噴泉至今还保留着。

現在每当露絲溺水的忌日，据說附近的柳树都发出刺耳的尖声，泉水也像少女在嗚咽一般淙淙作响。

1955年于沃斯科皮亚

苏　玲譯

# 作者简介

**农达·布尔卡** 一九〇八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帕尔梅特，现在地拉那的列宁高級党校教授文学。他在一九三二年就开始写作，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当夜鶯哭泣和欢笑的时候》。解放后出版的作品有詩集《在星光中》(1950)，見聞录和小説集(1955)，諷刺詩集(1956)，《观察》(1958)等。

**斯泰利奥·斯巴塞** 一九一四年生于阿尔巴尼亚普列斯巴的格洛莫齐村的一个貧农家庭，现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説《为什么？》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年以后又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説《阿菲尔蒂塔》。解放后他除了写小説和文学評論外，还編写了許多供教学用的語言和文学課本。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說《他們不是孤立的》(1953，曾获国家奖金，有中譯本)，《阿菲尔蒂塔重返农村》(1956，《阿菲尔蒂塔》的續篇)，儿童文学作品《乡村来信》(1958)等。他的近作是长篇小說《在湖畔》。斯巴塞曾于一九五六年来我国訪問过。

**舍夫克特·穆薩拉伊** 一九一四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区的斯莫克希納村，现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总书記，人民議会議員。在民族解放战爭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写作，作品大部分发表在反法西斯青年組織的秘密报紙《自由呼声》上，以后又出版了政論集《昨天和今天》(1944)，諷刺作品《巴里·康毕塔尔的历史》(1944)等。解放后的作品有幽默小品《选举即将开始》(1948)和《难忘的往事》(1957)，以及許多短篇小說、特写等。他的短篇小說集《那就是我，乔博·拉布西》，在为紀念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而举行的文学竞赛(1959)中获奖。穆薩拉伊曾于一九六〇年来我国訪問过。

**季米特尔·舒特利奇**　一九一五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主席，人民議会議員，大学教授。他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就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于一九四三年加入共产党。他的第一本詩集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解放后他写作了长詩《呵，普托兰》和《致恩維尔》，詩集《在和平的金色的羽翼上》，短篇小說集《青年之路》和《五故事》，长篇小說《解放者》（两卷，第一卷曾获国家奖金），短篇小說集《樞紐》等。他还写了許多評論民族复兴时期作家的重要論文，并参加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的編写工作。他的近作是詩集《歌謠集》。舒特利奇曾于一九六四年九月率領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訪問。

**莫伊西·扎洛什尼亚**　一九一九年生于阿尔巴尼亚斯克拉巴里地区扎洛什尼亚村，解放前当过农村教师，現在"納伊姆·弗拉舍里"国家出版社工作。他于一九四二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在游击队里負責党的工作。扎洛什尼亚著有短篇小說集《在游击队的篝火旁》、《时代变了》、《空中楼閣》和《在托莫里山下》，长詩《驅遣》、《在人民心中》等。

**泰瑪·卡乔里**　一九二〇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的什提卡村一个貧农的家庭，一家人大半生都过着移民的生活。他在一九四〇年移居到保加利亚索非亚，在那里从事把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譯成保加利亚文的工作。卡乔里出版过短篇小說集《忧虑的生活》和《难忘的日子》，他的近作是长篇小說《为了祖国》。

**法特米尔·吉亚泰**　一九二二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尔察，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协会机关刊物《十一月》的主編。他在年輕的时候就参加解放祖国的战爭，加入了共产党，担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員，并开始編写歌曲。他的第一部作品《血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此后又陆續出版了《收成沒有燒毀》(1949)，《游击队員班柯之歌》(1949，有中譯，收在《吉亚泰詩选》中)，小說《河靜敌未清》(1951，有中譯本)，喜剧《年輕的伙伴》(1953)，儿童故事集《阿尔巴尼亚的心》(1953)，小說《瓦解》(1954)和《丹娜》(1954，曾获国家奖金，有中譯本)等。他的近作《沼泽地》发表于一

九五九年。吉亚泰曾于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两次来我国訪問。

**齐尼·薩科** 一九二一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紀洛卡斯特，現任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理事，民間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并在游击队里加入了共产党。他出版过的作品有《給少年的詩》、《生活与斗爭》、长篇小說《小麦》和《幸福的日子》、短篇小說集《第一天》、詩集《我們的孩子》和《金色的白楊魚》等。此外，他在阿尔巴尼亚民間文学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薩科的近作是短篇小說集《人与事》。

**雅科夫·佐澤** 一九二三年生于阿尔巴尼亚費里西南的一个小鎮，現在地拉那大学阿尔巴尼亚語言文学系任教。解放后，他曾在《青年报》做編輯工作，并写作短篇小說和散文特写。他的两个短篇小說集先后于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八年出版。此外，他还写了剧本《奥索姆河的怒吼》和《心》等。佐澤最近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說《死河》。

**阿里·阿布迪荷沙** 一九二三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一九四二年参加游击队，曾任《战士报》的編輯和《七月十日》、《恒星》杂志的主編。阿布迪荷沙主要是写短篇小說，出版的小說集有《在我們的山上》(1952)和《一个暴风雨的秋天》(1960)等。

**索梯尔·安多尼** 一九二五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德伏尔区齐奇希蒂村。一九四三年他参加了游击队，他的早期文学作品都是在地下刊物上发表的。解放后出版的作品有《高地上的十二月》、《游击战爭》、《莫拉瓦故事》等。

**納伊姆·普利夫提** 一九三二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科洛尼亚的雷霍华村一个貧农的家庭。从一九五〇年起他就开始写作短篇小說和特写，曾連續数年为幽默报紙《馬蜂》撰稿，目前担任《恒星》杂志的編輯。他的作品集有《乡間的故事》(1956)和《狼皮》(1958)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
作者＝农达·布尔卡
页数＝２７１
ＳＳ号＝１０４６８９１２
出版日期＝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第１版